

## 第三十四回

## 排异己萧妃遭谪 结欢心王后屈尊

彩霞宫中正在欢笑畅饮的时候，只见一辆轻车，悄悄地推进了后宫门，直送到正宫里停下。宫女上去，从车子里扶出一位娇貌轻盈的女尼来。那女尼见了王皇后，便拜倒在地，口称娘娘千岁。皇后亲自去把女尼扶起，拉起手儿，走进寝宫去，两人密密切切地谈着心，从此王皇后便把这女尼留养在宫中，暗暗地给她留起头发来。这个女尼不是别人，便是被太宗临幸过，又和高宗偷着情的武媚娘。这媚娘此时还只有十八岁年纪，王皇后着意调理着，益发出落得艳冶风流，她性格又乖巧，心地也聪明，每日伺候着皇后的饮食起居；闲暇的时候，又说笑着替皇后解着闷儿。皇后也不时赏她金银衣饰，媚娘便拿了悄悄地赏了宫女，因此合一个正宫上上下下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说武媚娘是大贤大德的。便是那刘贵妃，越发和媚娘说得投机，两人在宫中拜了姊妹。刘贵妃把媚娘拉到自己宫中去，同起同卧，十分亲密。

看看过了两年，媚娘鬓发如云，翠鬟高拥，越发出落得容光焕光，妩媚动人。那时打听得高宗宠爱萧妃的心思也差了些，有暇御驾也常临幸正宫。那萧淑妃打听得万岁在正宫留住，便在背地里骂皇后是骚狐，又假说素节哭唤阿父，接二连三地把个万岁逼回宫去，也便有人把萧淑妃辱骂皇后的话，悄悄地去告诉了皇后。皇后大怒！说这贱婢，俺须不能饶她。隔了几天，高宗又临幸正宫，帝后对坐着用膳。在饮酒中间，皇后故意说：“当年若无武才人为陛下设谋，如何能有今日？可怜那武才人自先皇去世以后，便守着暮鼓晨钟，向空门中度着寂寞光阴，陛下也曾怜念及否？”高宗自从那日和武媚娘在水仙庵中相遇以后，回得宫来，也便时时挂念，如今听皇后提起，便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空门一别，有如隔世，每值花前月下，如何不念？只因关系着先王的名分，且美人业已削发出宫，无可挽回的了。”王皇后笑说道：“妾身亦知陛下未能忘情武氏，已为陛下物色得一个女子在此，容貌举止，完全从媚娘脱胎得来，今敢献与陛下，以解相思之渴。”高宗听说，忙问女子何在？王皇后回头去吩咐宫女，把那新入宫的女子唤出来。

停了一会儿，果然两个宫女，扶着武媚娘出来，走在高宗跟前，深深拜倒。待高宗扶起她头来看时，丰容盛鬋，这不是媚娘，却是何人？当下王皇后便把如何探听得陛下私访尼庵，知道陛下还想念武氏，便悄悄地去把她接进宫来，留着头发，藏在宫中，待陛下临幸。一席话说得高宗心花怒放，连声赞叹！说皇后真是好人！当夜便在西宫临幸武氏。他二人久别重逢，自有一番缱绻。武氏如今年已长成，床席之间，自解得一番擒纵手段，不复如从前一味地娇憨羞缩了。高宗十分欢喜！便拜为昭仪。那武氏因不忘皇后引进之恩，便每日到正宫去朝见，伺候着皇后的起居，依旧陪着皇后说笑解闷直到万岁在西宫守候着，几次打发内侍来传唤，她才回西宫去。隔了几天，又亲自把皇帝送进正宫去，劝皇帝不可失了夫妇患难之情。又说那萧淑妃，出身淫贱，只知一味沽宠，不顾后妃大礼，劝皇帝少亲近为是。高宗听了武氏的话，果然把萧淑妃冷淡下来，王皇后和刘贵妃二人，都是十分感激武氏的。

这武昭仪在床第之间，果然是妖冶浮荡，把个风流天子，调弄得颠倒昏迷，但每值她敛容劝谏的时候，眉头眼角，隐隐露出一股严正之气，不由这位懦弱的皇帝，见了不畏惧起来！你若依从了她，一转眼便横眸浅笑，叫人看了煞是可爱；你若不依从她，见她那副轻颦薄嗔的神韵，叫人看了又煞是可怜！日子久了，这皇帝便被武氏调弄得千依百顺。有时高宗朝罢回宫，心中遇到



大臣争执，难解难理的事体，武氏只须一句话，便处置下来了。从此高宗越发把这武氏另眼看待，每天把朝廷大事和武氏商量着，又把各路的奏章给武氏阅看。武氏做女孩儿的时候，原读得很多的诗书，当下便替皇帝批着奏章，起初原和皇帝商量妥当了，再动笔批写，后来因高宗怕烦，一切奏章，都由武氏做主批阅。这高宗皇帝原是好逸恶劳的人，如今见武氏能批阅奏本，便也乐得躲懒去。这武氏原也生得聪明，又因她随侍先皇帝的时候，先皇帝批阅奏章，她看在眼里；如今她批去的奏本，果然语言得体，处置得宜，外间臣工，毫无异言，高宗也很是放心，把武氏加封为德妃。

这武氏地位一高，她却渐渐地放出手段来。第一个便拿刘贵妃开刀，她在高宗跟前，说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，在暗地里闹着意见，全是刘贵妃从中挑拨成功的。这刘氏原是后宫出身，她仗着太子是她的亲儿子，便敢任意播弄，宫廷之内，不能容此小人；况当今太子，即经皇后认为亲子，如何又留刘氏在宫。他日太子觉悟，使皇后一番苦心，付诸东流，便硬逼着把刘贵妃废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高宗又把武氏升为贵妃，与皇后只差一级。那萧淑妃的位置，却在武氏之下。这武氏却日夜在高宗跟前，诉说萧淑妃居心阴险，只因她生有皇子，却在外面结党营私，谋害太子，却要把自己儿子立做太子。这句话萧淑妃原也对高宗说过，高宗如今听了武氏的话，却也半信半疑。武氏又暗暗地把这话去对皇后说了，皇后久已怀恨萧淑妃了，便也在高宗跟前，说萧淑妃如何如何包藏祸心。刘贵妃既已废黜，皇后跟前没有亲信的人，便把武氏认为心腹，朝晚商量如何谋陷萧淑妃。

便有正宫里的内侍，悄悄地把这消息传给萧淑妃知道。萧淑妃十分惊惶，打听武氏不在皇后的跟前的时候，便悄悄地赶到正宫去，在王皇后跟前跪着求着，不住地叩头哭着说道：“婢子原自己知道福薄，受不起万岁的宠幸，无奈万岁恩重如山，把婢子升做淑妃；婢子也曾几次劝万岁不可冷落了娘娘，婢子也知道娘娘当时十分愤怒。婢子不该把万岁的宠爱一个人霸占着，但婢子终是一个愚昧女子，只知道承受着万岁一人，时时刻刻怕失了万岁的宠，天日可鉴，那时婢子实不敢在万岁跟前，进娘娘的谗言。如今这武贵妃一进宫来，第一步便驱逐了刘贵妃；第二步便要驱逐婢子，婢子虽万死不足惜，但婢子被逐以后，那武贵妃便要不利于娘娘，那时娘娘左右没有一个心腹，一任武贵妃欺弄着，再欲思及婢子今日之言，悔之已晚。婢子今日把一片真诚，奉劝娘娘，不如留着婢子，为娘娘做一个耳目，婢子愿缴还皇帝的册封，从此不回彩霞宫去，留在娘娘身旁，充一个忠心的奴仆，只求娘娘救我！”几句凄凄切切的话，果然把王皇后劝醒，从此着着防着武贵妃的举动。果然打听出武贵妃的诡计来。那武贵妃一面在高宗跟前进谗，又联络一班外官刘仁轨、岑长倩、魏玄同、刘齐贤、裴炎等，替武贵妃在外面招权纳贿。皇后这才懊悔起来，常常召萧淑妃进宫来商议抵制武贵妃的计策。

有一天高宗在正宫中用膳，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，一齐劝着皇帝，须防武贵妃弄权，须从早制裁，她日势力盛大，便难图了。谁知高宗听了，便勃然大怒，拿手指在萧淑妃的脸上骂道：“全是你这贱婢，在中间搬弄是非；前几天皇后尚与朕说起你这贱婢，如何阴险，谋害太子的话，如何今日又一变说起武贵妃的坏话来了，这显系是你这贱婢，从中教唆。武贵妃原屡次对朕说：‘须速把你这贱婢，赶出宫去。’还是朕顾念昔日恩义，不忍下此毒手。今日贱婢胆敢进武贵妃的谗言，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。”说着，便喝左右，把这贱婢立刻赶出宫。萧淑妃慌了，忙跪倒在皇帝膝前，连连叩头求万岁爷开恩！那王皇后也满面流泪，跪下来替萧淑妃求着，外面走进四个内侍来，揪着萧淑妃的衣领便往外走。那萧淑妃两手紧紧地抱住皇帝的袍角不放，口头只嚷着：“万岁爷顾念昔日恩情，饶婢子一条蚁命吧！”王皇后也上去劝，说萧氏已生有皇子，为万岁体面计，也不宜受辱。高宗听了这一句话，才喝令内侍们住手。萧淑妃退回宫去候旨，第二天圣旨下来，贬萧淑妃为庶人，打入后宫牢中。凡是萧淑妃的亲族，都捉去弃军到岭南。

不多几天，武贵妃便产下一子，十分肥硕，高宗常常抱持在怀，取名弘字。这武贵妃生了皇子以后，愈觉骄贵，但唐宫定制，贵妃的地位，最是高贵的了。高宗要讨武氏的欢心，便在贵妃上又定了一个宸妃的名儿，封武氏为宸妃。一切起居服用，车马仪仗，和皇后仅仅差了一级。武

氏高贵到这个地位，她又渐渐儿地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了。高宗又拜武宸妃的父亲武士鼎为司徒，宸妃的哥哥元庆为宗正少卿。元爽为少府少监，宸妃的侄儿惟良为卫尉少卿，怀远为太常卿。武士鼎原有妻妾二人，妻是相里，生子元庆、元爽二人，妾是杨氏，只生女子三人，长女嫁与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，次女便是宸妃，三女嫁与郭姓，又有武承嗣原是武宸妃的族侄，只因宸妃宠爱他，高宗便拜承嗣为荆州都督，一门富贵，内外煊赫。王皇后看看自己势力愈孤，宸妃权威愈盛，只因皇帝的宠爱全在武氏一人身上，不得不凡事忍让些。武氏自从升宸妃以后，也不守做妃子的规矩：六宫妃嫔遇有喜庆大节，都要到正宫里去行着朝贺的礼，独有这武宸妃，却自恃宠爱，从不向皇后行过礼儿。有时皇后反到宸妃宫中去闲谈，这宸妃和皇后说话之间，竟称姊道妹起来。每值皇帝朝罢回宫，便驾幸宸妃宫中。这宸妃便把朝廷大事，问个备细，有时还说皇帝某事处置失当，某事调理失宜，皇帝听了，非但不恼，且称赞宸妃是女中丈夫。宸妃听皇帝称赞她，便又撒娇撒痴的，要跟着皇帝一块上殿听政去，皇帝也欢喜，便传谕内侍省，在太和殿上挂起帘子来，在帘内照样地设着宝座，第二天早朝，武宸妃也按礼穿着大服，用一半皇后的仪仗，坐着宝辇，率着内侍和宫娥，前呼后拥地和皇帝一齐上了太和殿，在帘内坐着，受百官的朝拜。又见那班大臣，一个一个地上殿来奏事，皇帝又当殿传旨，该准的准，该驳的驳，约摸一个半时辰，便鸣鼓退朝，从此却成了例规，宸妃每天跟着皇帝垂帘听政去，皇帝坐在帘外，宸妃坐在帘内，每遇有疑难的事，宸妃便在帘内低低地说着话，替皇帝解决下来，皇帝便也依着宸妃的话，传谕下去，日子久了，便慢慢地成了习惯。高宗原是一个善于偷懒的人，每日坐朝，和大臣们奏对，原也厌烦。如今见百事有宸妃替他打主意，而且宸妃打的主意，说的话，也很冠冕得体，有时宸妃打的主意还胜过自己的。从此高宗皇帝，每天坐朝，也非武宸妃陪着他不可了。

王皇后在暗地里留心着，实在有些看不过去了，有一天高宗和武宸妃正朝罢回宫，王皇后便手捧奏本，在宫门口候着。见高宗驾到，便跪倒在地，双手把奏本高高擎着，口称臣妾有奏本在此，愿吾皇过目，依臣妾所奏，从此免宸妃临朝，实国家之大幸。高宗拿奏章看时，那奏章上引着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的话道：“牝鸡司晨，家之穷也。”高宗看了，不觉动容，便把宸妃临朝的事体罢了。

从此这武宸妃便把王皇后恨入心肺。在武氏做才人的时候，便蓄意将来要做一个独揽朝纲的女主，她明知这位高宗皇帝，是个懦弱无能的人，若能收服了他，将来便可以随心所欲，因此高宗在做藩王的时候，便百般勾引他上了手，又竭力帮助他设谋定计，急得了皇位。第二次进宫来，她设法排去了刘贵妃和萧淑妃二人，自己也挣扎到了宸妃的地位，慢慢地在朝中植党，把持政权，好不容易自己能够天天陪着皇帝垂帘听政，正想把朝廷的大权，揽在一个人手中，不料平空里吃这王皇后上了一本，把她满心的想望，打得烟消雾散，叫她心中如何不恨！这一恨她便起了一个狠心，从此蓄意便要推倒这个皇后，才出她胸头之气。

这时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去世，皇后是很有孝心的，一闻得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便在宫中日夜哭泣。高宗偶到正宫去，见皇后有泪容，知道是想念亡父，便下谕准皇后的母亲柳氏进宫来互相慰劝。那柳氏便是国舅柳爽的妹妹，虽是女流，却颇有才智，当下奉了谕旨，便对她哥哥柳爽说道：“宫中后妃，互相倾轧，我不当进宫去召人嫌疑，落在是非圈中。”柳爽再三劝驾，说皇帝旨意不可违，宫中甥女，念母甚切，及此图母女相见，亦足慰怀。柳氏听了他哥哥的劝，便进宫去见皇后，母女相见，自有一番悲切。

这消息传在武宸妃耳中，心中便得了主意，当即用财帛去买通了正宫门监，那柳氏自从得了皇帝谕旨，许自由出入宫廷，常常进宫来探望皇后。有一天柳氏出宫以后，恰巧是皇帝到正宫去。正走进宫门，那宫监呈上一张黄色的纸条儿来，上面写着时辰八字，又有一枝绣花针儿，刺在那纸条儿上。皇帝一看那八字，却是他自己的生年月日，当下心中便觉纳闷，查问那门监时，说是方才柳氏出宫，经过宫门上车的时候，这纸条儿便从柳氏的衣襟里落下来的。高宗听了，心中大怒！便不进宫，转身向武宸妃宫中走来，便把这纸条儿掷给武宸妃看。武氏看了，故作惊惶的样子说道：“啊哟！这是邪教压胜，迷人魂魄的法儿，如何把陛下的生辰写在上面，这人竟要



取陛下的性命，岂不是大逆不道的事吗？”说着把那纸条儿扯得粉碎，高宗也气得连声说：“快传谕给宫门监，自此以后，不许柳氏进宫，凡有出入正宫的，须在身上细细地搜查。”从此高宗也不到正宫去，只在武宸妃宫中，和武氏两人打得火一般热，把这皇后丢在脑后。可怜这王皇后，看着高宗渐渐地转过心意来，常常临幸正宫，又许她母女时时在宫中相见，心中把个皇帝却感激到万分，忽然她母亲许久不进宫来了，那皇帝也许久不临幸正宫了。皇帝禁止柳氏进宫，皇帝心中十分愤恨皇后，皇后却好似睡在鼓中一般，一点也不曾知道。

那武宸妃看看皇帝第一步便中了她的计，便在背地里再行她更毒更深的计策。这时武宸妃又新产了一个女儿，高宗因宠爱宸妃，一般地也在宫中筵宴庆祝。那六宫的妃嫔，要得宸妃的欢心，便也各各把贺礼送给这小孩儿，算是见面的仪物。正宫里有一位赵婕妤，她是很忠心于皇后的，看着皇后失势，便劝着皇后，须格外自己忍性耐气去笼络着宸妃，得了宸妃的欢心，那皇帝的恩情，便依旧可以恢复过来，把这些话再三劝着。皇后听了她的话，便趁这武宸妃产生女儿的时候，特令宫女，绣着衣裙，另备黄金百两，拿去赏给那新生的小孩，满心想买回宸妃的交情来。谁知这宸妃的心肠狠毒，她打定主意，要陷害皇后。

隔了几天，那王皇后看看依旧不见皇帝回心，绝迹不临幸正宫，那武宸妃受了皇后的赏，也依旧不见她来谢赏。心中万分愁闷，那赵婕妤又再三劝皇后须亲自到武宸妃宫中去慰问，乘机也可以探听探听皇帝的消息。王皇后看看事已如此，不得不低头，便忍着怒气，亲自到武宸妃宫中去，见了武氏，便百般抚慰，有说有笑的。那武氏却大模大样地不很理睬。皇后又把宸妃新生的女儿，抱在怀里，抚弄了一回，便搭讪着回正宫去。王皇后这一去，受着一肚子的冷气，回得宫来，想起自己的冤苦，便倒在床上，痛痛地哭了一场。赵婕妤在一旁劝着，正在这时候，忽然见一个宫女，匆匆忙忙地跑进来报说：“那武宸妃新生的一个女孩儿，忽然气绝死了。”王皇后听了，也十分诧异！说道：“方才睡在我怀中好好的，怎么得一时三刻便死了呢？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五回

## 王皇后失宠遭废 韩夫人当筵承幸

武宸妃费尽心计，买通了看守正宫的门监，把那用邪术压胜谋害皇帝的罪名，加在皇后母亲柳氏身上；原是要陷害皇后，只望高宗一怒，把皇后废去，从此拔去了眼中钉，自己稳稳地升作皇后，大权独揽，可以威福自擅了。谁知这糊涂的皇帝，他一怒之下，仅仅把个柳氏禁止入宫；王皇后的名位，依旧不伤分毫。她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发了一个狠心，再用第二条毒计去陷害皇后。那天恰巧王皇后亲自屈驾到宸妃宫中去探望武氏，又抱着武氏新产的女孩，抚弄一会；见武氏待她总是淡淡的，便忍着一肚子肮脏气，回正宫去。谁知这里武氏见皇后前脚出宫去，她便立刻亲自下毒手，把这个初生下地玉雪也似洁白的孩儿，狠狠地扼住她喉咙，登时气绝身死。武氏又悄悄地把尸身去放在床上，用锦被盖住，转身走出外房去，若无事人儿一般，找宫娥们说笑着。武氏下这毒手，原没有别人在她身旁的。

停了一会儿，那高宗皇帝退朝回宫来，武宸妃上去接住；高宗一坐下，便说：“快把我的孩儿抱来！”这是宫女们每日做惯的事，当下便有宫女急急进里屋去，抱那孩子。接着忽听得那宫女在屋子里一声怪叫，连跑带跌地走出房来，噗地跪倒在武宸妃跟前，看她浑身发抖，嘴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奴婢该死！奴婢该死！”高宗看了十分诧异。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那宫女一边淌着眼泪，一边磕着头说道：“奴婢该死！奴婢不小心，这位小公主，不知在什么时候归天去了！”高宗和武氏听了这句话，一齐吓了一跳。当下皇帝也无暇问话，拉住宸妃的手，飞也似地抢进里屋去一看，这孩儿果然是死了。这宸妃便捧住孩儿的尸身，一声儿一声肉的大哭起来。高宗跑出房去，咆哮大怒；吓得合宫的内侍和宫女们，齐齐地跪在皇帝跟前，不住地叩着头。高宗喝叫把这看管孩子的宫女八人和乳母四人，一齐绑出宫去绞死。又细细地查问：“有什么人进宫来着？”内中有一个宫门监，奏说：“今天只有娘娘进宫，探望小公主来着。”高宗听了，忙问武氏：“皇后可曾抱弄过孩儿？”那武氏听了，却故意装作悲痛的样子，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臣妾不敢妄议皇后。”高宗听了，把手一拍，脚一顿，大声儿说道：“什么皇后不皇后！她作恶也作够了，看朕早晚把这贱人废去！”说着又追问宫女，宫女才说曾亲眼见娘娘进宫来抱弄着小公主的。高宗听了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准是这贱人下的毒手，待朕问她去。”说着便站起身要出去；武宸妃急急上前，把皇帝抱住。

到了夜里，武宸妃在床席之间，用尽迷惑的功夫，把个皇帝调弄得服服帖帖，他两人商量了一夜。高宗口口声声答应把王皇后废去，册立武氏为皇后；这武氏才欢欢笑笑，亲热了一阵。但这废皇后是国家的大事，非得皇后犯了大故，由文武大臣奏请，轻易不能废皇后的。高宗也为这事，颇费踌躇。武氏说：“当今大臣中，最可畏的莫如长孙无忌。他是国舅，凡事国舅不答应，那文武百官便都不敢答应。如今俺们只须在长孙国舅前把话说通，这事体便好办了。”

过几天，正是长孙无忌的生辰。在前几天，高宗便拿黄金八百两，绣袍一袭，赐与无忌。到了这一天，长孙无忌家中大开筵宴，宾主正在欢呼畅饮的时候，忽见皇帝和宸妃一齐驾临，慌得长孙无忌和众宾客，一齐跪接圣驾；在大堂上面高高地摆起一桌酒筵来，请皇帝入席。长孙无忌家中，原养着一班舞女的，当时便把舞女唤出来，当筵歌舞着。高宗看了大乐，便多饮了几杯酒。里面无忌的姬妾们，伺候着武宸妃饮酒，那班姬妾竭力地趋奉着宸妃，宸妃心中欢喜。无忌



有宠妾三人，一是黄氏，一是杨氏，一是张氏，三位姬人，每人都生有一子。当时宸妃把三位公子传唤出来相见，果然个个长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宸妃把三个公子拉近身去，抚弄一番。酒罢，无忌把皇帝邀进书房去坐，那宸妃也在一边陪坐，说起无忌三位公子如何可爱，高宗便传谕，拜三位公子为朝散大夫，又赐三位如夫人金银缎匹十车。无忌奉了旨，忙带着他姬人公子出来跪谢皇帝。

皇帝便和无忌在书房中闲谈起来。说话中间，高宗常常说起皇后不产皇子，接着又叹息了一阵；但长孙无忌，每到皇帝说起这个话来，便低着头不作声了。宸妃拿眼睛看着皇帝，皇帝也无法可想，便快快的摆驾回宫。长孙无忌见皇帝回宫去了，便邀集了在座李昉、于志宁、褚遂良、韩瑗、来济、许敬宗一班大臣，在密室中会议。无忌说：“今天万岁爷对老夫常常说起皇后无子，原是要探听老夫的口气；老夫受先帝的重托，不愿中宫有化离之变，因此当时老夫不曾开得口。老夫久已知道万岁爷因宠爱宸妃，有废立皇后之意，俺们做大臣的，都该匡扶皇上的过失，不可使皇上有失德之事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”当时众大臣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俺们都该出死力保护皇后，不使君主有失德。”独有那许敬宗说：“君子明哲保身，万岁爷主意已定，俺们保护也枉然，倒不如顺了万岁爷的意思，免得伤了俺君臣的感情。”这句话一说出，把个褚遂良气得直跳起来，伸着一个指儿，直指到许敬宗的脸上去骂道：“我把你这阿顺小人……”一句话不曾说完，两人便扭作一团。褚遂良把许敬宗的纱帽也打下来了，长孙无忌和许多大臣上去，把两人劝开，弄得一场扫兴，各自散去。

第二天果然圣旨下来，传长孙无忌、李勣、于志宁、褚遂良一班大臣，进内殿去商议大事。他们接到诏书，便一齐赶到长孙无忌家中来商议。褚遂良说道：“今日之事，必是商议废立中宫，主上主意已决，逆着必死。长孙太尉是国家的元舅，李司空是国家的功臣，不可使皇上有杀元舅功臣的恶名，望两位大臣不可进宫去。我褚遂良出身草茅，无汗马功劳，得此高位，已是惭愧，况俺也受先帝顾托，今日不以死争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。”李勣便称疾不朝，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人进内宫去。

高宗一见他二人，劈头问道：“武宸妃现已生子，朕意欲立为皇后如何？”褚遂良当即跪下说道：“皇后名家子，先帝为陛下娶之，临崩，执陛下手谓臣曰：‘朕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，非有大故，不可废也。’还乞陛下三思。”说着便直挺挺地跪着不肯起来。高宗听了却也无话可说，便令褚遂良退去。

第二天早朝时候，高宗又在当殿传谕，皇后无子，武宸妃生子，意欲废王皇后，立武氏为皇后。褚遂良又忍不住了，便气愤愤地出班跪在当殿奏道：“陛下如必欲易后，尽可另选大族，何必定欲立武氏。武氏原是先帝才人，众所共知，今立为陛下后，使千秋万代后，谓陛下为何如主乎？”高宗不防他当着众臣说出这个话来，他老羞成怒，把龙案一拍，正要说话，那褚遂良接着又说道：“臣明知忤陛下意，罪当万死，然骨鲠在喉，不得不吐。”说着便把手中的朝笏，搁在丹墀上，连连地碰头，血流满面说道：“臣今还陛下笏，乞陛下放臣归田里。”这时武宸妃正坐在帘内听政，听褚遂良说话，句句辱没着自己，便忍不住在帘内厉声喝道：“陛下何不扑杀此獠！”一缕尖脆的喉声，直飞到殿下来，两旁百官听了，都不觉毛骨悚然！韩瑗听了，不觉大怒！也出班去跪倒奏说：“如今武宸妃内惑圣明，外弄朝政，长此不除，与桀之褒姒，纣之妲己无异，陛下宜乾纲独断，立废宸妃为庶人，免致他日之祸，今若不听臣言，恐宗庙不血食矣。”说着也不住地在丹墀上碰头，把纱帽除下来说：“臣出言无状，愿陛下赐死。”高宗到了此进，也怒不可止，便传谕把褚遂良、韩瑗两人，一齐交刑部处死，那左右武士一声领旨，便如狼似虎地，直扑上殿来，要揪褚、韩两人。幸得长孙无忌上前去拦住，跪奏道：“褚遂良、韩瑗二人，俱是先朝功臣，又受先皇顾托之重，有罪不可加刑，愿陛下念先帝之意，赦此二人。”说着也止不住满面流泪，把个白发苍苍的头儿，向丹墀下碰着。高宗见舅父代为乞恩，也便不好意思，传谕把褚遂良、韩瑗二人，推出朝门，非奉呼唤，不得入朝。退朝下来，高宗和宸妃二人，心中都郁郁不乐。

有一天李昉和许敬宗两人在内宫中陪着高宗闲谈，高帝又问起废后立后的事体。李昉说道：

“此乃陛下的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。”许敬宗也说：“田舍翁多割十斛麦，尚思易妻，况陛下身为天子，立一后何干别人之事，却劳大臣们哓哓置辩不休耶？”高宗听了他二人的话，便决定了主意，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，与萧庶人同打入冷宫；又立武氏为皇后。那诏书上说道：

“武氏门著勋庸，地华纓黻，往以才行，选入后宫。朕昔在储贰，常得侍从嫔嫱之间，未曾注目，圣情鉴悉，每垂赏叹，遂以赐朕，事同政君，可立为皇后。”

他诏书上说的事同政君，便是说仿汉元后故事。

这武后册立的一天，朝廷内外命妇，在肃仪门内朝贺，文武百官和四方外国的酋长，齐在肃仪门外朝贺。武后又随着高宗去参见宗庙，外面太和殿上，里面坤德宫中，却排下盛筵，武氏合族，都召进宫去赐宴。诏书下来，赠武后的父亲武士隍为司徒，封周国公，谥称忠孝，配享高祖庙，武后的母亲杨氏，封为代国夫人。许敬宗又上奏说：“前后王氏，父仁祐，无他大功，只因中宫懿亲，便超列三等，今王庶人谋乱宗社，罪应灭族。”高宗下诏破仁祐棺，戮其尸身，追夺生前官爵，尽捉王氏同族的子孙，放逐岭南。又降封太子正本为梁王，梁州都督，后因武氏不乐，又降为房州刺史。这太子见武后处处和他作对，心中十分害怕，成了疯病，终日穿着妇人衣服，大惊小怪，口口声声说皇后派刺客来谋害他的性命。高宗又下诏把正本太子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黔州，便是从前承乾太子囚禁的地方。武后又因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来济、韩瑗这一班大臣，不是自己的同党，便故意上表说：“陛下昔欲以妾正位中宫，韩瑗、来济、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辈，面折廷争，忠义可嘉，乞陛下加以褒赏。”高宗便把皇后的表章，掷给无忌一班人看，褚遂良辈看了大惧，忙叩头乞休。皇帝下诏，放逐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一班人，任用武氏子侄，从此朝廷中尽是武后私党，合伙儿听皇后的意旨，愚弄皇帝。

武后刻刻用心，要夺皇帝的政权，但自己终究是一个皇后，凡事不能越过皇帝的位份，所以每天皇帝坐朝，武后便隔着帘子，坐在皇帝的身后，百官奏事，先由武后传话给高宗，再依着武后的意思，宣下旨意去，这国家大事，实在已经是操在武后手中了。武后终觉不十分舒服，便想用美人计把皇帝弄昏迷了，那时精神衰弱下来，便也无心问国家大事，自己便可以乘机把大权握在手中了。武后的母亲，这时已改为封为荣国夫人，常常进宫来和武后相见。武后便把这意思对荣国夫人说了，荣国夫人也说是好主意，只是怕高宗迷恋上了别的女子，武后反失宠幸，岂不是弄巧成拙吗？当下她母女二人商议了半天，却商议出一个主意来，便吩咐荣国夫人按计行去。

过了几天，便是武后的生辰，这是武氏入主中宫以后第一个生辰，高宗要讨皇后的好儿，故意给她热闹热闹，下诏大赦天下，许百官妻母进宫朝贺。宫中结起灯彩，歌管细细，舞袖翩跹，到处张着寿筵。一班命妇，打扮得珠围翠绕，娇红嫩绿，各来赴宴。武后一席酒设在百花洲中，摆着三大席：一席是皇后中坐，一旁荣国夫人陪席；左面一席，坐着武氏同族的女眷；右面一席，坐着武氏亲戚的女眷。一屋子妇女，莺歌燕语，粉腻脂香。正饮到快乐的时候，忽报说万岁爷到，那许多妇女听了，顿时惊慌起来，正要起身躲避去。武后传谕说：“内家眷属，不用回避。”众女眷听了皇后的懿旨，只得静悄悄地候着，窗外一阵靴声囊囊，皇帝步进屋子里来了。众命妇见了，一齐把脖子低下去，只听得皇帝哈哈大笑着说道：“待朕来亲自替娘娘把盏，劝娘娘开怀畅饮一杯。”说着，便有小黄门捧着金盘，盘中放着玉杯，宫女捧着金壶，满满地酌上一杯酒，小黄门把盘顶在头上，在武后跟前跪倒，有贴身宫娥，把酒杯接去，送到武后唇边。武后就酒杯内饮了一口，便向皇帝衿衿着，口称谢万岁洪恩，接着，便又亲自酌了一杯酒，回送在高宗手内，口称愿吾皇满饮此杯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高宗手执着酒杯，回顾众妇人说道：“朕与众妇人同饮一杯，为娘娘上寿！”只听满屋子尖脆的喉咙说：“领旨，愿吾皇万岁！娘娘千岁！”

高宗在一阵莺声啾啾之中，忽觉有一缕娇脆喉音，送在耳管中，分外动人，忙举目看时，只见一个二八娇娃，倚立在一个美妇人肩帝，看她眉弯含翠，杏靥凝羞，娇嫩得可怜！再看那妇人



时，雅淡梳妆，婷婷出世。高宗看在眼中，不觉心头微跳，忙问着武后道：“此夫人是何家眷属？”武后见问，忙奏对说：“此是臣妾长姊，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之妻，不幸新寡，才于三日前回京，无怪陛下不认识了。”高宗又问那娇小女儿，却又是何人？荣国夫人便代奏道：“此是妾身的外孙女儿也，便是长女武氏之女贺兰氏。”问话的时候，武后便招呼她母女走上前去，参见皇帝。她母女口称见驾，正盈盈下拜，慌得高宗忙唤左右宫女扶住，向她母女二人脸上端相了一回，羞得她母女二人，忙把头低下。高宗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真是美玉明珠，绝世佳人，只是太可怜些！”说着，又回头对武后说道：“大姨儿不是外人，既进宫来了，俺们留着她多住几天，在御苑中陪着娘娘玩玩，解了娘娘的寂寞，又给大姨儿散散心。”武后听了，连称领旨。那武氏和贺兰氏母女二人，也口称谢吾皇洪恩！高宗退出内宫，便有内侍捧着诏册进来宣读，封皇后长姨武氏为韩国夫人。夫人谢过恩，众命妇齐来围着韩国夫人道贺。从此武后便把韩国夫人母女安顿在宫里。

隔了几天，武后在内宫摆宴，为韩国夫人贺喜，六宫妃嫔，都来陪着劝酒。韩国夫人原是爱饮酒的，看看屋子里全是妃嫔们，也毫无顾忌，放量饮起酒来。这韩国夫人最讨人喜欢的是一喝醉了酒，便有说有笑，能歌能舞。看她一张樱桃似的小嘴里，一开一合，一搦杨柳似的软腰儿，一摆一折，便同是妇人看了，也止不住动起心来了。武后看她醉得太厉害了，怕她这软弱的身躯当不住，便命宫娥扶着她进自己的寝宫去，在龙床上暂睡一会儿，养养神儿。谁知这韩国夫人一倒下身去，便懵腾腾地睡熟去了。正在酣睡的时候，忽觉有人把住她的小腿儿，轻轻地替她解去了一双绣鞋。韩国夫人猛然从梦中惊醒过来，从龙床上坐起身来看时，只见那位皇帝，不知什么时候偷进屋子来的，这时站在龙床前，只是笑嘻嘻的，手中擎着韩国夫人的一双绣鞋儿。见韩国夫人醒来，便低低地说道：“好一位风流放荡的夫人，怎地放着自己屋子里的床儿不睡，却睡到朕的床上来了。夫人做的什么好梦，被人偷去了绣鞋儿，也还不知道呢？”几句话说得韩国夫人娇羞腴腆。她转过脖子去，止不住那红潮一阵一阵罩上粉腮儿来，又把那一双尖瘦白净的罗袜露出在裙下。高宗看了又忍不住伸手握去。韩国夫人急把两只小脚儿，向裙幅儿里躲着，口中低低地说道：“万岁爷快莫这样！放稳重些。给俺妹妹进来撞见，算什么样儿呢？”这韩国夫人径自退让，那高宗皇帝，却径涎着脸向胸中扑来。韩国夫人不由得嗤地一笑说道：“陛下空放着六宫粉黛，不去临幸，为何只和未亡人来缠绕不清？”那高宗听了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六宫粉黛尽是庸脂俗粉，有谁能赶得上夫人的一分一毫。再者夫人长着这般天姿国色，若没有一个多情知趣的男子来陪伴你，未免也辜负老天的美意。朕原是一个最是多情的人，夫人若是一位观音，朕愿做一个韦陀；夫人若是一位嫦娥，朕愿做一头白兔；一辈子追随着夫人，侍奉着夫人，替夫人解愁销闷。”高宗说着，真地亲自去拿了一只玉杯，倒了一杯醒酒汤儿来，捧着送到韩国夫人唇边去。这韩国夫人，原是一位聪明多情多愁善感的妇人。如今青春新寡，对着这良辰美景，正百无聊赖的时候，蓦地里遇到了这五百年前的风流冤孽，听着这风流天子，把柔情蜜意的话，向耳边送着，任你铁石人也不由得把心肠软了下来。当下韩国夫人便就皇帝手中，饮了一口解酒汤儿，两人便在龙床上就成了佳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三十六回

## 迎喜宫母女承宠 荣国第帝王祝寿

武后酒饮到半酣，便起身更衣去；四个贴身的宫娥跟在后面。看看走到寝宫的长廊下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两只白鹤，拳着一条腿缩着脖子，在那里打盹。武后吩咐宫女们，站住在廊下候着。小宫女见皇后进屋子来，便上去打起软帘；武后一脚跨进房去，只见绣幕沉沉，炉香袅袅。低低的笑声，从绣幕里面度出来。武后忙站住脚。不觉一缕红云，飞上粉颊来，那心头小鹿儿，也不住地跳动。接着又听得男子的声音，轻轻地唤着：“美人儿！美人儿！”这分明是万岁爷的口音。武后忍不住一腔怒气，抢步上前，举手把那绣幔揭起：瞥见韩国夫人，正伸出一条腿儿，搁在万岁爷的膝上，那万岁爷捧着韩国夫人的小脚，正在那里替她结鞋带儿呢。他二人见破了好事，吓得和木鸡一般。韩国夫人坐在床沿上，把双颊羞得通红；万岁爷站在床前，只是装着傻笑。武后一眼见那白玉几儿上，还搁着一只绣鞋儿，再看那韩国夫人，露出一只尖瘦白罗袜的小脚儿，搁在床沿上。武后一缕酸气，直冲头顶，飞也似地上去，把那只绣鞋抢在手中，把韩国夫人按倒在床上，擎着那只绣鞋儿，向韩国夫人夹头夹脸地打去。嘴里口口声声地骂着：“你这浪人的小寡妇！你这浪人的小淫妇！”打得韩国夫人婉转娇啼。高宗站在一旁看了，心中万分疼痛。她姊妹两人，爬在龙床上扭成一团；云髻散乱，衣裙颠倒。高宗忍不得了，便上前把她姊妹二人用力解开。那武后余怒未息，一阵子把自己身上的冠带脱卸下来，抛掷满地；直挺挺地跪在万岁跟前，一边哭着，一边说道：“姊氏污乱宫闱，臣妾无颜再居中宫，愿陛下另选贤德，收回成命，废臣妾为庶人，臣妾便感恩不浅！”说完了话，叩了几个头，站起身来，便要往外走。慌得高宗忙上去拉住，嘴里连连说道：“朕不但不废去你这皇后，还要让你做皇帝呢。”说着，真地把自己头上戴的一顶皇冠除下来，给武后戴在头上，又涎着脸，口称臣李治见驾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说着真地要拜下地去。武后看万岁这种形景，忍不住嗤地一笑，忙上去扶住。

荣国夫人正在外边和众夫人饮酒饮得热闹，忽宫女飞也似地出来报说：“万岁和韩国夫人偷情，吃娘娘进来撞破了，和万岁爷闹得不得开交呢。”荣国夫人这时已喝得醉醺醺了，听了宫女的话，笑对众夫人说道：“我那孩儿，又在那里打破醋罐子了。”急急地扶着一个宫女，走进寝宫去看时，只见那皇后头上戴一顶皇冠，那万岁却秃着头，向皇后参拜着。荣国夫人看了，莫明其妙。那韩国夫人倒在床上，呜呜地哭泣着，正下不得台。忽见母亲走进屋子来，忙下床来，倒在荣国夫人怀里，口口声声说万岁欺我，妹妹又打我，好好的名节，给万岁爷糟蹋了，我也没脸去见人，便在万岁爷跟前图个自尽吧。说着，真地一纳头向墙上撞过去。慌得荣国夫人，忙去抱住。那韩国夫人兀自呜呜咽咽地哭个不休！高宗看了，心中万分不忍，他也顾不得当着武后的面，便向韩国夫人左一个揖，右一个揖地拜着；又把皇后的凤冠，亲自去给韩国夫人戴上，口中说：“朕如今便拜你做皇后吧。”武后看了，不禁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万岁让俺做了皇帝，又封俺姊姊做了皇后，不知万岁自己却做什么？”高宗说道：“朕便替你姊妹两人，做着奴才吧。”说着，引得她母女三人，吃吃笑起来！荣国夫人便出了一个主意，说：“俺这长女，既承万岁临幸过了，她也决没有这颜面再回到贺兰家去了，只求万岁好好地把她养在宫中，不可辜负我女儿今日顺从万岁爷的美意！”这句话真是高宗求之不得的。当下便连连答应，说：“夫人请放心！朕若辜负了大姊姊今日的好意，便天地也不容。”荣国夫人又回头劝着武后道：“娘娘请把胸怀放宽些，看在



同胞姊妹份上，你大姊若得万岁爷的宠爱，她也忘不了娘娘的大德。”说道，又唤韩国夫人过来给娘娘叩头。那韩国夫人，满面娇羞，上去给武后叩过头，武后拉住韩国夫人的手，对拭着眼泪。荣国夫人又亲自把皇后的冠戴，给武后穿戴上去。这时一顶皇冠，还戴在武后头上。荣国夫人要去给她除下，武后却不肯，正色说道：“天子无戏言，俺如今已代万岁为天子，这顶皇冠是万不能除去的了。”后来还是荣国夫人再三劝说，高宗又答应她以后在殿上，并坐临朝，不用垂帘。武后才肯把这皇冠除下来，交给她母亲去替高宗戴上。

从此每日临朝，便是皇帝和皇后并坐在宝位上，文武百官，都得仰睹皇后的颜色，遇有军国大事，传下谕旨来，全是皇后的主意。皇帝虽说坐在当殿，却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内外臣工奏章上，都称皇上皇后为二圣。但这时高宗一心在韩国夫人身上，原也无心管理朝政，见武后凡事抢在前面，他也乐得偷懒，把国家大事，丢在脑后。每日退朝回宫，便急急找韩国夫人游玩去。

这时韩国夫人，十分得高宗的宠幸。韩国夫人住在正宫的东偏延晖宫中，却嫌她院子狭小，高宗便传谕工部，立刻在御苑西偏空地上，建立起一座美丽高大的宫院来，一切装饰制度，都照正宫格局，称它作迎喜宫。宫后面又盖造成一座花园，花园内楼台曲折，廊阁宛延。内中有一座采云楼，真是雕琼刻玉，富丽幽深。高宗便把这一座楼给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做了妆阁。一般的十二个宫女，十二个小黄门，在楼中伺候着。这贺兰氏天生秀美，虽说是小小年纪，她一言一笑，却妩媚动人。她终日伴着母亲韩国夫人，住在迎喜宫中。高宗和韩国夫人，每在花前月下戏弄着，却也不避忌贺兰氏的耳目。女孩儿在二八年华，渐渐地懂得男女的情趣，她又和高宗十分亲热，在宫中终日追随在皇帝左右，赶着皇帝，唤他阿爹。那高宗也常常抚弄着贺兰氏的粉脖子，唤她小美人儿。又拿许多珍宝玩物，赏给贺兰氏。贺兰氏清晨睡在床上，还未起身的时候，高宗便悄悄地进房去，坐在一旁，直看她梳洗装饰完毕，抱在怀里，玩笑一阵，才拉着她手儿，送进迎喜宫去，和韩国夫人一块儿用着早膳。高宗终日迷恋着韩国夫人母女二人，也无心去问朝廷大事，一切大权，渐渐地都操在皇后手中。

有几天，高宗因夜间贪和韩国夫人游戏，睡时过于夜深了，第二天不能起早，那早朝的时候，只有武后一人坐在正殿上，受百官的朝参。那韩国夫人受了高宗的宠爱，便放出百般本领来，迷住了这位风流天子。他二人玩到十分动情时候，也不问花前月下，筵前灯畔，随处干着风流事体。便有那宫女内侍们，在一旁守候着，他们也不避忌。有一晚，高宗搂定了韩国夫人，交颈儿睡着，香梦沉酣的时候，忽然高宗被夜半的钟声惊醒过来。睁眼看时，那一抹月光，正照在纱窗上，映着窗外的花枝，好似绣成的一般。高宗看了，十分动情，忙把睡在怀中的韩国夫人，悄悄地推醒来。这时正是盛夏天气，韩国夫人袒着雪也似酥胸，只用一幅轻纱，围着身体。高宗一骨碌坐起来，拥着韩国夫人的娇躯，悄悄地扶她走出院子来。那草地上原有几榻陈设着，预备纳凉时候用的。便扶着韩国夫人，在榻上躺下，月光照着玉躯，那光儿直透进轻纱去，映出韩国夫人，如搓脂摘酥一般白净的皮肤来；高宗看了，忍不住低低地唤了一声天仙，一亲嘴上去，他二人在凉月风露之下，直玩到明月西沉，才觉睡眼矇眬，双双进罗帐睡去。谁知第二天醒来，高宗皇帝和韩国夫人，一齐害起病来，初觉头眩发烧，慢慢地昏沉呓语起来。武后知道了，急急来把高宗扶回正宫去，分头传太医诊脉服药。那御医许胤宗，年已八十余岁，在隋唐时候，是一位名医，生平医治奇症怪病的人，已有数千人了。当时诊了高宗的脉，又去诊了韩国夫人的脉，说：“万岁与夫人，同患一病，因风寒入骨。但万岁体力素强，尚可救药。夫人娇弱之躯，已无法可救矣。”武后听说韩国夫人的性命已不可救，究竟骨肉，有关天性，便再三传谕，命御医竭力救治。那许胤宗看着病人，口眼紧闭，气息促迫，已无法下药；便用黄耆、防风各二十斤，煎成热汤，闷在屋子里，使病人呼吸着药味，满屋子热气奔腾，势如烟雾。每天这样熏蒸着，病人淌下一身大汗。一连十多天，那高宗病势果然渐渐减轻，清醒过来。只有那韩国夫人的病势，却一天重似一天，到第二十日上，竟是香魂渺渺，离开她玉躯死去了。

高宗病在床上，虽也常常念着韩国夫人。武后只怕高宗得了韩国夫人逝世的凶信，反而增添病势，便传谕内外宫人，把这恶消息瞒得铁桶相似。看看过了五六十天，高宗病势全去了，便由

内侍们扶着，要到迎喜宫探望韩国夫人去。武后这才上去拦住御驾，奏说：“韩国夫人早已归天去了。”高宗听了，只说了一声：“是朕害死了夫人也！”便忍不住泪珠从脸上直滚下来！武后也陪在一旁拭着泪！高宗究竟放心不下，亲自到迎喜宫中去。一走进宫中，只见屋子正中，供着一座灵台，素幡白帏，煞是凄凉！高宗想起往日的欢乐，便忍不住扶住灵座，大哭了一场！内侍上来劝住了哭，接着又听得灵帏里面，有隐隐的女子啜泣声。高宗认得是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氏，当时便把贺兰氏传唤出来。那贺兰氏见了高宗，只唤得一声阿爹，直扑在高宗怀中，哭得十分凄凉！高宗看她穿着一身缟素衣裳，雅淡梳妆，竟是和她母亲初入宫时一般动人怜惜！当下便把贺兰氏搂定在怀中，百般抚慰，半晌才劝住了她哭。那贺兰氏又搂着高宗的脖子，娇声说道：“阿爹！今夜莫丢着我一人在宫中，冷清清地，害怕煞了呢！”从此高宗竟依着贺兰氏的说话，伴着她住在迎喜宫中，两人终日起坐一处，寸步也不离。在武后起初认作是高宗和韩国夫人情重，伴守着韩国夫人的灵座；后来在暗地里一打听，那位多情的皇帝，连个姨甥女儿，也偷偷地临幸上了。不多几天，果然传出谕旨来，封贺兰越石氏的女儿，晋封为魏国夫人。这魏国夫人见过了明路，便也不用避忌，竟把一个天子，霸占在宫中，暮暮朝朝，寻着欢乐！魏国夫人年纪又轻，面貌又美丽，这个高宗皇帝，越发被她调弄得神魂颠倒，竟把朝廷大事，丢在脑后，一任武后临朝听政，擅作威福。原来当初荣国夫人和武后商量定的美人计，是有意拿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母女二人的美色来迷弄高宗，使高宗贪婪行乐，无暇顾问政事，武后便可以乘此独揽朝纲，任性妄为。

讲到武家的女人，却个个是生成妩媚淫荡的。便是这位荣国夫人，已是五十左右年纪了，却长得丰肌腻理，媚视烟行，望去好似二十许的少妇，这时她丈夫武士𪚩，早已去世。荣国夫人耐不得空房寂寞，便暗暗地挑选几个年轻力壮的奴仆，在夜半人静的时候，唤进房去受用着。后来她长女韩国夫人，因丈夫贺兰越石死了，便带着儿女二人，回京师来，投奔母亲。越石的儿子，名唤敏之，便是魏国夫人的哥哥；长成风流体态，白净肌肤。荣国夫人见了这俊美的外孙儿，早不觉动了邪心，只因碍着韩国、魏国二夫人的耳目，不好意思动得手。后来武后和她商量用美人计，荣国夫人趁此机会，把韩国夫人母女二人，送进宫去，自己在府中和她外孙儿，两人偷摸上了，放浪形骸，昼夜狎媾。荣国夫人把个贺兰敏之，直爱到心窝里，便推说自己无所出，把敏之承继在士𪚩名下，做一个过房孙子，把敏之改姓做武，从此敏之便长住武氏家中，陪伴着这外祖母，朝朝行乐着。

原来武士𪚩娶有两房妻子，长妻相里氏，生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名元庆，次子名元爽。次妻杨氏，便是荣国夫人，生有三女，长女嫁贺兰氏，次女册立为皇后，三女嫁与郭氏。士𪚩自武氏入宫后，不多几年，便已去世。那元庆的儿子，惟良、怀运二人，和叔叔元爽，都因杨氏是父亲的次室，很是瞧她不起，事事在暗地里欺侮她。杨氏也常常进宫去，把这情形，诉说与武氏知道。后来武氏立为皇后，元庆拜为宗正少卿，元爽拜为少府少监，惟良拜为卫尉少卿，武后心中怨恨她两个哥哥和侄儿，便以外戚退让为名，降元庆为龙州刺史，元爽为濠州刺史，惟良为始州刺史，元庆心中懊恨，便死在龙州地方；元爽又被流到振州去，死在振州地方，只留下惟良、怀运二人。

这时魏国夫人在宫中得了皇帝的宠幸，年少任性，仗着自己的威势，便欺压六宫。又见武后起居奢侈，服用豪华，自己也使事事摹仿着，也居然用起皇后的仪仗器服来。她每与皇后见了面，便做出十分骄傲的神气来，有时竟出言顶撞。武后在皇帝跟前诉说几句，皇帝反帮魏国夫人，说皇后有嫉妒之意，因此皇后把个魏国夫人，恨入骨齿，早已蓄心要谋害她的性命了。

恰巧这一年是荣国夫人六十大庆，家中悬灯结彩，十分热闹。事前魏国夫人和武后商量，想要出宫拜外祖母的寿去。武后听了，却一力怂恿她，说自己也很记念母亲，只因忝位中宫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能得甥儿回家去，替我探望探望母亲，使我心中也可放心；又答应拿皇后的仪仗，借给她用。魏国夫人心中原要借回外祖母家去，在亲戚前夸耀夸耀自己的威福。谁知这位糊涂皇帝，他听说魏国夫人要出宫去祝外祖母的寿，自己也高兴起来，说待朕和夫人一块儿前去，也使



夫人在母家格外增些光荣。

到了那日，竟用帝后的全副的龙凤旌旗，到武家来祝寿。武家的亲族，远远地望见龙凤彩车，认作是武皇后也来了。忙各按着品级，到大门外跪接去。女眷跪在门里，男子跪在门外。这时荣国夫人，已把她两个侄儿，惟良、怀运二人召回家中，招待宾客。待彩舆到门，宫女上去，从车中扶出一位魏国夫人，看她穿着皇后的服装，合府的女眷们看了，谁不艳羨。第一个她外祖母荣国夫人，抢过去把魏国夫人搂在怀里，一声儿，一声肉地唤着。在内宅里，自有许多女眷，陪着魏国夫人，饮酒谈笑，大家问她些宫中的故事，和皇帝皇后的情形。外屋子里，又有一班官员，和惟良、怀运兄弟二人，侍候着高宗，说笑饮酒。荣国夫人也在家中养着一部声乐，一群小女儿，小男儿，歌着舞着，十分热闹。高宗看了，也很是欢喜！传谕各赏彩缎二端，黄金十两。这一席寿酒，直饮到夜色西斜，高宗才带着魏国夫人，摆驾回宫。今天魏国夫人回家去，在亲戚女眷们跟前夸耀了一番，心中异常快乐！回得宫来，对着万岁爷有说有笑，高宗看了，也觉可爱！把魏国夫人搂在怀里；谁知正亲昵的时候，忽见魏国夫人大叫一声，两眼翻白，口吐鲜血，顿时气绝过去。高宗抱住魏国夫人娇躯，大声哭唤！两手把她身体，不住地摇摆着，停了一会儿，才悠悠醒来，星眼微微地睁着，又听她声音在喉咙底下，低低地唤着，阿爹救我！高宗看了，心如刀割一般疼痛，忙传御医进宫来诊脉。御医奏说：“夫人是食物中毒，已是不可救药的了。”延到半夜时分死了。

高宗握住尸体的手，嚎啕大哭！那武后知道了，也赶进宫来，抱着魏国夫人的尸身，一声儿，一声肉的捶床大哭！宫女妃嫔们上来劝住了哭。武后便说魏国夫人是在武惟良家中中的毒，陛下须替魏国夫人雪冤。高宗拭着泪说道：“是卿家中人，朕不便顾问。”武后便愤愤地说道：“待臣妾与陛下作主如何？”说着也不候皇帝说话，便起身出宫去，立刻传内侍官，捧着圣旨，带领羽林军士，连夜赶到荣国夫人府中，把惟良、怀运二人捉住，送在刑部监狱里，立刻杀死；又唆使百官，第二天连名上表，声讨武惟良、怀运二人谋死魏国夫人之罪；请皇上下诏，把惟良、怀运二人的姓，改为蝮氏，是说他二人的心，和蛇蝮一般的毒。

实在这毒死魏国夫人的计谋，还是武后一个人指使出来的。原来魏国夫人，平日仗着皇帝的宠爱，渐渐跋扈起来，凡事都要和武后争胜。武后便趁魏国夫人回外祖母家祝寿的机会，暗暗地买通魏国夫人的贴身的宫女，带着毒药，觑人不见的时候，把毒药放在魏国夫人的酒杯里。可怜这魏国夫人，正在欢喜的时候，却不知道暗暗地已中了毒，捱不到半夜，便毒发身死。武后又深恨从前惟良、怀运兄弟二人，瞧她母女不起，常常在家中欺负她母亲。如今便将计就计，把这毒杀魏国夫人的罪名，移在惟良、怀运二人身上，说他是因妒生恨，谋死魏国夫人。杀死惟良兄弟二人，武后还嫌不足，又把二人的合家亲族，一齐捉住，充军到岭外地方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七回

## 逼奸宫眷敏之得罪 惨杀后妃武氏行权

武敏之自从惟良、怀运二人，处死以后，在家中益发肆无忌惮，他和荣国夫人二人，双宿双飞，名是祖孙，实是夫妻。但荣国夫人，是六十岁的老妇人了，如何敌得住武敏之年富力强的。日夜淫乐的，便不觉精力衰弱，在六十一岁上，一病不起。消息传到宫里，武后因荣国夫人是亲生母亲，心中十分悲伤！便发十万两银子，替荣国夫人治丧，又令禁中白马寺僧人二百名，到荣国夫人府中礼经拜忏，超度亡魂。武后又赐大内的大瑞锦十端，交给敏之，命他造着佛像，替荣国夫人追福。这大瑞锦，是西域番僧进献的希世之定，制成衣衫，穿在身上，便可以益寿延年，造福无量。这武敏之虽说与荣国夫人结下私情，但他仗着自己多财美貌，暗暗地在京师地方，勾搭上的粉头，却也不少，竟有几个官家闺女，和他暗去明来，成就恩爱的。如今见宫里赐下大瑞锦来，敏之知是希世之宝，他也不造佛像，只拿着自己制了几身衣衫；又给那平日来往的粉头闺女们，每人也制了一身衣衫。这大瑞锦是大红大绿的丝缕织成的，武敏之却在孝帏里面，穿着这大红大绿的衣衫，左抱粉头，右拥闺女，饮酒作乐。这荣国夫人死后，府中已没有一个正主儿，任敏之在家中胡行妄为，也没有人敢去干涉他。

到了荣国夫人灵柩出殡的日子，满朝文武官员，都来送丧。武后是六宫之主，轻易不能出宫的，便打发她亲生女儿太平公主，出宫去替着武后，送荣国夫人的丧。这太平公主，长得美丽聪明，年纪也有十六岁了。武后和高宗二人，十分宠爱她，终年养在宫中，真是娇生惯养，平常用十六个美貌宫女，陪伴着吃喝玩笑。如今代母后出宫去送外祖母的丧，武后便把全副皇后的舆仗旌旗，假给女儿使用，沿路招摇威武，到了武家门口，文武百官，都来跪接。可笑这武府上，偌大一件丧事，里面却没有一个女眷招待宾客的。只因荣国夫人在日，把个武敏之霸占了，不许他娶妻，亦不许他纳妾，所以到今日偌大一座府第中，却找不出一个正经的女眷来。如今府中开吊，那官府的内眷，却来得不少。武敏之侧身在脂粉队里，见有年轻貌美的命妇，他便任意调笑着。那班妇女，都知道武敏之的威势，却也不敢十分违拗他，好容易挨过一天，那女客陆续退去。敏之便把太平公主，留在府中玩耍。

这太平公主，因为是荣国夫人嫡亲的外孙女儿，平日也常常在武府中走动，自幼儿也和敏之见惯了。太平公主见敏之，唤他大哥，敏之也唤太平公主做小妹妹。谁知这一晚，太平公主住在敏之家中，敏之看了顿然起了邪心，到半夜时分，敏之穿着短衣，手拿利剑，悄悄地挖开了太平公主的房，他原意是要强奸太平公主的，但太平公主，此时睡在里房，外房全是那陪伴的宫女睡着。敏之一脚跨进了外房，只见那床上，罗帐高高挂起，一个年长的宫女，横身睡着。敏之不看便罢，看时，早不觉把魂灵儿飞去，一抹灯光，照在那宫女的身上，只见她把绣衾儿推在一旁，小红抹胸儿脱去了带儿，开着怀，露出那高耸耸、白净净的两只处女的乳峰，下面围着葱绿色的裳儿，露出一弯尖瘦洁白的小脚儿来。再看她头上，云髻半偏，星眸微启，粉脸凝脂，樱唇含笑，那两条好似粉搓成的臂儿，一条擎起，搁在枕上；一条恰恰按在乳峰下面，那玲珑纤指，轻轻地抚着自己的乳头。看了这样的美人睡态，不由得这好色的武敏之，不动起心来。当下他也把想念太平公主的心思丢起，这样一来，先把这个宫女糟蹋了。这一夜，武敏之竟在外房，一连糟蹋了六个美貌的宫女。那宫女害怕他的势力，又害怕他的利剑，只得忍辱含羞地一任他糟蹋了

去。最可怜的面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宫女，被敏之用强奸污了，第二天回到宫里去，下体发炎，活活地腐烂死了。

从此武敏之的色胆，愈闹愈大，这时司卫少卿杨思俭，有一个女儿，长得十分的美丽，京师地面上，人人知道她的美名。这名气慢慢地传进宫去，给高宗、武后知道了；这时武后亲生的长子，名弘，已立为太子，年纪十六岁，还不曾册立太子妃，便和高宗商量，要选杨思俭的女儿进宫来做太子妃。谁知那武敏之，早已也想娶杨思俭的女儿做自己的妻房，只因杨家女儿太小，那时自己的身体，又有荣国夫人霸占住了，不许他别娶妻房。如今荣国夫人也死了，那杨家女儿年纪也长成了，忽然听说皇后要选进宫去做太子的妃子。武敏之心中不由得焦急起来，他想凡事先下手为强，当时他带了府中二十个豪奴，捧着金银缎匹，自己跨一头高头大马，径向司卫少卿杨府中来。那杨家守门人，见是周忠孝王府中来的，便不敢怠慢，领着武敏之直到客厅上。杨思俭被皇帝召进宫去，商议太子的婚事，不在家中，由杨家西宾，出来招呼武敏之坐下。问起来意，武敏之便把久慕女公子的美名，特来亲自求婚的意思说出来。那西宾把敏之的话，吩咐管家传与内宅仆妇，再由仆妇转禀主母。停了一会儿，那管家传出主母的话来道：“万岁已有意旨下来，拟选寒家女儿为太子妃；今日传家主进宫去，原为商议女儿的婚事。寒家如今须静候谕旨，不能另配高门。”敏之听了，不觉勃然大怒。骂一声：“糊涂虫！待咱家亲自找你家主母说话去。”说着，把手一招，带着二十个豪奴，向内宅闯去；这里府中西宾，和家院们见了，急欲上前去阻住，却被武家豪奴，一拳一脚，一齐打倒在地。

这武敏之冲进了内宅门，那杨夫人和几位亲戚家的女眷，正在内堂谈论；忽见如狼虎般的豪奴，拥着一个少年公子，直向内堂上扑来。那公子口内嚷道：“哪里一位是杨家岳母，快出来见你家的新女婿！”喊得霹雳也似的响，慌得那班女眷，四散奔逃。一个丫鬟，嚷了一声不好了！那强盗来抢俺们的小姐了，一转身向西院里小姐房中逃去。那杨夫人也一时慌得没了主意了，跟着那丫鬟也向西院中逃去。这一逃，好似替武敏之领着路，他带着豪奴，却紧跟在杨夫人后面，看看追到那小姐的绣房门口，杨夫人和那丫鬟，急转身张着两臂，把这绣房门拦住，不肯放武敏之进去。敏之到了此时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上去一手揪住一个，向院子里摔出去。可怜她主婢两人，都是娇弱的女流，有多大的气力，被敏之这一摔，早和鹞子翻身似的，直向庭心里倒下。上来四五个豪奴，把她两人按住，杨太太身体虽被豪奴擒住了，挣扎不得，但她还直着嗓子向女儿房中喊道：“好孩儿！快逃性命吧！强盗来了。”一句话不曾嚷完，早被豪奴上去，按住了嘴，做不得声。接着听得房中女儿哭喊的声音，一声声地嚷着天呀！救命呀！那声音十分凄惨！后来那喊声渐渐地微弱下去，寂然无声的半晌，原来那杨小姐晕绝过去了。杨太太在外面听了，心如刀割，几次要挣扎着赶进屋子救她的女儿，无奈一个娇弱妇人，如何能抵抗得这四五个强壮男子，她心中一急，眼前一阵黑云罩住，早也晕绝过去了。武敏之在里面，把这杨小姐强奸过了，便放开手，哈哈大笑，大脚步走出房来。那豪奴们见了，一齐上去叩着头，嘴里说道：“恭喜相公！”那敏之把手一扬，说道：“回府去领赏。”那二十个豪奴，簇拥着他主人，又好似一窝蜂地退出杨家大门来。武敏之跨上雕鞍，拿起马鞭指着杨家的门口说道：“看你家小姐，如今还做得成太子妃吗？”说着在马上哈哈大笑去了。

谁知到了第二天一清早，东窗事发，那武家门口，忽然来了一大队羽林军士，一个内侍捧着圣旨，喝一声动手。那军士们进去，把武敏之绑住，推出大门，送在马上，后面那二十个豪奴，一齐拿绳索捆绑着；一大串军士们牵着，一齐押送到刑部衙门里去。圣旨下来，把这二十个豪奴，齐绑赴刑场去斩首；武敏之问了发配雷州的罪。原来那杨思俭的女儿，被武敏之强奸以后，便自己缢死。杨夫人亲自赶到宫里来告御状。在宫中遇到了丈夫杨思俭，夫妇二人双双跪在皇帝跟前，连连叩头，请求万岁申冤！那高宗因武敏之还关系着武后的颜面，一时不敢做主，便进宫去问着武后。这武敏之在外面跋扈的情形，武后早有所闻，只是他是自己母家面上的人，便也格外矜全他些。如今听皇帝说敏之做出如此无法无天的事体来，真是冤家路狭；高宗说话的时候，恰值太平公主也站在一旁，当时也便把敏之那晚强奸宫女的事体，说了出来；又有人说武敏之拿



皇后赏令造佛像有大瑞锦，却私地里去制着衣衫。三罪俱发，武后便勃然大怒！立刻替皇帝下旨去掩捕武敏之，交刑部定罪。那武敏之恶贯满盈，弃军到雷州去，他行到韶州地方，却悄悄地在客店里，拿马缰绳自己缢死了。

如今再说高宗皇帝，自从韩国夫人、魏国夫人，相继逝世以后，心中恍恍惚惚，好似丢了一件什么宝贝一般，终日长吁短叹，说笑也没有了，茶饭也少进了，看着那班妃嫔，全是庸脂，蠢笑粗言，没有一个当得意的。他烦恼到了十分，便一个人静悄悄地去在御书房中坐着。左右无事可做，便拿大臣们的奏本批着看着。这高宗皇帝，久已不问朝政了，如今看起奏章来，诸事隔膜，不得不去和武后商议着办。这武后又因大权独揽惯了，凡事独断独行，不容高宗有一分主意。帝后两人，往往因朝廷的事体，彼此争执起来，争执得十分凶。高宗只因宠爱武后，便也凡事忍让她些，因忍让成了畏惧；因畏惧成了怨恨。高宗只因武后，凡事要干涉他，对于朝廷大事，自己反没有主意，便把个武后怨恨到十分。高宗生性是懦弱的，他心中愈是怨恨，外面愈是畏惧；因怨恨武后，便又想起从前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来：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，平日侍奉高宗，何等柔顺，何等贤淑。自从贬落冷宫以后，已有五、六年不得见面了。如今高宗因受了武后的欺弄，便又十分挂念王皇后、萧淑妃两人。他却瞒住了武后的耳目，只带了贴身的两个内侍，悄悄地寻到幽禁王皇后、萧淑妃的宫院里。走进庭院去一看，只见落叶满地，廊牖尘封，静悄悄地找不到一个人影。高宗看了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便低低地唤了几声王皇后、萧淑妃，却也不见有人答应，半晌，只见一个小内侍，从侧门出来。那皇帝贴身的内侍，上去拉住了这小内侍，问他王皇后和萧淑妃，幽禁的屋子在什么地方？那小内侍领着路，绕过屋子后面去，见低低的两间屋子，墙上挖着一个泥洞。这屋子四周，并无门窗，恰巧一位宫女，把茶饭从泥洞中送进去。高宗上去看时，那茶的颜色，好似酱油一般，饭菜也十分粗劣，里面伸出一只女人的手来接受。高宗看那手时，又黑又瘦；正出神的时候，洞里那个女子，见了皇帝，便拜下地去，口称万岁，万万岁。高宗在她眉目之间还隐隐认得是萧淑妃。高宗看了，心头一酸，忍不住淌下眼泪来，对萧淑妃说道：“皇后、淑妃无恙吗？”接着那王皇后也走到洞口来，拭着泪说道：“臣妾等已蒙圣恩，废为庶人，又何处再有此尊称耶？”说道，忍不住呜咽痛哭！高宗便安慰着她们说道：“卿等勿愁！朕当设法依旧令卿等回宫。”王皇后说道：“今日天可见怜！陛下回心转意，使妾等起死回生，复见天日，陛下可赐此宅，名为回心院。”高宗此时也十分伤心！便也站不住了，把袍袖遮住脸，说道：“卿等放心，朕自有处置。”说着，退出院子去。

谁知早有人把皇帝私幸冷宫的消息，报与武后知道。武后听了大怒！便假用皇帝的诏书，在半夜时分，打发几个内侍，到冷宫里去，把王皇后和萧淑妃二人，从睡梦中拖起来，跪在当院，听读诏书。王皇后听罢诏书，便叩头说道：“陛下万年，武后承恩，吾死分也。”那萧淑妃却顿足骂道：“武氏贱婢，淫污宫廷，我死后当为猫，使贱婢为鼠，我当咬断贱婢喉管，以报今日之仇。”接着来四个武士，一把揪住王皇后的头发，按倒在地，拔出雪也似的钢刀来，只听得刮刮两声，可怜王皇后的两手两脚，一齐血淋淋地斩了下来，只听得一声惨嚎，王皇后痛得晕绝过去了。”又把粗麻绳子，反绑着臂和腿，抬过一口大缸来，满满地盛着一缸酒，颠倒把王皇后的身体，竖在酒缸里；又揪过那萧淑妃来，照样用刑。可怜萧淑妃抛下酒缸去的时候，还是贱婢淫婢的骂不绝口呢！那内侍见已把王皇后、萧淑妃两人，依旨处死，便回正宫去复旨。武后听了，还不放心，又亲自到冷宫里来，见果然把王皇后、萧淑妃两人绑得结结实实，身上脱得一丝不挂，颠倒浸在酒缸里，那手脚斩断的地方，兀自一阵一阵的血涌出来。武后便指着缸中的尸体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令这两个老媪，骨也醉死你。”又听宫女传说“萧淑妃临刑的时候，说来生为猫，武氏为鼠”的话，便从此宫中禁止养猫。虽说如此，武后自从杀死王皇后、萧淑妃二人以后，平日在宫中起坐，恍惚见她二人的阴魂，跟随在左右，面目十分凄惨，手足流着鲜血。武后外面虽十分强项，她心中却十分害怕。从此便不敢住在正宫，移居在蓬莱宫中去。谁知那阴魂依旧在蓬莱宫中出现。武后便出主意，连高宗一块儿搬出长安，到洛阳行宫去居住。

高宗此时，因武后毒杀了王皇后、萧淑妃二人，从此见了武后，又是怨恨，又是害怕，却一



句伤心的话也不敢在武后跟前说。每到无人的时候，便忍不住流下泪来。谁知这时武后，心中还是不知足，终嫌高宗时时要干预政事，不能任意作为。听内侍们说，洛阳地方有一个道士，名唤郭行真，却是法力无边，能蛊祝压胜诸术，驱逐鬼神，制服人心。这时武后怕王皇后、萧淑妃的阴魂，正怕得厉害，便把郭行真召进内宫来，做了七日七夜的法事，驱除鬼怪；又用蛊毒和在法水里，交给武后，飏便给皇帝饮下，能一见武后，便心中悚惧，事事依顺着武后做事了。

当时有一个宦官，名唤王伏胜的，原是高宗最亲信的内侍，探听得这个消息，心中万分愤怒，便悄悄地去报与万岁知道。高宗听了，也不觉大怒起来，立刻要赶到正宫去，责问武后。那王伏胜连连叩着头说道：“万岁这一闹，奴才性命休矣。万岁须得想一条先发制人的计策，把皇后制服了才是正理。”高宗听了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如今满朝文武，全是武后的爪牙，谁是朕的心腹。”王伏胜奏道：“西台侍郎上官仪，素称忠义，万岁可召进宫来，与他密议。”高宗便付他密诏，王伏胜悄悄去把上官仪领进宫来。那上官仪见了高宗，叩头行过礼。高宗劈头一句便问道：“皇后为人如何？”那上官仪见问，便又跪下叩着头说道：“恕臣万死！母后专恣，失海内望，不可承宗庙。”高宗听了，不禁顿足叹道：“真是忠义大臣！”当下便命上官仪在宫中，草就废武后的诏书。

武后在当时，胆量愈来愈大了，她明欺着高宗懦弱无能，见那郭道士长得面貌俊美，便早晚唤他进宫来，伺候着皇后。这郭行真仗着皇后的势力，在宫中进进出出，便也目中无人。见了美貌的宫娥，却又任意调笑着。这一天他正在宫中过道儿上，伸手摸着一个宫女的脖子，恰巧撞见王伏胜，从背后走来，便勃然大怒！从腰上拔下了佩剑来，看定了郭行真后脑脖子上一剑挥去，早已人头落地，慌得那宫女拔脚飞奔。

别的内侍，从这地方经过，见杀死了郭道士，忙报与武后知道。武后听说郭行真被杀，早已十分痛心，正欲出宫亲自看去，忽又有内侍报说：“上官仪在宫中草废皇后的诏书。”武后听了，又惊又怒！便也丢下郭道士的事体，急急赶到上书房去一看，见皇帝和上官仪，宦官王伏胜三个人，都在屋中。高宗猛不防皇后竟亲自赶来，慌得忙把那诏书，向袍袖中乱塞。武后一眼瞥见了，劈手去夺下来，从头到底，读了一遍。竟是说武后专恣，失皇帝望，不可以承宗庙，着即废为庶人的一番话。武后不看犹可，看了这诏书，便揪住了皇帝的衣带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一边低着头向皇帝怀中撞去，顿时云鬓松散，涕泪狼藉，任你皇帝如何抚慰，左右如何劝谏，她总是一味地撒泼，全个身儿，扭在皇帝身上，口口声声嚷着：“求万岁赐臣妾一死吧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分解。

## 第三十八回

## 一废再废终立太子哲 初立继立虚设皇帝位

高宗见武后哭闹不休，心中先软了一半。武后又带哭带诉地说道：“早知今日要废去臣妾，当初臣妾原是先帝的才人，也承先帝临幸过，陛下又何必拿甜言蜜语来哄骗得臣妾失了节，臣妾当时也枉废了心计，替陛下用尽了心思，谋得这太子的位置，才有今天这至尊极贵的一日。臣妾原也自知命薄，享不得荣华，受不得富贵，好好地削发在尼庵，也便罢了，谁知陛下又百般地勾引臣妾进宫来，骗臣妾坐了正宫，却又要废去臣妾。既失了节，又失了位，臣妾实在丢不下这个脸呢。”说着，又一声一声地哭起先帝爷来了！把高宗和武后两人从前的私事，一齐嚷了出来。高宗给她说得无地自容，又看她娇啼宛转的神气，早不觉把心肠全个儿软了下来。当时亲自上去拉住武后的手，说道：“朕初无此意，全是上官仪教朕的。”慌得上官仪忙趴在一旁叩头。

武后听了，立刻放下脸儿来喝道：“圣上有旨，上官仪草诏。”那上官仪听了，忙去把纸笔拿在手中，武后口中念着道：“上官仪离间宫廷，罪在不赦，着交刑部处死。”上官仪写成了诏书，武后又逼着高宗用了印，便有武士上来，把上官仪连王伏胜，一齐绑着，押出宫去，交刑部绞死。第二天诏书下来，说故太子忠，与上官仪同谋，赐忠自尽；又说右丞相刘祥道，与忠自通往来，流配沧州。武后趁此时机，把平日忠于皇帝的大臣，一概罢免，全用了自己亲信的人。又下诏改王皇后姓为蟒氏，萧淑妃姓为泉氏。朝廷一切大权，全在武后掌握，发号施令，也绝不与高宗商议，高宗也不敢过问。武后要使臣下尊敬，她便暗地里指使许敬宗领衔，会同一班文武大臣上奏章，尊高宗为天皇，武后为天后；天后便废太子弘，立贤为太子。

这弘原是武后亲生的长子，当时高宗宠爱武后，便把武后的亲生儿子，做了太子。谁知这位太子，生性却绝不像他的母亲，平日待人，十分谦和，待兄弟姐妹，十分友爱，读《春秋》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一段，便掩着书本不愿读。率更令郭瑜，在一旁进言道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善恶必书，褒善以劝，贬恶以解，故商臣之罪，千载犹不得灭。”太子说道：“然！所不忍读，愿读他书。”郭瑜便改授《礼记》。太子上奏章，说追封颜回为太子少师，曾参为太子少保。高宗与武后驾幸洛阳，便下诏使太子监国。太子在长安地方，常常问百姓疾苦，救济灾民。

这时萧淑妃虽死，只留下义阳、宣城两位公主，却长成天姿国色，性情也十分贞静。太子弘虽和她异母姐弟，却也十分友爱。此时义阳公主、宣城公主，因母亲犯了罪，便也被幽禁在掖廷里。太子弘常常瞒着人，到掖廷去探望她们。姐弟三人，拉着手哭泣一场。太子弘很有搭救两位姐姐的意思；只因害怕母亲的威力，不敢说话。可怜这两位公主，直幽禁到四十岁，还不得释放的恩诏，眼看着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等闲过去。女孩儿年纪长大了，不免有一番心事。她和太子弘虽说是姐弟相称，但在忧愁困苦的时候，得一个少年男子，私地里来温存体贴着，便不觉动了知己之感。那义阳公主，便动了一个痴念头，每值太子弘来看望她时，她便把太子贴身的挂件儿，或是汗巾儿，留下一二件，藏在枕席儿下面，到夜间无人的时候，便搂着那汗巾子睡。只因这位太子，是十分方正的人，却也不觉得他姐姐的心事。只见义阳公主，常常对着自己叹气，看她粉庞儿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。有一天，义阳公主清早起来，悄悄的一个人在花下，见一双粉蝶，在花间一上一下地飞着追着，那神情好似十分依恋的。公主猛可地想起了自己的心事，一缕酸气，直冲心头，接着那两行泪珠，点点滴滴地落在衣襟上，从此回房去便一病不起。死后，宣



城公主检点她的尸身，便在义阳公主怀中，检出一方太子弘的汗巾来，便悄悄地对太子弘说了。太子弘也十分感慨！到义阳公主尸身旁，痛痛地哭了一场，用上等的棺木收殓过，以后便去朝见母后，说宣城公主年已四十，尚幽禁掖廷，不使下嫁，上违天和，下灭人道，几句话说得十分严冷。武后听了，不觉大怒！便立刻下诏，把宣城公主指配与掖庭卫士。那卫士已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了，面貌黑丑，性情粗暴，且是一个下贱的，叫宣城公主如何受得住这个侮辱。太子弘替他姐姐，再三求告着，须另嫁大臣子弟。武后不许，且把太子弘痛痛训斥了一场。太子弘终以皇家公主，下嫁卫士，有失国体，心中怏怏不乐！从此神情恍惚，喜怒无常，到上元二年时候，太子弘跟着父皇母后到合璧宫去，武后便暗暗地在太子弘酒杯中下了毒药，太子饮下肚中去，毒发而死，立潞王贤为太子。

这潞王贤，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年，八岁读《论语》，至贤贤易色一句，便连连读着不休。高宗在一旁坐着，问他为什么屡读不休？潞王回奏说：“儿性实爱此语。”高宗便十分欢喜！他对李世昞说道：“此儿有宿慧，后当立为太子。”便迁入东宫，每月朝见武后。贤虽也是武后生的，但生性也极正直，平素见武后那种骄横专恣的行为，心中也是十分不以为然！如今见自己立为太子，他在朝见母后的时候，也婉言劝谏母后，把朝政归还父皇。武后听了，心中老大的个不乐意！从此看待太子贤，也便冷冷的了。

那武后自从郭道士被内侍王伏胜暗杀死了以后，心中每次想念起来，总是郁郁不乐！便假说要在宫中超荐荣国夫人亡魂，命京城官吏，防求道行高深的道士进宫去，做超荐的法事。便有京兆府尹访得一个道士，名明崇俨的，据说他在深山修练，已有六十多年了，望去还好似二十多岁的少年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修练得千年不老仙丹，有缘的便赠与仙丹一粒，寿活千年；又能超度亡魂，早登仙界。府尹把他送进宫去，大得武后的宠用，白天召集一班道侣，鼓钹喧天地做着法事；夜间闭门静坐，香花供养，修练仙丹。武后有时也在法坛前参神拜佛，有时在丹室中参证问道，有时竟把个明崇俨道士，召进皇后寝宫去，讲法说理，直到夜深人静，还不见放道士出来。一个多月来，这道士和武后二人，却常常不离左右，那宫女和内侍们看了，都在背地里匿笑。待到七七四十九日，大丹告成，明崇俨献上仙丹。武后便大设筵宴，独赐崇俨一桌素席，令百官们陪宴；又下诏拜明崇俨为正谏大夫。从此明崇俨的踪迹，在正宫里出现得愈加勤了。外面沸沸扬扬，传说明崇俨道士，和武后通奸。

这风声传在太子贤耳中，如何忍得。他原想去奏明父皇，下诏拿明崇俨正法。这时高宗头风病害得十分厉害，皇上已有三个月不进皇后宫中了，又怕父皇得知了这消息，加上气恼，病势更甚，便也只好忍耐着。但武后有时在崇俨丹房中留宿，愈闹愈不像样了。太子贤这口气，忍无可忍，这太子自幼儿长成勇武有力，他便带了几个有气力的武士，悄悄地去候在那丹房门外的过道上，见那明崇俨从丹房里出来，两个武士上去，把那道士的嘴堵住，反绑着手臂，直送到太子跟前，按他跪倒在地。起初那明道士十分骄傲，不肯吐露真情。那武士拿皮鞭子在明道士脊梁上痛痛地抽着，那道士忍痛不过，便招认说：“自己原是京师地方一个无赖，实在年纪只有二十六岁。什么修丹成仙，超度亡魂等话，全是哄着天后的。”太子问可曾与天后犯奸？那明崇俨却只是叩着头，不敢说话。太子看这神情，气愤极了！便亲自上去，把明崇俨的颈子扼住，谁知用力过猛了，那明崇俨已气绝身死。太子吩咐在尸上绑住一块大山石，拖去悄悄地抛在玄武湖中，这才出了太子胸头之气。

第二天武后忽然不见了这个宠爱的明道士，心中万分焦急，虽不好意思张明较著的找寻，但也暗暗地令内侍们在各处寻访，却终觅不到崇俨的踪迹。后来日子久了，那内侍们同伴中，渐渐有人吐露出口风来，说明道士是吃太子贤杀死的。武后心中越发把个太子贤恨如仇敌一般，时时要趁机会报这个仇，太子贤也刻刻提防着。这时宫中又生出一种谣言来说，这太子贤原不是武后的亲生子，却是高宗和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私通后生下来的私生子。这谣言听在太子耳中，更觉害怕！便暗暗地调进二百名武士来，日夜埋伏在东宫里防备着。武后知道了，十分动怒！说太子有弑母之意，不可不除去此害。当时便下诏薛元超、裴炎、高智周，一班武将，带领羽林军士，

直扑进东宫去，搜出甲士数百人。武后亲自拉着太子贤，到高宗跟前去，请皇帝发落。那高宗因头风卧病在床，见太子贤犯了罪，心中十分悲伤！只自落着眼泪，不说话。武后愤愤地说道：“太子大逆不道，不可赦，便在皇帝榻前，下诏废太子贤为庶人，立哲为太子。”这太子贤被逐出宫去，武后便密诏左金吾将军邱神暇，带兵去围住府第，逼令太子贤自杀。

那高宗见又废了太子贤，心中郁闷，病势愈重，两手捧着头，日夜嚷着头痛，眼眩心跳，不能起坐。六宫妃嫔，日夜不休地在床前侍奉汤药，看了大家心中都十分焦急！这时有一位御医，名秦鸣鹤的，便奏称陛下肝风上逆，只有用钢针刺头，出血可愈。武后坐在一旁喝道：“秦鸣鹤可杀，帝体岂是刺血处耶？”高宗忙拦住说道：“医议病，乌可罪，且朕眩不可堪，姑听治之。”当时秦鸣鹤便大胆上前，在皇帝左右太阳穴上，重重地挑下两针去，淌出血来。高宗便霍地坐起身来说道：“朕目明矣。”武后便向空拜着说道：“天赐我师。”高宗传谕，赏秦鸣鹤黄金百两，彩缎十端，但过了几天，高宗旧病复发，头痛得比前更甚。宫中常常有怪异出现，有时空屋中发着大声，有时在夜深时候，走廊下显着臣影。高宗依旧传秦鸣鹤来刺头出血，又投着百药，终无大效。忽有一个姓陈的宫女，自己称是世代行医，且善治头风，请为皇上修合药饵。高宗听了，不很信她。无奈那宫人再三请求！高宗便令亲信内侍，监察着她修合药饵。宫人在院子里，掘地埋锅，才掘得一二尺深，忽见一头大虾蟆，从泥中跳出，色如黄金，背上现出一个红色的武字。那内侍见了，不敢隐瞒，便去奏明皇上。高宗看了，一时里也不解是何征兆，便命内侍拿去放在后苑池中。宫女又到别院去找地开掘，才掘开地，便又有一头金色虾蟆，跳着出来，虾蟆背上依旧显着一个红色的武字。内侍又拿出献与高宗观看，高宗心中也疑是不祥之兆，便命把虾蟆杀死。到第二天，那修药的宫女和内侍，都一齐死在床上。接着高宗也死了，把武天后升作皇太后，遗诏立太子哲为中宗皇帝，一切军国大事，悉听太后参决。

皇太后为收拾人心，便下诏立十二事：一劝农桑，薄赋徭；二给复三辅地；三息兵，以道德化天下；四南北中尚禁浮巧；五省功费力役；六广言路；七杜谗口；八王公以降，皆习《老子》；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；十上元前勋，官已给告身者，无追核；十一京官八品以上，益禀入；十二百官任事久，材高位下者，得进阶申滞。

但这中宗即位以后，便事事要专主，发号施令，从不与皇太后商议。皇太后十分愤怒！也曾和中宗争论了几次。中宗不听。皇太后大怒！便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。立子王旦为睿宗皇帝，陪皇太后坐武成殿。

皇太后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，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，捧号册进与睿宗皇帝。从此皇太后每日在紫宸殿坐朝，宝座两旁，用紫色帐幔围着。下诏追赠五世祖后魏散骑常侍克己为鲁国公，妣裴氏为鲁国夫人；高祖齐殷州司马居常为太尉北平郡王，妣刘氏为王妃；曾祖永昌王谔议参军赠齐州刺史俭为太尉金城郡王，妣宋氏为王妃；祖隋东郡丞赠并州刺史大都督华为太尉太原郡王，妣赵氏为王妃。皆置园邑五十户。父为太师魏王加实满五千户，母为王妃；置园邑，守百户。

这时睿宗虽立为皇帝，却终年幽囚在宫中，不得预闻政事。凡是武后家里的人，都握着大权，内中单说一个武承嗣，他原是武太后异母兄元爽的儿子。武敏之犯罪自己缢死以后，武家族人，便公请把承嗣从岭南召还。嗣圣元年，拜承嗣为礼部尚书；载初元年，拜为文昌左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，兼知内史事。武承嗣便奏请在东都建造武氏七庙，武太后下诏：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，王子武为睿祖康皇帝，赠五代祖太原靖王居常为严祖成皇帝，高祖赵肃恭王克己为肃祖章敬皇帝，曾祖魏康王俭为烈祖昭安皇帝，祖周安成王华为显祖文穆皇帝，父忠孝大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；又封元庆为梁宪王，元爽为魏德王；又追封伯父叔父俱为王，诸姑娣为长公主；加封承嗣为魏王，元庆子夏官尚书三思为梁王。武太后的从父兄子纳言攸宁，亦封为建昌王，太子通事舍人攸归为九江王，司礼卿重规为高平王，左卫亲府中郎将载德为颍川王，右卫将军攸暨为千乘王，司农卿懿宗为河内王，左千牛中郎将嗣宗为临川王，右卫勋二府中郎将攸宜为建安王，尚乘直长攸望为会稽王，太子通事舍人攸绪为安平王，攸上为恒安王；又封承嗣子延基为南阳王，

延秀为淮阳王；封武三思子崇训为高阳王，崇烈为新安王；封武承业子延晖为嗣陈王，延祚为延安王。一门富贵，作威作福，横行无忌。武承嗣心中还不知足，却时时劝武则天杀尽皇家子孙，承嗣的弟弟武三思，也竭力地劝诱着。武承嗣自以为他日可以稳稳地得了皇帝位置，便令凤阁舍人张嘉福，迫令百姓上表，请立武承嗣为太子。武太后不许。承嗣心中郁郁不乐！

这时有柳州司马徐敬业，括苍令唐之奇，临海丞骆宾王，痛恨武太后威逼天子，便召募义兵万人，杀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，占据州城，传檄四方，欲迎立庐陵王仍为中宗皇帝，那檄文上说道：

“伪临朝武氏者，性非和顺，地实寒微，昔充太宗下陈，曾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节，秽乱春宫，潜隐先帝之私，阴谋后房之嬖；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践元后于鞶翟，陷吾君于众麀。加以虺蜴之心，豺狼成性，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姐屠兄，弑君鸩母，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犹复包藏祸心，窥窃神器，君之爱子，幽之于别宫；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呜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虚侯之已亡，燕啄皇孙，知汉祚之将尽；龙漦帝后，识夏廷之遽衰。敬业皇唐旧臣，公侯冢子，奉先君之成业，荷本朝之厚恩！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以也；袁君山之流涕，岂徒然哉。是用气愤风云，志安社稷，因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宙之推心。爰举义旗，以清妖孽；南连百越，北尽山河，铁骑成群，玉轴相接，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靡穷；江浦黄旗，匡复之功何远。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，暗鸣则山岳崩颓，叱咤则风云变色；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；以此图功，何功不克。公等或居汉地，或叶周亲，或膺重寄于话言，或受顾命于宣室；言犹在耳，忠岂忘心。一纛之士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。倘能转祸为福，送往事居，共立勤王之勋，无废大君之命；凡诸爵赏，同指山河。若其眷恋穷城，徘徊歧路，坐昧先几之兆，必贻后至之诛。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。”

这一道檄文传到四方去，那被他感动起义的兵士，竟有十万多人。徐敬业带领人马，直扑婴城，又渡江占据润州，杀死刺史李思文。武太后下诏，拜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兵三十万，抵敌敬业。又拜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，从后路包围敬业的军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九回

## 炊突无烟佳人丧命 闺闱抱病公主易夫

徐敬业是前朝徐世的孙子，他怀着一腔忠义，迎立中宗，起兵声讨武太后；谁知这班文武官，尽是武太后的爪牙，间有一二是先朝的旧人，但都惧怕武太后的威力，谁敢到老虎头上去搔痒。徐敬业手下的十多万兵，东奔西杀，死的死去，逃的逃去，不上三个月工夫，这忠心耿耿的徐敬业，早已败得一塌糊涂；被黑齿常之捉住，割下脑袋来，用香木匣子装着，送进京师去。在徐敬业不曾失败以前，朝廷中有一位中书令裴炎，又有一位左威卫将军程务挺，都上表劝谏武太后，去把庐陵王迎回宫来；如今徐敬业已死，武太后下诏，也把裴、程二人处死。朝廷中人，个个吓得噤若寒蝉。

第二天，武太后临朝，把骆宾王的一篇讨武氏檄文掷与百官观看，笑说道：“这孩儿文章却做得不坏，我也爱他；可惜他犯了弥天大罪，不免一死。”接着又问着百官道：“朕与天下无负，汝等知之乎？”百官听了，一齐喊着万岁。太后又说：“朕辅佐先帝，已逾三十年。汝等爵位富贵，朕所与也；天下安佚，朕所养也。先帝弃世时，以社稷为托，朕不敢爱身，只知爱人；今甘为戎首者，俱将相种子，若辈何负朕之深也？老臣中仇虐难制，有若裴炎者乎？世将中能合亡命，有如徐敬业者乎？宿将中骁勇善战，有如程务挺者乎？彼等皆一世之豪，今图不利于朕，朕能置之法；公等中才有胜彼者，可早自为之，不然，只能谨慎事朕，毋贻天下笑！”那百官们听了太后的话，一齐趴在地下叩头，不敢仰起头来。同时奏答道：“惟陛下之命是从！”武太后便命武承嗣捧着玉玺，假意说要归政给睿宗皇帝；那睿宗皇帝正要上去接受玉玺，忽见武承嗣怒目相视，吓得睿宗忙缩手不迭，再三退让着，说请母后临朝。武太后见睿宗如此识趣，也便依旧收回成命。一面由武三思暗中指使御史傅游艺，率关内父老，上表请革命，改帝姓为武氏；一面又逼迫着百官，一齐上表劝进，假造说凤凰飞集在上阳宫，赤雀见于朝堂，天意已归武氏。睿宗见人心都向着太后，心中十分惊慌，便也上表，请改帝姓为武氏，使天下定于一尊。武太后到此时，知道威信已归于一己，便大赦天下，改国号称周，自称神圣则天皇帝。皇帝取名曩字，又造作昬西昏昧团○昧眊真眊眊昵十二字，旗帜一律用红色。睿宗皇帝退为太子；父武士暹封为孝明高皇帝，号称太祖；母杨氏，封为孝明高皇后。

废去唐朝各庙，又搜捕唐朝宗族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尽流配到岭南地方去。一面使人故意向朝廷告密说：“岭南流人谋反”；太后便令摄右台监察御史万国俊，赴岭南查审。那万国俊到岭南去，便假造圣旨，召集流人，一齐赐死；那流人号哭不服，国俊命兵士拿刀剑追逼着，直逼到水边，使不能脱逃，便一个一个地去抓来杀死。一天里面，竟杀死了三百多人。可怜他们大半是金枝玉叶，皇家的子孙；如今既被流配到南方瘴蛮的地方来，依旧不能保全性命。那时被武则天流配到岭南地方来的犯人，竟有三、五千人。他们见万国俊威逼杀死了三百条性命，大家心中不服，在背地里不免有怨言恨语；给万国俊知道了，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一道奏本上去，说流人尽皆怨望，请悉除之。武则天看了奏本，便打发右卫翊府兵曹参军刘光业，司刑评事王德寿，苑南面监承鲍思恭，尚辇直长王大贞，右武卫兵曹参军屈贞筠，都加着监察御史的官衔，分做剑南黔中安南等六道去查审流人。他们见国俊杀死了三百人，得了则天皇帝的欢心，便一齐下辣手杀人去：光业御史杀死九百人，德寿御史杀死七百人，思恭御史大贞御史每人都杀死五、六百人。

藏

一时六道的流人，俱被他们杀得干干净净，大家得意洋洋地回京去复命。

那万国俊又奏称路过房陵，谒见庐陵王，王妃赵氏，有怨恨之色，请皇帝废庐陵王为庶人，赐赵氏自尽。原来中宗幽囚在房陵，身旁原带着一妻一妾；妻赵氏，妾韦氏。那赵氏原是常乐公主的女儿，中宗在王府时候，便聘娶赵氏为妃；这赵氏幽娴贞静，高宗在世的时候，很欢喜她的。只有武则天因她性情拘谨，不甚合意；如今这万国俊巡察到房陵地方去，看望庐陵王，那庐陵王和韦氏都有财帛送与国俊；又亲自劝国俊饮酒，独有这赵氏她非但没有财帛孝敬国俊，连陪酒也不肯出来。万御史怀恨在心，回进京去，便给她上了一本，说了许多赵氏的坏话。

那则天皇帝原和赵氏不很对劲的，如今听说她怨恨朝廷，便立下旨，把这王妃赵氏提进京来，打入冷宫，囚禁在暗室里。室中只有一洞，派一个内侍，每日拿些柴米送进洞去，令赵氏自煮自吃。这赵氏原是一位娇贵的妇人，如何受得住这样的侮辱，她被囚在这暗室里，一时又想念王爷的恩情，一时又悲吊自己的身世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起初她哭到腹中饥饿的时候，便支撑自己去煮一碗饭充充饥。她在屋子里煮饭，屋子外面烟囱中便冒着烟；那看守的太监，见着了烟，便去拿柴米来送进洞去，给她下一次煮饭用的。谁知后来这太监在屋子外面察看，已有三天不见烟囱中冒烟了，送进洞去的柴米，也不见越氏前来接受。他心中疑惑起来，便去奏明则天皇帝。皇帝命人去把墙洞打开一看，见那赵氏，已直挺挺地睡在床上，尸身已腐烂不堪了。则天皇帝吩咐草草收殓，拿去在荒地上掩埋下了。

赵氏的父亲赵眘，官拜定州刺史，驸马都尉，自赵氏死在宫中，便把赵眘降到括州地方去；常乐公主也流配到括州去，不许朝见。这常乐公主原是高宗的同胞妹妹，兄妹二人，交情很厚，高宗常把公主留在宫中游玩。这常乐公主，性情很是正直，见宫人有不守规矩的地方，便要训责。这时武后有一个亲生女儿太平公主，只因面貌长得美丽，生性也很聪明，武后便十分宠爱她。这太平公主仗着母后的宠爱，便也十分放纵，被常乐公主见了，却时时要训斥她。太平公主受了气，便去哭诉她母后，武后当时因碍于高宗的面子，便也只得忍耐着些。如今大权在握，便也把常乐公主贬逐了出去。以报她女儿的仇恨。

讲到这太平公主，是高宗皇帝的幼女，则天皇帝亲生的，长得肌肉丰满，面貌艳丽，方额广颐。少年在宫中，处世有权谋。则天皇帝十分宠爱她，朝廷大事，都和公主商议。宫禁森严，公主能守着秘密，不使机谋外泄，则天皇帝更是欢喜她。到永隆年间，则天皇帝见薛绍长得年少美貌，便下诏太平公主下嫁给附马薛绍，又发内帑二十万，给薛绍建造驸马府，十分华美。则天皇帝在位二十余年，天下只有一太平公主，父为帝，母为后，夫为亲王，子为郡王，富贵已极。唐朝定制，亲王食邑八百户，最多至一千户。公主下嫁，食邑三百户，长公主加五十户。独有太平公主得食邑一千二百户；圣历初年，加至三千户；神龙元年，又加至五千户。平日赏赐珍宝衣饰，不可胜数。

到垂拱年间，武三思告密说：“驸马薛绍，与诸王连谋造反。”则天皇帝十分愤怒！欲杀薛驸马，又怕伤太平公主的心，便预先把太平公主召进宫来，留住宫中。一面下旨发羽林军士去捉拿薛驸马，捆交刑部正法。谁知这太平公主和薛驸马，夫妻感情是很厚的，她被则天皇帝软禁在宫中，不得和丈夫见面，心中甚是不乐！却又不好说得，看看在宫中住下了半年，还不见放她回去。公主和薛驸马，生有二男二女，如今丢在府中，母子们不得见面，公主记念着丈夫，又挂念着儿女，郁郁不乐地成了疾病。则天皇帝是很宠爱公主的，今见公主害起相思病来，便懊悔不该把薛驸马杀死，害她夫妻生生地分离。但看看公主的病势，一天深似一天，睡在床上，神志昏沉，则天皇帝亲自去探望。只见公主口口声声唤着驸马爷，又说快放俺回家看俺儿女去。

则天皇帝，十分心酸，她便心生一计，暗地里去把母家的侄子武攸暨，召进宫来。这武攸暨是则天皇帝伯父武士让的孙子，在武氏子弟中，面貌最是清秀，年纪也只有二十岁左右。则天皇帝平日很宠爱他的，这时已封士让为楚王，攸暨为千乘郡王，赐食邑三百户。今见皇帝召唤，便急急进宫来。则天皇帝悄悄地对攸暨说道：“太平公主想驸马，想得很是厉害，看她性命已快要不保，教朕到哪里去找一个驸马来还她。好孩子，只有你脸儿长得不错，很像那薛驸马，你可怜



你妹妹些，你便暂时充一充驸马，伴着公主，住几天吧。”这武攸暨家中原娶有妻子甄氏，面貌胜过公主，夫妻甚是恩爱。今受了则天皇帝的旨意，不敢违抗，只得忍耐着，一任宫女们，把他拥进公主房中去，哄着公主说：“驸马爷来了，公主这时正昏沉得厉害，一听说驸马爷到，便把这武攸暨拉进床去，紧紧地搂抱着不放，把个武攸暨羞得不敢抬头。那屋子里的宫女，都掩着唇儿匿笑。公主却伸着手不住地在武攸暨脸上，颈脖子上抚摸着，嘴里不住地亲人儿，好人儿唤着。看看过了十多天，那公主的病势，果然减轻起来。见伴着她的男子，并不是薛驸马，却是她的表弟武攸暨，不觉诧异起来；问起真情，才知道薛驸马已犯罪被杀死了。只因这武攸暨和公主做着十多天的伴，公主在病中，虽不至有非礼的事做出来，但几日来耳鬓相摩，肌肤相亲，渐渐地也发生出爱情来。再加此番武攸暨是奉旨来安慰太平公主的，这武攸暨长成温存妩媚，和女子一般，任何女子见了，都要动情的；因此太平公主把个想念悲痛丈夫的心肠，也减杀了许多。这武攸暨一见公主哭泣的时候，便百般劝慰，这都是则天皇帝的旨意；在武攸暨心中，却无时无刻，不在那里想念他家里的妻子甄氏。攸暨和甄氏做夫妻，才得一年。因甄氏长得十分美丽，夫妇二人，正在恩爱头上，如今攸暨忽奉皇帝之命，传他进宫去，给太平公主消愁解恨，这原是很勉强的事体。但因皇帝的威迫，不得不和公主欢笑承迎。公主正在伤心头上，见有这个如意郎君伴着她起坐说笑，不觉把她一缕痴情，重复提起。

过几天则天皇帝亲自来看望她女儿，这太平公主自幼在她母后手中，娇纵惯的，当下见了，便一纵身倒在皇帝怀中，哭泣不休！则天皇帝拿手抚着公主的脖子，又拿好话劝慰着公主，慢慢地住了哭。则天皇帝笑着对公主说道：“女娃子，年纪轻轻，守着空房，原是很可怜儿的。朕如今陪你一个驸马，可好吗？”太平公主一扭头说：“不愿再嫁丈夫了，丢不下家中的男孩儿，女孩儿呢。”则天皇帝听了，把手在公主肩上一拍，说道：“傻孩儿，俺们皇帝家的女儿，带着孩儿招驸马，谁又敢说一个不是呢？”公主也不禁一笑说道：“母亲给孩儿招一个怎么样的驸马，嘴脸儿不好的，孩儿可不要。”则天皇帝笑道：“你看武攸暨如何？”公主听了，却连连摇着头说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则天皇帝见公主这样神情，却不觉怔住了。原来太平公主和武攸暨二人，平日在房中无人的时候，虽没有私情的事体做出来，但也渐渐地调笑无忌，起坐不离。公主又很有意似地拿这武攸暨玩弄着，又做出许多可怜的模样来，去招惹他。这情形宫女偷看在眼里，悄悄地去报告则天皇帝，则天皇帝认作是公主看上了这武攸暨，便故意说出这话来，探她的口气。谁知公主却一味地拒绝，却把个则天皇帝怔住了，忙连连追问为何不愿意嫁武攸暨？公主被皇帝追问不过，才说道：“武攸暨家中不是好好有妻子的吗？”则天皇帝这才明白过她女儿的意思来，便笑着说：“那容易办，那容易办。”则天皇帝一转身，便下了一道谕旨，赐武攸暨尚太平公主，授驸马都尉，进封定王，实封食邑一千户。这武攸暨接了圣旨，十分诧异，忙去朝见则天皇帝，说明自己是已娶妻室的人，如何敢重婚公主。则天皇帝笑对武攸暨说道：“你那前妻，朕已赐她自尽了。”

武攸暨听了，真好似头顶上起了一个焦雷，忙赶回家去一看：那妻子甄氏的尸身，早已陈列在中堂，尸身颈子，还绕着一幅白绫。攸暨看了，心如刀割，纵身上去，抱住尸身，大哭一场，亲自把她颈子上的白绫解下来。则天皇帝特发治丧费一万两，照长公主礼服收殓；又令太平公主亲自去吊奠。武家这丧事，办得十分威风，又在武家左近，盖造起十分高大的驸马府来，又派一支御林军士，在驸马府把守大门，府中又盖着极大的花园，每隔十步造一亭，五十步造一阁，奇花异草，和御苑中一般富丽。

公主下嫁的日子，则天皇帝亲自送嫁，百官齐到驸马府中来道贺，一时车马盈门，十分热闹。太平公主又把在薛驸马府中的二男二女，领进府来，拜见武驸马，认作后父。从此公主在武驸马府中，骨肉团圆，夫妻恩爱，过着快乐的日子。则天皇帝又时时临幸武驸马府中，看望女儿，有时竟留宿在驸马府中，不回宫去。百官们齐到驸马府中来，朝见奏事。太平公主随侍着母亲，也参预着军国大事，她的聪明见识，竟能胜过皇帝。则天皇帝也常令公主听大臣们奏事，一时权侵中外，文武百官，齐在公主跟前，行着贿赂。公主也看他钱财的多少，定爵位的高低。则



天皇帝在宫中，渐渐地厌倦朝政，一切将相奏事，都到驸马府去和公主商议。公主得了众人的钱财，便广置田园。府中动用的器具，全是金装玉琢的，吴越岭南，四处贡献来绮疏宝帐、音乐车马，共备两份，一份献与皇帝，一份献与太平公主。府中侍儿，披罗绮的数百人，苍头临姬，也在一千人左右。外路州县又四处贡献狗马玩好，山珍海味，公主在府中斗鸡走狗，陈着百戏，放那少年官员，年轻子弟，进府来陪伴公主游玩，在花园中排列筵席，奇珍异味，少年男子，围着公主，欢呼畅饮。公主一行一动，都有少年子弟追随，在左右扶掖说笑着。公主有遗巾堕带，各少年便争拾收藏，公主看着大笑。

花园石洞中，有一密室，铺设着锦衾绣茵，常常有少年官员，年轻子弟，被武士捉进洞去，只觉得床褥温软，香味馥郁，便有人上来替他解除衣巾，扶进帐去，被一个香馥馥油腻腻的女子身体抱住了。那男子到了这时，也便情不自禁，在暗中摸索着，成其好事。再有几个女子服侍他，穿上了衣服，扶出洞来，由武士领出园去。这样一个一个地轮着，那满朝中的少年官员，年轻子弟，人人都尝过温柔滋味。他们谁都知道这石洞中的女子，是当朝第一贵人，但大家都不敢说出来。

这时京师地方，忽然来了一个胡僧，名惠范的，说是朝过天子千山万寺，会过真仙活佛，年纪二百余岁，望去好似二十余岁的少年，住宿在本愿寺中。顿时哄动了京师地面的妇女。起初几个平民百姓，前去朝拜，后来那宫家内宅，纷纷备着香烛礼物，前去瞻拜。有女眷们拜在惠范大师门下做徒弟的，也有拜和尚作干父亲的，大家都替和尚绣着袈裟帐幔，把个和尚的卧房，打扮得花花绿绿，好似小姐们的绣房一般。那和尚见有女眷们送衣物来的，必要令她跪在膝前，伸着手摸一摸粉脸，或是摩一摩云髻，说是赐福。那女眷们得活佛摸索过的，便欣欣地回去，在闺阁中对同伴夸耀着，说今天得活佛赐福了。还有那礼物送得薄了一点，得不到活佛赐福的，懊丧着回去。

有一天那本愿寺门前，忽然车马如云，兵卫森严，太平公主也亲自移驾来求活佛赐福，一切官府女眷，俱被兵士挡在门外，不得进寺去。公主这一来，直到日色西沉，才回府第。第二天便把黄金十万，彩缎千端，孝敬于惠范大师。过了几天，又把惠范请进公主府第去，这一去一连十多天，不放出府第来。那班求活佛赐福的人，天天到本愿寺门外去守候着，那守候的人愈聚愈众，望去人头济济，把个寺院围得水泄不通。好不容易盼望得惠范大师回寺，只见幢盖宝幡，夹着刀枪剑戟，前面是活佛的车辆，后面是公主的绣车，簇拥着一直进寺门去。随后便有军士上去，把那门外守候着赐福的人，一齐赶走。从此这本愿寺前，警备森严，任何富贵眷属，一概不得进寺去。那惠范大师，赐福也只赐与太平公主一个人，所有从前收下的女徒弟，和干女儿，上门去拜望她师父和干父亲的，一齐挡住在寺门外，不得进去。暗地里一打听，原来这位太平公主，天天到寺中来求惠范赐福，把个和尚霸占住了，不许别人染指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

## 冯小宝初入迷魂阵 来俊臣威震丽景门

惠范和尚，身体长得异常魁梧，气力也伟大。他伺候女人，又能婉转如意，因此很合了太平公主的心意，便代他奏请，发给内帑，替他建造一座圣善寺，在驸马府隔壁。这座寺院，建造得十分高大，则天皇帝下旨，拜惠范和尚为圣善寺主，加三品封。寺旁有一条甬道，通着驸马府的后园，太平公主常常来往着，有时竟住宿在寺中说是宿山求仙。那驸马武攸暨看了这情形，便也无可奈何。说也奇怪，那太平公主自从求惠范和尚赐福过以后，便接连着生了二男一女，那男的一般也长成肥硕伟大，则天皇帝很是欢喜，下旨封二子，一为卫王，一为成王，封一女为郡主。从此以后，那百官们在太平公主门下奔走的，一般也要到惠范和尚跟前去伺候，那财帛礼物儿，去孝敬太平公主的，也一般要备一份礼物儿去孝敬惠范和尚。这惠范大师，居然声威煊赫，权侵中外，这时四处的游僧，和浮浪无赖，见惠范大师得了好处，便一齐赶到京师地面来，闲游浪荡，招惹是非。

唐宫中自从则天皇帝登极以后，所有大小公主，都十分放荡，有一群侍儿簇拥着，骑着马，到山林中围猎去的。有车马旌旗，招摇过市，在大街小巷中游玩着的。也有到各处寺院中去烧香礼佛的。她们各个都是年轻美貌，见了寺院中的和尚，街道上的恶少，便也一般地谑浪戏笑毫不避忌。见有面目清秀，能言识趣的，便带进府去，好茶好饭，供养着称作清客。那班清客，在府中出入，一般地绫罗遍体，裘马轻肥，有时和公主并驾齐驱，遨游都市，指点说笑，毫无顾忌，因此那班浮滑少年看了，愈加如醉如狂，个个敷粉搽脂。鲜衣艳服，站立在街头，有弄鹰的，有踢球的，见有公主车马经过，便争着上去趋奉，公主也和他们兜搭几句，赏赐些财物，见有俊秀的，便也带进府去。

这时有一位千金公主，在诸位公主中，年纪最轻，也最爱游玩，常常一个人装着男儿模样，私自出府去，在大街小巷中闲逛。洛阳市上，有一个卖药的少年，名冯小宝的，面貌长得十分俊美。他卖药的时候，唱得一口好曲子，千金公主在一旁，暗暗地看着，看他招呼主顾，口齿十分伶俐，便不觉爱上了他，悄悄地嘱咐侍女，在他药台旁候着，自己便急急回府去，改换了女装。那侍女原也改扮着男装的，她静静地候在路旁。那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向冯小宝买药料的很多。

看看到了天色昏暗，冯小宝收拾药台，正要收市回去。忽见一个年轻的小厮，走近身去，悄悄地在衣角儿上一拉，低低地说了一句快跟我去。那冯小宝是何等乖巧的人，他也常听人说：京师地面，常有公主打发人出来，找寻年轻的男子，进府去寻着快乐，得着许多好处的。如今见轮到了自己身上来，岂有不去之理，当即便在左近店铺中，寄顿了药担，暗暗地跟着那小厮，曲曲折折地走过许多大街小巷，迎面拦住一道高墙，墙的西偏，开着一重小门。小厮上去，把门上机括轻轻地一按，小门开处，里面露出一座大花园来。只见花木阴森，楼台重叠，那小厮把冯小宝向假山洞中一推，叮嘱他千万莫作声，待我来领你进去。

这时冯小宝的身体，好似堕入五里雾中，黑漆漆的一个人，躲在山洞中，心中又是诧异，又是惊慌。候了半晌，才听得洞外有低低地叫唤声音，小宝走出去一看，见日间的那个小厮，忽然已变成了一个俊俏的丫鬟，看她长得长眉侵鬓，杏靛凝脂，在月光下照着，却是美丽万分。这冯



小宝看了，如何忍耐得住，唤了一声我的天仙，直向那侍女怀中扑去。这侍女拉住小宝的手，两人肩并肩儿，向东面走廊下，走向屋里去。这侍女把冯小宝藏屋中，服侍他上上下下，洗刷干净，然后双双扶进罗帐中去。原来这位千金公主，每觅得一个中意的男子，唤进府去，第一夜便令侍女去伴寝，若遇男子身上有奇怪气味的，或是长着疮疤的，或是外强中干，不济事的，便立刻推出门外不用。如今这冯小宝，身体又高，气力也伟大，又能说会道，善收善放，先把个侍女在床第之间，调理得服服帖帖，身上既无疤点，皮肉又长得十分白净，第二夜便送小宝到公主外房去，替他脱去外衣，洗净了身体，再送他进内房去。那内房却黑沉沉的，公主静悄悄地睡在房内候着。小宝摸索着进房去，伺候着公主，居然服侍得公主十分欢喜！

第二天，公主拿明珠白玉，赏给那领路的侍女。侍女这时，经冯小宝和她春风一度以后，只觉得其味无穷。如今冯小宝天天在房中，伺候公主，如何有工夫再来伺候她。无奈这侍女，虽说男子试验得不少，但总没有这个小宝能得人心意，因此日夜想念他，虽有公主赐她的明珠白玉，她也不在意中，只是悄悄地托女伴去哀求着冯小宝。冯小宝如今得了好处，想起那侍女汲引之恩，便也瞒着公主，暗地里去安慰着那侍女。这公主身旁，原有十多个亲信侍女，个个都长成眉清目秀，又大家在二八年华，知情识趣的时候，见了这魁伟男子，如何不动心。便在暗暗之中，你抢我夺，弄得这个冯小宝，实有应接不暇之势。内中恼怒了一个侍女，她便到千金公主跟前去说：“许多侍女，背地里勾引着冯小宝，和他犯奸。”千金公主便大怒，立刻传齐了手下的侍女，每人给她二十下皮鞭，打得莺啼燕泣。公主又要拿那汲引冯小宝进府来的侍女处死，吓得那侍女连夜逃进宫去。那侍女有一位姐姐，在则天皇帝宫中，当了一名宫女。当下那侍女便把千金公主私通卖药的冯小宝，藏在府中，日夜纵乐的情形，对她姐姐说了。她姐姐心想，这一件却是自己进身的好机会，当下便悄悄地去奏明了则天皇帝。

原来则天皇帝，因天生丽质，不甘寂寞，自高宗崩驾以后，虽常有俊伟的男人，拉进宫来，但那班蠢男子，却没有一个当得则天皇帝的意。每一个男子进宫去，用不上三天五天，便让内侍拿绳子浑身捆绑着，抬去在御苑中万生池里抛下。这池面十分阔大，周围有十里远近，则天皇帝做皇后的时候，便欢喜收买许多毒蛇、鳄鱼、大鼉等毒物，养在池中放生。年深月久，那毒蛇、鳄鱼，越产越多，千头万头，每到阴雨天气，或是傍晚时候，那许多毒虫，便一齐爬上岸来，有的蹲在岸旁，有的挂在树梢，千奇百怪，人人见了害怕。那内侍或是宫女们，平日有违旨的，恼动了则天皇帝，便喝令捆绑起来，丢在万生池里，喂毒虫吞食。在一年里，那宫女内侍们，暗暗地死在这池中的，少说也有五六百人。如今那班毒虫，又添了一种食品，凡有那外边拉进宫来的壮健男子，当不得则天皇帝的意的，便也绑着去抛在池中。在则天皇帝，原是要借此灭口的意思，可怜那班男子，父母生下他来，养成年年轻力壮，正是有用的时候，只因在床第之间，当不得则天皇帝的心意，便生生的去给那班毒虫，连皮带骨的吞下。在这三五年来，那壮健男儿，死在毒虫肚子里的，也已有三五百人之多。那则天皇帝，因找不到一个合自己心意儿的男子，心中也是十分不乐！如今有这宫女来告密，说千金公主，得了一个好的男子。第二天则天皇帝，便把千金公主召进宫来问时，那千金公主也十分乖觉，她见则天皇帝脸色很是严厉，忙奏道：“冯小宝有非常材，陛下可用为近侍。”则天皇帝见千金公主说话，也很知趣，便也笑说道：“好孩子，难为你替朕留心，明天将那人好好地送进宫来。”便传谕赏千金公主黄金三百两，彩缎五十端。那千金公主谢过恩出去。

第二天便把这个冯小宝，悄悄地送进宫去，当夜便在万寿宫中承恩。则天皇帝试用一番，果然俯仰如意，进退识趣，一连十日，则天皇帝也忘了设朝，军国大事，全由太平公主主持着。后来还是太平公主替母亲想出一个主意来，说冯小宝出入宫禁，很是不便，莫如把小宝剃度为僧，奉旨进宫说法，那时光明正大，谁也不敢非议的。则天皇帝便依了公主的意思，悄悄地唤内侍，把小宝押着领出宫去，剃度作僧人模样。那小宝又找寻了一班旧日同伴无赖，一齐剃作僧人，取名法明、处一、惠俨、稜行、感德、感知、静轨、宣政，自己取名怀义，号称西域九僧，在京师广化寺中，建立道场，施行法事。则天皇帝，亲自到场拈香，便把这怀义接进宫去，拜他为国

师。宫中另外收拾起一间清净的房屋，给国师住下。又因怀义原姓冯，那京师地面，却没有姓冯的世家大族，便令驸马薛绍，认怀义做叔父，从此这冯小宝便改称了薛怀义。

这薛怀义在宫中出入，便乘着厩中御马，宫中侍卫，一切文武官员，远远地见薛怀义骑着马走来，便一齐匍匐在路旁，口称国师，直待国师过去，才敢起来。薛怀义又因广化寺房屋狭小，起居不便，奏请另建寺院。则天皇帝便下诏发国库十万，工部招募人夫五万，把旧时洛阳城中的白马寺，修理建造起来，不上百日，便已造成，望去殿阁凌霄，花木匝地，则天皇帝便拜薛怀义为白马寺主，亲劳御驾，伴送国师入寺。怀义便在寺中建设四十九日水陆道场，把个女天子留在寺中。寺中原设备着一座行宫，布置得花木清幽，房阙锦绣，薛大师终日只伴着女天子，在行宫中说笑起坐。每天在散场的时候，双双走上殿去，拜一次佛。他两人竟赤紧地不离，双宿双飞，四十九天工夫，功德圆满。那右台御史冯思勳，再三上表，请圣驾回宫。则天皇帝没奈何，只得摆驾回宫，才隔离得三天工夫，宫内手诏下来，又把薛国师召进宫去，留着不放。

这里白马寺中，住着法明、处一、惠俨、稜行、感德、感知、静轨、宣政，一班无赖假和尚，便仗义国师的威势，在地方上横行不法，无恶不作。那班和尚，原是色中饿鬼，那左近小家碧玉，略平头整脸些的，便抢进庙去奸宿，遇有官家眷属，入寺烧香的，便使人在半路上埋伏着，见香车经过，便一拥上前，把女眷插戴的珠宝首饰，一齐抢去。如见少年美貌的，索性连人抢进寺去，由这些无赖和尚轮流强占，待放出寺来，那女人已被他们弄得半死半活，家里的父兄丈夫知道了，懦弱些的也只得忍辱含羞的过去；强项些的，便赶到御史衙门，刑部衙门去告状。那官员一打听是白马寺和尚做下的案子，便吓得问也不敢问。白马寺中一班小和尚，也在外面恃强欺人，闯到大街店铺中去，强赊硬抢，吃醉了酒，又在地方上斗殴生事，巡城御史也不敢顾问。

这情形给冯御史知道了，便上了一本，痛斥薛怀义污乱宫廷，扰害地方，请即绑赴西郊正法。那补阙王求礼，也上表请阉割薛怀义，免致秽辱宫闱，则天皇帝拿这两道奏本，给薛怀义看。怀义假作哭泣，伏地请罪。则天皇帝亲自扶怀义起来，拿这两本奏折，向地上一丢，薛怀义这才喜笑起来，辞出宫门。才走到玄武门外，顶头撞见那冯御史走来，真是冤家路狭相逢，分外眼明。只听得薛怀义喝一声打，便拥上来十多个武士，一把揪住冯御史的衣领，横拖竖拽的，从车上拖下地来，一阵子拳脚齐下。那冯御史大喊大嚷，也没有人敢上来解救，直打得冯御史晕厥过去，那薛怀义才带着众武士，一哄而散。这里冯御史的仆人，见众人散去，才敢从墙角里出来，把冯御史扶上车去，送到家中。这时冯御史虽清醒过来，但已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。冯御史原和仆射苏良嗣，交情很厚的，当时苏仆射便来探望冯御史。冯御史哭着在枕上叩头说：“此贼不除，国难未已，仆射为当朝忠臣，务请为国除奸。”苏仆射当下拍着胸脯，大声说道：“所不如君命者，有如天日。”那冯御史听了，便大笑一声死去了。

原来这时满朝中官员，全是武氏私赏，只有这苏良嗣，是先朝旧臣，生性刚直，文武百官，都见他害怕，便是则天皇帝，也拿另眼看待他的。如今这苏仆射见冯御史死得如此凄惨，心中十分悲愤！第二天苏仆射退朝下来，在朝堂下与薛怀义相遇。那怀义却昂着头，装作不曾看见，不和苏仆射招呼，仆射大怒！喝令左右，把薛怀义揪至跟前，这时怀义左右，却无人保护，被苏仆射亲自动手，在薛怀义面门上，痛痛地打了几十下，打得怀义满面红肿，他捧着脸进宫去，在则天皇帝跟前哭诉，要求皇帝下旨，拿这苏仆射严办。则天皇帝一听是苏仆射的事，便摇着头说道：“这老头子，朕也见他害怕，阿师以后当于北门出入，南衙宰相往来之路，不可去侵犯他。”薛怀义也只得白白地吃打一顿罢了。

这时新丰地震，平地上突起一座高山来，则天皇帝说是吉祥之光，便下旨免这地方的赋税，赦去了这一县地方的罪犯，把县城改名庆山县。有荆州人俞文俊上书言：“人不和疠赘生，地不和堆阜出，今陛下以女主虚阳位，是人不和也；山变为灾，非可庆也。”则天皇帝看了奏章大怒！命刑部把俞俊捉去，发配到岭南地方，又令各处地方官，搜查有唐朝的远族宗室，不论老少男女，有无谋反的行为，统统抄家，发配岭南。原来这时则天皇帝，早已探听得有宗室谋反，特用



此先发制人之计。果然韩王元嘉等，准备起兵，号召天下，欲迎中宗复位。如今见则天皇帝，先发制人，那瑯琊王冲，越王贞，便迫不及待，首先发难。诸王因约期未到，一时仓促，不敢响应。则天皇帝命武三思率兵征讨，不上二十天，那瑯琊王和越王，一齐兵败逃去。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，一班起义的宗室，都畏罪自己缢死，其余李姓诸王，及唐室的亲戚，都被官员搜捉得，共一千四百人，一律押赴南郊杀死，此外虽襁褓小儿，也一齐发配岭外。

则天皇帝，又用周兴、来俊臣一班严酷的人，做地方官员，到处捉人滥杀。那来俊臣是雍州万年地方人，父亲名操，原是一个赌徒，和同乡人名蔡本的结作好友，便和蔡本的妻子私通成奸。那蔡本又赌输了，欠来操钱数十万，蔡本无力还钱，便听来操霸占了他的妻子。那蔡本的妻子，到来家的时候，肚子里已经有孕了，生下来一个男孩儿，取名俊臣。

这俊臣自幼浪荡凶恶，不事生产，平日专以播弄是非，残害同伴为事。因犯奸盗罪，被刺史东平王续，捉去杖一百，枷示通衢。俊臣衔恨在心。后来则天皇帝登位，来俊臣便赴京师告密，说东平王续谋反。则天皇帝称他忠实，便拜他作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，专管刑罚狱讼，稍不如意，往往因一案牵累到一千多人。后升任左台御史中丞，满朝中文武官员，见来俊臣来，都远远地避去，不敢和他说话。来御史在道路上经过，路上的人都侧眼看着。俊臣和侍御史侯思止、王弘义、郭霸、李仁敬，司刑评事康昭、卫遂忠一班人，结为同党，招集地方无赖数百人，专觅地方绅富，敲诈诬告，一案发动，千里响应，欲诬陷一人，便有几十处具状上告，那状纸上的话，都是一鼻孔出气，所有各路文告，则天皇帝统发交来俊臣推勘。则天皇帝又在丽景门，立一推事院，令来俊臣任院主，推勘重大案情。百姓称这推事院为新开门。凡是被告入新开门的，一百人中，难得一、二人保全的。弘义又称这丽景门为例竟门，是说进这门去的，照例都要送去性命的。

俊臣和他的同党朱南山一班人，造《告密罗织经》一卷，里面讲的尽是用刑威吓的法子。来俊臣每次审问囚犯，不论轻重，都拿醋灌进犯人的鼻子去，囚禁在地牢中；或拿犯人的身体，装在大瓮中，审问时候，拿炭火在瓮的四周熏炙起来。又断绝他的粮食，犯人到十分饥饿的时候，便拿秽恶的棉絮，给犯人吃下。犯人坐卧的地方，秽气熏蒸，备受苦毒，非至身死，不能出狱。每遇有大赦，来俊臣便先把狱中重罪的犯人，一齐杀死，再把大赦的旨意，宣布出去。又造大枷十号，一名定百脉，二名喘不得，三名突地哮，四名著即承，五名失魂胆，六名实同反，七名反是实，八名死猪愁，九名求即死，十名求破家；又有铁笼头，连带在枷上的，犯人被枷压着，被铁笼闷着，立刻便死。每有罪犯捉到，先给他在刑具前走一遭，但魂胆飞越，无不含冤招认。

则天皇帝见俊臣判案如神，便屡加重赏，天下官员便竞尚残酷，凡有良臣故吏，闾阎之家，一竟诬告，便立见毁灭。因此薛怀义的徒党，在各处横行不法，杀人越货，奸淫妇女，谁也不敢喊一声冤枉。那薛怀义在宫中出入，竟潜用皇帝的舆仗，他手下的僧人，都骑着厩中的御马，前呼后拥的，所过之处，行人避道，商肆闭户。朝中贵如武承嗣、武三思辈，见了薛怀义，也要一齐下马下车，口称国师爷爷，在路旁鞠躬迎送。薛怀义又因白马寺，隔离宫廷路远，便在建春门内，就敬爱寺原址，别造殿宇，改名佛授记寺住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

## 筑明堂大兴土木 夺宠姬祸因奸淫

薛怀义出入宫禁，承迎女皇帝色笑，他宠爱一天深似一天。则天皇帝要使怀义升官，苦得没有名儿，恰巧有突厥酋长默啜，领人马来侵犯唐朝边界。则天皇帝便拜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，带领十万人马，则天皇帝亲自送至城外。怀义大兵到了单于台，那突厥兵已在边界上掳掠了一阵，退兵回去了。怀义便上表夸张自己的战功，又在单于台地方，立一纪功石碑，班师回京师。则天皇帝，又亲自离城十里迎接。那薛怀义竟和皇帝并辔回宫。圣旨下来，加怀义为辅国大将军，进右卫大将军，封鄂国公，柱国，赐帛二千段。则天皇帝也自加号称金轮圣神皇帝。在朝堂上，陈设七宝，一名金轮宝，二名白象宝，三名女宝，四名马宝，五名珠宝，六名主兵臣宝，七名主藏臣宝。怀义也为颂扬则天皇帝的功德，拿铜钱铸成柱子，立在端门之外，高一百五尺，对径十二尺，上面刻文字，记则天皇帝在朝的功德，名大周万国颂德天枢。京师地方的铜铁，搜括已尽，但搜收农人种田的铁器来化去。武三思作颂德文。成功之日，则天皇帝，亲临端门，赐百官在天枢下，领颂德筵宴。

则天皇帝赞叹薛怀义有巧思，便下旨在宫中建立明堂，使怀义监督工作。怀义在宫中相定地势，拆去乾元殿，下令各处地方官，搜捕工役十六万人，动用国库银一亿两，派人赴四郊深山，伐取大木，数千人抬一大树，经过百姓庐墓田园，都被毁坏。怀义因欲赶速成功，便督促着工人，日夜赶造。那工人被木石压死，劳苦而死的，每日总有一、二百人。待明堂造成，那工役死的已有五、六万人。这明堂却也造得十分伟大。大屋分作三层，其高二百九十四尺，方三百尺，下层依着春夏秋冬四时，分作四方四色，中层依着十二时辰，分作十二间，屋顶成一圆盖，铸铜雕成九龙，捧着屋顶。上层按着二十四节气，分成二十四间，屋顶亦作圆形，最高的屋顶上，站着一丈高的一头铁凤凰，身涂着黄金，称作万象神宫。宫成之日，恰是次年正月，则天皇帝便亲临万象神宫，行大飨礼。皇帝服衮冕，搢大珪，执镇珪，为初献，睿宗为亚献，太子为终献，封怀义为威武大将军，梁国公。次日在宫中，合祭天地，五方帝，百神。配祭着高祖，太宗，高宗，魏王武士暉为从配。第三日在宫中大享百官，薛怀义高踞上座，百官轮流着献爵进酒。则天皇帝下诏，号武士暉为周忠孝太皇，杨氏为忠孝太后，改称文水墓为章德陵，咸阳墓为明义陵，太原安成王为周安成王，金城郡王为魏义康王，北平郡王为赵肃恭王，鲁国公太原靖王。

薛怀义便久占宫廷，权侵天下，则天皇帝十分宠爱他，每在花前月下，总是薛国师，在一旁陪侍说笑着。薛怀义又与众僧人，造作《大云经》，颂扬则天皇帝功德，受命为帝。那春官尚书李思文，又造作周书《武成篇》，说垂拱天下治，为则天皇帝受命之兆。则天皇帝大喜！下旨命天下各寺观，传抄《大云经》一部收藏。怀义又诋神佛传说则天皇帝是弥勒下生，唐氏合微，周氏合兴，则天皇帝封法明等僧人九人为县公，一律赐紫袈裟，银龟袋，出入宫廷无禁。又使诸县公，分赴天下，讲说《大云经》，晓谕天下，以武氏革命大义。

怀义又奏请在明堂北面，起造天堂，比明堂更高峻，共分五层，将怀义所作夹晒大像，分悬在各层中。那天堂第三层，已高出在明堂屋顶以上。怀义借着监造天堂之名，便时时在则天皇帝宫中起坐。皇帝每值退朝，便与怀义在宫中欢宴。又在寝宫后面秘室中，设一佛堂，里面重帟明灯，绣榻宝盖，十分富丽幽静。怀义陪着这女皇帝，每饮酒至半酣，笑乐的时候，便双双携着



手，进佛堂去礼拜，外面绣幕深垂，十二个宫女，捧着盆中香盒，静候在幕外。只听得幕中清磬一声，那十二个宫女，鱼贯似的，走进绣幕，服侍则天皇帝和薛国师两人，洗漱梳妆。则天皇帝换着一身艳服，重复入座畅饮，饮到开怀时候，又携手进绣幕去。每进去一次，必要洗漱梳妆一次，每出来一次，则天皇帝便也换一次艳服，这样子每天无论白昼深夜，最少必要礼佛四五次，才双双归寝。有时则天皇帝精神饱满，竟和怀义二人，纠缠着直到天明，不肯休息的。

怀义一人的精力有限，看看有些支持不住了，便奏请带领大兵，北伐突厥。那怀义军行到紫河地方，鼓噪了一阵，捉住了几个土人，扮作突厥酋长，押着凯旋。则天皇帝一面升座万象神宫受觐，一面摆设庆功筵宴。怀义嫌那颂德天枢，不十分雄壮，又搜集民间铜铁二百万斤，改造成一八面高柱，每面有八尺宽阔，柱下雕铁成山岳之形，铸一大铜龙，负着大柱，四围又雕刻成各种怪兽，柱顶又雕成云盖，云中四蛟，捧一大珠，柱的八面，尽刻着两次出战将士的名姓，和各酋长的名姓。

从此薛怀义的行为，一天骄横似一天，满朝文武，大半是薛师父的徒子徒孙。便是那权侵中外，声势煊赫的武承嗣，见了薛师父，也不由得卑躬屈节，称他作叔父。那太平公主和驸马，都称薛怀义为父亲。当时有一御史，名张岌的，最能谄事薛师父，每逢薛怀义在宫中出入，这张御史必手揆黄伞，跟随在薛师父身后。薛师父上马下马，张御史便急急去趴在地下，做着踏凳，任薛师父在他背上踏着。薛怀义回府去，这张御史也追随在左右不离。见薛师父咳嗽，他便捧着唾壶；见薛师父登坑，他便捧着溺器。又有一人，名宗楚客的，也最能谄事怀义，因怀义能得则天女皇帝的爱宠，床第之间，十分有本领，便作薛师父传二卷，说薛师父身体雄伟，是天生圣人，释迦重生，观音再世。薛怀义看了，甚是欢喜！又上半年，便把宗楚客的官，升到内史。这宗内史便仗着薛师父的威权，在外面贪赃枉法，无恶不作，不久便得了千万家财，在京城地方，造起新屋子来，十分华丽广大，拿文柏雕刻成梁柱，拿沉香和着红粉涂在墙上，便觉满屋生香，金光耀目，烧磁石铺着甬道，着吉莫靴在上面走着，便站脚不住，倒下身了去。一时权贵，都在内史府中出入。太平公主听得宗内史府中，房屋华丽，便也和驸马到府中来，饮酒游玩，见屋中装饰富丽，雕刻精巧，便叹道：“看他行坐处，我辈一世虚生浪死矣。”

那武承嗣内托帝王宗室，外依薛师权势，见宗内史如此豪华，便也指使他的爪牙，四处搜括银钱，在家中造着高大房屋，锦绣花园，养着许多姬妾，天天教着歌舞，十分享乐。每值盛宴，必把薛师父去请来，一同欢乐！那时武承嗣身旁有一个最宠爱的姬人，小名碧玉。承嗣在府中行坐，便带着这姬人，寸步不离左右。这姬人面貌，果然长得十分美丽，但她终日低着头，双眉微蹙，默默地不言不笑。承嗣越是见了美人颦态，觉得可爱，便出奇地拿这碧玉宠爱起来。谁知美人命薄，那天薛怀义到武府中来赴席，一眼见了这碧玉姬人，便老实不客气，向武承嗣索取，武承嗣如何肯舍，两人在当筵，语顶撞起来。薛怀义喝一声，把这娃娃抱去。便有十多个武士上去，为头的一个，轻轻地把碧玉背在背上，转身便走，其余的拔出刀剑来，拥护着，且战且走，一场欢筵，变作了战场，杀得杯盘满地，血迹斑斑，这碧玉终被薛怀义抱去府中受用了。

可怜这碧玉原是右司郎中乔知之家的婢女，那乔知之长得少年美貌，碧玉原是乔知之母亲——乔老太太身边的侍女，不但长得容颜绝世，且轻歌妙舞，荡人心魄。和乔知之做着伴，也解得吟咏之事，乔知之十分宠爱她。碧玉也是有心于公子的，他两人背着老太太，说不尽的恩情软语，轻怜热爱。只因这碧玉，不是平常婢女，不甘于媵妾之列，便是乔知之也不忍把这绝世美人，充列下陈。当时也向他老母求着，要娶碧玉做夫人。这老人因为婢做夫人，有辱门楣，便不许他。乔知之见不能娶得碧玉，宁愿终身不娶，洁身守着，那碧玉也宁愿终身不嫁。不知怎的这碧玉的美名儿，传入武承嗣耳中去，便借教姬人歌舞为名，把碧玉诳进府去，强迫污辱了碧玉的身体，从此碧玉便做了武承嗣的姬人。在碧玉受了这奇耻大辱，原不难舍身一死，但想起乔公子的海样深情，便也只得忍耐着，希望天可见怜，或有团圆之一日。因此她终日含颦默默，真是满怀愁情无可诉。不想这美人命中，魔蝎未退，竟又遭薛怀义用强劫去。这消息传到乔知之耳中，便不觉悲愤填膺，吟成一首《绿珠怨》，悄悄地托人寄给碧玉。那词儿道：

石家金谷重新声，明珠十斛买娉婷；  
 此日可怜偏自许，此时歌舞得人情。  
 君家闺阁不曾观，好将歌舞借人看；  
 意气雄豪非分理，骄矜势力横相干。  
 辞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袂伤铅粉，  
 百年离恨在高楼，一代容颜为君尽。

碧玉得了这首词儿，在暗地里痛哭了三日三夜，不食三昼夜，悄悄地在后园投井而死。薛怀义从井中捞起碧玉的尸首来，在她裙带儿上搜得了知之的词儿，不觉大怒！便喝令他手下的御史官，诬告乔知之谋反。把知之之捉去，在南市杀死，又查抄家室。这乔老夫人，因此受惊而死。武承嗣因失了这爱姬，便也把这薛怀义恨入骨髓。

这薛怀义夜夜伺候着女皇帝，寻欢作乐，不论花前月下，酒后梦里，只是女皇帝兴起，薛怀义便须鞠躬尽瘁地服侍着，得女皇帝欢心而后已。这位则天皇帝，年纪虽已有望五，只以平日调养得宜，又是天生丽质，越发出落得花玉容貌，鹰隼精神，每日和这薛怀义纠缠不休。这薛怀义精力却渐渐衰败下来，每日出宫来，总是弄得精疲力尽，弃甲曳兵而逃。因此怀义常常推说是修炼，躲在白马寺中，不敢进宫去。如今见了这温馨柔媚的碧玉，比那骤雨狂风似的则天女皇，便大有精粗之别，劫进府来，正想细细领略，不料昙花一现，美人物化，薛怀义心中愈觉痛苦不堪，因此宫廷的职务，便略略放弃。则天女皇帝也因贪恋欢爱，不避风露，御体便略略有几分不快，连日传御医请脉服药，病势终不见轻退。内府官忙张起来，奏请皇帝下旨，传榜天下，访寻名医。

这时恰巧武承嗣府中，出了一桩风流案件。原来武承嗣府中，养着许多清客，有能吟诗作赋的，有弹棋作画的，也有能医卜星相的。就中单说一个沈南璆，长得清秀面目，风流体态，只因深明医药，武承嗣便把他留在府中。女眷中有伤风头痛的，得沈南璆医治，便一剂而愈，因此武承嗣一班姬妾们，交口争颂，称他是沈仙人。不知怎的，这沈南璆和武承嗣的一位宠姬，名佩云的，在诊病的时候，两人眉来眼去，竟暗地里结下露水恩情，常常瞒着武承嗣的耳目，在花前月下，畅叙幽情。这一晚合该有事，武承嗣因天气奇热，便悄悄地起身来，在中庭徘徊着，隔着花阴，便见沈南璆和姬人佩云。在月下搂抱求欢。武承嗣不觉大怒！蹓进卧室去，从壁上拔下宝剑，直赶上前去，可怜一对痴男女，见剑光闪闪，顿时吓得魄散魂飞，衣裳倒置。那佩云袒着酥胸，沈南璆露着身体，武承嗣借着月光，一眼看见他形体十分伟大，便顿时心生一计，喝令沈南璆把衣服穿起，又把手中宝剑递给沈南璆，逼着他把佩云杀死。佩云原是南璆私地里结识下的情人，他两人背地里也不知说过多少海誓山盟，如今却被武承嗣逼着要杀死他的爱人，叫他如何下得这毒手。看看那佩云，跪在地下，不住地叩头，云鬓散乱，玉肌外露，沈南璆也跪下地来，替佩云求着，这时早已哄动了府中的侍卫，各各挂着佩刀赶来，把这沈南璆团团围住。武承嗣从内侍卫手中夺得佩刀，拿刀夹逼着沈南璆。那沈南璆，看看自己性命，危在呼吸，便横着心肠，闭眼举着刀，向佩云夹头夹脸地斩去，只听娇声惨呼着几声救命，早已似残花萎地一般死了。

沈南璆见杀死了佩云，知道自己的性命也是不保，便连连向武承嗣叩着头。那武承嗣一把揪住了沈南璆的衣领，走进密室去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当夜沈南璆在密室里监禁了一夜。第二天武承嗣便带着沈南璆进宫去，朝见则天皇帝，奏说沈南璆深明医理，请留在宫中，为陛下治病。这沈南璆绝处逢生，又得亲近御体，真是出于意料之外，他便竭尽心力，把则天皇帝的病医治痊愈。则天皇帝阅人甚多，见沈南璆形体十分伟大，便深合了御意，从此便把沈南璆留在宫中，早晚应用。

从来说的旧爱不敌新欢，则天皇帝新宠上了这个沈南璆，对于薛怀义，便自然冷淡下来，再加薛怀义精力渐渐地不济，如何比得那沈南璆，生力军一般地勇猛精进。这薛怀义见失了女皇帝

藏



的宠，心中万分怨恨，偷偷地进宫去，在天堂下放一把火，时在深夜，风势又大，火夹风威，烘烘烈烈地燃烧起来，夜静更深，又没有人来救火。只一夜工夫，把那颂德天枢，连带明堂，烧得干干净净。则天女皇帝，正带了沈南璆在南宫中夜宴，左右进宫去奏报，说薛怀义烧了天堂，毁了明堂，便有拾遗刘承庆上来奏请辍朝停宴，以答天谴。则天皇帝正疑惑不决，便有侍臣姚胖奏称明堂乃布政之所，非宗庙可比，况此系人祸，并非天灾，不应妄自贬损。则天皇帝应了姚胖之奏，便依旧饮酒作乐。

在吃酒中间，则天皇帝便说起要处死薛怀义，只因薛怀义权势煊赫，党羽众多，一时不便下他的手。沈南璆便献计说：“可如此如此，定擒住了这薛怀义。”则天皇帝依了沈南璆的主意，第二天便下了一道密旨给太平公主，令她用密计擒捉薛怀义。这薛怀义和太平公主，原也有过私情的。如今见公主打发来唤他，他正因一肚子冤屈，无处告诉，便也不带仆从，单身一人，到公主府中去。公主把他唤进内室去，这怀义原是走惯公主内室的，便也不迟疑，大脚步向内室走去，一眼看见公主打扮得十分美丽，坐在床沿上，桌上陈设着酒菜，好似专待怀义去赴宴一般。怀义一脚跨进房去，就桌边坐下来，正要诉说皇上近日厌弃他，宠上了姓沈的话，只听得太平公主喝一声来，便见有二、三十个壮健女仆，一拥上前，伸出四、五十条粗壮臂膊，用死力把怀义的身体抱住。怀义原是气力强大的人，只因这几年来，陪伴着女皇帝，把身体淘虚了，虽说一个男子，如何抵敌得住二、三十个有蛮力的女子，早已浑身被他们用粗麻绳缚住，动弹不得了。怀义到此时，才知中了公主的计，便也破口大骂说：“你们母女，一对淫妇，如今爱上了别人，竟忘记了俺从前的恩情。”那话愈说愈不好听。公主喝令拖出外院，交驸马爷处死他，便有十多个壮丁进来，把怀义捆绑在杠子上，和抬猪猡一般的，扛了出去。那建昌王武攸宁，高坐堂皇，喝问他烧毁天堂、明堂的罪。薛怀义一一招认，他虽被绑，倒在地下，还是仰天大骂着武则天淫贱妇人。建昌王大怒！喝令武士，用乱棍打去。可怜薛怀义被打得起初还在地上乱滚乱嚷，渐渐的皮开肉绽，脑浆迸出，他瞪着两眼死去了。建昌王便命用一辆破旧车儿，载着怀义的尸身，送还白马寺去。那白马寺僧众，见薛师父已死，便各各逃散。朝廷官员，十有七、八，出在怀义门下的，一得了这个消息，便也立刻烟消云散，逃得影迹全无。

这薛怀义的尸身，丢在破车子上，日晒雨打，经过六日，还不见有人来收殓，后来还是白马寺里的一个烧火和尚，偷偷地去拿这腐烂尸身埋葬了。那鄂国公宏大华丽的府第，则天皇帝下旨，赐与御医沈南璆住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

## 薛怀义力竭身死 张易之身强中选

薛怀义在则天皇帝宫中，极得宠幸，赫赫一世，炙手可热的人。只因强占了武承嗣的爱妾，武承嗣一股酸劲，无可发泄，便借沈南璆伟大的形体，去献与则天皇帝，离间了薛怀义的宠爱。薛怀义正在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如何能与这养精蓄锐的沈南璆争宠。这则天皇帝，得了沈南璆的好处，自然把个旧宠，丢在脑后。薛怀义平日恃宠而骄，飞扬跋扈惯了，如何肯忍这一口气，便做出这火烧天堂、明堂，反叛的事体来，弄得身死在乱棍之下，这都是在武承嗣计算之中。如今武承嗣看看已报了薛怀义的仇，但沈南璆奸污了他的姬人，反得则天皇帝的宠爱，因祸得福，武承嗣也是不甘心的，便在背地里暗暗摆布，也要谋去沈南璆的性命。

这时则天皇帝，因薛怀义烧毁了天堂、明堂，特再发内帑三百万，令沈南璆监工，改造天堂、明堂，用了十多万人工，经两年工夫才造成，号称通天宫。则天皇帝特下诏改元万岁通天，在通天宫内，铸铜造成九州大鼎，分四隅排列着；又铸铜成十二生肖，如子鼠丑牛一类，每一年肖，高一丈，按照方位，安置在通天宫外，这个工程完毕以后，则天皇帝便赐沈南璆在仁寿宫，领庆功宴。沈南璆这时，得了女皇帝的宠幸，正兴高彩烈的时候，忽然在当筵，口吐狂血不止，内监忙把他扶回府去，召大夫医治，已是来不及，延到黄昏时候死去。这是武承嗣买通了值宫太监，趁不防备时候，把毒药放入沈南璆的酒杯里，沈南璆无意中服下，中毒而死。武承嗣也算报了心中仇恨，只是则天皇帝，一时失了宠爱的嬖臣，心中未免郁郁不乐！虽然太平公主，物色了几个奇伟的男子，送进宫去，但都是不中用的。

这时则天皇帝，深怕人心不服，有人谋反，便派了许多内监，到各道去查察，见有先朝旧臣，或是唐室懿亲，她都想遣刺客去，暗杀的暗杀，捉将宫里去，处死的处死。又另派存抚使到各处去招访贤才，凡有愿做官吏的，只须自己报名，不问智愚肾不肖，悉加擢用；高的给他试给事中舍人的官，次一等的也给他员外郎御史拾遗补阙校书郎的官，又添了许多行御史的名目。当时民间有一种歌谣说道：“补缺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，櫪椎侍御史，脱腕校书郎。”有一位举人，名沈全交的，便续下二句道：“曲心存抚使，眯目圣神皇。”被当时那班御史知道了，便大怒！一齐上表弹劾这位举人。则天皇帝笑说道：“只须卿辈不滥，何恤人言。”过几天有一位御史台令史，骑着驴子，走进朝门来，有一群行御史，聚集在门里，那令史也不下鞍，骑着驴子向众人中冲过去。那许多御史大怒！齐声喝令拉下来打，这令史却不慌不忙，下骑向众人一揖说道：“今日之过，实在此驴，乞先骂驴，然后受罚。”转身便擎着鞭子，向驴子说道：“汝技艺可知，精神极钝，何物驴畜，敢于御史里行。”令史这个话，明明在那里辱骂这班里行御史，骂得他们都哑口无言。这令中官却仰天大笑着去了。

则天皇帝又最爱祲祥，不论臣民，有报告吉祥之兆的，便从重嘉奖。当时有一位拾遗官，名朱前疑的，奏称昨夜得一梦，梦见陛下，发白更黑，齿落更生。则天皇帝大喜！便立刻下旨，给他升官，做都官郎中。司刑寺中有死囚三百人，秋分后一齐要绑赴刑场斩决，内中有一个有智谋的囚犯，用金钱买通了牢头节级，在牢门的围墙地面上，悄悄地去做一个五尺长的大人足印，到半夜时分，那三百个囚徒，一齐大声叫喊起来。管牢内使，听得了，忙进牢来查问。那三百人齐说：“见一圣人，身長三丈，面作金色，口称汝等俱是冤枉，不须害怕，天子万年，便能放放

藏



汝等。”那内使官听了不信，便带领十多个狱卒，擎着火把，到院子里各处去照看，在西面墙脚下，果然照见一巨大足印。第二日内使不敢隐瞒，便去奏明女皇则天皇帝，便下诏把这三百囚徒，一齐释放了，又改元称大足元年。那时又有一个襄州胡延庆，得一大龟，龟腹上有红色天子万年四字，认作是吉祥之兆，便用盆水养着，送进宫来，有凤阁侍郎李昭德，见龟腹之字，似系假造，拿小刀在龟腹上刮着，四字一齐落下来，原来是拿红漆写上的。便奏请皇上，定胡延庆以欺圣之罪。则天皇帝下诏，非但不加罪，反赏胡延庆百金，说事虽不实，然彼本无恶意，因此四方假造祯祥的，京师地方纷纷皆是。则天皇帝，又命太监，教猫与鹦鹉同器而食，说是皇帝仁德，化及万物，拿去设在朝堂上，令御史彭先觉在一旁监视着，百官见了，都跪称天子万岁。正夸示的时候，那猫儿忽伸出爪来，扑杀鹦鹉，咬而食之，则天皇帝老羞成怒，把监视的御史和调养的太监一齐打入牢中处死。

则天皇帝这时虽有二十六名近臣，个个都长得少年美貌，在宫中陪伴着寻欢作乐，但这班美少年，都是精力不济，少有当得皇帝心意。皇帝在宫中，闲着无事，便和太平公主，安乐公主，长宁公主，上官昭容，一班宫眷，讲骑射诗赋，消遣光阴。这上官昭容，小名婉儿，她母亲郑氏，原是侍郎上官仪的妻子，只因上官仪有罪，将郑氏没入掖庭，高宗见郑氏长得年轻貌美，便封为婕妤，十分宠爱。郑氏进宫，不上三个月，但生下一个女儿来，取名婉儿。在婉儿未生以前，郑氏夜得一梦，见一天神，手拿一秤，递与郑氏。郑氏料想腹中，必是一个男子，将来必能称量天下人才，谁知生下地来，却是一个女儿，郑氏心中甚是不乐。这婉儿面貌美丽，却胜过她母亲，自幼儿长成聪明伶俐，出世才满月，郑氏抱婉儿在怀中，戏问着道：“将来称量天下文才的，可是你吗？”婉儿便应声说是，从此高宗和郑氏，都拿另眼看待她。婉儿年纪渐渐长大起来，出落得秀美轻盈，一颦一笑，自成风度，郑氏十分爱重她。高宗崩时，婉儿年已十六岁，她母亲早已去世。这婉儿善于修饰，画眉贴翠，搔首弄姿。在十六岁上，便和中宗皇帝，偷上了私情，这时中宗初近女色，把个婉儿，宠上天去。待中宗即位，便封婉儿为婕妤，后又进封昭容。婉儿为人，十分机警，她见则天皇后威权一天大似一天，便百计献着殷勤，终日在则天皇后跟前，承迎笑色。则天皇后，见她活泼机警，也十分爱她。后来中宗被废，幽囚的在房州地方，只有韦后伴着中宗皇帝在幽囚地方，吃尽苦楚。这上官昭容，仗着则天皇帝的宠爱，在宫中反而权势一天大似一天。

上官昭容，自幼儿爱读诗赋，便学得满腹文才，出口成章，因此昭容的举止，越觉风雅可人。则天皇帝每日和她吟咏酬答着，言笑追随，十分快乐。自从中宗废黜，上官婉儿，便孤凄凄的，一个人住在宫里。则天皇帝自己自有一班少年侍臣，终日调笑取乐，看婉儿冷静得可怜，便拜婉儿为修文馆学士，又选少年有文才的公卿。李峤一班人，共有二十余人，为修文馆陪侍，每年召集官家子弟，赴修文馆，考试文才。上官婉儿，充作主考，评定甲乙，居然应了天神称量天下人才的梦。那一班少年公卿，个个都长得潇洒风流，终日陪侍着上官昭容，在宫中游宴吟咏。从来才子爱佳人，如今佳人也爱才子，渐渐地在花前月下也干出许多风流事体来了。则天皇帝又十分听信昭容的话，外官有事去求着昭容，拿整千整万的银钱去孝敬她，只须昭容略略在皇帝跟前说几句话，这事体便求下来了。因此上官昭容手头，很是富足，她见有年少俊美的儿郎，便留养在宫中，拿绫罗珍宝打扮着，那儿郎一个个都脸上敷着粉，唇上点着胭脂，在昭容跟前，作娇献媚，昭容看了，甚是欢喜！赏给他们许多银钱，从此成了风气。那文武百官，一个个脸上敷起粉来，打扮得伶伶俐俐。这上官昭容既有了势，又有了钱，中宗远贬在房州，跟前又没人管束，便在京师地方建造起高大的府第来，称作学士第。上官婉儿在宫中府中，早晚出入，每一出来，必有一群少年儿郎，在车后跟前，宫中府中，昼夜调笑，毫无避忌。所有朝中文学官员，都由学士第封拜，用斜封墨敕授官。

上官昭容又与安乐，长宁两公主，十分相投，两位公主，都招有驸马，出入不能似昭容一般自由，因此两公主在外面觅得了几个少年男子，便都寄藏在学士府中，有时两公主借着赴昭容宴为由，便到学士府中来，兴欢作乐，彻夜不休。有时则天皇帝高兴，也移驾到学士府中来，饮酒

作乐。昭容见皇上驾临，便把府中藏着的儿郎，一齐打扮着，献出来陪侍皇帝筵宴。则天皇帝捡几个中意的，带进宫去受用。谁知那班儿郎，都是不中用的，伺候不到十天，便一个个瘦弱得好似痨病鬼一般，则天皇帝看他们不中用了，便一齐去抛在后宫小屋子里，果然一个一个成了痨病死去。则天皇帝吩咐把尸身去丢在昆明池里，可怜这昆明池中，也不知丢下多少少年男子的尸身。每有那伺候则天皇帝，不如意的，便立刻绑着，抛下池去淹死。后来玄宗朝开濬昆明池，只见池底堆着白骨，有如山陵，这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则天皇帝，要选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带进宫去的，已有一百多个，却没有一个赶得上从前薛怀义和沈南璆一般的本领。这一天则天皇帝，带着上官昭容和安乐、长宁两公主，到西郊围猎去，从土山下奔出一头牯牛来，东冲西突，这牯牛自带毒箭，还兀是不倒，看看扑上御车来，那左右御林军士，正举枪拦着，忽见斜刺里跳出一对少年勇士来。看他也不带枪，不用刀，只是赤手空拳地奔上去。一人伸出一只手来，攀住牛角，把牛头向下一按，那牛膝一屈，端端正正地向则天皇帝跪倒。这两个勇士，也一齐低下脖子去跪着。则天皇帝传旨，命两个勇士，抬起头来。则天皇帝用凤目向那勇士脸上看去，不觉凤心一动，原来这两个勇士，一般长得眉清目朗，面白唇红，又看他身体也十分魁梧，猿臂狼腰，扎缚得十分俊美。则天皇帝问两勇士姓名，一个年纪略大的勇士，报名说：“小臣张易之见驾。”一个年纪略幼的，接着报名说：“小臣张昌宗见驾。”听上去声如洪钟。

则天皇帝十分中意，当即罢猎，带着张氏弟兄二人进宫去，一夜欢娱，居然深合圣心。当即传谕下来，拜二张为散骑常侍，终日追随圣驾，寸步不离。则天皇帝因宠爱二张到了十分，便唤张易之为大儿郎，张昌宗为小儿郎。这时易之年纪二十四岁，昌宗二十二岁，正是年富力强，又是面貌俊美，力大如神，二人轮流伺候着女皇帝，深得女皇帝的欢心。这张易之、昌宗弟兄二人，自幼儿没了父母，在京师地方，赶车为生，易之行五，昌宗行六，他同伴中呼他为张五儿，张六儿。后来安乐公主嫁与武崇训，他弟兄二人，选入驸马府去，当一名御人，是上官婉儿去探望安乐公主，见他弟兄二人，知是有真本实力的，便向安乐公主要了过来，养在学士府里，当一名廐长，夜间一般也去伺候着昭容的起居。如今在表面上看去。张氏弟兄都伺候上了则天皇帝，但一块儿在宫中，有空的时候，他弟兄二人，也偷偷地到昭容宫中去，叙着旧情。

易之、昌宗二人，在朝中仗着皇帝和昭容的威势，不把文武官员放在眼里，那文武百官，个个都赶着他弟兄，胁肩谄笑，十分逢迎。大家唤易之为五郎，唤昌宗为六郎，从此五郎、六郎，唤顺了口，满京城官民，都在背地里唤起五郎、六郎来，则天皇帝把五郎、六郎二人，打扮成仙郎一般，羽衣金冠，翩翩如仙。则天皇帝下诏特立控鹤监，后又改为奉宸府，封张易之为府令，从此贵盛无比。弟兄二人，偶出宫来，满朝百官见了，便远远地拜倒在地，直待舆马过去，才敢起立。每到一处，那王公大臣，一齐抢着上去，替他捧鞭接镫。则天皇帝每召武氏宗室，在内殿赐宴，易之和昌宗二人，吃酒到醉醺醺地，和诸武嘲谑，唤着好儿子，好奴才，那武氏子弟不以为辱，反以为荣。则天皇帝把易之、昌宗二人，留在宫里，怕外人说闲话，便下诏令易之、昌宗和李峤三人，修《三教珠英》，在内殿索性连李峤也留在宫里，推说是修道，掩住外人的耳目。皇帝和上官昭容二人，没日没夜地在寺观中寻欢作乐。武三思赶着凑趣儿，奏称张昌宗原是列仙王子晋后身。则天皇帝便使昌宗穿着仙衣，吹着笙。又有武承嗣献一只木鹤，则天皇帝命昌宗骑着在庭中翩跹起舞。武三思第一个献诗颂美，说张昌宗仙骨玉容，极尽谀媚。当时文学之臣，群起附和，一时百官献的诗，不下数百首，昌宗分订成本，用金匣儿藏着。一时权贵，都奔走张氏弟兄门下。

昌宗有一个弟弟名昌仪，则天皇帝拜为洛阳令。在外卖官鬻爵，求富贵的，只须去求着洛阳令，没有不灵的。当时有一个选人姓薛的，拿黄金五十两，押着名帖，投在昌仪门下，求注册为郎官，昌仪收了黄金，便拿名帖交给天官侍郎张锡，隔了多日，张锡把那姓薛的名帖丢失了，四去找寻也找不到，不得已再去问昌仪，那昌仪说道：“谁能记得这许多名姓，只须是薛的，便给他注上册子便了。”张锡诺诺连声地退回衙署去一查，姓薛的共有六十余人，张锡没办法，只得



替他一齐注册为郎官。昌仪的权力，也有如此大，那易之和昌宗权力的大，也便可想而知了。昌仪平日起居服用，十分奢侈，出入警卫，竟和王公一般。有一天昌仪乘舆回府来，见府门上有人题着一行字道：“一絢丝能得几日络。”昌仪便取笔接写在下面道：“一日即足。”因此人人背地里传说：“张家弟兄势力不久的。”

但这时昌宗和易之二人的势炎，却是炙手可热，易之、昌宗二人，仗着自己美貌，在宫中随处奸淫，凡有年轻美貌的宫女，却暗暗受他弟兄的欺侮，忍辱含垢的，不敢声张。他弟兄二人，终是敷粉涂朱，衣锦披绣，许多姓武的子弟，终日陪侍他游玩宴乐。他弟兄每到高兴的时候，便把皇帝赏赐他的各种珍宝，便也转赏与武氏子弟，那武承嗣、武三思、宗楚客、宗晋卿，一班亲贵都候在他弟兄门下，献媚争谄。有一天张氏弟兄在府中荷花池畔宴客，众人要讨他弟兄的好儿，齐说六郎貌似莲花，武三思独大声说道：“诸位错了！不是六郎貌似莲花，乃是莲花貌似六郎耳。”昌宗听了，不错！呵呵大笑，便把手中一个则天皇帝赐与的玉如意，赏给了三思，三思急忙趴下地去叩谢。张易之因住在宫中，十分拘束，便在宫门外造一府第，中有一大堂，十分壮丽，用工费在六百万以上，拿红粉涂壁，文柏帖柱，四处饰着琉璃沉香。新屋初成，便有鬼在壁上题着安道：“能得几时。”易之令人削去，第二天看时，依旧写在上面，易之又令人削去。这样连削了六、七次，那鬼却写六、七次，不肯罢休。易之恼怒起来，便亲自去接写在下面道：“一月即足。”从此却不见鬼书了，后来易之和他弟弟昌仪，谈起此事，昌仪也说出他大门上鬼题着字，弟兄二人，十分诧异，但是他弟兄仗着则天女皇帝的宠爱，也毫不畏惧。则天皇帝又久居宫廷，深觉闷损，易之和昌宗两人，便乘机说皇上造兴泰宫于寿安县的万安山上。易之和昌宗二人，拜为大总管，监督工程，从长安到万安山上，沿途一百里地，开着康庄大道，路旁种着四时不断的花木，用黄砖填着路，铺出龙凤花纹来。路旁五里一亭，十里一阁，画栋雕梁，十分华丽，那座兴泰宫越发造得层楼杰阁，高出云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三回

## 玉臂触处情心动 美貌传时赘婿来

那座兴泰宫，费去百万黄金，招募二十余万人夫，经过三次春秋，才得造成。则天皇帝下旨，称张氏兄弟督造有功，便拜易之为镇国大将军，昌宗为护国大将军，定在大足四年正月朔，驾幸兴泰宫。到那时，舆马压道，旌旗蔽天；则天皇帝坐着五凤黄舆，张易之、张昌宗在左右骑马护卫着。一路鼓吹护送。那亭阁中，设着妆台锦榻；则天皇帝每过一亭一阁，便要下舆，更衣休息。只有张氏兄弟二人，陪侍在身旁，和女皇帝说笑着解闷儿。这百里长途，行行止止，足足走了五天，才到了万安山。那行宫门外，夹道早已人头济济，文武百官和宫嫔彩女混夹在一起，接候圣驾。则天皇帝下车来，只听得一声万岁，好似山崩海啸一般；皇帝举目看时，只见山抱翠拥，中间高高地矗起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心中颇觉合意。当时百官们簇拥着女皇帝进了寝宫，传下旨意来，令众官员散去，只留下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二人，在宫中陪侍。则天皇帝看看御床上铺设得十分香软，便除下盛妆，一横身向御床上倒下去，自有易之、昌宗兄弟两人，上去服侍。则天皇帝住在兴泰宫里，十分舒适，便纵情欢乐，任意流连。一住三年，也不想回銮。朝廷大事，全交给宫中的太平、安乐、长宁三公主办去。

则天女皇帝今年七十六岁了，只因生成肌肤洁白，骨肉丰腴，又是善于修饰，望去还好似一位中年的美貌妇人；精力又过分的强盛，有这铜筋铁骨的张易之、张昌宗两兄弟日夜伺候着，还是精神抖擞的。如今在这离宫里，百官耳目较远，便也尽情旖旎，彻胆风流，公然带着张氏兄弟二人，同起同卧。张氏兄弟被皇帝幽禁在宫里，三年未曾出宫门一步，便觉万分气闷；则天皇帝便带着他兄弟二人，封嵩山，去禅少室，册立山神为帝，配为后。那嵩山上有一株大榭树，便置一金鸡在树梢，封为金鸡树，刻石在嵩山脚下，敕地方官四时祭着树神。又在嵩山下围猎，尽欢而回。不料当夜则天皇帝在离宫中，便得了一梦：梦见一只白色鸚鵡，站在当殿；忽一阵狂风，把鸚鵡的两翼一齐吹断。醒来十分疑惑，当即把梦中的情况，对易之、昌宗两人说知；他兄弟两人，也圆解不出主何吉凶。

恰巧第二天丞相狄仁杰从长安来，奏请皇帝从早回銮。则天皇帝便把昨夜的梦境，问狄丞相是主何吉凶？狄仁杰便奏对说：“武，是陛下本姓；两翼，是陛下的两子。如今陛下两子幽囚在外，便好似狂风吹折了鸚鵡两翼；伏望陛下下诏召回二帝，以全天下臣民之望。”这时则天皇帝因自己年老，心中颇想立武承嗣、武三思为太子，振兴武氏宗族。如今听狄丞相如此说法，便趁此把欲立武承嗣或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，对狄丞相说。狄仁杰听了，忙趴在地下，连连碰着头奏道：“太宗栉风沐雨，亲冒锋镝，以定天下，传之子孙；大帝以二子托陛下，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，无乃大违天意乎？况姑侄比较子母，谁疏谁亲？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，配食太庙；立侄，则自古未有侄为天子，祔姑于庙者，愿陛下详思而熟虑之。”则天皇帝听狄仁杰说到未有侄为天子祔姑于庙一句话，便不觉心中一动，半晌，才说道：“此朕家事，卿勿问可也！”狄仁杰又亢声奏道：“帝王以四海为家，四海之内，何者不为陛下家事？况元首股肱，义同一体；臣备位宰相，岂有事可不问耶？”说着，又连连叩头道：“愿陛下速召还庐陵王，使母子团聚。”则天皇帝听了，低头半晌，说道：“卿且退，朕自有主张。”当时则天皇帝退回寝室，想起昨夜一梦，又想起狄丞相的话，心中忐忑不定，便召张易之、昌宗二人进宫去商议。那张易之听说则天皇后要



迎回庐陵王，知道这庐陵王一回朝，自己便无立足之地了；当时便竭力说：“陛下已得罪唐朝宗室，不可再立唐嗣，以自取不便。”则天皇帝心想易之的话却很有道理，便又把召庐陵王的意思搁起了。

只因则天皇帝带着易之、昌宗二人在离宫中贪恋风月，昼夜不休，寒暑不避；到底年纪大了，身体渐渐地有些支持不住了，便下诏回銮。到得京师，那病势一天一天地沉重起来。这时有一个大臣，名吉项的，与张易之、张昌宗同在控鹤监供奉；便悄悄地劝着张氏弟兄，说道：“公兄弟贵宠，天下侧目；今陛下春秋高，非可久恃，不立大功，何以自全？”昌宗被他说得害怕起来，忙向吉项问计，吉项说道：“天下未忘唐德，公等何不乘机劝陛下迎归庐陵王？他日皇帝念公等迎立有功，则不独可以免祸，且可以长保富贵。”昌宗听了这番话，心中大悟，忙去和他哥哥易之商量。

第二天弟兄二人，一块儿进宫去；正打算劝谏则天皇帝迎回庐陵王，谁知才走到宫门口，却被武三思率一群校尉，上前来拦住。这易之和昌宗弟兄二人，在宫中出入惯的，如今见三思不让他进去，便觉十分诧异。问时，原皇帝圣躬不豫，奉旨在宫门检查，无论何人，不许放入。这武三思平日见了张氏弟兄，总是卑躬屈节的；今日无端踞傲起来，其中必有变。易之和昌宗弟兄二人，急退回府中，召集了一班平日的心腹，商量大事；内中有一个黄门侍郎，名余日通的，他宫门中的消息最灵，当下报告说，有人也向武三思献计，劝他出面迎回庐陵王，为日后立功地步，他又打听得主公也有迎回庐陵王之意，只怕主公夺了他的头功，因此先下手占住宫门，是要隔绝主公和圣上之意。易之、昌宗弟兄二人听了大怒，愤愤地说道：“三思这小狗！他平日拜俺做干爷，捧唾壶，捧溺器地伺候着；是俺看他可怜，在圣上跟前保举他，到了如今富贵的地步，不想他如今反咬起主人来。俺不杀这小狗，誓不为人！他还不知道俺便是当今真正的皇上呢！俺如今不迎庐陵王，谁也奈何俺不得？俺们今日索性反了吧！”他弟兄二人说一声反，众人也齐声说反了。当下易之和昌宗二人，派定分两支大兵，一支兵直扑宫门，一支兵把守外城。

谁知他兄弟二人正调兵遣将的十分忙碌，那武三思也不弱。则天皇帝看看自己抱病已久，想起从前狄仁杰一番劝谏的话，很是有理；自己又得了个鸚鵡折翼的梦，很是怀疑。当与太平公主、上官昭容、安乐公主、长宁公主商议，意思也想把庐陵王接回京师。那几位公主，都有骨肉儿女之情，也极愿把庐陵王迎回宫来，一块儿住着，只是不敢直说。恰好在这时候武三思进宫来，也主张去迎接庐陵王回宫。则天皇帝被你一句我一句，说得心活了，便下旨召庐陵王与韦妃俱回京师侍疾。武三思得了圣旨，急急出宫，与丞相狄仁杰、张柬之、崔玄昭一班大臣商议；正商议的时候，忽报说张易之、昌宗二人密谋起事。狄仁杰原与羽林将军李多祚一班武将交好，当下修成密书夤夜偷出京城去求救；一面由武三思亲自赶赴房州去，迎接庐陵王。

这庐陵王自从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奉遗诏，在枢前即位，称中宗太和圣昭孝皇帝；转眼皇太后武氏临朝称制，改元嗣圣元年，二月，被废为庐陵王，与皇后赵氏，妃韦氏三人，幽囚在一室中。后赵皇后被则天女皇帝提进宫去，因吃苦不起，自己饿死，便改囚庐陵王与韦妃在均州地方。隔五年，又改囚在房州地方。一共十二年工夫，王与韦后二人，一室相对，担惊受怕；在患难之中，恩情甚笃。这时则天皇帝每以杀戮唐朝宗室为事，庐陵王的弟兄叔伯，都已杀尽。每一杀人消息传来，心胆都碎。庐陵王在幽囚的地主，每见有敕使从京师来，总认作是来赐死的，便抱着韦妃，嚎啕大哭。有时急得无路可走，便要先寻自尽；每次总得韦氏百般劝慰，又私自在使臣前献些殷勤，送些礼物，因得保全他夫妇二人的性命。庐陵王常对韦妃私地里立着誓道：“异时若得见天日，当惟卿所欲为，不相禁止。”如今听说武三思又传着圣旨下来，庐陵王一想，这武三思近来竭力谋为太子，正是自己的对头人；此番得了圣旨，一定是来取自己的性命了。这一急，急得他只拉住韦妃的手儿，顿着脚哭着；韦妃也被他哭得没了主意，一眼见武三思已走进屋中来了，口称王爷王妃接圣旨。韦妃到了此时也顾不得了，急抢上前去，跪倒在地，伸着两条玉臂，攀住武三思的手，不教他宣读圣旨。这武三思原也是好色之徒，他指尖儿触着韦妃的玉臂，滑腻香软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低头看时，见她肌理莹洁，忍不住伸手去握着韦妃的臂儿，扶她起

来。口称王妃大喜，是咱家在万岁跟前竭力劝谏，好不容易，挽回天心，如今圣旨下来，召王爷和妃子作速回京，怕不有将来重登帝位之望呢。庐陵王听了武三思的话，只是不信；直待开读了圣旨，这才乐得他夫妇二人，笑逐颜开。

当下便留武三思在府中张筵痛饮，不敢怠慢，当日打点起程；在路上武三思把计除张易之兄弟的意思说了。庐陵王心想，如今母后老病，此番进京去，正要下一番辣手，警戒奸佞。当时在路上，便下了一道手谕，给羽林将军李多祚，令他通力合作，入清帝侧，谕中有格杀勿论的话。令武三思先驰赴军中，李多祚带领三万人马，直攻玄武门。张易之也指挥城中御军，闭门抵敌。武三思令人把庐陵王手谕，向城中兵士高声宣读；那兵士们原心向着唐室，一听说庐陵王驾返京师，便大呼万岁，一哄散去。李多祚挥兵直入。张氏兄弟退入迎仙院；兵士们把一座迎仙院密密围住，爬墙进去，易之、昌宗二，双双被擒。这时庐陵王和韦妃已到城下，文武百官，齐赴郊外迎驾，随把易之、昌宗二人绑赴军前，庐陵王传谕斩首，武三思便亲自动手，把张氏弟兄杀死，然后庐陵王摆驾进宫。

则天皇帝一听说庐陵王杀死了她心爱的易之、昌宗二人，不觉一惊；原是病倒在床上的，便要支撑着起来，左右上去扶持，只因病热沉重，连坐也坐不住，只得依旧睡下。当有一位亲信大臣，名桓彦范的，进宫来劝谏说：“张氏弟兄，在外作恶多端，如今既已杀死。陛下也可不必置念。陛下春秋已高，圣体多病，宜及早退位休养，请下明旨，传位与庐陵王。”则天皇帝听了，也不作声。桓彦范忙去写了圣旨，就则天皇帝榻前，用了玉玺；恰巧庐陵王与韦妃进宫来朝见，则天皇帝便亲手把传位的诏书，递给庐陵王。王和妃子，谢过了恩；武三思和桓彦范一班大臣，簇拥着庐陵王登通天宫即位，仍称中宗皇帝，受百官朝贺，大赦天下。惟薛怀义、张易之、张昌宗等同党，罪在不赦。凡为酷吏周兴、来俊臣所陷害的，一概昭雪。则天皇帝徙居上阳宫，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，复国号依旧称大唐；每隔十日，皇帝率领后妃，及文武大臣，至观风殿朝见母皇帝一次。则天皇帝直到八十一岁崩，改称为则天皇帝太后，封韦氏为皇后。一时武三思、张柬之、李多祚、桓彦范一班大臣，结联韦后、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、长宁公主，内外把持朝政，大弄权威。

自从则天皇帝登位以来，民间便争唱着一种苾挈儿歌，那词句十分妖艳；后来则天皇帝宠幸张易之，易之小名苾挈，人皆大悟。到咸亨年间，民间又唱道：“莫浪语，阿婆嗔，三叔闻时笑杀人。”后来果然武后接位，孝和继承为皇太子；阿婆便指武后，孝和行三，所以歌中称为三叔。当时又有童谣云：“张公吃酒李公醉。”张公，是说张易之的兄弟二人。唐朝天子原是姓李，李公醉，是说唐朝天下复兴也。在龙朔年间，百姓间通行一种酒令道：“子母相去离，连台拗倒。”子母，是说酒盏和酒盘。在则天皇帝永昌年间，大杀唐氏宗室，有宫中宿卫十余人，在清化坊饮酒行此令，有人去告密，十人一齐斩首。后来庐陵王在房州幽囚，果然是子母相离。连台拗倒，是说除去则天皇帝尊号。一切民间歌谣，都已应验，当时则天皇帝已死，凡是姓武的，都革去官职；独有武三思因杀张易之、张昌宗的功劳，又有上官昭容和太平公主在中宗跟前给武三思讲好话，因此他的爵位愈高，在宫中自由出入，毫无禁忌。

又有武承嗣的次子，名延秀，尚安乐公主。安乐公主是韦后最小的女儿，中宗皇帝十分宠爱，官拜左卫中郎将，安乐公主原是韦后迁居房州的时候在半路上产生的，韦后在客店里生产，万分痛苦，又因安乐公主面貌长得十分美丽，便也十分宠爱她，自幼儿听其所欲，不加禁止；凡有奏请，无不允许，因此渐渐地恃宠而骄，权侵天下。这时，中宗夫妇二人还幽囚在房州，安乐公主即留养在祖母则天皇帝宫中，只因她长得聪明伶俐，则天皇帝也十分宠爱。那时，有一位武崇训，原是武承嗣的侄儿，也便是延秀的从兄，年纪只长得安乐公主一岁，品貌却是不凡，常在宫中出入。则天皇帝因是自己的内侄孙，便格外地宠爱他，常把崇训留宿在宫中。这崇训仗着自己年少貌美，又有祖姑袒护着，在宫中便偷香窃玉，和那班宫女闹下许多风流案件，外面沸沸扬扬，竟说武崇训上蒸祖姑母，传在则天皇帝耳中，觉得太不堪了，便把安乐公主指配与崇训，以息浮言。实在这个风流公子，和那位风流公主，早已待不得则天皇帝的谕旨，已在暗中勾搭上

了。下嫁以后，不上六个月，已产下一位男孩儿来。这武崇训精力过人，却也伺候得安乐公主移心如意，夫妻二人，一双两好的，却也过得安乐日子。

后来，有一位武延秀，是崇训的从堂弟弟，年纪比崇训还要年轻，面貌比崇训还要美，崇训只因看在弟兄分上，常常领着延秀进驸马府来游玩。这时，安乐公主和延秀是嫂叔的名义，一家人也不避忌，常常在一块儿说笑玩耍。这延秀又长得一身的风流家数，见着这嫂嫂，无意中暗暗地卖弄风情。这位嫂嫂，又是知情识趣的，见了这位风流小郎，便和一盆火似地向着他。叔嫂二人，终日在府中打情骂俏的，也不避人耳目。便是崇训有时撞见了，一来是碍于兄弟交情，二来是害怕公主势力，也只得把这口冤气闷在肚子里，装聋作哑地过日子。

讲到这位武延秀，在当时原有美男子的名儿，这美名儿直远远地传在突厥国王默啜的公主耳中，听说大唐国有如此一位美男子，便终日眠思梦想，非欲把这美男子弄来和她成双作对地结为夫妻不可。这外国公主，今天也想美男子武延秀，明天也想美男子武延秀，竟想成了一个刻骨的病儿。那默啜可汗十分宠爱这位公主的，一打听了女儿的心病，便立刻调动兵马，直犯大唐边界，口口声声说有女欲招武延秀为驸马，使两国和亲，边报传到朝廷，则天皇帝便问武延秀可愿意到外国去和亲，这武延秀听说有人倒贴妻子上门，又是一件外国货；他原生成喜新好奇的性格，便也十分愿意。当时，则天皇帝便派中郎将阎知微护送着武延秀到空厥国去成亲。那位默啜公主，却也长得端庄美丽，见了这武延秀，果然是一位美如冠玉的少年，便也出奇地宠爱起来。怕他身在异国，心中忧闷，便弄了许多蛮姬在延秀跟前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默啜公主陪伴着在一旁劝酒说笑。有时，夫妻二人并肩儿骑着马，到郊外打猎去。延秀原是少年好色的，见了这异国声色，却觉得别有风味，便和几个绝色的蛮姬，暗暗地勾搭上了，倒也过得快乐的日子。谁知这延秀天天享着温柔之乐，那阎知微却受着缱绻之苦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四回

## 皇太女天开异想 崔侍郎暗纵娇妻

这阎知微原是护送武延秀到突厥国成亲的，他留住在突厥国中，闲着无事，偶然写了一封家书，寄回大唐国去。让突厥国王知道了，说他做奸细，私通消息，立刻把阎知微捆绑起来，点起三万人马，挟着阎知微，直打进中原来，一连攻破了赵州、定州一带地方。大唐天子见突厥兵来势凶猛，便下诏讲和，默啜可汗怕武延秀久留异邦，容易变心，但借通和为名，命延秀捧着和书，放回大唐国去。可怜这位突厥公主，正和这位中国驸马一双两好地过着温柔日子，如今生生地被他拆散了，叫她如何不伤心！从此眠思梦想，渐渐地成了一个相思病。给她父皇知道了，又替她另招驸马，重圆好梦，这也不去说他。

这里武延秀回得国来，则天皇帝说他通和有功，便升他的官，听他在宫中自由出入。武延秀在突厥国里偷香窃玉弄惯了，他回得国来，如何肯安分？早在宫中和一班宫娥彩女，偷偷摸摸地做下了许多风流事务。他心中还不知足，他见这安乐公主长得真是天姿国色，便一心一意地在这公主身上用工夫。武崇训又领着延秀进驸马府去，一任他叔嫂二人调笑嬉谑着。这武延秀在突厥国中，学得一口的突厥语言，便唱几折突厥歌儿，舞几种胡施舞儿，给安乐公主解着闷儿。安乐公主看他知趣识窍，寻欢献媚。看看他面貌却比他哥哥武崇训俊得多，便也把持不住，二人在背地里结下风流私情，在府中明来暗去，只瞒着武崇训一个人的耳目。这武崇训却也识趣，在中宗回朝的时候，他却一命呜呼死去了，是安乐公主自己去对韦皇后说了，便老老实实把武延秀招作了驸马。韦后见这位新驸马眉眼儿长得俊，便也出奇地宠爱起来。满朝王侯宰相，都在驸马府中奔走。

安乐公主又大兴土木，在闹市中建起高大的驸马府来，造着飞楼，跨过长街。公主和驸马二人，并肩儿依在飞楼上，向街心里抛下彩绸去；有时命使女们捧着大把的金钱，向街心里洒去。眼看着一般过路的男女，在街心里奔走抢夺，公主不觉大乐。公主又在府后小山上，建造一座安乐佛寺，金碧辉煌，十分宏大。另造一条长廊，蜿蜒曲折地通着驸马府。最新奇的，那佛寺里并没有什么神身佛像，只空塑着一座莲台，安乐公主每到高兴的时候，自己却打扮成观音模样，穿着白衣白兜，赤着玉也似的双脚，盘腿儿坐在莲台上，命府中的侍女太监们，在佛座上罗列着拜着。这时，武延秀在一旁看公主扮着观音，越发出落得清洁美丽了，便也忍不住拜倒在莲台下面。公主在莲台上受着驸马的跪拜，便不觉点头微笑。那侍女太监们，齐声呼着活佛。安乐公主又在城西开凿一口定昆池，沿池造着许多庄屋，招集了许多渔户、猎户，住在庄屋里，公主自己也打扮着渔婆猎户的形狀，在池上钓鱼，在山上打猎，驸马在一旁伺候着。讲到安乐公主下嫁武延秀的时候，韦后因十分宠爱她，便把宫中皇后用的全副仪仗舆马等物，借给公主使用。那班大臣们，因要得皇后的欢心，便私自贴钱给京城里的百姓们，家家张灯庆祝，从安福门直到宫中，沿途灯光照耀，胜于白昼。韦后与中宗皇帝临幸安福门观灯，下诏授延秀为太常卿，兼右卫将军，驸马都尉，封恒国公。又在金城坊赐宅，穷极壮丽，国库为之空虚。

一年后，安乐公主产一男孩，韦后十分快乐，群臣入宫朝贺，韦后便在宫中赐宴百官，下旨京师地方大小庙宇，都演戏酬神。一时，百姓们男女老小，看戏的，哄动了全城。中宗和韦后，双双临幸驸马府中，慰视公主，又赏十万洗儿钱，便在驸马府中开喜庆筵席。文武百官，在两旁



陪席，中宗皇帝，就驸马府中下诏，大赦天下。又令宰相李峤，文学士宋之问、沈佺期、张说、阎朝隐等，献诗赞美。安乐公主收集天下巧匠，在洛州昭成佛寺中，造成一座百宝香炉。炉身虽只三尺来高，开着四门，架着四座小桥，雕刻着花草飞禽走兽，和诸天、伎乐、麒麟、鸾凤、白鹤、飞仙，丝来线去，鬼出神没，炉身又满嵌着珍珠、玛瑙、琉璃、琥珀、玻璃、珊瑚、车渠等一切宝贝。足足用钱有三百万之多，把公主陪嫁来的私房钱，都已化去。韦后又私地里拿体己钱一百万，赐予安乐公主。公主仗着皇后宠爱，便放纵无忌；和上官婉儿、长宁公主、太平公主一班人，在府中卖官鬻爵。中宗又命安乐、太平两公主，各开府置官，势倾朝野。不论屠沽走卒，只须纳钱三十万，便由公主立降墨敕除官。一时由三位公主所授官职，如员外、同正、试摄、检校、判知等官，竟有五、六千人，皆不由两省敕授，那两省官员，见有公主放的官职，也不敢查问。三位公主中，以安乐公主权力最大，凡有愿出巨金，例外有所要求的，均来求安乐公主。公主仗着父皇的宠爱，便依了那人的请求，自写诏书。拿进宫去，觑着皇上正在署名的时候，公主便把自己写的诏书，送上龙案去，一手掩住诏书上的文字，一手却捉住了皇上的臂儿，要皇上在诏书上署名。中宗皇帝，见公主娇憨动人，便也笑着依了她，在诏书上署下名去，绝不拿诏书上的文字察看一番的。因此，常有京师地方的土豪劣棍，走了安乐公主的门路，忽然诏书下来，拜了大官，不但吏部衙门绝不知道，便是那中宗皇帝，也弄得莫名其妙。

安乐公主自幼养在武则天娘娘身旁，看惯了女皇帝那种独断朝纲的威风，便异想天开，说男儿可为皇太子，我女子何独不可为皇太女？便天天在中宗皇帝跟前絮聒，求父皇册立她为皇太女。那中宗皇帝听了，不但不加深责，还呵呵大笑，抚着公主的脖子说道：“俟你母后做了女皇帝，再立我女为皇太女也不迟呢！”安乐公主一句话听在肚子里，便天天在背地里串哄着母后韦氏，仿则天皇帝故事，临朝听政，她满心想望韦后临朝以后，可早日册立自己为皇太女，将来或有和她祖母则天皇帝一般君临天下的一日。今天也说，明天也说，韦皇后的心肠果然被她说了。这韦皇后因中宗在房州幽囚的时候，有惟卿所欲为的私誓。待进宫复位以后，仗着患难夫妻的名义，处处专权揽事，无形中，中宗已被皇后钳制住了。后来，韦皇后听信了安乐公主的话，便渐渐有预闻朝政的意思。每值中宗坐朝听政，韦后便在宝座后面，密垂帷帐高坐帐内，一同听政，每有臣下奏事，皇帝尚未下谕，只听得啾啾莺声，从帷帐中度出来，替皇帝判断了许多朝政，下了许多上谕。从此以后，韦后因中宗皇帝体弱多病，常常劝皇帝罢朝，皇后便实行垂帘听政了。一切权力，一切事务，都从皇帝手中夺了来，独断独行，她处处行着威权，处处用着私情，比则天皇帝时候还要厉害十倍。中宗皇帝念在患难夫妻份上，也不好意思去禁止她。

韦后的气焰，一天强盛似一天；中宗皇帝便也一天退缩一天，终日躲在宫中，找几个美貌的宫女调笑解闷。所有军国大事，全听韦后一个人主持。那安乐公主见母后握了大权，她想望做皇太女的心思愈切了，她便天天向韦后说着。韦后每日坐朝，也令安乐公主陪坐在一旁听政。中宗又因上官婉儿深通文墨，又能处治朝政，便也命婉儿掌管制命。这婉儿的努力，也便不小，婉儿在则天皇帝时候，便已和武三思私通了，三思出入宫禁，一无避忌。自从韦后回宫以后，三思仗着有护驾之功，益发肆无忌惮，在宫中和一般后妃任意调笑。有一天，三思怀中正拥抱着婉儿在御花园柳荫深处，喁喁情话，让韦后直走撞破了，婉儿见皇后身旁没带随从侍女，便递过眼色给三思，三思也便会意。见皇后正站在台阶上，脸上并无怒容，便也大着胆子上前去一手扶住皇后的玉臂，扶下台阶来。婉儿见皇后一手搭在三思的肩上，只是笑盈盈地对自己说道：“昭容，好乐啊！”婉儿忙低头退去。

这里，武三思使用尽平生温柔功夫，伺候着韦后。从此以后，韦皇后和上官昭容同走上一条道路。后妃二人，同心合意的十分亲密。那武三思仗着后妃二人的宠爱，却一天骄横似一天。韦后常常在中宗皇帝跟前，说了武三思的好处，直把三思拜为司空之职。遇有紧急大事，皇帝便改扮作平常百姓模样，出宫来悄悄地临幸司空府第，和三思商议着。三思府中，也养着许多美貌的姬妾，每见皇帝临幸，便把府中的姬妾传唤出来，在皇帝跟前歌的歌，舞的舞。君臣二人，对坐着拍手欢笑。三思府中养着这许多销魂荡魄的美人儿，便快活得连宫中也忘记去了。韦皇后见三

思久不进宫来，心中便郁郁不乐，便是在中宗跟前，也是唉声叹气的。这时正值春日困人天气，昼长无事，韦后心中记念三思，便觉精神颓丧，百无聊赖。中宗知道皇后记念三思，便命太监去宣召武三思进宫。韦后见了三思，顿时笑逐颜开。韦后平日在宫中爱赌双陆游戏的，便和武三思对坐着赌起双陆来，韦后故意撒痴撒娇的，逗着三思玩笑；中宗皇帝手中握着一把牙签儿，还替他二人算着输赢的数儿呢。正在这时候，内侍进来奏称，丞相李峤，有要事进宫来面圣。中宗皇帝丢下了牙签，急急出去。这里韦皇后见中宗出去，便把双陆一掀，撒得满地，一耸身倒在三思怀里，两人手拉着手儿进寝宫去了。从此，韦皇后把个武三思霸占住了，上官婉儿却落了个空。

从来绝色的美人，天也见怜，岂肯使她空度着无聊的岁月呢？早有一位兵部侍郎名崔湜的，做了入幕之宾。上官婉儿万分地宠爱他。当初，崔湜原是桓敬的心腹。这桓敬是唐室一位忠臣，眼看着武三思专权跋扈，便私地里结识了崔湜；因为崔湜常在宫中出入，桓敬借重他做一个耳目。这崔湜如何能出入宫禁？只因他长得十分俊美，则天皇帝时时传他进宫去问话。崔湜又长于文才，和上官婉儿吟诗酬答，两人十分投合。后来，中宗下诏，命上官婉儿执掌诏制，常在外舍起坐，崔湜无日不是陪侍在一旁的。从来佳人才子，没有不相怜相惜的！当初上官婉儿和武三思尚结一份私情，见了崔湜，神情之间，若接若离。如今武三思被韦皇后管住，丢下婉儿一个人孤凄凄的，一缕痴情，便全寄在崔湜身上。他二人，有一天同在御书房中办事，便情不自禁地干下了风流事体。

崔湜的父亲崔挹，官拜礼部侍郎，父子二人同为南省副贰，是唐朝以来所未有的盛典。崔湜的弟兄崔洺、崔液、崔涤，说也凑巧，他弟兄四人，个个都生成眉清目秀，面如冠玉，崔湜一个一个地引他们进宫来，和上官婉儿见面。婉儿见了这许多美貌少年，一时里爱也爱不过来。从此，上官昭容行走坐卧，无时无刻没有这崔家弟兄四人追随陪伴在一旁的。上官婉儿常常在宫中设宴，一个美人儿中间，坐着四个少年儿郎，在两旁陪着饮酒说笑，行令赋诗。崔湜一心迷在上官婉儿身上，不但不替桓敬做耳目，反倒在三思一边，把桓敬的计议行事，尽情去告诉三思。三思大怒，和韦皇后说了，矫诏尽杀五王，把桓敬刺配到岭南地方去。这崔湜官升到中书令，弟兄三人各据清要。崔湜对人常常自夸为王谢之家，在家中日日开宴，对一班宾客说道：“吾之门第及出身历官，未尝不为第一！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，岂能默默受制于人？”当时，朝中女权甚大，除韦皇后、上官昭容和安乐公主以外，那太平公主也是一向在宫中掌大权的。

这太平公主，在宫中年纪略大些。但徐娘虽老，风韵犹存，她又生成有母亲风流的性格。当时见崔湜玉一般的美男子，心中早已中意，便瞒着昭容，打发宫女悄悄地去把崔湜唤进宫去，也成就了她的心愿。崔湜自从巴结上了太平公主，他的权势也愈大了，官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太平公主自从得了这崔湜以后，心中十分宠爱，称他是可意儿郎。这太平公主生平宠爱过的男子，也不计其数，从没有似崔湜玉雪一般的美少年，叫她心中如何不爱，便一日也丢不开手。只因上官婉儿在宫中也很有势力，便也不敢彰明较著的霸占着，只能瞒着昭容，每天私会一次。这太平公主欲念是十分大的，她同时也爱上了几位王子。内中有一位谯卫王，也可称得美貌少年；只是和崔湜一比，却直比下去了，太平公主的宠爱，也渐渐地淡薄下去，谯卫王心中正怀恨。

有一天，正是昼长人静的时候，谯卫王悄悄地闯进公主府第去。这谯卫王原是在府中出入惯了的。他和公主一般的风流私情，府中上下人原也知道，所以谯卫王进府来，也没有人拦阻他。这时正是盛暑天气，太平公主原是放诞惯了，她和崔湜二人在走廊下横着一张湘妃榻儿，帘儿也不放，帷儿也不掩，竟在那里大寻其欢乐。谯卫王瞥眼见了，心中一股酸气，向脑门直冲，急急转身退出，在外书房中守候着。直守到崔湜事毕出府，谯卫王却拦住去路，说他污辱公主，要揪他进宫去告诉上官婉儿。崔湜一听说要告诉昭容，那昭容的醋劲儿却是很大的，吓得忙把这谯卫王拦住，邀他一块儿到自己家中去饮酒解说。

这谯卫王一到崔湜家中坐下饮酒，只听得隔着屏儿娇声悄语的，又有环珮铿锵，早不觉把个谯卫王一缕魂灵儿飞进屏门里面去了。酒过数巡，崔湜吩咐传女乐出来侑酒。接着只见一群粉白黛绿的女儿，围绕在谯卫王身旁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把个谯卫王看得眼花缭乱，神魂颠倒，举着



酒杯，尽自痛饮。正迷乱的时候，忽的虞侯进来，传说丞相有请。崔湜听了，不觉左右为难。谯卫王正在得趣的时候，深愁崔湜被丞相唤去，自己也不能久坐饮酒了，便拉住崔湜的手不放，说道：“相公莫去，俺们饮俺们的酒，莫问丞相的事。”这崔湜却推说丞相有要事相商，不能不去。谯卫王却延挨着不肯走。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忽然见一个年轻的侍女，从屏门后转出来，同崔湜耳旁低低地说了几句，崔湜连连点头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那侍女转身进去，崔湜便对谯卫王说道：“千岁和小臣，彼此原是通家之好，今日舍间有幸，得千岁降临，真是蓬壁生辉，可恨不晓事的丞相，早不相唤，晚不相唤，恰恰在这时候相唤，又说有什么紧急事相商，小臣待丢下千岁去，又怕得罪了千岁；待不去时，又怕丞相责怪。千岁千万多坐一会儿，待小臣去去便来。小臣妻小，也颇懂得礼貌，方才侍女出来，传说意欲代小臣出厅来奉陪千岁饮酒，万望千岁勿怪。”谯卫王听说崔夫人肯出来陪酒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原来崔湜的夫人，在京师地方，是著名的一位美人，在朝的文武百官，谁不想瞻望美人的颜色。今天谯卫王于无意之中得之，岂不要使他乐死？王爷嘴里尽推说：“小王决不敢劳夫人的驾！”但他两眼却不由得向屏风后面不停地转着，心中只盼望这位美人儿早些出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五回

## 拔佛须公主斗巧 游夜园驸马偷香

谯卫王道言未了，只听得耳中一阵环珮声响，接着风中送过一阵阵脂粉香味来，四个侍女捧着一位天仙似的美妇人，冉冉地出来。走近王爷身边，便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，慌得王爷还礼不迭。抬眼看时，只见容光妩媚，真和搓脂摘粉相似，吓得谯卫王不敢正眼相视，急把头低下了。接着崔夫人双手捧着玉壶，斟着一杯酒，低低地说了一声：“千岁！请满饮此杯。”那啾啾莺声，听得人心骨都醉！又偷眼看崔夫人一双手时，皎洁玲珑，真和玉壶一样的洁白。王爷恨不能伸手过去在这玉手上抚摸一回，只因碍在崔湜跟前，不敢放肆。谁知崔湜这时早已抽身出去了！这王爷全个魂灵儿正扑在夫人身上，连崔湜向他告辞出去，他也不曾听得。直到崔夫人再三请王爷坐下，他抬头向屋子四周一看，才知道崔湜早已不在屋中。他把崔夫人斟下的一杯酒，一仰脖子，饮得个滑滴不留。从来说的：“洒落欢肠。”王爷对美人，三分酒意，七分色胆，看看崔湜不在眼前，便渐渐地拿话儿去挑逗她。那崔夫人最动人的去处，便是低鬟微笑，这王爷看看，实在忍不住了。那时，一班歌舞的姬妾和侍女们，俱不在跟前，便陡然胆大上前去，一把将崔夫人的柳腰儿抱住，一任崔夫人宛转支撑，王爷已是欲罢不能，他两人在这一刹那之间，便已成就了好事。这也是崔湜故意安排下的美人计，借此也钳住了谯卫王的口。从来功名念切的人，儿女的私情一定是浅薄的，这崔湜因为要图自己的功名，一天一天地发达，便不恤把自己的一位天仙似的夫人，送给别人去享受。

那谯卫王得了崔湜的好处，心中万分感激，便竭力在中宗皇帝跟前替崔湜誉扬，因此崔湜的官位愈高，愈见重用。后来，那班王爷，人人都知道谯卫王得了好处，有妒忌他的，有羡慕他的，大家都到崔湜家中去寻找作乐。那崔府的一班姬妾，原是生成性格风骚，见了那班王爷，真是见一个欢迎一个，把个崔府做了众王爷的寻欢之所。那崔湜有两位女公子。原是崔湜原配王氏所生，一对姊妹花，雪肤花貌，和她继母崔夫人真不相上下。长女公子自幼儿说与张说之子为妻。如今年纪各长成十七八岁，正在妙年。每日有这班少年王爷在府中出入，看他们在眼中，如何肯轻易放过。早抢着向崔湜求婚。那崔湜也看在势利面上，把长女公子献与了八王爷，把次女公子献与了十二王爷。给张说知道，忙找人去和崔湜理论，女儿已经送给了人，真是覆水难收，也是无法挽回的了。从此，张说衔恨在心，时时在背地里想法，要报这赖婚的仇恨。但崔湜正在得意的时候，却休想损伤得他分毫！有一天，崔湜从宫中回府，见自己大门上有人写着两行字道：“托庸才于主第，进艳妇于春宫。”崔湜不觉大怒，一面令家人擦去字迹，一面查问那题字的人。把合府中的人查问遍，也无人知道。这两句题词，却传遍了京师，人人在背地里笑话着。崔湜仗着宫中宠爱，便也毫不在意。

这时，高宗之女太平公主，和中宗之女长宁公主、安乐公主、宣城公主、新都公主、安定公主、金城公主，共七公主，中宗一齐赐宅，在京师与亲王一例开府设官。每一府第，给卫士五百人，环守宅门。十步一兵，十分威严。内中以太平公主久持朝政，有擒杀薛怀义和二张之功，朝廷赏赐最厚，权力也最大，食邑至一万户。因她初嫁与薛绍，后嫁与武承嗣，所以薛武两家的女子，都封王封主，食邑三千户。公主平日衣紫袍玉带，倜傥风流，一如男子。此外，安乐公主食邑三千户，长宁公主食邑二千五百户，宣城公主非韦后亲生，只食邑二千户。这七位公主，和上



官昭容每日在一处游玩，连车并马，在大街上游览，在郊外行猎，有时在府中聚欢。太平公主府中，还养了一班小戏子，都是十三、四岁年纪的男孩儿。公主亲自调教者，教得一曲成熟，更邀集一群公主在府中开筵听曲。这班小戏子里面，有一个唱小生的，名字叫荷生，长得最是得人意见，年纪已有十六岁了，他除唱戏以外，太平公主每日携带他在身边，不论行走、坐卧，总有荷生陪伴在一旁。便是那六位公主见了荷生，也人人喜欢他。各各带他到府中去游玩调笑，赏他许多珍宝挂件。外边有许多奔走谋事的人，都在荷生跟前献殷勤。因此，荷生虽说是一个童儿的身体，但他在府外，也暗地里置下许多田庄，存积下许多银钱。这时，新都公主的驸马武延晖和宣城公主的驸马裴巽，都是爱寻花问柳的，常常整天整夜地宿在娼家，不回府来。新都 and 宣城两公主，在府中空守着闺房，闷得慌，便时时找到大公主府中来游玩解闷儿。正是端阳佳节，唐宫中有斗草之戏。在事前，各妃嫔公主郡主，竟出奇思妙想，欲制胜他人，以为笑乐。

这时，安乐公主忽发奇想，想起京师南海泥洹寺维摩诘佛像的五络须，是拿晋朝时候谢灵运的真须装着的，倘然拿来和诸妃嫔斗争，定可以制胜他人。便悄悄地打发黄门官，骑着马，飞也似地跑到南海泥洹寺里，偷偷地把佛须割取回宫。安乐公主又怕留下的佛须被别人割取去，又命黄门第二次赶去，把佛须一齐割下来，抛弃在御河里。从此，这维摩诘佛的下颌，便光滑滑的不留一络须了。原来晋朝时候的谢灵运，长得很美的须髯。他在生的时候，自己十分宝爱，每晚临睡时候，便用纱囊子装起来，平日在须髯上抹些香油，五络长须，黑润柔软，十分可爱。后来，谢灵运犯了死罪，临刑的时候，便自愿把须髯割下来，施给泥洹寺僧，为装塑佛像之用。那寺中大和尚，每见有人来随喜，便将佛须指示与人看，平日很是宝贵。如今见黄门官奉公主之命，前来把佛须一齐割去，心中万分痛苦；但公主的威力，也奈何她不得。这安乐公主得了佛须，便藏着。

到了端午这一天，那一群公主郡主和妃嫔们，都聚集在昆明池畔大草地上，设下了盛宴斗草。韦皇后也来赶热闹，从袖中拿出西方柳来，便有太平公主拿出东方桃来和皇后相斗。又有上官婉儿的夫妻蕙和寿昌公主的兄弟连相斗。正斗得热闹，那安乐公主忽然拿出谢灵运的真须来，招人相斗，一时人人惊奇，大家都赞叹公主聪明伶俐。安乐公主手中拿着一络须髯，向众人夸张着，众人也找不到能够和她相斗的东西。正在这时候，那荷生忽然把自己头上一络发儿剪下来，悄悄地递与宣城公主，那公主接发儿在手，便高声向安乐公主说道：“公主有死人须儿，俺有活人发儿，愿与公主比斗！”安乐便问公主，“拿的是谁人的发儿？”宣城公主口称是荷生的发儿，安乐公主不信，便把荷生传到跟前来，除下头巾，看时，果然鬓边剪去了一络发儿。众妃嫔和公主一齐说：“今天只有安乐公主和宣城公主斗得最是新奇，该公贺一杯。”说着，宫女斟上酒来，大家饮着。这时，武三思在一旁伺候着韦皇后，崔湜在一旁伺候着上官婉儿，太平公主也携了荷生，各各说笑饮酒。真到夜色昏沉，各府中舆马簇拥着公主郡主回去。

这宣城公主，自从荷生截发相赠以后，便从此关情，常常到太平公主府中去找荷生说笑。他二人瞒着太平公主，在花木幽僻的地方，早已成了好事。过了几天，安乐公主府中开凿定昆池成功，发着笈帖儿，请许多皇亲国戚，在府中开庆功宴，连中宗皇帝和韦皇后也被邀在内的。原来宫中有一口昆明池，是在西汉武帝时候开凿的，池中产鱼很多。安乐公主和一班姊妹们，自幼儿在宫中游钓惯了。后来，安乐公主下嫁出宫去，心中常常纪念昆明池畔的风景，她便仗着中宗宠爱，向父皇请求把昆明池赏给她，划入在驸马府园地中去。中宗说：“这昆明池，自从前代以来，从不曾赏给人，朕也不敢违背祖宗成例。况且这池鱼每年卖得十万贯，宫中妃嫔花粉之资，全靠它。今若将这池赏给人，便教妃嫔们脸上失了颜色？”安乐公主见皇上不能答应她的请求，心中十分懊闷，后来，还是韦皇后再三劝说，又拿体己的三万贯钱赏给安乐公主，公主自己添十万贯，招集了京师数万工人，在一年之间，府中开凿了这口定昆池。池边草木风景，全照昆明池一样。格局落成的这一天，满园点缀着灯彩。到了夜间，树头灯光闪耀，好似天上繁星。

在池畔大草地上，排列下酒席。中宗亲率文武百官，降幸园中饮酒。那班年轻的公主、郡主和妃嫔们，打扮得花枝儿似的，夹杂在男子中间，往来戏笑，毫不避忌。这时，高宗的女儿，有

太平公主、义阳公主、高安公主；中宗的女儿，有新都公主、宣城公主、安定公主、长宁公主、成安公主，个个都出落得恁若惊鸿，神若游龙，在林间池畔出没着。安乐公主和驸马武延秀，来往着招呼宾客。这时，武三思、崔湜、荷生一班得宠的官儿，都各各跟着他女主人进园来游玩。安乐公主邀众宾客入席，一时履舄交错，欢呼畅饮，直饮到夕阳西下，接着一轮皓月，从水面捧出，照成金光万道，在水面上闪耀不定。安乐公主高兴，慌唤备船，乘着月光，在池面上游玩去。一时，皇帝皇后和随从的妃嫔官员们，都下了彩船。船四檐，缀着五色明角灯，荡漾在湖心，倒映在水中，煞是好看。这太平、安乐、长宁、宣城、新都、安定、金城七位公主，却棹着七条小采莲船儿，在彩船四周，一往一来的，出没不定。一群船只，正漾在水中央，忽见满池浮着荷花灯儿，倒映着天上的一轮明月，倍觉光辉。灯光深处，度出一缕歌声来，令人心神清凉。这定昆池，有十里水面，都由司农卿赵履温替她一手营造。以池中央，堆起一座石山来，仿着华山模样，从山巅上飞下一股瀑布来，倒泻在池水里。另避一条清溪，用玉石砌岸，两岸琪花瑶草，芬芳馥郁。溪底全用珊瑚宝石筑成，从水中反映出珠光宝气，在月光下照着，分外清澈。

长宁公主和太平公主，各棹一只小艇，悄悄驶入小溪，在白石埠头上岸了。她两人身旁各带着一个儿郎，携着手儿，走到花木深处去，正打算寻她们的快乐。长宁公主忽然止步，一手指着那边，隔着一丛花木，水边月光明亮的地方，有一男一女，并坐在草地上，脸贴着脸儿，正是情浓的模样。太平公主看时，那一对男女，正抬起头来，月光照在脸上，太平公主认识一个男子便是她宠爱的荷生，那女子却是宣城公主。太平公主心中这一气，当时便要赶上前喝破他们。还是长宁公主劝住了，说：“看在姑侄份上，饶了她一次，明天待俺去说给妹妹知道，警戒她下次不可再犯。如今倘一闹出来，这荷生又是姑姑私地里宠爱的人，给众人知道，彼此脸上都不好看。”太平公主听她说得有理，也便点头说道：“饶便饶了这丫头，但教俺如何耐得这一口气呢！”她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说道：“有了！待俺去唤她驸马亲自来看他女人这浪人的样儿。”说着，她便丢下了长宁公主，急坐着小艇子回去到那大草地上遍地找寻，又问那场上的守卫太监，大家说方才见驸马裴巽和薛国公主在那杏树下说笑着，一转身向那小径中走去了。太平公主听了太监的话，便向那小径上找去，看看走到路尽头一座亭子跟前，一抹月光斜照着，只见亭子里那薛国公主正倒在裴驸马的怀里，紧贴着。太平公主看在眼里，不觉冷冷地一笑，低低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这真是循环报应！他女人在那里偷别人的汉子，他汉子也在这里偷他自己的妹子。”原来这薛国公主是睿宗的第七个女儿，和宣城公主是嫡堂姊妹，已下嫁驸马王守一。只因王守一生得粗蠢，爱裴巽人物漂亮，他两人早已有心，只恨不得其便。如今趁此良夜，又在人众之下，觑着大家不防备的时候，便悄悄地在這僻静所在，了此心愿。谁知天下的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巧巧地给太平公主走来撞见。太平公主见他们正在情浓的时候，自己不便上去打叉，便悄悄地吩咐自己身旁的小太监，快快去把宣城公主唤来，只推说是裴驸马有请。太平公主的意思，这桩风流公案，让他们自己去闹穿了，夫妇之间起一场大大的争吵，也泄了胸头之气。

那宣城公主正和荷生情浓的时候，听说驸马有请，她一时如何舍得丢下她的心上人便去，两人在月下又纠缠了许多，才由小太监领她到那小亭子边。宣城公主举眼一望，见一片月光照在亭心里，那位裴驸马正俯着身把一个宫女搂倒在栏杆上，不知做些什么，只听那宫女嘴里还不住地嘻嘻笑着。原来这宫女是安乐公主身边的，裴驸马和薛国公主在亭子里做这瞒人的勾当，让这宫女走来撞破了，裴驸马仗着自己长得一副好嘴脸，便拉着这宫女也走上了一条道路，也是借此灭口之计。万想不到，鬼使神差一般的，这时候宣城公主巧巧撞来。宣城公主生性是悍泼的，她如何肯耐？早耸身扑向亭子里去，右手揪住驸马，左手揪住那宫女，直揪上彩船，到中宗皇帝跟前理论去。这中宗皇帝原是一位好好先生，他见宣城公主闹上船来，早没了主意。这时韦皇后和太平公主、上官昭容，一席儿坐着饮酒。只有太平公主心里明白，便向韦皇后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话，韦皇后见皇帝没有主意，便上去替皇上作主，宣旨下去，便把这宫女赏给裴驸马。这个旨意一下，顿时气死了宣城公主，又乐死了这裴巽。当时，裴驸马上前谢过了恩，一手拉住了那宫女，肩并肩退出船去，把个宣城公主气得酥呆在半边。这原是太平公主用的离间的毒计，后来



还是寿昌公主过去把宣城公主拉入席去饮酒，暂时把这股气按住了。

那裴驸马得了这个宫女，便连夜带回府去享用。那宫女原也长得白净美丽，裴驸马十分地宠爱着她，一连二十晚不曾到公主房里去。那宣城公主气愤到了极处，有一天，觑裴驸马到王守一驸马府中去，府中没有人的时候，便令自己的心腹侍女十多个人，拥进这新姬人房中去，把那宫女捆绑得和猪猡一般。宣城公主高坐在堂上，那宫女被绳子绑成一团，掷在阶下，杀猪般地叫喊着。宣城公主吩咐拿藤杆儿浑身抽着，那宫女却也不弱，她身子在阶石上打着滚，却骂不绝口。又把宣城公主私通荷生的事体，直喊出来，这羞辱叫公主如何忍得住？便一声大喝，命割去贱丫头的鼻子，免得她胡说乱道。喝声未了，早有几个勇妇上去，捉住头脸，把这宫女的鼻子用快刀割了下来。可怜这宫女，满脸淌着血，痛得晕绝过去。停了半晌，悠悠醒来，嘴里还是含含糊糊地骂着人。宣城公主到了这时候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喝令再割去她的耳朵。那勇妇正动手割时，只见那裴驸马急急从外面跑进来，口中连连喊着：“请公主饶了她罢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勇妇早已把宫女的两耳割在手中。裴驸马看了，万分心痛，一耸身上去，抱住宫女的身体，嚎啕大哭。宣城公主见驸马如此爱惜这宫女，心中愤火愈烧愈高，好似火上加油，她也顾不得了，急急赶下堂来，从勇妇手中夺过那尖刀来，一把揪住那驸马的头巾，拿刀割去。那驸马双手捧住了颈子，急转身逃去。只听得嗖的一声，那一个发髻儿已割下来，握在公主手中。驸马拔脚飞奔，一溜儿烟逃出府门外，去得无影无踪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六回

## 皇后裙边云飞五色 太子府中议灭三思

裴驸马原是去赴薛国公主的幽会，见府中心腹太监接二连三地来报说：“新姬人被宣城公主捆绑起来，割去鼻子。”那姬人是驸马的新宠，听了好似万箭穿心，飞也似地赶回府去，已是来不及了。那宫女被她们宰割得好似一个血人儿，死在台阶上了。幸而裴驸马逃避得快，那发髻已被宣城公主割去；倘然迟一步，驸马这颗脑袋，怕也要保不住了呢。裴驸马一肚子悲愤，逃出府门，一径走进宫来，兜头便遇到太平公主，把宣城公主撒泼狠毒的情形，告诉一番。太平公主正要拿宣城公主的错儿，当下听了裴驸马的话，便拉着驸马一块儿去朝见中宗皇帝。太平公主又在一旁说了许多宣城公主的坏话，中宗皇帝难得勃然大怒，立刻下诏把宣城公主降为县主，召进宫来，监禁在冷巷里。太平公主又请把薛国公主下嫁与裴巽，中宗皇帝也便依了奏。这一来，把个裴驸马和薛国公主感激得死心塌地。从此，裴驸马在外面替太平公主做耳目，四位公主都是卖官鬻爵的，独有太平公主门下卖出去的官最多，这大半是裴驸马替她在外面张罗之力。裴驸马和薛国公主虽如了他们的心愿，独冤枉死了一位王守一。那王守一原是薛国公主的驸马，只因中宗做主，把薛国公主改嫁给裴巽，便硬说王守一有谋反的罪，生生地把他杀死。同时，又有一位安定公主，闹出了一桩风流案件。

这安定公主，却是中宗皇帝的亲生女儿，在姊妹中生性最是幽静。韦皇后生了安定公主以后，便被则天皇帝废逐。韦皇后在临行的时候，悄悄地把安定公主去寄养在叔父韦昌荫家中。这韦昌荫是韦皇后的从堂叔叔，只因是远房，他侄女儿进了宫，点了贵妃，韦昌荫也得不到什么好处，世代在京师东郊外守着一座庄院，耕着几亩田地，过他农人的生活。后来，韦皇后遭废逐，凡是姓韦的在京中做官的，一齐被武则天革去官位，捉去关在牢监里。这韦昌荫只因不曾做得官，便也不曾被捉，依旧安安闲闲地住在乡下地方。当初，韦皇后把女儿托给叔叔，也是因为他能够避灾免祸。这安定公主寄养在舅父家中，舅父舅母都十分宠爱她，却也过得安乐的岁月。

他舅父有一个儿子，名叫韦濯，和安定公主长成同年伴岁，终日陪伴着安定公主游玩。一对小儿女，有时在池畔钓鱼，有时在山下采花，两人交情一天亲密一天起来。这安定公主秉有母亲多情的天性，在十六岁上，便勾搭上了这韦濯，韦濯也是一片痴情向着这位公主，两人在山巅水涯、花前月下，不知做出多少风流故事来。正在如胶似漆的时候，忽然中宗和韦后回宫来，把这安定公主接进宫去，选了吉日，下嫁与王同皎。这王同皎原是富贵子弟，不解得温柔，只知道任性使气。安定公主这时见不到她心上人儿，已是万分的委屈，如今又嫁了这一个粗暴的驸马，叫她如何能忍得？在中宗皇帝时候，公主的权柄最大，那时韦濯因韦皇后提拔他，已进京来做小卿的官。因他是外戚，也得在宫中自由出入，无意中与安定公主相遇，彼此勾起了往日的旧情，便也情不自禁地两人在背地里偷过几次情了。在宫中耳目众多，偷偷摸摸的，总是不方便，安定公主便仗着自己的权力，索性把这韦濯唤进驸马府中，停眠整宿起来。事机不密，风声传在驸马王同皎耳中，便气愤不过，正打算进宫奏明皇上，谁知安定公主竟先发制人，她连夜进宫去，口称告密，说驸马王同皎谋反。中宗皇帝胆子最小，一听说有人谋反，便也不分皂白，立刻下诏禁卫军，把王同皎捕来，问成弃军的罪，发配岭南去，独有安定公主亲生的儿子，留在公主身旁。那安定公主见去了王同皎，便暗地里向韦皇后说知，韦皇后替她做主招韦濯做了驸马，从此两人如

心如意过着日子。

这时，宫中秽乱不堪，所有太平公主起，中宗皇帝的八个公主，和睿宗皇帝的十一个公主，谁不是私地里养着许多少年男子，充作面首，每每瞒着自己的驸马，在背地里寻欢作乐。这安定公主虽说嫁了韦濯，如了自己的心愿，但每日和姊妹们在一块儿游玩，见她们各有心爱的少年男子，带在身旁游玩，十分快乐，便也不觉心动起来。当时，有一个崔湜的弟弟，名叫崔铤，年纪最小，长得活泼伶俐，常跟随他哥哥在宫中出入，给安定公主看上了，便和韦皇后说知，拜崔铤为太府卿，又把驸马韦濯废去。安定公主便又改嫁崔铤。这时，崔铤是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孩子，安定公主已在中年，不免有美人迟暮之感。自得了这崔铤以后，便尽夜纵乐。他二人狂荡到十分，也不避寒暑，不避风雨，不上三年工夫，安定公主竟一病身亡。死后，那王同皎的儿子便上奏道，请将公主的遗体 and 父亲合葬。那给事中夏侯钜上书劝谏，说公主义绝王庙，恩成崔室，逝者有知，同皎将拒诸九泉！同时，那崔铤也不肯把公主的遗体听人搬去。中宗便把安定公主的遗体，判给崔铤埋葬，却把夏侯钜贬为泸州都督。

从此以后，那班公主和妃嫔，益发放诞不羁，常常姊妹三五成群，打扮做富贵子弟模样，骑着高头驽马，招摇过市，每见有热闹围场，公主们也挨肩擦背地混在人丛中，和一班市井无赖调笑为乐。见有中得自己心意的，便暗暗地招呼侍卫，捉进府去养着。

这时，京师东街有一个走方道士，名唤史崇玄的，每日在那旷场上飞钹舞剑，为人治病，那左近居民男女围着观看的，十分拥挤。有一天，这史崇玄正在舞剑作法的时候，忽见东南角上十数个差役拥着一个贵官儿冲进围来，将闲人驱散。史崇玄看时，那贵官眉目清秀，神态威严，忙上去打恭问讯。差役传着贵官的话说：“贵官患骨节酸痛，请道人同进府去，为贵官治病。”那道士听了，诺诺连声。当有随从的人，拉过一匹马来，令道士骑着，随这贵官进了一所庞大的府第。转入一座园林里，建造得楼台起伏，花木森幽，来来往往的仆役，都是内宫黄门一般打扮。这史崇玄心中战战兢兢的，跟定了一个官役，在园中绕着许多弯儿，走进一座大厅屋中坐下。静悄悄地隔了半晌，只见窗外人影幢幢，往来不息，夹着娇声细语，环珮叮咚，史崇玄心知是内宅眷属，在窗外窥探，早吓得忙把头低下。又过了一晌，进来了两个官役，手中捧着衣巾等物，领史崇玄到浴室中去，替他浑身梳洗，又漱口净面，换上一副华丽的靴帽袍褂，在镜中照着，果然衣履翩翩面目清秀，心想为贵官治病，何必费如许周折？正怀疑的时候，那两个官役，将他送进一座穹门，转出一双垂髻的女儿来接引着，向重房深闺中走去。走进了几重帷幕，只见满目锦绣，芬芳扑鼻，一位丽人高踞绣榻，史崇玄慌忙拜倒在地。只听莺声一啭，说：“师父起身。”史崇玄抬头一看，才恍然大悟，原那贵官便是这丽人改扮的。如此华贵的丽人，想来不是公主，便是妃嫔了，心中不觉害怕起来，尽跪倒在地，不敢站起身来。后来，转进四个侍女来，把史崇玄扶起，又排上酒菜儿来。那贵妇人高坐当筵，命史崇玄陪坐在一旁，侍女一齐退出，史崇玄眼对美色，鼻领奇香，三杯酒下肚，渐渐地胆大起来。当夜，那贵妇人便把史崇玄留住在这锦绣堆成的闺房，替她治病。日子久了，史崇玄才知道这贵妇人便是太平公主，从此便尽心竭力地伺候得太平公主欢喜。

那公主们知道这姑母得了一位师父，便大家到府中来参谒，一群脂粉，围住了这史崇玄，大家唤他师父。这师父原也长得仙容道貌，精力过人。内中睿宗皇帝的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，最是爱修仙学道，各各在府中摆下了盛大的筵席，请史崇玄饮酒，当筵拜史崇玄为师父。这史崇玄的名儿，一天大似一天，传在韦皇后和上官昭容耳中，便求皇帝下诏，把师父召进宫来，听他讲经说法。这史崇玄留在宫中十多天，皇后和各妃嫔赏了无数的金帛，皇帝又下诏拜史崇玄为鸿胪卿，发内帑一百万，替金仙、玉真两公主造两座高大的仙观。两位公主住在仙观中修道，每隔五、六日，史崇玄便要到观中来传道。每来时，总和太平公主同坐着一车，旌旗舆仗，前后呼拥着。两人进得观来，总是并肩儿走着，对面儿坐着。这史崇玄攀上了太平公主，声势一天一天地浩大起来，满朝的将相，谁不到观中来拜见，献着礼物儿，满嘴地称着师父。安乐公主又在定昆池边，摆下酒席，请史崇玄赴宴，中宗皇帝和韦皇后也临幸。饮酒中间，皇帝先赋定昆池诗一



首，令群臣和诗。那时，有一位黄门官李日知的，诗中有两句道：

“但愿暂思居者逸，无使时传作者劳！”

诗意有讽刺的意思。当时，群臣见日知的诗，都怕他得罪公主，替他捏着一把汗。幸得安乐公主是不懂文字的，便也含混过去。

这时，京师的人民，忽然唱着两句歌谣道：“桑条韦也女！时韦也！”乐宫中有一个值夜的宫女，忽见皇后的衣箱上裙上有五色云飞，便声张起来。中宗皇帝认是祥瑞之兆，便令内务官写成图画，给百官传观。侍中韦匡源又奏称：“此是千载难逢之事，请布告天下。”中宗依奏，便布告天下，又下诏大赦天下。迦叶志忠也奏称：“昔尧帝未受命，天下歌桃李子；文皇未受命，天下歌秦王破阵乐；则天未受命，天下歌武媚娘；皇后未受命，天下歌桑条。”韦谨上《桑韦歌》十二篇，请编入乐府，皇后祀先蚕，则奏之。中宗览奏大喜，传旨厚赏，一面与皇后行祀南郊。国子祭酒祝钦明，司业郭山恽，奏称：“古者大祭祀，后裸献以瑶爵，皇后当助祭天地。”接着，太常博士唐绍，蒋钦绪却奏谏说：“周礼只有助祭先王、先公，无助祭天地之文。”中宗不理，仍以皇后为亚献，宰相女为齐娘，助执笾豆。齐娘有丈夫的，一律升官。礼成，大赦天下。武三思要讨皇后的好，又劝众文武上后号为顺天皇后。中宗又与皇后亲谒韦氏宗庙，封后父玄贞为上洛郡王。当有左捡遗贾虚己奏谏说：“盟书有非李氏王者，天下共弃之。今陛下复国未几，遽私后家，先朝祸鉴未远，甚可惧也！如能令皇后固辞封位，使天下知后宫有谦让之德，不亦善乎？”韦后见了这奏章，大怒，逼着皇上下旨，革去贾虚己功名，流配到岭南去。

从此，韦后的权威，一天大似一天。那武三思既与韦后、上官昭容通奸，久有谋弑中宗的意思，时时哄着韦后仿武后故事，自立为女皇。那三思的儿子武崇训，又是安乐公主的驸马，也时时哄着安乐公主进言母后，请废太子重俊，立自己为皇太女。这重俊太子，原不是韦后的亲生儿子，安乐公主仗着自己是韦后的女儿，常常欺辱太子，骂太子为奴才。这时，太子无权无势，只得忍气吞声的，不敢在宫中逗留，常常与丞相李多祚在背地里议论父皇懦弱无能，时时有肃清君侧的意思。那李多祚总劝太子说：“时机未至，且忍耐着！”

这一天，冬至节，太子进宫去朝贺，无意中见韦后和上官昭容陪伴着武三思那种轻狂淫冶的样儿，早不觉把个重俊太子气得无明火向顶门上真冲，他也不候皇帝出来，急急出宫，在丞相李多祚府中，暗暗地去召集左羽林军李思冲、李承况、独孤祚之、沙叱忠义一班心腹武将，矫皇帝旨意，发左羽林军及千骑兵，在半夜时分，分两路军马直扑武三思、武崇训府第。那三思父子正做好梦，被羽林兵直冲进卧室去，活活地擒住，拿粗绳子捆住，送在太子跟前。他父子二人齐声嚷着：“太子救我！”重俊太子见了武三思，忍不住满腔怒气，拔下佩刀一挥，把三思、崇训二人的脑袋，一齐砍下。接着，又捕捉了三思的同党十多个人，太子吩咐一齐杀死。一边使左金吾大将军，成王千里，领一千兵士，守住宫城。太子自己统兵三千，直趋肃章门，斩关直入，搜索韦皇后、安乐公主、上官昭容一班淫妇。

惊动了中宗皇帝，披衣跣足，带领十数名太监走出宫来。正值韦后和安乐公主、上官昭容，慌慌张张地逃来，一见了皇上，便上前去围住，前推后拥的把个皇帝送上玄武门楼去，吩咐紧闭宫门。一面传旨，宰相杨再恩、苏觐、李峤、宗楚客、纪处讷一班武臣，统兵二千余人，守住太极殿。又诏右羽林将军刘仁景一班武将，带领留军飞骑数百人，去抵敌太子的人马。那李多祚兵到玄武门，不得入。中宗皇帝倚身在城楼上，亲身向城下兵士说道：“尔等原皆是朕之爪牙，今为何忽然作乱？速杀贼者有赏！”那班兵士，见了天子的颜色，一齐拜倒在地，口称万岁。转过身去，反把李多祚用乱刀吹死。那李思冲、李承况、犯孤祚之、沙叱忠义一班同党，见大势已去，便也纷纷逃散。

重俊太子带着手下几个亲兵，逃出京城，逃上终南山去宿了一宵。这终南山离突厥很近，第二天，太子便从终南山逃下来，向通突厥的大路上走去。看看走到靠晚，两腿酸痛，万分难走，





肚子里又十分饥饿，便拣路旁一方大石头上坐下。歇歇看看，左右只剩两个兵士，都是垂头丧气的模样。太子奔波了一天，十分疲倦，不觉把身躯斜倚在树根上瞌睡去。那两个兵士，见太子睡熟了，便陡起歹意，悄悄地商量，乘太子睡熟的时候，拔下佩刀，把太子杀死，拿了太子的首级，奔回京师来。在半路上，遇到赵思慎带了大队人马赶来，那兵士献上首级。赵思慎把太子首级缴与宗楚客，楚客去奏明皇上。中宗下诏将太子首级献上太庙。这时，韦皇后见死了武三思，心中万分凄凉，听说太子首级到京，便下懿旨：“将太子首级，在三思、崇训父子柩前致祭。”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亲自到灵前吊奠。正在这时候，忽见一位官员，白袍白冠，抢上灵座前来抱住太子的首级，嚎啕大哭。又脱下白袍来裹住太子的首级，抱在怀中不放。众人看时，这官员名叫宁嘉勛，现为永和丞之职。当时，宗楚客带领兵士在灵前保卫，见宁嘉勛如此行动，便喝令兵士上前去把首级夺下，把宁嘉勛揪下堂来，交刑部打入监狱中去。

自从重俊太子死后，那韦皇后的权力愈大，每日由皇后垂帘听政，中宗皇帝只坐在宫中不问外事。皇后下谕，改国号为景龙元年。这一年，元宵灯节；京师地方为庆祝皇后，大街小巷，都挂着奇异灯彩，十分热闹。韦后便和中宗打扮成平民模样，悄悄地从后宰门坐着街车，到大街上观灯游玩去。又下旨，命开放宫门，纵令宫女出外观灯。那三千宫女，得了这个旨意，人人欢喜，呼姊唤妹的，打扮成红红绿绿，一队一队地走出宫去，在大街小巷中游玩着。那班宫女，长年幽居在宫中的，如今放出宫来，忽然见了这繁盛的街市，便十分快乐，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行、说笑，快活得忘了形。便有京师地面许多流氓无赖，好似蚊蝇见了血一般的，大家上去把宫女紧紧围住，花言巧语地哄着说，某处有奇妙的灯彩，某处有热闹的市场。那班宫女，齐是天真烂漫的女孩儿，如何懂得外面险恶的人心！有许多年纪已到十七、八岁，平日在宫中，看惯了后妃那种淫荡的样儿，自己也巴不得拣一个如意的郎君，一双一对地过着日子，因此她们一见男子来哄骗，她便也甘心情愿地跟着男子们跑去。这一跑，三千个宫女，竟跑去了大半，只有一千多名宫女回宫来的。这一晚，皇帝和皇后从大街上看灯回来，又悄悄地临幸兵部侍郎韦嗣立府中去。那韦嗣立正和一班同僚官在家中开夜宴，饮酒行令，十分热闹，忽然见皇帝、皇后直走到筵前，吓得屋子里的那班官员，一齐跪下地去接驾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

## 韦皇后妙选面首 冯七姨奇制荐枕

中宗皇帝和韦皇后微服到了韦嗣立府中，传旨众文武不要拘束，一般地饮酒行令。韦嗣立家中，原教导着一班小戏子，便在当筵扮演起来，一时锣鼓喧天，笙歌匝地。韦嗣立自己也能唱曲，便打扮成老渔翁模样，登台唱了一出渔家乐。韦皇后在宫中游玩着，最爱看宫女和太监抛球拔河，如今见文武百官俱在，便下旨：“文武官在三品以上的，作抛球拔河之戏。”先在台上，文官和文官，武官和武官，捉着对儿拔河。文官中有韦巨源和唐休璟二人，年纪都在七十岁以上，形状十分龙钟。韦皇后故意要闹着玩笑，特命韦、唐二人上台去拔河。那唐、韦二人，奉了圣旨，不敢违抗，便领旨上台去。谁知两人才动得手，便气喘吁吁，手脚打战，绳子落地，两个老头儿也跟着倒在地下，翻了一个跟头，只见他擎着手脚向空乱抓乱爬，煞是好看。皇帝和皇后看，不觉呵呵大笑。这抛球之戏，原要在空旷地方行去，韦嗣立家中原造得极大园林，听说皇后要看抛球之戏，便立刻在花园中拣一方大草地，安下皇上和皇后的龙位。点起数千盏灯笼，挂在树枝儿上，照耀得这草地如同白昼。便有许多三品以上的武官，显出全副好身手来，把一个彩球踢来踢去，却踢得个个不落空，渐渐地天色明亮，皇后才觉精神困倦，便启驾回宫。

第二天，一查点昨夜放出去看灯的宫女，竟有大半不曾回宫来的，当有总管太监奏明圣上。皇后便下懿旨，派四路太监，向民间去采买女儿。这个旨意一下，那太监们便如虎似狼地向民间去骚乱，弄得民间儿啼女号，不上一个月工夫，已选得三千女孩儿，带进宫来，安插在各处充当宫女。那太监还不住地向民间搜括，早有给事中李景伯上章奏谏，请皇上停止采买宫女之事。中宗却全不知道有这件事，见了李景伯奏本，忙下旨停止。

韦皇后自从游过韦嗣立园林以后，常常称赞他建造得巧妙，只恨那时在昏夜，不曾游遍，便特意拣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，皇上和皇后又临幸韦嗣立园中来。慌得众文武官员，得了这个消息，车水马龙地齐赶到园中来候着。韦嗣立陪着皇帝皇后在凤凰原上饮酒听曲子。这凤凰原是一座高坛，四面白石台阶，筑着一百四十级，坡上种着各种奇花异草，一片灿烂，把坛顶上一座凤凰亭子团团围住。这座亭子却造得十分精巧，所有一切梁柱窗槛，都雕刻着大小凤凰，共有数千头。亭子的顶上，一只金子铸成的大凤凰，装着飞鸣的样子，十分生动。亭内用杂锦榻子分着间，满榻子罗列着珍奇宝玩。皇帝和皇后在亭子里盘桓多时，十分愉快，传旨把凤凰原改称作清虚原。帝后在亭中用膳毕，又下亭去游幽栖谷，又游兴庆池。在池边又开筵畅饮，侍宴的文武官，都叠起歌舞，一个歌了，又是一个；一个舞了，又是一个。直闹到夕阳西下，还不罢休。班中便闪出一个李景伯，当筵唱道：

“回波，尔持洒卮，兵儿志在箴规！侍宴既过三爵，兆咩窃恐非宜！”

合座听了他这歌词，都不觉悚然。皇帝也觉出宫太久了，便催着皇后一同回宫去。

一转眼，又是大除夕，韦后先和皇帝说知，须传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一律入阁守岁。宫中遍设庭燎，照耀得里外通明。翊圣宫中数十重门，内外洞开。每重门上悬灯结彩，每座殿上摆

藏



满了筵席，一直进六座大殿，殿上坐满了文武官员和亲王驸马等亲贵。皇后特下恩诏：“凡官阶在三品以上的，以及亲王驸马们，都许他夫妻同席。”因此，亲王中如守礼嗣王、谯王、让王、隋王等共十八位王爷，携着王妃在第四殿上坐席。驸马中如武攸暨与太平公主，武延晖与新都公主，杨慎与长宁公主，韦捷与成安公主共二十四位公主与驸马，在第五殿上坐席。中宗皇帝与韦皇后，坐在第六殿中。韦皇后自武三思被杀以后，心中失了一个宠爱的人，常觉郁郁不乐。今夜中宗在宫中大开筵宴，也是要讨皇后欢喜的意思。当时在第六殿上陪席的人，有刑部尚书裴谈，工部尚书张锡，将军赵承福，将军薛简，又有卫谯王重福，温王重茂，又有国子祭酒叶静，常侍马秦客，光禄少卿杨均，各各带着自己的夫人王妃，陪坐在皇后左右。

看官，你知道为什么这帝后的殿上，却有这些不伦不类的官员和亲王坐着？只因这一班官员，全是韦后的心腹，都仗着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因此韦后把他们召集在第六殿上坐着。再说，内中的杨均、马秦客、叶静三人都得了皇后宠爱的。那杨均原是韦嗣立家中雇用着的厨子，烹调得酒菜最是有味。韦皇后临幸韦嗣立家中饮酒，尝得酒菜，十分赞叹，说有味，立刻赏黄金百两，杨均上来叩谢皇后的恩赏，韦后一眼见杨均长得少年面美，便暗暗地中了心意，下诏把杨均调入宫中去，专替韦皇后做酒菜。每于夜深时，韦后在别室里悄悄地把杨均传唤进去，赐以雨露之恩，杨均因此便得了光禄少卿的官衔。讲到这马秦客，原是太医院的御医，皇后偶尔受了一点感冒，传秦客进宫去诊脉，谁知因秦客的眉目长得实在清秀，不过却把皇后的病也治好了，从此以后，皇后常常把秦客传进宫去治病。他的宠爱，也不在杨均之下。再讲到那叶静，原是一个马贩子出身，在马上功夫很好。景龙四年的元宵，京师地方盛行灯会，韦皇后微服出宫，在韦嗣立在庄楼上赏灯，那一套一套的杂耍从楼下经过的时候，叶静骑在马上搬弄诸般技艺，什么镗里藏身，鳌头独立，搬弄得十分灵活。韦后在楼上望去，见叶静好一条大汉，浑身铜筋铁骨，猿臂狼腰，魁梧可羨。皇后心中不知怎么一动，便悄悄地传旨左右心腹太监，暗暗地出去把这大汉留下，当夜送进宫去，在皇后跟前玩了许多把戏，觉得十分受用。从此，叶、马、杨都做了入幕之宾，追随着韦后，不离左右。这一夜，宫中守岁，自然也少不了这三位宠臣。只因碍着皇帝的耳目，皇后故意装出不十分欢乐的样子来。中宗皇帝见皇后越是不欢乐，却越要设法使皇后欢乐。

当时，有一位皇后的老乳母王氏，原是蛮妇，面目长得奇丑，却十分忠心于皇后。韦皇后进宫来，也便把这乳母带在身边，好看好待着。又因这王氏善于插科打诨，皇后每到忧闷的时候，便找这乳母王氏说笑一阵，解去了心中的焦闷。如今皇后在殿上饮酒守岁，乳母王氏也随侍在一旁。如今这王氏是五十岁的老妇人，面貌长得愈加丑陋。她丈夫早在十年前去世，并不曾留得一男半女。只因皇后看待她很好，却也不觉老苦。中宗皇帝见皇后今夜不甚说笑，认是皇后心中有不快活的事体，便悄悄地去把乳母王氏唤来，命她去劝皇后的酒，要引得皇后欢笑，便重重地赏赐。那王氏得了圣旨，便蹒跚着走到皇后跟前，捧着金壶，给皇后斟上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娘娘饮了此一杯酒，娘娘明岁便一统天下！”韦皇后近年来颇有自立为女皇的意思，听了乳母这一句话，正是深中圣怀，便把一杯酒饮下。接着又斟上第二杯酒去，皇后摇着头说：“不吃了。”乳母说道：“娘娘快饮下罢！像贱婢要饮这一杯，也没这个福。”皇后听了，觉得诧异，便问：“饮酒要什么福呢？你要饮时，俺便赏你饮这一杯。”乳母忙摇着头说道：“奴婢不敢奉旨！这第二杯酒，名叫成双杯。饮成双杯，须得夫妻双全的人可饮。娘娘若定要奴婢饮这一杯时，须先求娘娘给奴婢做一个媒，赏奴婢一个老女婿，待奴婢和老女婿在洞房花烛时候，饮个成双杯儿，也还不迟！”一句话，说得韦皇后哈哈大笑。一旁，温王的妃子插科道：“姥姥这大年纪，还想女婿吗？”乳母说道：“怎么不想！不瞒贵妃说，奴婢每日害着相思病呢。诸位娘娘贵妃公主们，谁可怜我老奴婢，有剩下来的女婿，赏一个给奴婢罢！”众人听了王氏的话，越发笑得厉害。皇后忍着笑说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如今宫中上上下下的男子汉，姥姥放着眼拣去，看拣中了谁，俺便把那男子赏你。”王氏摇着头说道：“可怜巴巴的，如今在殿上的，尽是老爷太太捉着对儿守着，奴婢也不敢作这个孽，生生地去拆了他们的对，剩下那太太，害她和奴婢一般地也害着相思病，岂不罪过？”这

句话，连皇帝听了也大笑起来。忽然想起御史大夫窦从一却是一个鳏夫，他妻子死了已有十年，却还未娶有继室。当下便笑对王氏说道：“姥姥是嫁一个老鳏夫么？那也很容易，待朕来替你做媒罢。那御史大夫窦从一，妻子死了已有十年，却还未娶有继室，姥姥愿意嫁他么？”王氏听了，忙爬下地去叩着头说道：“这个话原是奴婢哄着娘娘欢笑，奴婢实在不敢害什么相思！奴婢今年已五十四岁，倘再打扮着去候新娘，怕也没有这样好的兴子了。”

中宗皇帝说这个话，原也是逗着王氏玩的，不料给事中李景伯件听得了，忙出席奏道：“自古天子无戏言！周成王桐叶封弟，亦因戏言而成事实，千古传为佳话。陛下既有指婚窦大夫之言，不可徒事戏谑，有失天子威信，望陛下立为主持，使窦大夫与王乳母成为夫妇。帝王仁政，施及无告，从此寡者有夫，鳏者有妻，亦千古之美谈。”中宗给李景伯一番话说了住了，当即从第三殿上把窦从一宣召到御座前，降谕道：“闻卿久无伉俪，得无嫌孤寂寡欢乎？今当除夕良宵，人皆团圆，朕不忍见卿之茕独，特为卿成婚。”说道，便回过头去，看着韦皇后微笑，韦皇后到此时，却已笑不可仰，从一听了皇上的谕旨，一时摸不清头路，只是叩头谢恩。一霎时，鼓乐大作，一对红纱灯配着一对金缕罗扇，六个宫女簇拥着一位新娘；只见她兜着红巾，穿着礼衣，花钗满头，环珮声声，步出殿来。便有礼官喝着礼，一对新人在帝后跟前交拜，成了夫妇大礼。皇后特传懿旨，用软车把一对新人送回府去，一路上爆竹喧天，笙歌满路。有许多好事的文武官员，跟前到窦府去看热闹。新郎新娘进了洞房，挑去头巾一看，才认出那新娘便是韦皇后的老乳母王氏。看她粗手大脚，鸡皮鹤发，涂着许多脂粉，越显得十分丑陋。那文武官员，见了这形状，不禁大笑。独有窦大夫却十分快乐，他意谓娶得皇后乳母为妻子，从此可以接近权贵，不愁没有发达的日子了。当夜，又重新排起筵宴来，邀那班文武官员重饮喜酒。到了第二天，果然不出窦大夫所料，内宫传出诏旨来，拜窦从一为莒国公，封王氏为莒国夫人。皇后又妆内帑十万，为乳母添妆。从一喜出望外，立刻写表申谢，表上自称翊圣皇后阿□。俗称乳母之夫为阿□，翊圣是韦皇后的尊号。中宗皇帝自为窦大夫主婚以后，朝野传为笑谈。

接着，韦皇后又为她妹妹七姨作媒，嫁与冯太和为妻。这七姨原是韦后的从堂妹妹，韦后入宫的时候。七姨年纪尚幼，如今已长成十六岁，却是姿态曼妙，容色艳冶，一举一动隐含荡意。韦皇后把她留养在宫中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已与这位温王重茂偷摸上了手。这重茂自有王妃，其势不能再嫁为王妃，韦皇后作主，便赐配与冯太和为妻。这冯太和官拜兵部侍郎，也因善于逢迎皇后，是一个少年新进，得配皇后之妹，便觉十分荣幸，终日与七姨纵乐。那七姨年纪虽小，嬉乐工夫却甚深。她闺中自制去魅的白泽枕，辟邪的豹头枕，用锦绣制成式样，十分精巧，人睡在上面，十分舒适。最动人的是伏熊枕，是在男子安睡时候用的。七姨常夸说用伏熊枕可以宜男，冯太和是一个血气未定的少年，如何经得七姨在枕席之上日夜调弄着，冯太和鞠躬尽瘁地报效着，要图得七姨的欢心，可怜不上一个年头，却活活地把个冯太和欢乐死了。虢王打听得七姨的好处，便亲自向韦后求着，娶七姨去做王妃。直到韦后事败以后，虢王怕连累自己，便亲自把七姨的头砍下来，送上朝堂去，这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安乐公主，自从再蘸与武延秀以后，因帝后宠爱、愈加跋扈。她和长宁、安定两公主的仆役，打迎在一起，在外面四处劫掠民间子女，拉进公主府中去充作奴婢。略有姿色的女子，还免不了受豪仆的奸污。因之，公主府中园林幽僻的地方，常常有女孩儿缢死的，投井投河的。那失了子女的民家，一齐赶到刑部大堂告去。那官员一听说公主府中的事，吓得他问也不敢问。那子女的父母，受了一肚子的冤屈，无可告诉，便也在家中寻死觅活，闹得家破人亡，民怨沸腾。

这信息传到一位左台侍御史袁从一的耳中，便十分愤怒，暗地里打发衙役在外面四处探访，访到西城脚跟，果然见一群豪奴在民间骚扰，强夺一家的女孩儿，那家父母哭着跪着，向豪奴求饶。豪奴捉住那女孩儿，转身便走，连正眼也不去睬他。躲在暗地里的一群衙役，见了这情形，便一拥而上，把那豪奴的手脚捆住，送回御史衙门去。那袁从一坐堂一审问，知是安乐公主家中的奴仆，便喝令重责，打得那豪奴皮开肉绽，关在死囚牢里去。当时，还有走脱的豪奴，急急逃



回府去，把御史衙门捉人的话告与公主。安乐公主一听御史衙门胆敢捉她的人，便大起咆哮，立刻穿戴起来，一乘软车进宫去，向他父皇要回府中的奴仆来。中宗皇帝听了安乐公主的话，便下一道手诏给御史衙门，命从速把安乐公主家的奴仆放了。谁知那袁御史竟不奉诏，亲自赶进宫去，奏道：“陛下听公主一面之辞，纵令豪奴，劫夺良家子女。陛下若不从重治罪，将何以治天下！臣明知释奴可以免祸，杀奴便得罪公主，然臣终不愿枉法偷生！”说着，连连碰头。袁御史一番理直气壮的话，中宗皇帝听了，一时也无话可说，便令公主且退。那袁御史回到衙门，立刻把那豪奴绑赴西城根出事的地方，枭头示众！自己也弃了冠带，上一本表章，丢下官去山中隐居了。

安定、长宁两公主见杀了安乐公主的家奴，大家便觉胆寒，从此也敛迹起来。但安乐公主丢了这个脸，如何肯罢休？便天天向父皇絮聒，说要把袁御史捉来，偿她家奴的命。中宗百般安慰，又把临川长公主的宅第赐给安乐公主，安乐公主才欢喜起来，立刻召集了五万人夫去建造新宅第。宅第四周的民房都被霸占住，拆毁改造做府中的园林。可怜那穿家小户，三瓦两舍的聊避风雨，如今被安乐公主这一霸占，但顿时站在白地上，无家可归了。大家纷纷地到京兆尹衙门中告去，却是十告九不准，因此那班穷人纷纷到公主府门外去哭诉求告。那公主吩咐一齐打出去，可怜有许多男女，被府中豪奴用粗棍子打死的，也有许多自己拿脑袋撞在阶石上死的，更有许多悄悄地在半夜时分去在府门外吊死的。一座新府第门外，弄得尸体累累，甚是凄惨。那地方衙门中伸冤的状纸，便和雪片也似地送进来。但官员们全是趋奉势力的，有谁肯去替人民伸冤理枉？

安乐公主宅第落成的这一天，用御林军一万骑，又用宫中的音乐，送公主和驸马进宅。中宗皇帝和韦皇后，也亲幸府中筵宴。这时，安乐公主前夫崇训的儿子，只有八岁，便来朝拜帝后，很懂得礼貌。韦皇后看了，甚是欢喜，把孩子抱在膝上，便下手诏，拜为太常卿，镐国公，食邑五百户。中宗皇帝见韦皇后擅自作主下旨，不把皇帝放在眼中，心中万分地不愿意，当时便拦住韦皇后的手诏说：“且慢下诏！待朕回宫去，再作计较。”韦后听了，却冷冷地说道：“什么计较不计较？陛下在房州时候，不是说将来一听妾身所为吗？为何如今又要来干涉妾身呢？”中宗皇帝，见皇后把自己私地里的话当众宣布出来，心中愈觉耐不住了，心想皇后如今一天跋扈似一天，不趁今日收服她，将来不又要闹成武太后的故事么？皇帝便一句话不说，传旨起驾回宫。

韦皇后早已不把皇帝放在眼中，见皇帝负气回宫，也毫不惊惧，一般地在安乐公主府中饮酒作乐。直热闹到半夜时分，宾客渐渐散去，皇后便在内室，暗暗地把她一班心腹官员召来，商量大事。一时，如国子祭酒叶静，常侍马秦客，光禄少卿杨均，刑部尚书裴谈，工部尚书张锡，又有将军赵承福、薛简、卫谯王重福，温王重茂，纷纷在安乐公主府第中密议，议定在长宁公主新造的东都宅第中举事。原来长宁公主一般也是韦皇后的亲生女儿，她见妹妹安乐公主新造了宅第，便也向她母亲韦皇后去要地来建造新宅第，韦后便把乐都洛水边的一大方鞠球广场和废永昌县主的府第，一并赐了她。长宁公主又向皇帝要得内帑二十万，便在这地方大兴土木。府的东面，原有魏王泰的旧府地，又让长宁公主霸占了过来。在东西两尽头，开成两大池沼，每一池有三百亩方圆。池面上建着曲桥水阁，玲珑剔透，与水晶宫相似。沿洛水一带，又建造着高台大厦，望去十分富丽。在韦皇后的计划，原想俟长宁公主府第落成的这一天，和中宗皇帝同临公主府中，府外由将军赵承福、薛简二人带领御林兵士，把府第围住，鼓噪起来，逼迫着中宗皇帝下手诏，把玉玺交出，把皇位让与韦皇后，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。看看那长宁公主的府第快要落成了，忽然卫谯王来告密说：“太平公主带着她公子崇简，昨夜逃出京城，与临淄王隆基谋反。”韦后听了大惊，连说：“俺的计划被她破了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

## 慧范和尚双雕艳福 太平公主三日奇缘

太平公主原是和韦皇后同谋的，只因后来韦皇后霸占了她心爱的武三思，韦后的势力在太平公主以上，公主心中敢怒而不敢言。太平公主有一个儿子名崇简，实是武三思的私生子，太平公主十分爱怜他。见韦后拜崇简的儿子为太常卿，又封镐国公，十分眼热，便也替崇简去向韦皇后求封，谁知韦后不许。因有这两重原因，太平公主把个韦皇后恨入骨髓，从此便在暗地里时时探听韦后的举动，去报告与睿宗父子知道。

睿宗的儿子，便是临淄郡王隆基，是一位英俊少年，小小年纪，已在疆场上立了许多功劳。太平公主暗暗地看在眼里，知道这位王爷将来必有一番作为，便在背地里竭力地拉拢，那韦皇后还蒙在鼓中。那日在安乐公主府中召集心腹秘密会议，太平公主也在座的。公主知道京师地方旦夕必有大变，便带了崇简避开京城，也是为将来自己洗刷的地步。谁知韦皇后听说太平公主母子二人逃出京去，深怕破了她的秘计，便立刻下了一个决心。从来说，先下手为强。当夜在宫中和马秦客、杨均二人活活把个中宗皇帝杀死，时已三更。皇后用手诏召刑部尚书裴谈，工部尚书张锡，主持朝政，留守京都。另诏发府兵五万屯京师，以韦温总知内外兵马。直到第六日，才收殓皇帝的尸身，发丧。矫遗诏，自立为皇太后。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。将军赵承福、薛崇简，领兵五百，保护皇太子入宫，即皇帝位。称作□帝。皇太后临朝听政，以族弟濯播宗子捷璿，甥高崇和武延秀一班同党，分领左右屯营羽林飞骑一万骑，把个京师把守得水泄不流。京师地方人民，大起恐慌。濯播和捷璿二人，原是纨□子弟，不懂得军事的，便日夜鞭笞兵士，那兵士大怨。

消息传到睿宗府中。这睿宗自武则天废去，中宗立为皇帝后，武则天自立为帝，改国号称周，睿宗又退居东宫，立为皇嗣。迨中宗自房州还朝，立睿宗为安国相王，子隆基为临淄郡王，如今父子二人，眼看着韦后弑了中宗皇帝，另立重茂为皇帝，这事如何甘心？韦皇后也明知睿宗不甘心，且此时军民的心，大半向着睿宗，为笼络人心计，韦后便下诏拜睿宗为参谋政事，改元称唐隆元年，大赦天下。一转眼，又罢免睿宗参谋政事，改拜为太尉。睿宗一切都不奉诏，也不入京师。临淄王隆基，日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，尚衣奉御王崇晔，公主府典签王师虔，朝邑尉刘幽求，苑总监钟绍京，长上折冲麻嗣宗，押万骑果毅、葛福顺、李仙凫，道士冯处澄，僧普润，一班心腹，计划攻打京师的事。有人劝隆基去和父亲睿宗商议，隆基说：“父亲宅心仁厚，议而从，是父王有杀嫂之名；议而不从，则吾计败矣！今成败由吾一人当之。”这时，韦皇后遣纪处讷、张嘉福、岑义一班武将，捧着皇帝节钺，巡抚关内河南北一带，临淄郡王伺着京中空虚，便自率万骑，乘夜与刘幽求等爬城，偷入御苑中；又令福顺仙凫另率万骑，围攻玄武门，杀死左羽林将军韦播，中郎将高嵩，挥左万骑兵从左门冲入，挥右万骑兵从右门冲入。临淄王率领总临羽林兵，与诸路兵马在两仪殿上会合。这时，宫中守卫中宗灵柩的兵士，尽起响应，首先打入宫去，领导临淄王冲入了韦皇后寝宫。那兵士进去把韦后从睡梦中拖拽出来，临淄王见她浑身穿着鲜艳的寝衣，睡眼惺忪地站在跟前，不觉一股怒气，喝一声把这淫妇杀了！便有左右刀斧手拉去，杀死在中宗柩前。好好一个美人胎儿，只因中宗任卿所为一语，把她放纵得淫乱了一世，到头来弑了丈夫，连自己也杀了头。眼看着一个艳丽的尸首，倒在阶前，一任那蚊蝇来吮她的血，蛇鼠来啗她的肉，也不见一个人来照看她，怜惜她。



临淄王杀了韦后，一转身便攻到安乐公主府中，那安乐公主正对镜画眉，一个少年美貌男子在一旁陪侍着。只听得门外一声呐喊，慌得公主把画眉的笔丢在地下，站起身向后花园中逃出，可怜已来不及了。临淄王指挥着兵士，蜂拥上去，明晃晃的刀向粉颈儿上砍去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安乐公主倒地死了。临淄王吩咐割下头来，转身又去搜捉得马秦客、杨均、叶静一班韦后的面首，和驸马都尉武延秀，押赴官门外斩首。所有京师各路兵士，都来归顺，临淄王一一拿好话安抚他们。

看看诸事已定，便回睿宗府，见了父亲，拜伏在地，自认不先禀告的罪。睿宗也流下泪来说道：“我全赖汝免祸，岂复有责备之理？”说着，把临淄王扶起。接着，满朝文武俱来迎接睿宗复位，左右羽林兵士簇拥着睿宗父子二人进宫。睿宗御安福门，接皇帝位，受百官朝驾。睿宗下诏，贬韦后为庶人，安乐公主为勃逆庶人。进封隆基为平王。太平公主加封至一万户，三子俱封王。又捕捉李日知、纪处讷、韦温、宗楚客、赵履温，一齐处死。贬汴王邕为沁州刺史，萧至忠为许州刺史，韦嗣立为宋州刺史，赵彦昭为绛州刺史，崔湜为华州刺史。

那太平公主因与闻诛讨韦氏之功，权势又复大振。睿宗久不在朝，诸事隔膜，一切用人行政，便和太平公主商酌施行。公主每与睿宗皇帝在宫中商议国家大事，直到夜深才得退出。睿宗和太平公主是同胞姐弟，凡是公主所说，皇帝无不听信，因之公主府第中都有献着金银前来请托的。凡是公主推荐出去的人，个个都位至公卿。竟有一介寒儒，略略孝敬了几个钱，一转眼间，便官至将相。每遇朝廷大政，非把公主请进宫去商议定了，不能施行。偶值公主体有不适，或是懒得进宫，睿宗便打发宰相到公主府中去请示。那睿宗皇帝却毫无主见，只依着太平公主的话行去便了。这位公主，自武则天皇后在日，帮着管理政事。日子很久，一切行为，照着公主意思做去，无有不妥的，睿宗便觉得处处非有公主在旁谋划不可。太平公主生性最爱钱财，她得了银钱，便置买田地，凡近京城四郊肥美的田地，尽被公主收买完了，平日在府中一切起居饮食，十分讲究。远至江浙，四川，广东，所有著名出产的食物，运用器具，都由就地州县官采办，派差役送至京师，供太平公主享用。那采办的差役，在水路、陆路上往来不绝。公主府中，又挑选一班绝色的女孩儿，习着歌舞，天子也常常临幸公主府第听歌。公主每一出入，便有数百名侍儿和奴仆护卫着。府中奴婢千数百人，个个夏曳罗绮，冬披狐裘。陇右有公主的牧马场，养马一万头，公主常常与临淄王骑马出郊去打猎。公主所骑的马，金铃绣鞍，尽是名马。

京师天王寺有一个僧人，法名慧范，长得白净肥胖，自称是活佛转世，太平公主亲自到寺中去参拜。哄动了京师地面的愚夫愚妇，个个去跪求活佛赐福赐寿，有大家女眷捐助金银的，因此慧范手中财产多至千万。公主有一乳母年纪已四十岁，却是生性淫荡，在公主府中和那少年仆役私通的，不计其数，公主却十分信任这位乳母。公主所到的地方，总是这乳母陪伴着，如今她一见了僧人慧范，便觉十分可爱，即在寺中和慧范勾引成奸。乳母又怕奸情败露，为公主所不容，便设计悄悄地把慧范引至府中。太平公主盛夏病暑，慧范假说是为公主治病，便又和公主私通。从此，慧范在京师地方，权力极大，有许多将相都拜在慧范门下，认为寄子。那寄媳每逢菩萨生日，或慧范生辰，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，到寺中宿山去。许多年轻妇女，在僧人房中留宿，弄得声名狼藉，便有御史魏传弓奏劾僧人慧范奸赃四十万，请付有司论死。睿宗皇帝因慧范是太平公主的师父，便置之不问。魏御史又上奏章道：“刑赏国之大事！陛下赏已妄加矣，又欲废刑，天下其诣陛下何？”睿宗皇帝不得已，罚慧范报效朝廷银十万两，又有青阶大夫薛谦光，上表弹劾慧范不法，不可贷。太平公主大怒，去对睿宗皇帝说知，睿宗下诏，反革去薛谦光的官位，流配到岭南地方去。从此，太平公主的权力愈大，人人害怕，不敢侵犯。

太平公主最忌临淄王，因临淄王聪明英俊，睿宗已立为太子，一朝有权，便大不利于太平公主。因此，公主常在睿宗皇帝跟前诉说太子的短处。太子也知道公主的势力很大，凡事都避着公主的耳目。这时，太子的宠姬杨氏，正有孕在身，太子怕犯了公主的忌，暗劝杨氏服打胎药，免得给公主知道了，在皇帝跟前说短道长。原来这杨氏原是睿宗的贵嫔，长得妩媚玲珑，太子常在父皇跟前走动，两下里眉目传情。从来慧眼识英雄，杨氏虽为贵嫔，却未曾得睿宗临幸，还保全

得一个白璧无瑕的身体。这一天，太子在宫中御书房里代父皇披览奏章，杨氏假着传达皇帝旨意为名，在书房中和太子成就了好事。后来，又买通了宫内太监，把杨氏改扮作内侍模样，混入东宫去收养着。如今这杨氏身怀胎孕，太子深怕让太平公主知道了，传在皇帝耳中，父子之间，伤了情感，因此劝杨氏服打胎药。

这杨氏正与太子爱情浓厚，太子的话，岂有不从。但深居宫中，这打胎药何从去买得？这时，张说为侍读学士，常在太子宫中出入，平日十分忠心于太子，太子也每事与张说商量。如今姬人杨氏堕胎的事，太子也悄悄地找张说商量去，张说一力承当。隔了三天，张学士在衣袖中悄悄地怀着三剂堕胎药进宫去，献与太子。太子得药后，但进内宫，退去左右宫女，亲自在殿壁后面取火煎药。一时药不易熟，便倚着殿壁守候着，不觉瞌睡去。恍惚间，忽见有一个金甲神人，身高丈余，手执长矛，走上殿来，在药炉旁绕走着不停，那药炉被神人的脚尖踢翻。太子在睡梦中惊醒过来一看，那药罐已完全倾覆在地。太子心中十分诧异，便又将第二剂药倾入罐中，添火再煮，自己坐守在炉旁，一转眼间，那药炉中炭火下堕。药罐一倾侧，药又完全倾翻了。如此连煎三次，那药罐也连翻三次，太子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守着，俟次日张说进宫来，把这情形说了。张说听了，便拜倒在地，贺道：“恭喜千岁！这胎中贵子，实天命所归，不宜再加伤害了！”太子也觉有异，便把杨氏密密地藏起。杨氏肚子一天大似一天，便爱酸味食物。太子对张说说知，张说推说是进献经典，把许多酸味瓜果，暗藏在书箱里，送进东宫去。杨氏吃着瓜果，心中十分感激张说。后来，杨氏肚子大如斗米布袋，渐渐地有些隐瞒不住。

正在惊慌时候，忽然睿宗皇帝下诏，命太子即皇帝位，自尊为太上皇。皇帝听小事，太上皇听大事，追封武则天为圣后，太子接了这个圣旨，十分惶惧，便入宫求父皇收回成命。睿宗皇帝不许，说：“此吾所以答天戒也！”隆基太子只得遵旨，在武德殿即位，便是玄宗皇帝，尊睿宗为太上皇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姬人杨氏为贵妃。

玄宗皇帝第一道旨意，便是使宋王、岐王总领禁兵。这职位原是太平公主的长子、次子的，如今夺了兵权，太平公主心中十分不乐，便亲自坐车至光范门，朝见太上皇，请废玄宗帝位。这消息给御史宗璟、姚元之知道，十分愤怒，便上表太上皇，请将太平公主逐出东都。太上皇不许，只下手诏令太平公主出居蒲州。太平公主在蒲州，心中十分疑惧。这时，在朝宰相七人，却有五人是公主提拔出山的，五宰相邀同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，知羽林军李慈，一齐赶赴蒲州去私谒公主。公主和这几位心腹官员，秘密谋反。又去把尚书左仆射窦怀贞，侍中岑羲，中书令萧至忠，崔湜，太子少保薛稷，雍州长史李晋，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贾膺福，鸿胪卿唐峻，和元楷慈、慧范一班文武，召来会议了三日三夜。太平公主立意要谋反，废去玄宗皇帝。约定令元楷慈带领羽林兵杀入武德殿，又令萧至忠伏兵在南衙为内应。

早有几个玄宗的心腹官员，得了消息，飞也似地赶进宫去报告。玄宗皇帝却不动声色，暗地里召集岐王，薛王，兵部尚书郭元振，将军王毛仲，殿中少监姜皎，中书侍郎王琚，吏部侍郎崔日用，一班忠臣，在宫中会议定计，便在太平公主举事的前一日，王毛仲率太仆少卿李令问、王守一，和内侍高力士、果毅、李守德，暗暗地带领五千禁兵，假说是收处御马三百匹，乘其不意地冲进了虔化门，砍下元楷慈的首级，在北阙上号令。又活捉住贾膺福、岑羲、萧至忠，捆赴朝堂，当着皇帝面，砍下头来。

太平公主在蒲州得了这消息，一时措手不及，便带了慧范逃到南山中去躲着，被乡村中人瞥见，一个和尚同着一个妇人在山野地方东奔西逃，看了十分诧异，众人齐说这和尚奸拐妇人，一拥上去，七手八脚，把这慧范打死。太平公主见打死了慧范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向荆棘丛中乱逃乱窜。太平公主原是金枝玉叶，一生在宫中府中娇养惯了，如何耐得住这辛苦惊恐！幸得脱了众乡人之手，看看逃到一个荒山壁下，落日西斜，满眼荒芜，又没有一个奴婢在跟前，一阵阵西风吹来，冻得她浑身索索地打战。看看天色晚下来了，四面山谷中奇怪的鸟兽，一喊一嘶的声音，公主心中一慌，那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落下粉腮来。可怜她从辰至酉，肚子里不曾有半粒饭米进去，早饿得饥肠如雷一般地鸣起来。

藏



正仓皇的时候，忽听远远地有人唱歌的声音，那歌声愈听愈近？只听他唱着道：“幕天席地无牵挂！”从山坳里转出一个少年樵子来，慢慢地走近太平公主跟前。公主偷眼看时，那樵子眉目也还清秀，知道不是歹人，便只得忍着羞上去向这樵子要一碗饭吃，要一间屋子住。那樵子听说，便站住了脚，向公主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问道：“看你是一位大家夫人，为何到这荒野地方来？难道说不怕虎狼咬吗？”太平公主见问，只得打着谎话哄他道：“俺原是好人家妇人，只因家中遭强盗抢劫了，房屋被放火烧了，一家男女十六口，尽被强人杀死，只逃出了我薄命人的一条性命！如今我弄得无家可归，逃在这荒山野地里，肚子又饿，身上又冷，可怜我一生养在绮罗丛中，几曾吃过这样的苦痛，眼见得我今日性命休矣！”说着，止不住两行热泪挂下粉腮来。樵子看她哭得可怜，便说：“俺茅屋离此不远，夫人若不嫌肮脏，请权去宿一宵，明日再作计较。”太平公主到了这水尽山穷的地步，要不跟这樵子去，实在也无路可奔。当下，那樵子一路歌唱着，在前面领着路，太平公主低着头，在后面一步一步地跟着。看看转入山僻小径，脚下坡路崎岖，石子嵌在脚心里，十分痛楚。看那樵子，赤着脚在坡上大脚步走着，毫无痛苦。坡下露出一间小小茅屋。望进去黑黝黝的。太平公主向门里一探，只觉一阵臭气直扑进鼻腔来，忍不住连打几个干呕，急急退出廊下。那樵子搬一个树根子在庭心里，请公主坐下。又拿一方木板，用几根树枝儿支撑起来，便算一张板桌儿。看他撮了一把柴火，在廊下土灶上煮起饭来，一阵饭香，吹在公主鼻腔里，引得那肚子里的饥肠越发和雷一般地乱鸣起来。

一刻儿工夫，樵子热腾腾地端出两大碗饭来，和公主对吃着，又拿些菜干兽肉做下饭的菜。公主看那饭时，又黄又黑，拨进嘴里，粒粒和铁珠一般，又粗又糙，实在不能下咽。只因肚子里饥饿万分，闭着眼乱嚼乱吞的，吞下半碗饭去。这时，月光照在旷场上，冷风一阵一阵吹在身上冻得打战，耳中远远听得狼啼虎嚎的声音，公主止不住心中害怕。到此地步，也说不得了，只得钻身进了茅屋。那樵子搬过一方大石来，挡住柴门。公主黑黝黝地坐在茅屋里，被臭气熏得头痛脑胀。屋子里原有一架床铺，樵子让公主上床去睡，公主如何肯睡？坐在破凳子上出神。一霎时，只听得那樵子鼻息如牛鸣一般。公主到此境地，不觉把已往的事体，一桩一桩从心头涌起。

想起幼年时候，在则天皇帝膝下过的日子，何等风光？皇后在诸公主中，最爱自己，自小怕不能养大，便给自己做女道士打扮。后来，吐蕃国打听得自己的美名，便来求婚，皇后不愿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下嫁给夷人，便特意替自己建造起一座道院来，推说公主已出家修道，绝了吐蕃人的妄想。记得公主有一天穿着紫袍，围着玉带，戴上折角巾，在父皇母后跟前唱着舞着。母后见了，大笑说道：“孩儿不做武官，为何有如此打扮？”公主便回说：“求母亲把衣冠赏赐给驸马，可好吗？”父皇知道女儿的意思，便立刻给她下嫁驸马薛绍。大婚的这一日，假万年县为洞房，门狭不能容舆马，左右把墙垣拆毁了，容车马出入。婚礼既成，两新人肩并肩儿坐在车上，从兴安门进，时在深夜，沿路设着火炬，直到驸马府门口，好似一条火龙一般。路旁的树木，全被火炬熏灼枯死了。自从嫁了薛驸马以后，便知道男女的趣味。薛绍死后，又改嫁驸马武承嗣，第三次又嫁与武攸暨。说也奇怪，一个女孩儿嫁第一个丈夫，心中十分贞洁；待到嫁第二个丈夫，便有玩弄男子的意思，从此见了中意的男子，便好奇心发，有意地去勾引他上手。上手的男子越多，心中愈觉快意。后来，自己一意去找寻那雄壮美丽的男子，藏在府中快活。屈指儿一算，生平被自己玩弄的男子，已有四十多人！某人的气力最大，某人的面貌最美，某人的身体最雄壮。太平公主闭着眼，一个一个地想着，想得十分出神，她也自己忘了坐在茅屋里了。又想到自己势力最大的时候，田园万亩，宅第千间，真是何待的舒适，何待的享用！干不该，万不该，听信了慧范的话，谋废天子。到如今，弄得身败名裂，幸而逃得性命，落在这荒野茅屋中。往后叫我如何度日？

可怜她回肠九转，想了又想，不觉东方已白，阳光照进屋子来，满地的柴草，满屋的灰土。又看那樵子时，只见他伸手舒脚地睡在一架草床上。日光从窗棂中射进来，照在他眼上，把他从梦中惊醒，一骨碌从床上翻身下来，搬开了大石，出得屋子，走到溪边去洗净了头脸。回身拿一个瓦盆，盛了一盆清水，送在公主面前，催公主梳洗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❖ 唐代宫廷演义



珍

## 第四十九回

## 朱棒横飞后妃惨杀 香木杂珮帝子中谗

太平公主落身在荒山茅屋中，幸得这樵子十分用心照看她，水啊，饭啊，忙着供给。太平公主住到第二天，看看四山清秀，地方幽静，她一生从富贵奢靡中出来，到此便觉别有天地，渐渐地心中的忧愁也抛开了。又看这樵子性情忠实，身体强壮，自己得了倚靠，心也稍稍放下。在白天，樵子依旧上山去樵采，太平公主在茅屋中闲着无事，便替他打扫打扫，整理整理，又从溪头去取了一瓮水来，在窗户床桌上揩抹一番。这是公主自出母胎不曾做过的事，如今做着，反觉别有趣味。公主是不曾操作惯的，她忙了一阵，不觉粉汗涔涔，满身躁热，便把外面穿的一件半臂脱下来，搭在床架上。又稍稍把头上发髻儿整了一整，回头望着窗，一片夕阳，照在山顶上，那樵子又远远地唱着歌回来了。

太平公主看他眉目间一片天真烂漫，快乐无忧的神气，自己也受他的感动，快活起来了。樵子从柴草中捉出两只活兔儿来，拿到庭心里去杀了，剥了皮，洗净了，放在土灶上煨起来，顿时肉香四溢。太平公主鼻腔中闻了，也不觉馋涎欲滴。他把兔肉煨好了，便进屋子来，打开床后的木柜，拿出几件粗布衣裤来，拣了一套衣服，抱着向公主笑了一笑，向溪边走去。公主回头看时，见床上留下一件樵子的布衣，恰巧遮在那件半臂上面，两件衣服并在一块儿。公主看了，不觉心中一动，那两道眼光，注定在布衣上，睁睁地看着，心中不知道想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一刻儿，樵子从溪心里洗干净了身体回来，身上也换了干净布衣，忙忙地煮饭，把兔肉扯成小块，又支起那板桌，和公主对坐吃着饭。吃饭的时候，彼此默默无言。吃罢了饭，那樵子从柴担上掏出许多芦花来，先把床上肮脏的被褥拿去，把那芦花厚厚地软软地铺了一床，打开木柜，拿出一幅布来，遮住那芦花，成了一床很厚很软的褥子。又另外拿一卷干净的棉被来，叠在床头。看那被面上，虽是一方蓝布，一方白布地补缀着，望去却是洗得十分清洁。樵子忙了一阵，天色却已晚了，他把自己的被褥铺在地下，先去卧了，留着那床铺让给公主睡去。那公主见樵子的行动，心中很是感激，这茅屋很是狭窄，在床前铺着被褥，已无立足之地，不得已便爬上床去睡了。

今夜，公主的心里又与昨夜不同，她心中七上八下的，不知在那里想些什么，那身躯翻了半夜，还不得入梦。说也奇怪，听那地上睡着的樵子也不能安睡，只不停地有窸窣翻腾的声音。公主心中一阵跳动，便从床上坐起身来，原想使心地清醒些的。这时，公主的身体靠床沿坐着的，两只脚儿垂在床沿下面，她腿儿略一摆动，忽然黑地里伸过一只手来，将公主的腿儿轻轻握住，一缕热气从腿儿上直钻入心头。这时，公主也支撑不住了，便在暗地里伸过手去握住那樵子的手。公主这时虽已是四十岁以外的妇人了，但对于风流事体，虽在这极困苦危险之中，还不能叫她灰心。她在日间，早已看中了这樵子的身体强壮，如今又有患难中知遇之感，两人便恩爱缠绵了一夜。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，双双起身，公主便打定主意，跟着樵子度着下半世了。当下，便把自己随时插戴的珍宝珠翠，一齐脱卸下来，估量最少也卖得上万金钱，便统统交给这樵子，叮嘱他拿到城中去折卖了。又把自己的生世，原原本本地告诉他。樵子听说是一位公主，惊得他目瞪口呆，两眼注定在公主的粉脸上，疑心自己遇到了仙佛一般。一转念，又快活起来，在满屋子跳着笑着。公主去拉住他，又把得了银钱和他逃到远外僻静州县住着做一对长久夫妇的话说了，这樵子愈听愈高兴，忍不住捧着公主的手臂狂舔。公主也用手抚着樵子的颈子，两人亲热了

一会。这樵子才拿着那珍宝向进城市的大路上走去。

这里，公主坐在茅屋中守候着，闲着无事，便拿起一件樵子穿的破衲，背着身躯，坐在太阳光中补缀着。正静悄悄的时候，忽然十多名官兵一拥进屋来，把公主的手脚捉住。便有一个内侍上去，拿绳子把公主的身体绑住，推押着出了茅屋，可怜公主娇声啼哭着，那兵士们毫无怜惜之意。横拖竖拽地拉出了山径，路旁停着一辆板车，推公主进了车厢，一群兵士，前后围随着向通京师大道走去。进了京城，依旧把公主送进府第，在一间小屋子里幽囚起来。看看到了天晚，一个黄门官捧着圣旨下来，赐公主自尽。太平公主到了此时，也知道自己是不免一死的了，满面流着泪，跪倒在地，谢过了恩，解下腰间白罗带来，套在颈子上，便有两个太监上去用劲一绞，把个风流一世的太平公主活活绞死。

第二天，又派一队兵士到南山茅屋中去搜查，只见一个乡村打扮的男子，也高高地挂在屋脊子上吊死了。搜那男子身畔，还怀着一包珍宝珠翠，不曾卖去，这明明是那痴心的樵子了。可怜他得了公主一夜的恩情，便把自己一条清白的性命送与公主了。

玄宗皇帝既把太平公主赐死以后，查明公主长子崇简却是十分贤明的。太平公主秘密谋反的时候，崇简竭力劝谏，他母亲大怒，喝令家奴捉住痛打，崇简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倒在床上不能行走。直到公主死后，玄宗皇帝把他扶进宫来，当面劝慰了一番，复了他的官，又赐姓李氏。

玄宗见去了太平公主，便把杨氏加封为元献贵妃，不久便生下一位皇子来。这位皇子，却是学士张说保住了他的性命。张说原懂得推算命理的事体。这皇子生下地来，玄宗皇帝拿生辰八字给张说推算，张说拿回家去细细地一算，知道这位皇子是难养的。玄宗皇帝偶与王皇后说起，王皇后正苦无子，便把这皇子抱去抚养，十分宠爱，后来便是肃宗皇帝。张说从此得了皇帝的信任，直做到丞相。元献贵妃后又生一女，便是宁亲公主，到十八岁上下，嫁张说之子张□，这都是后话。

且说睿宗皇帝自让做太上皇以后，年纪虽不算老，但身体常常有病，精神也很衰弱，安居在西宫，每日斋戒诵佛。想起从前刘皇后和窦德妃二人死得甚惨，便在宫大设道场，超度亡魂。那窦德妃是玄宗皇帝的生母，今日在西宫建醮，便和王皇后二人双双临幸西宫，去参拜神佛，又朝省太上皇。那刘皇后原是睿宗在仪凤年间藩王的时候娶的，初封孺人，五年以后，改封王妃，生宁王和寿王代国二公主。武则天为皇太后，睿宗即位为皇帝，立刘氏为皇后。后武则天自立为女皇帝，睿宗降号为皇嗣，幽囚在宫中，刘皇后复降为王妃，与睿宗分住，不得见面。这时，刘皇后与窦德妃合居在后宫，窦德妃是睿宗拜相王时候纳为孺人。睿宗即皇帝位，进为德妃，生玄宗皇帝，和金仙、玉真二公主。睿宗既被幽囚，后妃二人，日夜悲泣。每当黄昏人静，她二人便向天焚香祷告，愿以身为替，使睿宗皇帝早见天日。事机不密，给看守的宫婢知道了，暗暗地去告诉武则天，说后妃二人每夜对天咒诅，武则天大怒，喝令内侍把两个贱婢揪来，待俺处治。不一会儿，那刘皇后和窦德妃二人，被一群狼虎拟的太监当髻一把揪住，拖到武则天跟前。可怜后妃二人，见横祸从半天里落下来，吓得她玉容失色，见了则天女帝，只是不住地叩头求饶。则天皇帝见了她二人，气得眼中迸出火来，只听得喝一声打，那七八条朱漆棍儿，向后妃二人身上乱打，打得二人在地上乱滚，口中一声声天啊！万岁啊地惨叫。武则天怒气不息，喝令先把后妃二人的舌头连根挖去；二人都是娇弱的身躯，如何受得住这个痛苦，早已晕绝过去了。则天皇帝见二人已不能活命，便传旨把两个贱婢的身躯毁了。当有刀斧手上来，把后妃二人的尸身抬去，在御苑冷僻的地方，砍做了二、三十块，向草地上乱抛。第二天，这草地上飞集了一大群鸦鹊，衔着尸肉，向四处飞散去了。

如今睿宗皇帝想起当初刘皇后、窦德妃二人死得很惨，又无处找寻尸身，只得请了高明的道士，在御苑中筑台招魂，备了皇后的衣冠，装在两口空棺木里，用皇太后的舆马旗旗出丧。在京师大街上经过，人人看了酸鼻，灵柩抬出东都的南郊，埋入土中，建成两座高大的陵墓。下诏封刘氏为肃明顺圣皇后，封窦氏为昭成顺圣皇后。肃明后的陵墓称作惠陵，昭成后的陵墓称作靖陵。太上皇自埋葬两后以后，心中总是忧闷不乐，精神锐减。玄宗皇帝挟持太上皇至安福门观乐

三天，原是要解去太上皇忧闷的意思，谁知自观乐以后，便病卧在西宫。延挨到开元四年六月，太上皇崩于百福殿，年五十五岁。

玄宗皇帝在宫中守孝，所有朝廷一切大事，统统交给丞相张说管理。皇帝在宫中闲着无事，不免多与后妃周旋说笑解闷。那时，玄宗在后宫临幸的妃嫔，共有四十余人。宠爱既多，子息亦蕃，共有皇子三十人。刘华妃生子名琮，第六子琬，第十二子璿。赵丽妃生子名瑛。元献皇后生肃宗皇帝。钱妃生子名琰。皇甫德仪生子名瑶。刘才人生子名琚。武惠妃生第十五子名敏，第十八子瑁，第二十一子琦。高婕妤生子名□。郭顺仪生子名璘。柳婕妤生子名玢。钟美人生子名环。贞美人生子名□。阎才人生子名玼。王美人生子名珪。陈才人生子名珙。郑才人生子名璘。武贤仪生子名璿，又生第三十子名璿。其余七子，便自幼夭折。

在诸妃嫔中，玄宗最宠爱的，原是那元献贵妃。杨氏自生第三皇子亨以后，又生宁亲公主，身体十分虚弱，常常害病，在十年上便已薨逝。玄宗想起昔日儿女私情，殿壁煎药的光景，便十分悲哀，原拟追封为皇后，只因碍着王皇后的面子，便也罢了。

这时，有一个武惠妃，也是玄宗宠幸的，她是恒安王武攸止的女儿，自幼养在宫中，和玄宗朝夕相见。玄宗做藩王的时候，便和妃子结识上私情了。玄宗即皇帝位，封武氏为惠妃。诸位妃嫔中，惟惠妃最能明白玄宗的性情；每次玄宗临幸惠妃，诸事设备，都能合玄宗的意，使皇帝十分舒适。惠妃容貌又十分美丽，虽不多言笑，但静默相对，自能使人旷神怡。因此，杨氏去世以后，玄宗便常常在惠妃宫中起坐，颇能解得皇帝忧愁，惠妃便大得宠幸。连生皇子二人，公主一人，都不满三岁，便夭折了，惠妃悲泣不已，皇帝竭力劝慰着。接着又生一皇子名瑁，玄宗欲惠妃欢喜，以襁褓时候，便封为寿王。又怕养在宫中不祥，便抱出宫去，寄养在宁王府中。自寿王生后，又生盛王和咸宜、大华二公主。当时，王皇后在宫中权力甚大，她仗着是太上皇聘娶的皇后，平日便不把诸位妃嫔放在眼中。太平公主之乱，王皇后又是从中预闻大计的，因此恃功而骄。但入宫多年，一无生育，这时见皇帝宠爱武惠妃，心中甚是妬恨，每见皇帝，便说武惠妃的坏话。有时见了惠妃，后妃二人总是争吵不休。这时，惠妃身怀六个月的孕，皇后见了，心中更是妬忌。谁知因几次哭闹，震动了胎气，便小产下来。皇帝知道了，又是痛恨，又是痛惜，当下便有废去皇后的意思。

这一天，见姜皎进宫来奏对，玄宗便说起废立皇后的事体。姜皎忙跪下地去奏说：“帝后不和，非国家之福！”谁知这姜皎一转身，便到皇后跟前去看告密。皇后听了，十分恐慌，忙把国舅王守一唤进宫来，兄妹二人商量个抵制的法子。依皇后的意思，欲先下手毒死惠妃。经守一再三劝说，皇后又想起京师地方崇圣寺和尚明悟久有压胜的本领，便令守一去和明悟商议。那明悟原和守一交友，听了守一的话，便说贫僧自有使帝后和好，又使皇后生子的方法。守一听了，十分欢喜，忙送过一万银子去。那明悟和尚便在寺中筑起一座七层的高坛来，按着二十八宿的方位，用二十八个小和尚手执幢幡宝盖，分站在七层台阶上。又悄悄地进宫去，偷得一件皇帝平日穿过的衣裳来，写着生年月日时尊，镇压在坛下。这和尚每日起五更上坛去拜祭北斗，连拜了四十九日，功德完成，从祭坛上取下一方香木来，交给王守一，恭恭敬敬拿进宫去，令皇后挂在贴身的黑衣上，说是皇帝自能把宠爱的心思用在皇后身上的。这皇后信以为真，把这香木早晚不离地挂在贴身。这时，惠妃和皇后的意见愈闹愈深，各人都有心腹的宫女，混在左右打听消息；那皇后的一举一动，早有心腹宫女报与惠妃知道。这时，皇帝夜夜临幸惠妃，惠妃一心想巴结上了皇帝，废去了皇后，自己稳稳做一个正宫娘娘。趁着欢乐过后，便把皇后如何背地里令崇圣寺和尚行压胜的魔法，又说着谎道：“皇后贴身还挂着勾魂木，欲勾去皇上的魂魄，一意思候陛下千秋万岁以后，那国舅便造反自立为皇帝。”玄宗心中原厌恶皇后的，再经惠妃如此一挑拨，不觉勃然大怒，他也不传宫中守卫，亲自大脚步赶到正宫去。那宫女们见皇帝怒气勃勃，飞也似地抢进宫来，也不及通报。皇后坐在镜台，正梳妆着，从镜中望见皇帝已站在自己身后，不觉大惊，忙回身站起，一眼见皇帝脸色气得铁也似青，知道有大祸，忙跪下地去叩头。这时，皇后正散着发儿，皇帝伸手过去揪住皇后的鬓发。皇后身体原是十分娇小的，被皇帝一把提起身体来，伸过右



手去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那皇后的围裙也被皇帝扯破了一大幅，露出贴身的腰带来。一眼望去，那腰带上挂着一块香木。那皇帝，这时气得双手索索乱抖，劈手去把香木夺在手中一看，见正百刻着霹雳木三字，下面又刻着天地日月之文。阴面上却恭恭敬敬地刻着“李隆基”三个字。这李隆基原是玄宗皇帝的名讳，皇帝一想，那惠妃说欲勾去皇上魂魄的话，有着落了。伸过手去一掌掴在皇后粉脸上，可怜打得皇后的嘴脸立时浮肿起来。依皇帝的气性，还要赶上前去踢打，这时赶进许多妃嫔来，一齐跪倒在地，替皇后求饶。有几个略得宠幸的妃嫔，上去把皇帝的身体扶住，在椅上坐下。那皇后跪倒在地，一边磕头，一边哭诉实因，希望得皇帝的宠幸，便用着这压胜法儿，又把如何得了姜皎的密报，又如何托国舅王守一去求明悟和尚作法事，取了这霹雳木来挂着，说个备细。皇帝先有惠妃的话在耳，如何肯听皇后的话，便一迭连声喝着说：“把这贱婢捆绑起来，送交刑部去处死。”这圣旨谁敢不依，早已进来了四个内侍，上去把皇后掖住。慌得皇后哭着爬在地下挣扎着，不肯起来。说道：“陛下纵不念俺夫妻患难一场，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，易斗面，为生日汤饼那？”一句话，不觉触动了皇帝的心，阿忠便是皇后父亲仁皎的小名。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报说丞相张说进宫来。那张说原是玄宗亲信的大臣，常在宫中出入的，当时也顾不得了，踏进皇后的寝宫。一眼见皇后倒在地下，那种可怜的样子，忙也脱去帽子，趴在地下磕头。那皇帝便说：“皇后有谋害朕性命之意！”张说忙解说道：“贵莫贵于天子，亲莫亲于夫妇！皇后正位中宫，荣宠极矣。纵使夫妇不合，亦万不致有不利于陛下之念！皇后若无陛下，则皇后之荣宠俱失，皇后虽愚，愚不至此！”玄宗听了张说的一番话，慢慢地把气也平下来了，便立刻下诏，把皇后废为庶人。姜皎、王守一，浮屠明悟，一齐斩首。便有立惠妃为皇后之意。当有御史潘好礼上疏奏道：

“礼，父母仇不共天；春秋，子不复仇，不子也。陛下欲以武氏为后。何以见天下士？妃再从叔，三思也；从父，延秀也；皆干纪乱常，天下共疾！夫恶木垂荫，志士不息；盗泉飞溢，廉夫不饮；匹夫匹妇尚相择，况天子乎？愿慎选华族，称神祇之心！春秋，宋人夏父之会，无以妾为夫人；齐桓公誓葵邱日，无以妾为妻；此圣人明嫡庶之分，分定则窥竞之心息矣。今人闲咸言，右丞相欲取立后功，图宠幸。今太子非惠妃所生，而妃有子；若一偏宸极，则储位将不安。古人所以谏其渐者，有以也！”

玄宗看了这奏章，想到惠妃是罪人之后，怕立为皇后，负罪于祖宗，便也只好罢休。但从此宫中无皇后，惠妃的权力一天大似一天，也和做皇后一般的威风了。只因潘好礼有这本奏章，便痛恨他到底，找了他一点错处，革去了潘御史的官。

玄宗也十分宠爱惠妃，无日不在惠妃宫中起卧。惠妃乘此把自己平日不对心意的妃嫔，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，一齐打入冷宫。内中有一个林昭仪，原也很得皇帝宠爱的，自从有了武惠妃以后，这林昭仪的宠爱渐渐地失去了，如今也被打入冷宫。林昭仪却不怨恨皇帝，只怨恨那武惠妃。昭仪在宫中原积蓄得极多的银钱，她把这银钱交与一个姓黄的太监，拿出宫去，买一个绝色的女子，在宫外候着皇帝，使那女子分去武惠妃的宠，借出了胸中的气。

这年冬天，皇帝照例到各处皇陵去祭祖，经过潞州城，宿在行宫中。在黄昏正沉闷的时候，忽见一个绝色女子，托着盘儿，献上酒菜来。只看她一双白净纤尖的手儿，早已勾动了皇帝的春心。玄宗传谕，留下这女子。一宵恩爱，把皇帝全个儿心肠都挂住在这女子身上。据这女子说姓赵，原是看守行宫赵侍郎的女儿，玄宗信以为真，便把这赵家女子百般宠爱起来。第二天下旨，立赵氏女为丽妃，赵侍郎进位为尚书。在行宫里流连了五六天，便带着丽妃进宫去，在御花园里打扫出一间精美的宫室来安顿下，从此，玄宗每日非赵丽妃不欢，饮食坐卧，都在这丽妃宫中，早把个武惠妃抛在脑后了。这赵丽妃原是娼家出身，是林昭仪指使黄太监花了三千银子去买来，

藏

寄养在赵侍郎家中，觑玄宗皇帝孤寂的时候，便进献上去。赵丽妃放出娼家房第之间迷人的工夫来，皇帝便落在彀中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❖ 唐代宫廷演义

## 第五十回

## 惠妃得子金神入胁 明皇遇仙黑僧降龙

这赵丽妃除房第工夫以外，又善于歌舞。她每日陪皇帝筵宴，便在筵前娇歌曼舞，引得皇帝心神俱荡。这消息传在武惠妃耳中，便一边四五天痛哭不食，自己修了一本表章，说了许多从前和皇帝在宫中恩情的话，一心想挽回圣心。谁知表章送去，终不见圣驾临幸。惠妃一肚子怨恨，便病倒在床上。起初还支撑着薄施脂粉，斜倚在床头，想望承幸。后来，愈盼愈不得消息，知道自己终失了宠幸，便大哭一场，吐血来，害了一年的痨病死了。临死的时候，眼前走得一个人也没有，只留下一个小宫女，听她大呼三声万岁，便咽了气。

从此，玄宗更把这赵丽妃宠上天去，这赵丽妃便乘机植党营私。这时，李林甫初拜相，处处迎合上意，玄宗便十分信用李丞相，凡是李丞相的话，皇帝句句听信他，赵丽妃便暗暗地托她义父赵尚书送四千银子去给李丞相，认李林甫做义父，凡事求他在皇帝跟前帮衬几句。那李林甫原是一个奸险小人，善于逢迎势力，自幼寄养在大舅父姜皎家中。后姜皎因漏泄了皇帝废后的旨意被杀，他便在皇帝跟前出首诬告姜皎的子孙，全被皇帝下旨搜捕，幽囚在刑部狱中。后见武惠妃当权，李林甫尽力结交宫中中贵，时时拿珍宝献与惠妃，因此惠妃在玄宗跟前时时称赞李林甫的好处。这李林甫又是十分邪淫，他在舅父家中，所有婢妾，都被他用手段一一地勾引上手。后来，看见侍中裴光廷的夫人长着国色天姿，这裴夫人原是武三思的女儿，生下来颇有父风。裴夫人常在姜皎府中来往着，和李林甫一见便爱上了，两人瞒着裴光廷的耳目，在府中暗去明来，成就了许多恩爱。一转眼，武惠妃在宫薨逝，李林甫看看自己要失势了，他便求着裴夫人转求着高力士，在玄宗皇帝跟前，替他说了许多好话。那高力士当初也是武三思一力提拔出来的人，今裴夫人是三思之女，嘱托他的话，岂有不出力的？那李林甫也善于逢迎势力，今见赵丽妃得势，正想托高力士从中拉拢，宫内宫外连成一气，忽见丽妃反来认他作义父，岂有不愿之理？当时，丽妃和高力士、李林甫一班人，狼狈为奸。林甫拜为丞相。

这时，赵丽妃虽不能生育，但因皇子众多，只怕他日吃众皇子的亏。武惠妃虽死，但惠妃的亲生子名瑛的，已立为太子。丽妃却日夜在皇帝跟前说太子瑛如何结党营私，如何贪赃枉法。这时，玄宗所亲信的，宫中只有内侍省事高力士，宫外只有丞相李林甫。玄宗便把丽妃的话，去问高力士、李林甫二人。他二人原和丽妃一鼻孔出气的，见皇帝问他，便也一味说太子的坏话。玄宗原不爱惠妃了，心中也疑太子有变，如今听了旁人的话，便立刻下诏，把太子废了，便改立鄂王为太子。不上一年，也被丽妃进谗废去，改立光王为太子，赵丽妃依旧不快乐，玄宗又想把太子废去，去问张九龄。那张九龄是一位大忠臣，便竭力劝谏，说储君是国之根本，根本不可动摇，太子不可屡废，望陛下乾纲独断，不可轻信妇人小子之言！玄宗听说他信妇人小子之言，心中老大一个不高兴。李林甫在一旁进言道：“天子家事，于外人何与？”玄宗听了，连连赞说李丞相是明白人，便也不和臣下商量，立刻下诏，把个太子废去，改立忠王亨为太子，便是将来的肃宗皇帝。

这太子亨是玄宗献贵妃杨氏所出，玄宗因是自己的私生子，便格外地宠爱他。但这太子在藩府中，久已闻知李林甫是一个大奸臣，握着朝廷的大权，如今住在东宫，时时防着李林甫陷害他。那李林甫先设法使太子不得和皇帝见面，又常常向太子需索钱财。这太子无权无势，又不得

和父皇见面，实在没有钱去孝敬李林甫，这李林甫便用语言百般地恐吓着太子，说要奏明皇帝，把太子废去。那太子日夜忧愁，弄得寝不安枕，食不甘味。

这一天，是玄宗皇帝的万寿，许多皇子和公主纷纷进宫去朝贺，皇帝赐他们在宫中领宴。太子亨乘这机会去朝见父皇，玄宗一眼见太子须发也花白了，不觉大诧，便拉住太子的手，问：“吾儿何憔悴至此？”太子见父皇问，也不敢回奏，只是低着头说不出话来。玄宗见这样子，知道太子有难言之隐，便悄悄地对太子说道：“汝且先归，朕当幸汝第也。”太子领了旨意，便回到东宫去候着。隔了一天，那玄宗皇帝果然临幸东宫，一进门来，只见庭宇不扫，帘幕尘封。走进屋子去，只有三五个小太监奔走着，也不见一个宫女。那琴瑟乐器，高搁在架上，满堆尘埃，玄宗不觉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高力士陪侍在一旁，便对高力士说道：“太子居处如此，将军何以早不相告？”这时，高力士已拜为右监门卫将军，玄宗因十分宠信他，所以呼为将军，不呼名字的。那力士却不慌不忙地奏道：“臣见太子如此刻苦，常欲奏明陛下，千岁屡次拦阻说，不要为区区小事，劳动圣心！”玄宗回宫，便下旨着京兆尹速选民间女子颀长洁白者五人，送东宫听候使唤。高力士见了上谕，忙入宫回奏皇帝道：“臣前亦令京兆尹选民间女子，民间因此受差役骚扰，朝廷中御史官员又取为口实。臣以谓掖庭中故衣冠眷属以事没入者不少，宜有可选者。”玄宗依了高力士的话，便令力士召掖庭，令按簿籍点阅，完好女子，选得了三人，便赐与太子。

这三人中，以吴姓女子为最美，一入东宫，便得太子爱幸。他二人在夜静更深香梦沉酣的时候，忽见这吴氏在梦中叫苦，似甚痛楚。太子把她搂在怀中唤着，这吴氏被梦魇住了，看她四肢抽索，喉间气息微细，太子大惊，心想圣上赐我此女子不久，倘从此不醒，圣上当疑我虐待致死，岂不从此失了父皇的欢心，又使李林甫容易进谗？便自己下床来，执着灯烛照着，伸手在吴氏的酥胸上抚弄良久良久，只见她哇的一声哭醒来。太子忙问梦见什么？吴氏拿手抚着自己左肋，还好似十分痛楚的一般，说道：“妾梦见一金甲神人，身長丈余，手持利剑，对妾说道：‘帝命吾入汝腹中，为汝之子。’说着，便拿利剑剖开妾之左肋进去，妾身痛不可忍，竭力呼唤，如今左肋还隐隐作痛呢。”太子听了这一番话，便替她解开小衣，看进，那肋骨皮肤上，果然隐隐显露一缕红丝，深入肌里，衬着洁白的肌肤，更觉娇艳可爱。太子抚摸了一会儿，便入宫去把这情形奏明皇上。玄宗听了，也颇觉奇异，从此便留意着吴氏的胎儿。不久，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儿来，这孩儿便是他日的代宗皇帝，这吴氏也便是将来的章敬皇太后。

只因吴氏年幼体弱，这皇孙身体也十分瘦弱，玄宗打听得太子果然生了儿子，便三朝亲自临幸东宫，赐以金盆洗浴。那乳媪只因皇孙身体瘦小，怕皇上见了不乐，心中甚是惶急。后来，打听得贞王也得一子，与皇孙同日，身体却长得十分肥白，便偷偷地去抱进东宫来，俟皇上驾临，便拿贞王的儿子跑出来。玄宗一看，忽然不乐，说道：“此非吾孙也！”太子大骇，忙将皇孙抱出。玄宗抱在手中，玩弄一会儿，又向着日光照看着，笑说道：“此儿福祿过其父！”便吩咐设宴，召宫中乐工舞女歌舞着。玄宗上坐，太子和高力士在两旁陪坐。玄宗笑对高力士道：“此一室中，有三天子，岂不大乐哉？”从此，李林甫和高力士便以另眼看待太子。

唐朝宫中太监的制度，原有内侍四人，内常侍六人，内谒者监内给事各十人，谒者十二人，典引十八人，寺伯寺人各六人。又在宫中设着五局，便是掖庭局，宫闈局，奚官局，内仆局，内府局。太宗皇帝遗诏：内侍不立三品官，不任外事，惟门阖守御廷内，扫除禀食而已。到武则天自立为女皇时候，便放宽内侍定额。到中宗皇帝时候，黄衣太监多至二千员，七品以上员外置一千员。但这时太监穿朱紫色衣的还少。到如今玄宗皇帝时候，因财用富足，在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宫嫔多至四万人，黄衣太监多至三千人，朱紫太监也增加至一千六百人。有得皇帝亲信的，便拜三品将军官。那太监私宅中，门外居列戟，有在殿头供奉的，便权倾四方。每有使命出京去，所至郡县，奔走献奉，动辄万金。便是平日在京师地方来往，出宫一次，总得数千缗的孝敬。因此，凡宫中的重要太监，都在近郊一带购置田园，威赫一世。所有监军节度等官，威权反在太监之下。

玄宗即位之初，有一太监名杨思勳的，也很得皇帝信任。当初，思勳帮助玄宗在宫中为内



应，削平韦后之难，升为左监门卫将军。在开元初年，安南蛮酋长梅叔鸾反，自称黑帝，夺得三十二州的地方，又结连林邑、真腊、金邻等国，占据海南，号称四十万蛮兵。思勳招募十万子弟兵，从马援故道侧攻，敌出不意，大败。思勳杀贼二十万人，尸积成山，称为京观。接着又是五溪首领覃行章作乱，思勳率兵六万往讨，生擒首领覃行章，斩首三万级。思勳拜辅国大将军，又封虢国公。此后，思勳六次出征，每次总杀敌数万。杨思勳生性阴险残忍，每战得俘虏数万，必尽杀之，剥去面皮，挖去脑髓；又拔去毛发。他手下将士，人人害怕，便肯遵守号令。当时，有内给事牛仙童，受了张守珪贿赂败露，玄宗下诏，付思勳审问。思勳问定了罪，便把牛仙童剥去了上下衣服，绑在木格上，用牛尾抽打，皮肉尽烂，惨不忍睹。思勳又亲自动手，剖开仙童胸膛，探取心脏，又截去手足，细细地剔取肩背上肌肉，肉尽才得死去。不久，这杨思勳也逝世了，那高力士又慢慢地露出头角来了。

在圣历年间，有岭南讨击使李千里，献上阉儿二人：一名金刚，一名力士。武后见力士身体坚强，又很聪明，便留在左右使唤。后因贪赃败露，被武后逐出宫来。当时，有太监高延福，收留他为养子，因此便冒姓高。玄宗做藩王的时候，高力士便能倾心结附。后又因杀萧岑有功，拜右监门将军，知内侍省事。他的威权，一天大似一天，在宫中所有四方奏章，须先经高力士审察以后，再送至御书房披览。宫中大小事务，俱由高力士一人专主。力士在宫中却十分谨慎，日夜随在玄宗左右，非奉差遣，不离宫门。便是沐浴眠息，也在皇帝寝宫外一间小屋中。玄宗常说力士在旁，我寝乃安。当时和力士通同一气在朝廷内外掌着大权的，如李林甫、宇文融、盖嘉运、韦坚、杨慎矜、王□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、安思顺、高仙芝一班人；但都依靠着高力士一个人提拔起来的。当时为高力士爪牙的一班有势力的太监，如黎敬仁、林昭隐、尹凤翔、韩庄、刘奉廷、王承恩、张道斌、李大宜、朱光辉、郭全、边令诚等，有在内廷供奉的，有外放拜节度官的。每遇宫中修功德，买鸟兽，太监奉使出京，每出京一次，便得款在四五万以上。京师地方，甲第亭园，良田美池，尽是内侍产业。但高力士的产业，又比这班太监的多过十倍。不说别的，只是那西庄田地，骑在马上，在他田旁跑一天路，也不能走尽。京师地方人民，每说起高力士，好似天人一般敬重。皇太子在东宫，称高力士为兄。此外一班王公大臣，俱称高力士为翁。力士的亲戚朋友，都称他为阿□。便是玄宗皇帝，也只呼将军，不敢唤他名姓。力士自幼卖作奴仆，待富贵时，便想念他的母亲麦氏，苦于家庭失散，无处寻觅。后岭南节度使在陇州地方，觅得麦氏，迎回京师，母子相见，不能相识。麦氏说记得儿当胸有黑痣七粒，如今在否？力士袒胸，果见七痣。麦氏从怀中出一金环道：“此儿幼时所服！”母子二人，相抱大哭。从此，高力士孝养母亲，王公大臣俱有馈送。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，追赠力士之父为广州大都督。这时，朝廷官员，不论大小，几无一不是高力士同党。只御史严安之，从未有一丝一缕馈送与力士的。

这严安之为官清正，爱民如子，平日在街市中行走，便喜问民疾苦，见有老幼疾病，便下车扶持着，同坐着车，送回家去。因此，京城地方的人民，人人都感动他的恩德，唤严御史为严父母。这时，是元旦大节，玄宗有与民同乐之意，隔年便下谕，使军民预备灯戏。到这一日，皇帝赏人民酒肉，玄宗亲御勤政楼，大宴群臣。楼下杂陈百戏，纵人民游观。一时人声鼎沸，如山如海，把个勤政楼挤个水泄不通。宫中金吾卫士，手擎白色木棍棒，如雨下地赶逐闲人。那群百姓，便东奔西避，十分扰乱。玄宗在勤政楼上见此情形，心中不乐，便对高力士道：“朕以年岁丰盛，四方太平，故为此乐，欲与百姓同欢；不料喧乱至此，将军将以何来止之？”高力士奏对道：“臣实无法制止，只闻严御史恩在人民，百姓无不爱服，陛下何不即召严安之？以臣愚见，必能使人民安静也。”玄宗便传严御史上楼，告以人民喧乱，心中不快。严安之奉命，便下楼去在四方绕行一周，以手版划地成线，对众人高声说道：“敢越此线者，便杀无赦！”那人民顿时安静下来。玄宗在勤政楼，连宴群臣五日，不闻楼下有喧乱声。那严御史所划地上界线，始终无一人敢犯的。玄宗叹道：“严公威信，朕不及也！”但玄宗自从勤政楼五日筵宴以后，便引起了 he 游乐的兴趣。皇帝久居在东都，所有宫中亭园，都觉可厌。且宫廷宽广，时见怪异，有临幸西京之意。次日，便召宰相，告以欲幸西京。裴稷山、张曲江二大臣谏曰：“百姓场圃未毕，恐有扰碍！”



陛下如必欲西幸，请待冬时。”李林甫在一旁，见皇上有不悦之色，待宰相退去的时候，李林甫故意装成脚病，行在最后。皇帝问：“李丞相有足疾否？”这时，李林甫见左右无人，便奏对道：“臣并无足疾，因欲奏事，独留后耳。窃意二京为陛下之东西宫，既欲临幸，何用待时？即使有妨田事，亦只须蠲免沿途租税，百姓反感皇恩不浅矣！”皇帝听李丞相所奏，不觉大悦，便宣告有司，即日西幸。从此，圣驾常住长安，不复东矣。

皇上既到西京，每日在园林游乐。只因皇上喜学神仙，那郡国官员，时时征求得奇士，送进宫来。这时，陪皇上在宫中游玩的，尽是一班得道之士。那时，有一道行高深的人，名张果的，在则天皇帝时候已闻其名，四处寻访，不能得其踪迹，玄宗又下诏访求。地方官员在终南山中寻得，便送至宫中。玄宗与之接谈，说过去未来事，其是灵验。常与皇上对饮，张果拔簪划酒杯中，酒分成二半；以一半敬帝，一半自饮。随手拿酒杯向空中抛去，立变成黄雀，在庭中飞鸣，绕屋檐一周，那黄雀千百成群，纷纷落在筵前，立变成千百只酒杯，御厨中所藏酒杯，俱搬运一空。玄宗大乐，日日跟张果学仙术。又有一人名邢和璞，善于推算，人将生辰投算，便能知此人善恶寿夭。玄宗便令推算张果，便茫然不知张果究有多少年岁。又有一名师夜光的，能见鬼怪。玄宗召张果与夜光二人对坐，夜光却不能见张果。对玄宗奏称：“张果何在，臣愿得见之！”张果已久坐在帝旁，不觉大笑。夜光只闻张果笑声，终不能见其人。玄宗对高力士道：“朕闻奇士至人，外物不能败之，试以董汁饮之，不觉苦者，真神仙中人矣！”一夜，玄宗与张果围炉对饮，高力士潜将董汁倾入张果杯中，张果连饮二大觥，便醺然醉倒，矇□中笑对力士道：“此非佳酒也！”便倒头睡去。待醒来取镜自照，上下牙齿尽成焦黑。张果微笑着，拿手中的铁如意，尽把牙齿打落，藏在袋中，又从怀中取出药粉一包，向牙床上涂抹，那上下牙床立刻长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来。玄宗连呼仙人。张果笑说：“臣有师弟，在圣善寺祝发，法名无畏，又号三藏，原是黑番奇人，有呼风唤雨的本领。”

这时，适值天旱，玄宗便命力士捧诏书去，速传无畏进宫，令速唤雨。无畏奏道：“今岁大旱，乃天数使然！若召龙行雨，恐烈风大雨，转伤人物，方外愚臣，不敢奉诏！”玄宗不听道：“人民苦旱已久，虽暴风骤雨，亦足快意。”无畏不得已，便奉旨。玄宗命有司照例筑坛，陈设法器，幢幡铙钹，无一不备。无畏登坛，大笑道：“似此俗物，何能求雨？”便尽令撤去，只捧着一个钵盂，满盛清水，解下佩刀，向水盂中搅着，口中用胡语诵咒数百遍。一刻工夫，见有一物，大才如指，略具龙形，在水中盘旋，周身赤色，伸首水面，旋又俯首水中。无畏又用刀搅着水，念咒三次，俄而白气一缕，从钵中上腾，状如炉烟，直上数尺。命内侍捧钵出讲堂外，回顾力士道：“速去！速去！迟则淋漓矣！”高力士急急上马疾驰而去，回头看时，只见白气渐起渐粗，从讲堂飞出，好似一匹白练高悬空中，顷刻见天上阴云四合，大风震电，雨下如注。高力士驰过天津桥以南，风雨随马脚而至，街旁大树，尽被大风拔起。待高力士回宫复旨，那衣冠已尽被大雨淋湿了。这时，孟温礼做河南尹，正出巡街道，亦亲身遇此大雨。如今洛阳京城天津桥畔，有一荷泽寺，便是高力士那时往请祈雨回宫，在此寺前遇大雨，玄宗便在桥旁建一座寺院，题名荷泽。

当时，臣民见玄宗皇帝亲信奇术之士，便又有罗思远入宫请见。罗思远秘术甚多，更善施隐身之术，使人对面不相见。玄宗亲见罗思远作法，果然奇验。玄宗大乐，欲就学习此隐身法术，思远故意作难。玄宗愿拜思远为师，思远略一传授，终不肯尽其技。玄宗每欲与思远同在一处学习，思远用隐身术避去，使皇帝无处找寻。玄宗独行法术，终不能把身体完全躲去，或衣带外露，或巾角外显。宫人见之，皆拍手大笑。玄宗心中颇觉不乐，但亦无之如何。高力士献计，多赐金帛，罗思远亦淡漠视之；又变计以刀斧恐吓之，思远终不为动。玄宗大怒，传旨命高力士以油裹住思远身体，置在油榨下压毙之，埋尸在郊外。不及旬日，便有四川官员奏称：“罗思远骑驴出没于峨嵋山一带。”

这年冬天，玄宗皇帝巡幸四岳，车驾到华山脚下，皇帝见岳神下山迎谒。帝问左右，左右答称不见。高力士奏称：“山下有女巫阿马婆，能见鬼神。”玄宗便召阿马婆使视之。阿马婆奏道：

“神在路左，朱发紫衣，迎候陛下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鸳鸯蝴蝶派作品珍藏大系

❖ 唐代宫廷演义





## 第五十一回

### 惠妃计杀太子 力士夜进梅妃

阿马婆所见神像，与玄宗皇帝所见相同，玄宗便令阿马婆传旨，令山神回驾，那山神果然不见了。皇帝进庙，又见此山神挂剑匍匐殿庭东南方一株大柏树上，帝又召阿马婆问之，阿马婆所说形状，也与皇帝所见相同。皇帝便向山神行敬礼，命封阿马婆为圣姑，封山神为金天王。玄宗自写山神碑文，立碑在华山麓。碑高有五十余尺，阔一丈，厚四五尺，为天下最大的石碑。碑阴刻着当时护从天子王公以下的官名，制作壮丽，雕琢精巧，一时无比。

那时，又有一位神医名周广的，他不用诊脉问病，只须观人颜色谈笑，便知他受疾深浅，把病人的情状说得详详细细。据说，那时有一神医纪明隐，居在山中，周广入山求教，尽得其秘。玄宗闻周广之名，召至宫中，凡宫女有疾病的，均召集在庭中，使周广验看。有一宫人得一奇病，每至傍晚，便歌笑啼哭，状如癫狂，又疑似鬼魅迷人。最奇怪的，她病发时，每至两足不能踏地。周广一望，便说此女必因饱食时用力太促，颠仆卧地，故成此病。这宫女自己说，前因太华公主生日，宫中大陈歌舞三日，宫女是领班歌唱的，只恐发声不清，有忤观听，便私地里多食炖蹄。因味美，食之不觉过饱，匆匆奉召，当筵歌数曲。曲罢，只觉胸中闷热，欲赴庭心纳凉，又因儿戏心重，从台阶上跃下，颠仆于地，一时晕绝。久之苏醒，从此便得狂病，且两足不能踏地。周广便投以一剂而愈，玄宗甚是诧异。又有一太监，奉使从交趾回宫，拜舞于帝前。周广从旁观之，便奏道：“此人腹中有蛟龙，明日当产一子，但从此不能再活在世上的了！”玄宗听了，不觉诧异，便问这黄门官道：“卿体觉有不妥否？”黄门官奏道：“臣奉使骑马过大庾岭时，天气正是炎热，顿觉身体疲倦，口渴异常，因下马在路旁取饮野水，便觉腹中积块坚硬如石。”周广奏道：“此龙胎也！”便开方令取雄黄硝石煮而饮之，立吐出一物，长仅数寸，其大如指。细视之，悉具头角。投入水中，立长数尺，昂首盆外。周广急取苦酒浇之，又缩小如旧，体僵而死。这黄门官自吐龙以后，腹块尽销。玄宗深为叹服，授以宫爵，周广力辞，回吴中而去。玄宗下诏，令郡县访问有奇才异能之士，征献阙下。

京兆尹奏举李氏三子，善作歌舞：李龟年、李鹤年，善歌；李彭年善舞。皇帝召入宫去，龟年信口作歌，能令帝随之哀乐不定：忽觉回肠荡气，忽觉眉飞色舞，不能自恃。彭年作彩凤舞，翻飞翩跹，令人眼花。玄宗大喜，每到之处，便令李氏兄弟随侍。又选宫女数百人，教成歌舞。龟年制成《渭州曲》，教宫女齐声歌唱，娇媚可听。皇帝大乐，时以金帛赏赐龟年。龟年在京都大起甲第，栋宇如云，富比王公。通远里中一宅，占地十里。以沉香木起一大堂，能容客千人，别家宅第，无有胜于李氏的。可惜后来龟年流落在江南地方，穷苦不堪，见有人家喜庆筵宴，便为当筵歌数阙，座中闻之，莫不掩泣罢宴。杜甫赠诗道：

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  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！”

龟年故宅，后为裴晋公所得。中有一绿野堂，建筑最是幽雅。龟年盛时，常在堂中宴客，朝中公侯，争相结交。

玄宗自得李氏兄弟后，常在五凤楼下，宴集群臣，歌舞达旦。又下诏命三百里内州县官，教成歌舞，前来阙下助乐。玄宗亲自临观，比较优劣而赏罚之。各处地方官，见皇帝爱歌舞，便教成声乐，齐献阙下。时有河南郡守，命乐工数百人，在车上作乐，乐工身衣锦绣。又令士卒身蒙虎豹犀象之皮，伏在车厢，乐声一作，群兽起舞，跳掷抻噬，一如真形。群观之，莫不骇目。又有元鲁山，献乐工数十人，联袂作于□之歌，声调怪越，玄宗听之，不觉大笑。每次赐宴，皇帝亲御勤政楼，金吾军士披黄金锁甲，列仗楼下，太常陈乐，卫尉张幕，令诸将酋长就食庭前。教坊大陈山车楼船，寻橦走索，丸剑角抵，戏马斗鸡。又令宫女数百人，饰以珠翠，衣以锦绣，自绣幕中出，击雷鼓为《破阵乐》、《太平乐》、《上元乐》。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拜舞，动中音节，皇帝顾而大乐。当时，又有厩官教成舞马四百匹，分列左右，进退跳舞，列成部目，称曰某家宠，某家骄。这时，塞外亦贡善舞之马，玄宗命并入教练，无不曲尽其妙。衣以文绣，络以金银，饰其鬃鬣，杂以珠玉，奏曲名为《倾杯乐》，聚马数十匹，奋鬣竖尾，纵横合节。又施三层板床，乘高而上，旋转如飞。或令壮士举一榻，马舞于榻上，乐工数人立于左右前后，皆衣一色淡黄绀衫，文玉带，皆选年少而姿貌秀美者充之。每岁过中秋节，使舞于勤政楼下，君臣相顾笑乐。

正开怀的时候，忽内侍慌张报称：“武惠妃遇鬼发狂，病势十分危急，请万岁爷回宫。”玄宗这时十分宠爱惠妃，听了内侍的话，忙丢下酒杯，匆匆下楼。到宫中一看，只见武惠妃衣裙散乱，口眼歪斜，趴在地下不住地叩头乞饶。看她嘴角上淌下白沫来，那叫唤的声音渐渐低沉。玄宗心中十分怜惜，过去把惠妃抱在怀中，连连唤问。只见惠妃伸手向空中，指着说道：“太子瑛、鄂王和光王三人，都来索妾命也，万岁爷快快救我！”

当初，玄宗宠爱赵丽妃，已把这武惠妃丢在脑后。不久，赵丽妃生了皇子名瑛，玄宗要得丽妃的欢心，便立瑛为皇太子。这太子瑛却生得聪明正直，自幼入国学，诏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教授经学，又选太常少卿薛稷之女为太子妃。玄宗因宠爱丽妃，也便宠爱太子，常把太子瑛召进宫来，父子二人在一处游玩。十六年冬季，玄宗带领太子瑛和诸王在御苑中种麦，玄宗对太子瑛道：“此麦为明春祭祀宗庙之用，故亲种之，亦欲尔等知稼穡之艰难也！”当时，赵丽妃权倾六宫，玄宗又拜妃父元礼，兄常奴，官至尚书侍郎。玄宗除爱太子瑛以外，又爱鄂王、光王。玄宗为临淄王时，二王的母亲，亦深得玄宗的宠幸。不料这时武惠妃忽然也产了一个皇子，便是寿王瑁。这寿王自幼生成绝美的容貌，又是十分伶俐的性格，在七岁时候，与诸兄拜舞，进退有节，玄宗宠爱。这寿王又胜过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，因宠爱寿王，玄宗也常常临幸惠妃宫，因此那惠妃依旧得起宠来，反把这赵丽妃冷淡下来。那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，从此不得与父皇见面。弟兄三人在背地里，不免有怨恨惠妃的话，落在驸马杨洄耳中。这杨洄是咸宜公主的丈夫，咸宜公主又是惠妃的亲生女儿。当时，杨洄听了太子瑛三人在背地里毁谤的话，便令咸宜公主在惠妃跟前造遥生事，说太子瑛在背地里如何毁谤皇上，又说鄂、光二王有谋反的意思，惠妃便日夜在玄宗皇帝跟前哭诉。

玄宗听信了惠妃的话，不觉大怒，急召宰相张九龄进宫，议废太子，张九龄急叩头劝谏道：“太子和诸王，日受圣训，天下共庆！陛下享国日久。子孙蕃衍，奈何一日弃三子？昔晋献公惑嬖姬之谗，申生忧死，国亦大乱！汉武帝信江充巫蛊，祸及太子，京师喋血！晋惠帝有贤子，贾后谮之，乃至丧亡！隋文帝听后言，废太子勇，遂失天下！今太子无过，二王亦贤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！虽有失，尚当掩之！惟陛下裁赦！”玄宗听张丞相说了这一番大道理，便也把废太子的心搁起。但此时李林甫当国，嫉恨忠良，时时在皇帝跟前挑拨是非，说了张丞相许多坏话，那张九龄竟罢官退去。

从此，李林甫大权独揽，惠妃也时时拿财帛去打通李丞相。李林甫见丽妃已经失势，便又倒在惠妃一面，在玄宗跟前，时时赞扬寿王如何美丽，如何聪明。又勾结驸马杨洄，在玄宗跟前告密，说太子瑛和鄂王瑶、光王琚，暗约丽妃之兄谋反。玄宗初不甚信，惠妃便使人去召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，推说宫中有贼，请太子和二王须甲冑佩刀入宫。那太子和二王信以为真，便披甲戴



盔，腰佩长剑，匆匆走进宫来。走到熙春宫门口，被守宫卫士拦住，问起情由，说是奉武惠妃宣召，特来宫中捉贼。那守门卫士不敢怠慢，把太子和二位王爷留在宫门外，急急进宫来报与惠妃知道。那惠妃听说太子已到，她也不去见太子，急赶到御书房里，报与玄宗知道，说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谋反，带剑逼宫，现被宫门卫士挡住在宫门外，请陛下作速避乱！玄宗听说大恐，一面起身避入紫光阁，一面令高力士带领宫中禁军出宫去观看。不一刻，只见一群兵簇拥着太子和二王直奔阁下，玄宗见三子俱是甲冑挂剑，怒不可遏，也不容太子分辩，喝令打入内监。一面急召李林甫进宫来商量，废立太子的事体。李林甫奏道：“此陛下家事，非臣所宜与闻！”玄宗便立刻下诏，废太子瑛与瑶、琬二王，均为庶人，打入内牢。惠妃又买通管狱太监，断绝饮食，活活把太子瑛和鄂王、光王三人饿死，形状十分凄惨。这消息传出去，满朝文武都替太子含冤；独这位玄宗皇帝，只因正在宠爱惠妃，也毫不觉悟。

只是武惠妃自从谋死了太子瑛和鄂、光二王之后，时时心惊胆战，每在夜深人静以后，良心发现，好似那太子和鄂、光二王的鬼魂惨凄凄地站在跟前向自己索命一般。她无论黑夜白日，总把这件事搁在心头，那鬼魂愈缠绕得厉害。甚至青天白日，不论惠妃行走坐卧，总见鬼影憧憧，把个美人般的惠妃，早吓得魂梦难安，饮食不进，渐渐地形销骨立起来。只因她要在万岁跟前恃强沾宠，见了万岁爷，打起精神，一般地敷粉匀脂，轻颦浅笑。玄宗只顾自己寻乐，不曾留意到惠妃的身体。说也奇怪，惠妃正在疑神弄鬼的时候，只须万岁爷一到，那鬼魂便逃走得无影无踪，惠妃也觉得精神清醒过来。因此，惠妃越发撒痴撒娇，竭力把这位万岁爷迷住在宫中，也是借着万岁爷的威光，抵敌鬼魂的意思。但可怜这惠妃饮食不进，日夜无眠，把个病体硬支撑着，总是支撑不住的。

那日，玄宗出宫，在勤政楼大宴群臣的时候，惠妃在床上假寐，一睁眼，只见那已死的太子瑛带领着一群小鬼，直扑上床来，举起手中狼牙棒，向惠妃酥胸上猛打，打得惠妃痛彻心肝，惨声大叫，接着呕出十几口鲜血来，两眼一翻，死过去了。那内宫太监，见不是事，急急去报与总管太监，总管太监报与高力士知道。高力士不敢怠慢，一面报与万岁知道，一面急去传御医进宫请脉。待皇帝到来，惠妃已转过一口气来，一眼见宗坐在跟前，她神魂也定了些，两手紧紧地拉住玄宗的袍袖，口口声声说：“万岁救我！”御医进来请过脉象，奏说：“万岁爷请万安，贵妃是一时痰迷心窍，玉体是不妨事的。”谁知这惠妃挨到夜深时分，更加混闹起来，吓得宫人个个害怕。惠妃被鬼魂捉弄得床上睡不住了，便有两个宫女上去扶着下床来。忽见她双膝跪倒，说一会，哭一会。有时趴在地下叫饶，说太子拿狼牙棒打死我了！那身体在地上打滚躲闪，好似避打的样子。双手合在胸口，只是嚷痛。玄宗看了，心中万分不忍，上去抱持她。惠妃力大无穷，从皇帝怀中挣脱下来，仍倒在地上。只见她眼珠突出，口中鲜血直流，头发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将近五更天气，那武惠妃嘶叫得声哑力竭，直着嗓子哭唤，居然鬼嚎一般，一时死去，一时又醒来，整整闹了一夜，好不容易，挨到天明。玄宗也再没有这个精神支撑了，便幸高婕妤宫中休息去。这武惠妃见皇帝去了，她也不言语了，只装着鬼脸，自己拿手撕开衣服，露出雪也似白的胸膛来，便好似有人在剥她衣服的样子。可怜武惠妃虽说不出来，其痛苦之状，实在难堪！直延挨到第二日傍晚，才真的咽过气死去了。玄宗得了消息，想起往日的恩爱，便亲自临幸惠妃宫中，抚尸痛哭了一场，命高力士好好收殓。

那高婕妤把皇帝劝回宫去，自己妆成花朵儿模样，又令宫女当筵歌舞，在一旁装尽娇媚，劝皇帝饮酒。无奈玄宗总因想念着惠妃，洒落愁肠，便觉得凄凉无味。夜间在床上总是长吁短叹，不能成寐。高婕妤无法可想，便暗暗地约同后宫中诸妃嫔，在御苑中安排下盛大的筵宴，不但是庖龙炙凤，且调齐了六百名歌舞的宫女，候着天子一到，便齐齐地歌舞起来。配着悠扬宛转的音乐，娇滴滴的歌喉，软绵绵的舞态，真令人骨醉魂销！时值秋深，居然满园红紫，垂丝剪彩，装点作春花模样。玄宗皇帝举目看时，见两旁随侍的妃嫔，如武贤仪、郑才人、陈才人、王美人、阎才人、卢美人、钟美人、柳婕妤、郭顺仪、刘才人、皇甫德仪、钱德妃、刘华妃和高婕妤，大半是玄宗平日宠爱的。玄宗生平最欢喜公主，这时高婕妤也悄悄地把那班公主和驸马唤进宫来陪

宴，如：永穆公主和驸马王繇、常芬公主和驸马张去奢、常山公主和驸马窦泽、晋国公主和驸马崔惠童、新昌公主和驸马萧衡、临晋公主和驸马郭潜曜、卫国公主和驸马杨说、贞阳公主和驸马苏震、信成公主和驸马独孤明、楚国公主和驸马吴澄江、昌乐公主和驸马窦铿、永宁公主和驸马裴齐邱、宋国公主和驸马杨徽、齐国公主和驸马裴颖、咸宜公主和驸马杨洄、广宁公主和驸马苏克贞、万春公主和驸马杨洄、寿昌公主和驸马郭液、乐城公主和驸马薛履谦、新平公主和驸马姜庆初，一对对佳儿佳婿，围绕着皇帝。玄宗见人多热闹，才慢慢地把悲哀忘去。

这许多妃嫔，却长得各有动人之处。高婕妤口齿伶俐和百灵鸟似的，能说能笑；刘华妃却是静默幽雅，明眸一睐，含羞微笑，令人见之意远；钱德妃却苗条得可爱；皇甫德仪又丰柔得可玩；刘才人的淡装，郭顺仪的礼服，互相辉映，顾盼宜人；柳婕妤的点额妆，眉心微蹙，令人可怜；钟美人的醉颜妆，双颊胭脂，却又红得可怜；卢美人的细腰，阎才人纤手，令人一见心醉；此外，王美人、陈才人、郑才人、武贤仪，或以姿色胜，或以神态胜，各有动人之处。这一班妃嫔，都深承帝王恩泽的。当时，玄宗见了，回想前情，便各赏彩缎十端，黄金百两。一场歌舞，直热闹到天色傍晚。玄宗见钱德妃柳腰儿转侧得可爱，便倚醉攀住德妃肩头，手拉手儿，临幸钱妃宫中去。从那天御苑宴会以后，玄宗皇帝勾起往日旧情，便依次轮流着到各妃嫔处临幸去，一时雨露普及，惹得一班望幸的妃嫔们，夜夜在宫中金钱暗卜。后来给玄宗知道了，索性命诸妃嫔以金钱赌赛，胜者得侍帝寝。一时，宫中金钱之戏，甚是盛行。玄宗在一旁眼看着诸妃嫔争夺自己的身体，心中甚是得意。

这时，高力士出使在闽粤一带地方，在次年春季回宫，采办得许多奇花异草，又有鹦鹉、白鹤、彩鹿、金鸡，散放在御花园中。一时哄动了合宫的妃嫔，引逗玩弄着。玄宗也命在勤政楼为高力士洗尘，赐宴，高力士在当筵说些闽中风景，粤地人物。君臣二人，直饮到黄昏月上，力士又悄悄奏道：“臣此次奉使南行，已为陛下物色得一枝解语花在此！愿陛下屏退左右，下阁观赏。”玄宗听奏，真的只带一个小太监下阁去，只见月移花影，满地如绣，映照在月石台阶上，一片皎洁。廊下铺设着宝座。玄宗皇帝才坐定，只觉远远一阵香风，从花下吹来，夹着环珮丁当的声音。向阶下望去，只见一对雉尾，拥着一个美人儿，冉冉地从花下行来，走上白石台阶。月光照在她粉脸上，看时，玄宗心头不觉一惊，真是搓脂摘粉，羞花闭月，又妩媚，又白净。看她披着雾縠云裙，手握一枝梅花，疏影横斜，几疑是月里嫦娥，下临尘世！直看到那美人盈盈下拜，娇声称：“奴婢江采苹见驾，愿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莺声啾啾，喜得玄宗皇帝忙亲自下座伸手去扶起。向粉脸看时，只见眉弯入鬓，星眼羞斜，把个皇帝乐得连连呼着美人，当夜便在翠华西阁临幸了。

因江采苹性爱梅花，第二天，圣旨下来，便封她为梅妃。这梅妃幽娴贞静，玄宗坐对美人，闺房静好，宛似新婚夫妇一般。梅妃天性爱洁，她妆台绣榻，打扫得绝无点尘。说也奇怪，玄宗在别个妃子房中，那妃子歌着舞着说笑着，百般讨皇帝的好儿，这皇帝玩过一两天，便觉玩腻了，便丢开手找别个妃子玩去了。独有这梅妃，她陪伴着皇帝在屋中，也不歌，也不舞，也不说笑，只是静静的。玄宗和她说话，她总是抿着珠唇，微微一笑。在这一笑中，便显露出无限娇媚神气来，把个风流天子，整日迷住在妆阁中。一连十日不坐朝，把满朝文武盼得望眼欲穿。高力士进宫去探望，总见这玄宗怀中拥着梅妃，拿着彩笔，画着眉儿，有时捧着那双玉也似的纤手，替梅妃修着指甲。高力士看这情形，也不敢进去惊扰。直到大祭之期，李林甫进宫去面请圣上祭祀皇陵。玄宗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梅妃的，如今要出宫有十多日的分别，如何舍得下，便想把梅妃带去。只因祖宗定例，非皇后不能亲与祭祀。玄宗一心想把梅妃立为皇后又怕臣下不服，便亲自和梅妃去商量着。谁知自承恩幸以后，已有了三个月身孕，不耐车马之劳。玄宗满心欢喜，便放梅妃在宫中静养，自己摆驾出宫，带了文武百官祭祀陵寝去。满心待梅妃产下皇子来，便立她为皇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二回

### 廊阁纤耸骊山宫 龙凤腾舞华清池

玄宗出得京城，只见山环水绕，一带苍翠，却也不觉心旷神怡；一时把温柔滋味，丢在脑后。祭过皇陵，皇帝住在山下行宫里；这时初夏天气，玄宗靠南窗坐下，清风拂树，花雨缤纷。远远地见林外一片水光，有一群村童，在水中出没游泳为戏，衬着碧波，那儿童精赤着身体，愈显得娇洁可爱。玄宗触景生情，便想起六宫妃嫔，个个是白玉也似的肌肤，惊鸿也似的姿态，倘能个个把衣裳脱去，露出娇嫩的身体来，在碧波中游泳着，一来也不辜负了她天生成一身好肌肤，二来传在后世，也是一段风流佳话。

当下急回宫去，原想和梅妃商量如何建造浴池，如何使各妃嫔在池中游戏。谁知玄宗和梅妃，只分别得十多天，把个梅妃却害成相思病了。玄宗进宫去看时，只见她双鬓飘蓬，眉峰蹙损，那粉庞也消瘦了许多。玄宗看了，十分心疼，便终日陪伴着梅妃，在房中料理汤药，寸步不离。这梅妃原是娇怯怯的身躯，又因怀孕在身，一连五六天身体发烧，便把腹中的皇子小产下来了；这一小产不打紧，从此梅妃的病势，愈见虚弱。玄宗皇帝一面痛惜这个流产的皇子，一面传御医给梅妃服药调理；梅妃在病中，自不能与皇帝寻欢作乐，反把这位风流天子久旷起来。

玄宗每日在宫中，除照料汤药以外，闲着无事，便想起造浴池的事体来，便召高力士商议此事。高力士听玄宗说要造浴池，便奏道：“洗浴以温泉为最妙，先帝在日，常驾幸骊山温泉就浴；那处泉水温暖，浴之又可以却病延年。骊山下原有行宫一座，而今不如就那座行宫改造，将温泉遮盖在内，不论冬夏，俱可入浴。”玄宗听了高力士的话连说：“妙妙！朕如今下旨内藏府官，多发内帑；即着卿为朕督造骊山浴宫，不必节省金钱，总以精美为是。”高力士领了圣旨，便向内藏府去领了金钱，立刻召募八万人夫。赶往骊山，动工建造。亏他运用巧思，又去觅得了许多巧匠，日夜赶造；共经过二年的时间，把一座精巧壮丽的行宫造成了。

在这二年之中，高力士又打发内侍官，向各路去搜集珍宝玩物，搬进行宫去装点起来。工成之日，便奏请天子临幸。玄宗在宫中，正闷得慌；听说浴宫完工，便轻衣减从地驾幸骊山去。皇帝骑在马上，那文武百官，前后簇拥着；看看到骊山脚下，远远望去，见山抱树绕，林中起一条白石甬道，路尽头树深处，藏着一座精美的行宫。那宫殿全倚着山脚造的，楼阁起伏，半显半隐；那屋顶全是白石造成。玄宗望见外面的模样，便称叹说：“好一个幽静的所在！”进得宫来，那屋宇十分宏壮，画角飞帘，果然不用说它；便是那人在殿中走着，地势渐渐地高耸，地面上不露行级，行走又不十分吃力，不知不觉已走到山腰。只见眼前起一座飞桥，足足有五六十丈长，七八丈宽；两旁雕栏文窗，推窗一望，只见远处平畴绿野，错落帘前，近处奇峰翠障，奔赴脚下。那桥下又万紫千红开遍。一股清泉，宛转奔腾，从林中流出，向桥上经过，流向宫墙里去；只见水面上热气熏腾，这便是著名的骊山温泉。玄宗下得桥来，已是行宫的后苑；回看那座长桥，真如天半玉楼，又如飞龙就饮。玄宗赞叹道：“真神工也！”说着，已进入后苑，在织锦回廊上走着。那回廊全是雕梁文砖，绿窗锦榻，这也不去说它；最可爱的，是那路径回环曲折，人在两处行走，看看榻窗相近，忽然又被花对遮榻，相离渐远，往还追随，便有咫尺天涯之感。玄宗大笑道：“先隋炀帝有迷楼，朕却有迷廊！”

绕了半天，才出了迷廊，眼前便是一片池汤，上面飞栋雕梁，遮着一层明瓦，十分宽敞。分



作东西两池：东池称为龙泉，西池称为凤池。那龙泉是雕成一只大龙，在池面上团团盘住，梁柱尽是龙身，龙头在西面池角上俯着，张大了嘴，一股泉水从龙口里喷涌出来；凤池却雕成接连的五彩云章，作为梁柱，一只彩凤，浮在东面池角上，张着翅儿，装成戏水的模样，那温泉便从彩凤的两翼下流出，恰恰水没着凤翅，看不出流水的痕迹来。一隐一现，十分巧妙。这时水面上浮着翠色的荷叶，红色的莲花；那荷叶是以翠玉琢成，大如桌面，莲花是以红玉琢成，大如蒲团，浮在水上，生动有致。龙泉中又有一头白玉琢成的骏马，备为皇帝入浴时乘坐之用；那凤池中的彩凤，却备皇妃入浴时乘坐用的。最可爱的，那池底池岸，俱用一色绿砖砌成，映得水也成了碧绿色。沿池边种着龙须瑶草，四周围着白石雕栏。栏外走廊，十分宽阔，陈设着锦椅绣榻，预备出浴入浴时随意起坐。这龙凤两池，水面宽阔，只有十丈方圆；此外又隔分长汤浴池四十余间，环回砌以文石，为各妃嫔入浴之处。入水的一面，筑成银镂漆船，或白香木船；水中叠瑟瑟及沉香为山，仿着瀛洲方丈模样，为各妃嫔入水休息之地。最巧妙的，各池水设一总机括，只须将机括一搬，那池水立刻退尽，池底绿砖，一齐显露出来。高力士陪侍天子，在池旁口讲指划，说出许多妙处来，把个玄宗听得心花怒放，把这座行宫，赐名华清宫，那浴池便赐名华清池。回宫去拣了一个天气晴和之日，下诏命六宫妃嫔，和公主、王妃、内外命妇，尽入华清池试浴。那许多命妇和王妃公主，听说天子赐浴，便个个打扮得粉白黛绿，珠围翠绕，准备朝天子去。

到了这一天，玄宗先在华清正宫中赐宴，众夫人和公主妃嫔等，满屋子脂粉少妇，螭首蛾眉，钗光鬓影；只听得环珮叮□，衣裙悉悉，传杯递盏，静悄悄地领着御宴。饮到半酣，只见高力士进殿来，高声传话道：“万岁驾到！”慌得众夫人齐齐站起，分班候着。妃嫔和公主站在前面，夫人们站在后面。只听得殿廊下云板响亮，接着小太监唵唵喝道的声儿，万岁的小羊车，直到庭心停住，靴声囊囊地走上殿来，慌得众夫人齐齐跪倒。万岁爷走上殿去，在中央宝座上坐下，那梅妃却陪坐在一旁。有小太监唱着各夫人各公主妃嫔的名儿，唱完了名，只听得娇滴滴的一阵唤：“愿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玄宗看时，见一屋子黑□□的云髻齐俯，那花香粉味，充满了殿宇。皇帝心中甚是快乐，忙传旨赐众夫人华清池汤沐。众夫人领旨，谢过恩，由宫女上来，引导入后苑华清池中，脱去及裙，一个一个露出白润的身体来，走下分间的长汤浴池中洗着身体。那温泉天然温暖，润着肌肤，十分舒畅；每一间浴池，却有宫女二名伺候着。那宫女们早已将上下衣服脱去，只腰间围着短罗裙，入水扶持着。众夫人游入池心，戏弄一回，去坐在银漆船头上；宫女献上御赐的祛寒葡萄酒一杯，众夫人饮下。宫女拿浴巾替她在浑身上下洗抹着，洗得身体洁净，又下水戏弄一回，扶上岸去，在锦廊下白石凳上坐着。又有宫女替她抹干了身体，重整过云髻，穿齐整了衣裙，出殿去谢过皇恩。皇帝赐各夫人银花一朵，缀在鬓儿上，才各各告辞出宫去。

这里众妃嫔公主在殿上陪伴着万岁饮酒，传李氏兄弟，带领歌姬舞女上殿来歌舞着。那李龟年和李彭年兄弟二人，各领一班宫女，教授歌舞，制成《渭州曲》，教成惊鸿舞，唱来宛转抑扬，舞来翩翩飘忽。玄宗看了，甚是叹赏，传旨各赏龟年、彭年黄金千两。梅妃见万岁爷爱惊鸿舞，便亲自下座来舞着，经李彭年略一指点，居然也进退中节，宛转多姿；玄宗看了，更是喜欢不尽，亲自下座把梅妃的腰肢扶住。梅妃舞罢，也娇喘细细地软伏在万岁肩头；玄宗送过一杯酒在梅妃唇旁，梅妃就万岁手中饮下，归座去。接着众妃嫔要争万岁的宠爱，各个离席来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；歌的珠喉宛转，舞的柳腰起伏，真令人目迷心醉。玄宗看到快乐的时候，便传旨各赏彩缎二端，玉搔头一支，众妃嫔分占了四十余间浴池，各各有宫女服侍着，卸去衣裙，顿时百余条皓腕齐舒，数十个玉肩斜露；那长汤浴池，虽说分着间儿，但池面上只架着短栏，一个个从月洞窗儿里望去，那粉颈香肩，一齐在目。

玄宗和梅妃自有宫女扶着，入龙泉凤池沐浴。有四个宫女，扶着梅妃入水去，斜坐在凤背上，玄宗看时，雪肤花貌，衬着她那副娇羞宛转的神韵，真欲令人看煞。正看得出神的时候，只见梅妃蛾眉紧锁，珠唇失色，嚶呻一声，早已晕倒在那彩凤背上；慌得众宫女把梅妃扶上岸来，替她摩着酥胸，一声一声地在她耳旁唤着，慌得玄宗皇帝也在水中跳起来，把梅妃水淋淋的身体



搂在怀里，拍着肩儿唤着。那梅妃哇地一声，从喉底里转过气来；宫女把她拭干了身体，扶出外房去，玄宗也无心洗浴，穿上衣服，跟出外屋来。便有御医进来请脉，奏说娘娘一时气闭，是不妨事的。玄宗看梅妃，果然神气清醒，依旧说笑自如，便也放了心，吩咐把梅妃扶进寝室去睡着养神；自己究竟舍不得那众妃嫔，便又返身走入浴池去。

看时，那众妃嫔正隔着窗儿泼水戏耍，那粉脸上都被水沾得胭脂淋漓；玄宗看了，不觉大笑。那妃嫔们见万岁驾到，一齐在水中躬身接驾；玄宗含笑，向从妃嫔招着手儿，众妃嫔一齐水淋淋地奔上岸来，把个皇帝团团围住，跳着唱着。玄宗一件崭新的龙袍，被水沾得湿透了肩袖，玄宗非但不恼，看她们赤着玉也似的身體，站在面前，忙得他丢了这个，又抱那个，更把一件袍儿尽染上脂粉水儿去。玩笑多时，各妃嫔才拭干身体，穿上衣裙。玄宗也另换了一件袍儿，一群妃嫔簇拥着一位风流天子，从织锦回廊中走去。

玄宗一瞥眼，只见一个女子，露着上半身，隔着廊儿，在花窗下斜倚着。看那女子背着身儿，云髻半偏，香肩斜睨，衬着苗条的腰肢儿，已是动人心魂；待她一回过脸儿来，那半边腮儿，恰恰被一朵芙蓉花儿掩住，露出那半面粉靥来，娇体丰润，也分辨不出花光人面，真可称是国色天香。玄宗虽有三宫六院的妃嫔，终日赏玩着；娇小的，丰腴的，浓妆淡抹的，虽见了许多，却不曾见有如此绝色的美人儿。不知不觉把皇帝的魂儿绊住，那脚踪儿也不由得向美人身旁行去；众妃嫔见万岁爷注定全神，在隔廊的美人身上，便也知趣，一齐悄悄地退去，只留着高力士随侍在皇帝身后。玄宗正向美人身畔走来，看看已近在咫尺，谁知却被雕栏隔住，可望而不可接。看那美人却也放刁，见万岁爷行来，她便佯羞低头，一转身和惊鸿一般，向廊东头行去。玄宗正想上前去招手唤住，一转念今日有各路亲王妃子放进宫来游玩。那美人也须是亲王的妃子，却不可冒昧召唤。狠一狠心，又想丢下手走开；看那美人在前面缓缓地行走着，看她腰肢袅娜，凌波微步，真好似轻云出岫一般，看了叫人爱煞。玄宗便也隔着廊儿，跟定了那美人的脚踪儿走着。高力士也默默地跟随在身后，亦步亦趋地沿着回廊，转弯抹角地走着。上面说过这织锦回廊，原建造得十分巧妙，倘不得门径，便够你绕一辈子也绕不出来。如今玄宗皇帝是有意跟踪那美人，那美人儿也有意引逗这位风流皇帝，只向那曲折幽密处行去。看看两面只隔着一重回廊，但绕来绕去，总不能接近；看看已赶上了，不知怎么一绕，那美人儿被花障儿遮住，忽已不见了，一转眼已在身后出现。玄宗急急转身走去，依旧是被一重雕栏隔住；看那美人，只是掩袖一笑，转向别处去了。急得玄宗皇帝只是抱怨那建造这织锦回廊的工匠，如此捉弄人。

待玄宗走到那美人站立的地方，已是去得无影无踪；高力士向四处走廊上去找寻，那美人早已绕出回廊，向别殿游玩去了。玄宗见跟不上这美人，只得垂头丧气地出了回廊，出了后苑，走在飞桥上，向下望去，一瞥眼儿又见方才那美人，出没在桥下花树之间。这时身旁多了两个侍婢，一个手中捧着一个胆瓶，瓶中插着二三朵折枝芙蓉；一个手中拿着拂尘帚儿，时时在美人儿身体四周拂去空中的飞虫，和那蜂儿蝶儿。这美人儿只低着头沿着溪水边慢慢地行去，玄宗在桥上遥指着，对力士说道：“你看这模样儿真可写入图画呢。谁家这可喜娘，总有时将她宣召在朕当面，待朕看一个饱呢！”高力士到这时候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奏对道：“这有何难？陛下自己的媳妇儿，少不得由陛下看一个饱也！”玄宗见说，不觉一惊，忙问他：“是谁家的王妃！”高力士忙奏道：“那妇人便是寿王的妃子杨氏。”玄宗一听，真是自己的媳妇儿，不觉满面羞惭，忙自己掩饰着说道：“怪道呢，这孩子自从武惠妃生下地来，怕不能养大，自幼抱在宁王府中管养；元妃看教他，好似亲生儿子一般，那媳妇儿也在宁王府中娶的，不常到朕宫中来，一家子翁媳，反觉生疏了，想来真觉好笑！”说着，便哈哈大笑。高力士听了玄宗的话，便奏请道：“可要去召这杨氏来进见？”玄宗忙摇着手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！”说着，便走下桥去，在那甬道上低头默默地走着，半晌，不觉叹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瑁儿这孩子，真好艳福也！”玄宗说了这句话，才觉得自己说得太忘形了，忙又自己掩饰着说道：“想俺大哥在世的时候，俺弟兄们何等的亲热，终日吃也在一处，玩也在一处，卧也在一处。还记得朕初即位的时候，离了众弟兄，孤凄凄的一个人住在宫中，心中好不烦闷，便把俺大哥召进宫来，依旧和他在一处儿玩着喝着。还记得有一

天，是朕和大哥对坐着，尝那内厨房新制的荷叶羹；大哥正满嘴含着羹汤，不知怎的，错了喉，一个喷嚏，喷得朕满脸满胡须尽是羹汤。俺大哥急得满脸通红，忙拿自己的袍袖替朕拂拭着；朕怕大哥心中羞惭，便唤内侍们上来，收拾干净。这时黄幡绰在一旁，笑奏道：“这不是宁王错喉，这是宁王喷帝！”俺和宁王两人听了，撑不住呵呵大笑起来。至今想来，还是很有味儿的呢！”

玄宗说着，已走进了华清正宫；想起梅妃方才晕倒在浴池中的，便趑入寝宫，探视梅妃的病情去。这一晚，玄宗和梅妃，是第一夜临幸这华清行宫；梅妃得玄宗如此宠爱，便支撑着病体，百般承迎。但是看玄宗神气，却大变了，不论一言一笑，总是怔怔的，好似魂不守舍，心中别有心事一般，一任梅妃如何装娇献媚，玄宗总是淡淡的神情。

好不容易，挨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晨起来，玄宗便离了寝宫，出御便殿，悄悄地把高力士召进宫来。这高力士原眠息在殿帷中的，一听说圣上召唤，便急急进宫来；一看万岁孤凄凄的一个人坐在屋中，看他脸色，便知道昨夜失眠。见高力士进来，也好似不看见的一般，只是怔怔的；高力士心中禁不住惊慌，他认作昨夜万岁和梅妃闹翻了，又疑是自己得了什么罪，万岁正震怒呢。忙悄悄地爬下地去，跪在一旁。半晌半晌，只听得玄宗打着手掌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这美人儿正可爱！叫朕心下好难抛下也！”高力士听了，才恍然知道皇帝依旧在那里想念那寿王这妃子杨氏。看万岁那痴痴的神气，甚是可怜，便奏道：“万岁若爱那杨氏，奴才却能替万岁爷去召进宫来见一面儿。”玄宗叹着气说道：“俺们翁媳见一面儿，有什么意思，眼见得朕这相思害到底也！”说着，又连连地叹气。高力士听了玄宗的话，心中一转念，便得了主意；便抢上一步，在玄宗耳旁，低低地说了一番话。玄宗听了，也连声赞说：“好主意！好主意！朕便依卿的主意行去。”玄宗自从和高力士在背地里商量得了主意以后，便觉玄宗每日笑逐颜开；他也不找众妃嫔游玩，也不在梅妃屋中勾留，每日只打扮得遍体风流，在书房中静养，兹有高力士伴在一旁。

再说那寿王的妃子杨氏，真是长成国色琼姿，世居在永乐地方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在叔父家中养大。十八岁选入寿邸，为寿王妃子。如此美人，夫妻自然十分宠爱；但自从那日在华清宫赐浴回来，不知怎的，心中总留着一个皇帝的风流影儿，从此茶饭也少进，睡眠也不安，便是夫妻之间，也便觉得淡淡的，一任寿王百般宠爱，那妃子却越觉得可厌，总是远远地避着。这样一天一天地下去，夫妻之间，忍无可忍：在半夜时分，他两口子便大闹起来，合府内外的人，都慌得不敢睡觉，挨到天明，他们去把宁王夫妇二人请来。那寿王自幼在宁王府中养大的，见了宁王的元妃，两口子便诉说不休；杨氏却一口咬定，说愿入庵当姑子去。一任你那宁王夫妇如何劝说，那寿王如何求告，这杨氏如铁石铸成的心肠一般，总是啼啼哭哭的。在府中又留了三天，杨氏却寻死寻活地吵闹不休。元妃看看，实在留不住了，便劝着寿王说：“这妇人心肠已变，放她当姑子去吧。”这寿王没奈何，把自己心爱的美人儿，生生地眼看她辞别出府去。

寿王看看杨氏登车，自己却撑不住那泪珠儿扑扑索索地落下来。宁王夫妇，伴着寿王在府中，早夕劝戒；又传府中的姬人来歌舞，劝着寿王的酒。可怜寿王这时滴酒难咽，又选几个绝色的妓女，到寿王寝室中去伴寝；一连三夜，竟是各不相犯的。杨妃在府中时，原有贴身两个侍女，一名永清，一名念奴，却也长得伶俐美貌；如今杨妃已带着出府去，丢下这寿王，愈觉得清清的了手脚。

隔了几天，皇帝圣旨下来，替寿王选定了韦昭训的女儿韦氏，配与寿王为妃子。玄宗特赐黄金万两，彩缎千端，为新妃子的见面礼儿。寿王见是父皇特旨替他娶的妃子，却也不敢怠慢；看那新妃子，一般也长得美丽贤淑，得了新欢，便忘了旧爱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三回

### 翁占媳杨贵妃承宠 兄通妹虢夫人守寡

寿王妃子杨氏，带了她贴身两个侍女，永清、念奴，出了王府，真的进万寿庵做姑子修行去。那庵中老姑子，替她取个法名，唤做太真，既不责她絮素念经，也不劳她打扫佛堂。主婢三人，在庵中自由自在地度着岁月。挨到第二年春天，高力士受了皇帝的密旨，悄悄地来在庵中，把杨氏宣召进华清宫去。

原来这杨氏出寿王府，入万寿庵，全是高力士的计策。买通了永清、念奴二人，时时劝杨氏，丢下寿王，进宫去得万岁爷的宠爱，少不得享荣华富贵，正位六宫，至少也封一个贵妃娘娘。杨氏究竟是一个女流之辈，享荣华的心重，爱寿王的心薄；她在华清宫中，见皇帝对着她露出痴痴癫癫的样子来，不觉又感动了她的柔肠。心想自己长得这一副绝世的容颜，也不可辜负了自己，如今难得这多情天子，如此流连，便是拼着失了节，也是值得的。她如此一想，便听信了永清、念奴的话，决意和寿王决绝了，推说是做姑子修行去，假此遮掩人的耳目。

如今高力士把她悄悄地迎进宫来，在华清宫西阁中召见。永清、念奴两婢，簇拥着杨氏走近皇帝身前去，盈盈跪倒。只听得娇滴滴的声音道：“婢子杨玉环见驾，愿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玄宗一见这杨玉环，喜得心花怒放，忙吩咐平身，又令高力士看座，赐杨玉环坐下。此时美人咫尺，玄宗且不说话，目不转睛地向杨氏浑身上下打量着。只见她云髻低覆，玉肩斜睨；那脸蛋儿长得丰艳圆润，在妩媚之中，另具一种柔和的神韵。红红的粉腮儿，花娇玉晕，真令人目迷神往。玄宗皇帝两道眼光，憨孜孜地注定在杨氏两面粉腮儿上；把个杨玉环看得娇羞腴腆，低下粉脖去，只是弄着衣带。玄宗看够多时，便传旨赐杨氏在凤池中沐浴；这里传御厨房摆一桌盛筵，在华清宫西廊。玄宗也退入后宫去，换了一身轻衫，早在西廊上坐着。

半晌，杨氏浴罢出来，看她穿了一件银红衫子，雅致梳妆，愈觉她容光焕发，莹洁可爱。玄宗上去，从袖子里握住杨氏的手，托在掌上，细细把玩；见她柔纤白净，好似白玉琢成的一般，不禁赞叹道：“好美的手也！”永清在一旁，斟过一杯酒来，递在杨氏手中；杨氏捧着，献与玄宗。玄宗就杨氏手中饮了，心中一乐，不觉呵呵地笑着。忙唤高力士把盏，杨氏也饮了一杯，两人携着手并肩儿坐上席去，传杯递盏。玄宗尽逗着杨氏说笑，又不住地赞叹杨氏的美貌。杨氏欠身谢道：“臣妾寒门陋质，充选掖庭；忽闻宠命之加，不胜陨越之惧。”玄宗也褒奖几句道：“美人世胄名家，德容兼备，取供内职，深惬朕怀！”说着，便把杨氏拥在怀中，两人浅斟低酌，轻怜热爱；说不尽的同心话，喝不尽的合卺酒。玄宗饮到半酣，便提起笔儿来写道：

“端冕中天，垂衣南面；山河一统皇唐，层霄雨露回春，深宫草木齐芳。升平早奏，韶华好不行乐何妨？愿此身终老温柔，白云不羡仙乡。”

写成，便传李氏弟兄，率领两班歌舞姬人上殿来，把皇帝这词儿谱入曲中歌着。李龟年才思十分敏捷，当下也制成两阙歌词，依着笙箫，分两队歌唱起来。第一队姬人，齐趁着娇喉唱道：



“寰区万里，遍征求窈窕，谁堪领袖嫔嫱？佳丽今朝天付与，端的绝世无双！思想，擅宠瑶宫，褒封玉册，三千粉黛总甘让，惟愿取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！”

这一队歌声才息，那一队接着唱道：

“蒙奖，沉吟半晌，怕庸姿下体，不堪陪从椒房；受宠承恩，一霎里身判人美天上。须仿冯孛当熊，班姬辞辇，永持彤管侍君旁。惟愿取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！”

这两队歌姬，一酬一答，唱得悠扬夺耳。玄宗不觉大乐，传谕赏李龟年黄金百两，彩缎十端。这一席酒，直喝到月照瑶阶，高力士上来奏道：“月上了，启万岁爷撤宴。”玄宗听奏，便离席说道：“朕与美人，同步阶台玩月一回。”说着，扶住杨氏的玉肩，向月台上走来。那李龟年又制成歌儿，在月台上作乐。歌姬唱道：

“下金堂笼灯就月，细端相庭花不及娇模样：轻偎低旁，这鬓影衣光，掩映出丰姿千状。此夕欢娱，风清月朗，笑他梦雨暗高唐。”

前队唱毕，接着后队唱道：

“追游宴赏，幸从今得侍君王；瑶阶小立，春生天语，香萦仙仗。玉露冷沾裳，还凝望，重重金殿宿鸳鸯。”

真是笙歌嘹亮，在这月明夜静时候，那三宫六院，处处闻得这歌声。玄宗听了歌词，倍添兴趣，便吩咐打道西宫。一簇宫女内侍们随侍着，玄宗和杨氏，迤迳向西宫走来。

看看走到西宫廊下，玄宗便吩咐左右回避，只留这永清、念奴两侍女，扶着玄宗和杨氏走进寝宫去。屋子里面红烛高烧，绣帏低挂；永清、念奴服侍皇帝和杨氏二人，除去冠戴，卸去外衣，退出房门外去候着。这里玄宗看杨氏只穿一领杏绿小衣，烛光摇曳，映射在粉儿上，别有丰采。玄宗且不唤睡，就灯光下面细细地把玩杨氏姿色，低低地唤着美人。一回儿从怀中取出一支金钗，一个钿盒来，递与杨氏，说道：“朕与美人偕老之盟，今夕伊始，特携得金钗钿盒在此，与卿定情。”杨氏接过金钗钿盒，深深拜倒在榻前，口称：“谢万岁海样深恩！”玄宗趁势亲自把金钗替杨氏插在云鬓上，一手把杨氏扶起，搂住腰儿，相视一笑，同进罗帏去。这一夜恩爱，龙飞凤舞，直到次日近午时分，才见宫女出到廊下来，卷起帘子，打开窗幕。玄宗起身梳洗，又转身坐在妆台畔，笑孜孜地看杨氏梳妆着，直到傍晚时分，内宫传出圣旨来，册封杨氏为贵妃，拜高力士为骠骑将军，追赠杨贵妃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，又拜贵妃叔父杨玄珪为光禄卿，兄弟杨钊为鸿胪卿，杨□为侍御史，杨钊为司空。这杨钊，便是杨国忠，善权变，工心计，早与高力士约为兄弟；后来玄宗传见杨□，见他面貌长得清秀，便招做驸马，把武惠妃的女儿太华公主下嫁给杨□为妻。从此杨氏一门显贵，势焰日盛。

如今再说那杨国忠，原是杨贵妃的从堂兄，素性淫恶，少年时候，在家乡永乐地方饮酒赌博，银钱到手辄尽，一到无钱时候，便向各处亲友中强借硬索；那亲友们个个厌恶他，渐渐地没有人理睬他了。国忠在家乡乏味，便投军去，强横多力，临阵十分勇敢；只是平日在军中，专一欺弄良懦，结交无赖，鱼肉人民。有人告到节度使张宥跟前，照军功国忠有功当升，只因他横行不法，便把国忠传至帐前，痛痛地责打了五百棍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受伤卧倒在营房中。待创伤养得痊愈，朝廷换了一个新都尉下来，查出杨国忠种种罪恶，便把他军籍革去，逐出营来。这杨



国忠越是穷困无路，终日在荒山野地里拿弓箭射些野兽充饥；恰巧遇到当地的一个土豪，名唤鲜于仲通的，带了数十名庄客，入山去围猎；见这杨国忠状貌魁梧，勇猛有力，便收留他回庄院去。闲着无事，令他看管庄门；杨国忠一改从前的凶横的行径，专一当面逢迎，背后放刁。那鲜于仲通看他很是识趣，又能趋奉，便也渐渐地信用着他，使他掌管庄客的口粮。谁知杨国忠却暗暗地克扣银钱，时时短少庄客们的口粮，弄得众人动怒。这时杨国忠腰包搜刮得颇有几文银钱，见众人怨恨，他便一溜烟逃回家去，到蜀州地方，依靠他的叔父杨玄琰。这叔父在外行商，家中颇积蓄些钱财；谁知这年冬天，他叔父客死在他乡，家中只抛下了一门细弱；他叔母甄氏，只生有四个女儿。长女杨玉珮，次女杨玉笋，三女杨玉钗，四女杨玉环；个个出落得风流娇艳，妩媚动人。国忠护送她母女五人，扶柩回乡去；沿途车船上下，国忠却十分小心地伺候着。甄氏甚是感激，待到蒲州家乡，甄氏便留着国忠在家中代为照料门户，撑持家计，从此国忠留住在他婶母家中，甚是安乐。

日子一久，他渐渐地放出本性来，在外面酗酒赌博；他婶母甄氏，身体本来虚弱，终年卧病在床，家中一切银钱出入，统由次女杨玉笋掌管。这杨玉笋不但长得艳丽妩媚，且又风骚动人；那两弯蛾眉，一双剪水明眸，再也没有人赶得上她那种玲珑剔透的了。终日娇声说笑，莺鸣燕语一般，满屋子只听得玉笋的声音。她说话时，眉尖飞舞，眼波流光，那一点樱桃似的朱唇，真叫人看了爱煞。杨国忠因是一家兄妹，平日穿房入户，都不避忌；那玉笋妹子，又终日赶着国忠哥哥长哥哥短地说着话，好似小鸟依人一般。两人眉来眼去，风言俏语，已是关情的了。只因碍着姊妹们的耳目，不可以下手。

这时长夏无事，杨国忠在外边赌输了钱，急急赶回家来；找他妹妹玉笋要钱去翻本。谁知一走进内室，他姊妹们各在房中，午睡未醒；国忠蹑手蹑脚地溜进他二妹妹房中去，一眼见杨玉笋上身只遮着一方猩红抹胸，露出雪也似的肩颈。两弯玉臂，一伸一屈，横搁在凉席上。下身系一条葱绿色散脚的罗裤，两弯瘦棱棱的小脚儿，高搁在床沿上，套着紫色弓鞋。腰间系一条褪红色汗巾，巾上满绣着鸳鸯。看她柳腰一搦，杏靛半贴，矍矍睡眼，香梦正在酣呢。杨国忠眼中看着这样的美色，接着又是一阵阵兰麝幽香，送进鼻管来；由不得他心旌大动，色胆如天。他也顾不得兄妹的名分，竟上去把个白璧无瑕的杨玉笋推醒了。这杨玉笋一段柔情，正苦无聊；今得哥哥怜惜她，年幼无知，竟把全个恩情，用在国忠身上。玉笋平日手中有的是钱，便暗暗地送与国忠，拿到外面饮酒赌博去。他兄妹二人，暗去明来，这恩爱足足过着二年的光阴。

杨国忠在外面越发放荡得厉害。他手中一有钱，便又在外边养着粉头，渐渐有些厌恶玉笋了；又因向玉笋手中讨生活，不得大笔银钱供他挥霍，他起了一个歹意，在夜深觑着玉笋浓睡的时候，便悄悄地起来，打开箱笼，盗得一大笔银钱细软，出去带着那粉头，一溜烟地逃走了。这一去有五六年工夫，不见他的影踪。他婶母甄氏和一家姊妹，都怨恨国忠；独有玉笋春花秋月，寄尽相思。甄氏以一门细弱，无可依靠。在三年之中，打点着玉珮、玉笋、玉钗，一齐出阁。嫁得少年夫婿，却也十分欢乐。家中只留下小女杨玉环一人，奉着病母，苦度晨昏。甄氏便携着女儿，流寓在京师地方。

正盼望一个亲戚来慰问寂寞，忽然那多年不见的杨国忠，又找上门来。甄氏见了自己的侄儿，正要责备他不该不别而行；谁知国忠不俟他婶母开口，便天花乱坠地说：“如今寿王府中，正选王妃，何不把玉环妹子献进府去？倘得中选，也图得一门富贵。”又说：“如今自己在京师行商，颇有资财，又结识得宫中许多有权势的太监。倘把妹子送进府去，只须俺从中说一句话，又不怕她不中选。”一番花言巧语，富贵之事，人人贪心的；何况甄氏是妇人见识，听了国忠一番话，早已打动了心肠。当时便依国忠的意思把杨玉环的名儿，报进府去；到检验的日期，有两个宫里妈妈到杨家来察看，果然中了选，娶进宫去，册立为王妃。从此杨家便显赫起来，家中亦时有贵人来往；国忠仗着推荐之功，便也久住在他婶母家中。恰巧这时杨玉笋新丧了丈夫，回家来守寡。他兄妹二人久别重逢，堕欢再拾，竟公然同起同卧，欢娱不止。直到杨玉环被玄宗召进宫去，册立为贵妃；杨国忠因贵妃外戚，也被召进宫去朝见天子。玄宗见他对策便捷，性情爽利，

很是合意，便升任为金吾兵曹参军。又传见杨贵妃三位姊姊，长姊玉珮，封为韩国夫人；次姊玉笋，封为虢国夫人；三姊玉钗，封为秦国夫人。各赐巨大府第，盛列荣戟。就中以虢国夫人，仗着自己的面貌动人，便常常进宫去，和贵妃相见；便是见了玄宗皇帝，也不避忌。皇帝唤她为阿姨。从此三位夫人，恩宠日隆，声势烜赫。

虢国夫人在宫中出入，那命妇公主，见了都排班站立，不敢就位。虢国夫人府中，常有各处台、省、州、县官，进献珍宝，奔走请托，门庭若市，财币山积。夫人家中豪奴，在外横行不法；这日虢国夫人从宫中回府，在大街上遇到建平公主和信成公主的舆仗，那驸马都尉独孤明，乘马在后面护卫着。前队与虢国夫人的卤簿相撞，两方各不相让；虢国夫人的豪奴，便恃强殴打。一时街道拥挤，人声鼎沸起来。虢国夫人大怒，吩咐转过马头，重复进宫去，在皇帝跟前申诉；圣旨下来，追夺二位公主的封物，又革去驸马独孤明的官职。从此虢国夫人在大街上出入，不论大小官员遇到了，乘舆的下舆，骑马的下马，让在道旁，候夫人的舆仗过去，才敢行走。

如今再说杨贵妃深居中宫，终日得玄宗皇帝轻怜热爱，真是受尽恩宠，享尽荣华。那皇帝每日除坐朝以外，行走坐卧，与贵妃寸步不离；每有饮宴，必令李龟年率全部乐队，在筵前鼓吹。那声调抑扬顿挫，甚是悦耳。贵妃便问：“鼓吹的是什么曲调，却如此动听？”永清偷偷地诉说：“这曲调名《惊鸿》，原是梅妃制就的。那梅妃还有惊鸿舞，是万岁爷所最爱的。”贵妃听说《惊鸿舞》是梅妃制成的，心想如今万岁虽说一时宠爱全在妾身，但这梅妃的遗曲，天天在万岁耳旁鼓吹着，保不定一旦勾起了万岁的旧情，重复爱上了梅妃，那时自己岂非也要被万岁抛弃了么。她想到这里，心中不由得焦灼起来。耳中听着那一阵阵乐声，反觉十分难受，便推说有病离席，退回寝宫去。玄宗见贵妃身体不适，便也不忍去惊扰她，自己便守在外屋里，随手拿起一本书看着解闷儿。那永清服侍贵妃睡下，念奴却伺候着万岁，一室中静悄悄的；贵妃在床上不觉沉沉地入梦去了。

只听得窗外有人轻唤娘娘的声音，玉环急从床上坐起，室中静悄悄地不见一人，忙唤永清，又唤念奴，半晌不见有人答应。那窗外却又听得有人唤道：“娘娘快请！”玉环忍不住，亲自走出廊下去看时，只见一个女孩，宫女打扮的，站在帘前。玉环不由得动怒起来，喝问：“俺好好的正睡得入梦，你一个大惊小怪的，在这里嚷什么！还不快出去么！”那女孩却笑嘻嘻地回答道：“娘娘莫错认了，俺原不是宫人也。”玉环问道：“你不是宫人，敢是别院的美人吗？”那女孩儿又摇摇头说道：“儿家原是月宫侍儿，名唤寒篁的便是。”玉环又问：“月中仙子，到此何事？”寒篁回说：“只因月主嫦娥，向有霓裳羽衣仙乐一部，久秘月宫，未传人世；知下界唐天子知音好乐，娘娘前身，原是蓬莱玉妃，特令俺来请娘娘到桂宫中去，重听此曲，将来谱入管弦。使将天上仙音，留作人间佳话，岂不是好？”玉环听仙女如此说法，心想：“俺正要制一曲，胜过那梅妃的《惊鸿曲》；如今有仙乐可听，待俺去偷得宫商，谱入曲中。天上仙曲，终胜人间凡响。”当下玉环并不迟疑，跟定那仙女走去。

一路冷露寒风，砭人肌骨。玉环十分诧异，便问道：“正是仲夏天气，为何这般寒冷？”那仙女答道：“此即太阴月府，人间所传广寒宫是也。”玉环抬头看时，只见迎面一座穹门，弯弯如月。仙女道：“来此已是，便请娘娘进去。”玉环心中一喜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想我浊质凡胎，今日得到月府，好侥幸也！”门内繁花杂树，中间露出一条甬道；玉环和仙女二人，迤逦行去，看四周景色，清幽明媚，令人神爽，一眼见那壁拔地栽着一丛桂树，繁花点点，从风中吹来，异香扑鼻。玉环问道：“此地桂花怎开得恁早？”仙女答道：“此乃月中丹桂，四时常茂，花叶俱香。”玉环走向树下去，盘桓一回，口称：“好花！”正玩赏的时候，只见一群仙女，齐穿着素衣红裳，个个手执乐器，从桂花树下吹奏而来。那声调铿锵，十分悦耳，顿觉身体虚飘飘的，如升天际。玉环连连赞叹道：“好仙曲也！”那仙女在一旁说道：“此便是《霓裳羽衣之曲》。”玉环再留神看时，只见那群仙女，各各雪衣红裙，云肩垂络，腰系彩带，在那一片芳草地上，分作两队；一队吹打着，一队歌舞着。隐约听得那歌词道：

藏

“携天乐花丛斗拈，拂霓裳露沾；迥隔断红尘荏苒，直写出瑶台清艳。纵吹弹舌尖，玉纤韵添；惊不醒人间梦魇，停不住天宫漏签。一枕游仙，曲终闻盐，付知音重翻检。”



听她歌喉，字字圆润，响彻云霄。歌息，舞罢，乐停。玉环才好似梦醒过来，叹道：“妙哉此乐！清高宛转，感我心魂，真非人间所有呢！”眼见那一群仙女冉冉地退入花间去，只留一片清光，照彻林间。玉环忽然记起嫦娥来，便道：“请问仙子，愿求月主一见。”那仙女却笑说道：“要见月主，还早呢！你看天色渐暗，请娘娘回宫去罢。”说着，把玉环身躯轻轻一推；一个翻身，跌出月洞门外。只听“啊哟”一声，醒来原是南柯一梦。但仙乐仙歌，洋洋盈耳；减字偷腔，隐约可记。

玄宗坐在外室，听得贵妃在床上娇声呼唤，忙进房来，挨身坐在床沿上慰问着。贵妃拥衾斜倚，掠鬓微笑。这时已近黄昏，玄宗传内侍的床前搁一矮几，陈列几色肴馔，便在床头和妃子两人浅斟低酌起来。妃子只得倦眼朦□地饮下几杯酒，两颊红艳，分外可爱。玄宗看了，十分怜惜，便命撤去杯盘，携着妃子的纤手，双双入睡去。直到次日清晨，皇帝出宫坐朝，玉环方从枕上醒来；默记广寒宫中的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字字都在心头。便吩咐永清婢子，到御苑中去收拾荷亭，安排笔砚，预备制曲。又吩咐念奴婢子，就西窗下安排晓妆。自己只披得一身轻衫，把云鬓略拢一拢。永清扶着到荷亭去，耳中只听得莺声上下，燕声东西；默忆仙曲，宫商宛然。便提起笔来，按谱就腔，填就词句。永清忙着在一旁打扇添香。贵妃一边慢填，一边低唱；间有不妥之处，便反复吟咏，多时才把曲儿制就。便回头问永清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永清回答说：“晌午了。”“万岁爷可曾退朝？”答称：“尚未。”贵妃起身，带着小宫婢，回宫更衣去。又叮嘱永清在此候着，万岁爷到时，速即通报。这里妃子才进宫去，那玄宗已退朝下来。他原约着万岁爷在荷亭纳凉的，待玄宗到荷亭，不见妃子，便问永清道：“你娘娘在何处闲耍？”一眼瞥见案上有笔墨排列着，永清便回奏说：“娘娘在此制谱，方才更衣去了。”玄宗见了曲谱，便坐下来，逐句推敲，轻吟低唱，音节甚是清新，不觉叹道：“妃子啊，美人韵事，都被你占尽了！莫说我这娉婷绝世姿态，只这一点灵心，有谁及得你来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四回

## 冰盘献荔枝 温池赐香汤

夜深人静，山高月明；这座华清宫，正傍着骊山西麓。靠山峦一带，宫墙蜿蜒西去。这时宫墙里，朝元阁上，灯火明灭，照出五七个人影来。原来自从那日，杨贵妃制就《霓裳羽衣曲》以后，先教与永清、念奴二宫婢念熟了，每夜传伶官李龟年，带领唱曲的马仙期，打铁拨的雷海青，弹琵琶的贺怀智，打鼓板的黄幡绰，在朝元阁上，教授曲谱歌词，以便传入梨园，依声歌舞。因此歌声笛韵，每夜从朝元阁上度出来。

这时早已引动了长安市上一个少年，名史李旼的。他自幼精通音律，一支铁笛，大江南北，都是有名。如今他适巧在京师遨游，打听得贵妃制有《霓裳羽衣》新曲，颇思一听新声，苦于宫中秘曲，民间无从传闻。在日间悄悄地走到骊山脚下，绕到宫墙后面去，只见危楼高耸，斜阳照着露云“朝元阁”三个字来。他又打听得李龟年每夜在阁上教歌，便于夜深人静之时，袖中怀着铁笛，倚身在宫墙下，听楼头仙乐仙歌。乐声止处，一缕娇喉，唱着第一阙道：

“骊珠散进入拍初，惊云翻袂影，飘然回雪舞风轻，飘然回雪舞风轻。约略烟蛾态不胜。”

宫墙内娇声唱着，宫墙外铁笛和着。第一阙唱罢，接着唱第二阙道：

“珠辉翠映，凤翥鸾停。玉山蓬顶，上元挥袂引双成，萼绿回肩招许琼。”

第三阙唱道：

“音繁调骋，丝打纵横；翔云忽定，慢收舞袖弄轻盈，慢收舞袖弄轻盈。飞上瑶天歌一声。”

那李旼在宫墙外静听数阙唱完，不觉低声赞道：“妙哉曲也！真个如敲秋竹，似夏春冰；分明一派仙音，信非人世所有。被我都从笛中偷得，好不侥幸！”他自言自语地赞叹着，一抬头，见阁上寂然无声，人灯俱灭。回头看天际河斜月落，斗转参横，便也袖着铁笛回去了。

这李龟年在宫中领了歌曲，便去传授梨园子弟，细细拍奏；又教一班歌伎，表演羽衣舞。日夜辛苦教练，待得纯熟，便去奏明皇上。玄宗因六月初一日，是杨贵妃的生辰，特令设宴在长生殿中，李龟年带领歌舞子女，也候在殿下，听传旨试演。这日玄宗早朝初罢，便临幸长生殿。只因时候尚早，一班宫女，正忙碌着铺设筵席。那李龟年却已在殿前候旨。玄宗便命高力士去视妃子晨妆完未。高力士去不多时，只见一群宫女，簇拥着杨贵妃，轻移宫扇，走上殿来。看妃子时，却换了一身鲜艳的云裳；走近皇帝身前盈盈参拜。口称：“臣妾杨氏见驾，愿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玄宗忙伸手去，把妃子扶起，说道：“这万岁千秋，愿与妃子同之。”贵妃坐定，



玄宗道：“今日妃子初度，寡人特设长生之宴，同为竟日之欢。”杨贵妃忙离席谢道：“薄命生辰，荷蒙天宠，愿为陛下进千秋万岁之觞。”说着，宫女捧过金杯来，贵妃献与皇帝。玄宗饮了，又把身前玉杯，高力士斟上一满杯酒，递与贵妃道：“为妃子添寿。”杨贵妃谢过恩，两人相对坐下。阶前仙乐齐奏，殿上传杯递盏。正欢乐时候，那高力士上来奏称：“启万岁爷娘娘，国舅杨丞相同韩、虢、秦三国夫人，献上寿礼贺笺，在宫门外朝贺。”玄宗取过礼笺来，递与妃子看去。回头传谕道：“生受他们，丞相免行礼，回朝办事去。三国夫人，候朕同娘娘回宫，再赐筵宴。”高力士才得传旨下去，又走上席间来，奏道：“启万岁爷，涪州海南贡进鲜荔枝在此。”玄宗忙命取上来。只见三个小太监，头顶着三个大冰盘，盘中满堆着鲜红的荔枝。杨贵妃见了这荔枝，不禁笑逐颜开。原来贵妃生长蜀中，爱食荔枝；待选入中宫，便有各路节度使，按时贡献。南海涪州一带所产荔枝，色鲜味美，尤胜蜀中；便命地方官一路设备驿马，到初夏荔枝熟，采下藏在冰囊中，飞骑按站递送。人马竭力奔驰，人饥马乏，沿路倒毙，又踏死行人的，不计其数。待献进宫去，一般的色香味美，丝毫不走，费去数十万财力，作践十百条性命，只博得妃子食荔枝时候的盈盈一笑。玄宗的宠爱杨贵妃，真是无以复加。杜牧诗中说：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

真是实在情形。后人谱《长生殿传奇》，有一折进果的道得好；我如今附写在此，看官不妨参读，可见当时贡使之劳，驿骚之苦，并伤残人命，蹂躏田禾。以见一骑红尘，足为千古警戒。

（末扮使臣持竿挑荔枝篮作鞭马急上）过曲（柳穿鱼）：一身万里，跨征鞍，为进荔枝受艰难；上命遣差不由己，算来名利怎如闲。巴得个到长安，只图贵妃看一看。（白）自家西川道使臣，为因贵妃娘娘爱吃鲜荔枝，奉敕涪州，年年进贡。天气又热，路途又远，只得不惮劳苦，飞马前去。（作鞭马重唱巴得个三句跑下）（副净扮使臣持荔枝篮鞭马急上）（撼动山）南海荔枝味尤甘，杨娘娘偏喜啖。采时连叶包绒，封贮小竹篮。献来晓夜不停骖，一路里怕耽，望一站也么奔一站。（白）自家海南道使臣，只为杨娘娘爱吃新鲜荔枝，俺海南所产，胜似涪州，因此敕与涪州并进。但是俺海南的路更远，这荔枝过了七日，香味便减，只得飞驰赶去。（鞭马重唱一路里二句跑下）（外扮老田夫上）（十捧鼓）田家耕种多辛苦，愁早又愁雨；一年靠这几茎苗，取来半要偿官赋。可怜能得几粒到肚，每日盼成熟，求天拜神助！（白）老汉是金城县东乡一个庄家，一家八口，单靠这几亩薄田过活；早间听说进鲜荔枝的使臣，一路上抄着径道行走，不知踏坏了人家多少禾苗，因此老汉特到田中看守。（望介）那边两个算命的来了！（小生扮算命瞎子手持竹板，净扮女瞎子弹弦子同行上）（蛾郎儿）住褒城，走咸京，细看流年与五星；生和死，断分明，一张铁口尽闻名。瞎先生，真圣灵；叫一声赛神仙，来算命。（净）老的，我走了几程，今日脚痛，委实走不动；不是算命，倒在这里挣命了！（小生）妈妈，那边有人说话，待我问他。（叫介）借问前面客官：这里是什么地方了？（外）这是金城东乡，与渭西乡交界。（小生斜揖介）多谢客官指引。（内铃响外望介）呀，一队骑马的来了！（叫介）马上长官，往大路上走，不要踏了田苗。（小生一面对净语介）妈妈，且喜到京不远，我们叫向前去，雇个毛驴子与你骑。（重唱瞎先生三句走介）（末鞭马重唱前巴得个三句急上）（冲倒小生净下）（副净鞭马重唱前一路里三句急上踏死小生下）（外跌倒向古门哭介）天呀！

你看一片田禾，都被那厮踏烂，眼见的没用了。休说一家性命难存，现今官粮紧急，将何办纳？好苦也！（净一面作爬介）哎呀！踏坏人了！老的呵，你在哪里？（作摸着小生介）呀！这是老的，怎么不作声，敢是踏昏了？（又摸介）哎呀！头上湿漉漉的！（又摸闻手介）不好了！踏出脑浆来了！（哭叫介）我那天呵！地方救命！（外转身作看介）原来一个算命先生，踏死在此。（净起斜福介）只求地方叫那跑马的人来偿命！（外）哎！那跑马的呵！乃是进贡鲜荔枝与杨娘娘的，一路上来，不知踏坏了多少人，不敢要他偿命！何况你这一个瞎子？（净）如此怎了！（哭介）我那老的呵！我原算你的命，是要倒路死的；只是这个尸首，如今怎么断送？（外）也罢，你那里去叫地方，就是老汉同你抬去埋了吧！（净）如此多谢，我就跟着你做一家儿，可不是好。（同抬小生哭译下）（丑扮驿卒上）（小引）驿官逃，驿官逃！马死单单剩马馐。驿子有一人，钱粮没半分；拼受打和骂，将身去招架，将身去招架。（白）自家渭城驿中一个驿子便是。只为杨娘娘爱吃鲜荔枝，六月初一，是娘娘的生日，涪州海南两处进贡使臣，俱要赶到；路由本驿经过，怎奈驿中钱粮没有分文，瘦马刚存一匹，本官怕打，不知逃在哪里去了，区区就便权如此驿。只是使臣到来，如何应付，且自由他！（末飞马）（急急令）黄尘影内日衔山，赶赶赶！近长安。（下马介）驿子，快换马来，（丑接马末放果篮整衣介副净飞马上）一身汗雨四肢瘫，趑趑趑！换行鞍。（下马介）驿子，快换马来！（丑接马副净放果篮与未见介）请了！长官也是进荔枝的？（末）正是。（副净）驿子，下程酒饭在那里！（丑）不曾备得。（末）也罢，我们不吃饭了，快带马来！（丑）两位爷在上，本驿只剩有一匹马，但凭那一位爷骑去就是。（副净）甃！偌大一个渭城驿，怎么只有一匹马？快唤你那狗官来，问他驿马哪里去了！（丑）若说起驿马，连年都被进荔枝的爷们骑死了。驿官没法，如今走了。（副净）即是驿官走了，只问你要。（丑指介）这棚内不是一匹马么？（末）驿子，我先到，且与我先骑了去。（副净）我海南的，来路更远，还让我先骑。（末作向内介）（恁麻郎）我只先换马，不和你斗口。（副净扯介）休恃强，惹着我动手。（末取荔枝在手介）你敢把我这荔枝乱丢！（副净取荔枝向末介）你敢把我这竹笼碎扭！（丑劝介）请罢休。免气吼。不如把这瘦马同骑一路走。（副净放荔枝打丑介）胡说！（前腔）我只打你这泼腌脏死囚！（末放荔枝打丑介）我也打你这放刁顽贼头！（副净）克官马，嘴儿太油。（末）误上用，胆儿似斗！（同打介）（合）鞭乱抽，拳痛殴，打得你难挨那马自有。（丑叩头介）（前腔）向地上连连叩头，望台下轻轻放手。（末副净）若要饶你，快换马来。（丑）马一匹，驿中现有。（末副净）再要一匹。（丑）第二匹，实难补凑。（末副净）没有只是打！（丑）且慢扭，请听剖，我只得脱下衣裳与你权当酒！（脱衣介）（末）（白）谁要你这衣裳！（副净作看衣披在身上介）也罢，赶路要紧，我原骑了那马，前站换去。（取果上马重唱前一路里三句跑下）（末）快换马来我骑！（丑）马在此。（末取果上马重唱前巴得个三句跑下）（丑吊场）咳，杨娘娘杨娘娘！只为这几个荔枝呵，铁关金锁彻夜开，黄纸初飞敕字回；驿骑鞭声差流电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



这一折词儿，虽说是后人铺张臆测之词；但在那时，作践民命，伤害田禾，实在有此情形。如今再说玄宗对贵妃说道：“妃子，朕因你爱吃荔枝，特敕地方飞驰进贡；今日寿宴初开，佳果适至，当为妃子再进一觞！”杨贵妃领旨饮酒，永清、念奴在一旁剥着荔枝，进献于万岁和妃子。李龟年带领一群《霓裳羽衣》的歌童舞女上殿来叩见天子，龟年奏道：“乐工李龟年，率领梨园子弟，叩见万岁爷娘娘。”玄宗传谕快把《霓裳羽衣曲》奏来。李龟年领旨下去，只听得殿前一片仙乐，更和迭奏。玄宗听了，也不觉心旷神怡。接着又有一队队舞女，在当筵依着声儿，娇歌曼舞，把满殿人的神魂儿全个儿迷住了。玄宗也连连赞叹，说：“好舞姿也！”

歌息舞停，杨贵妃离席奏道：“此等庸姿俗舞，甚不足观；妾制有翠盘一架，请试舞其中，以博天颜一笑。”玄宗听说妃子能舞，且能在翠盘上舞，喜得他笑逐颜开。便说道：“妃子妙舞，寡人从未见过。”回头便唤永清、念奴，可同郑观音、谢阿蛮二人，服侍娘娘上翠盘来。杨贵妃暂时告退，更换舞衣。只见二十来个小太监，扛着一架七尺来高翡翠琢成的舞盘：那盘儿圆如月，滑润鲜艳；盘座雕成莲花模样，一柱承托；脚下又雕成四头玉鱼，昂首顶住。玄宗看了高兴，便唤高力士传旨，李龟年领梨园子弟按谱奏乐，又令把那羯鼓移上殿来，待朕亲自打鼓。只见杨贵妃花冠白绣袍，瓔珞锦云肩，翠袖大红舞裙，那郑观音和谢阿蛮，也各穿一色的白舞衣，手执五彩霓旌，孔雀云扇，遮着贵妃上殿。永清、念奴簇拥着妃子，上了翠盘，乐声起处，那旌扇徐徐移开。玄宗打着鼓，杨贵妃在盘中，俯仰翩跹地舞起来。看她腰肢细软，盘旋跌宕；乐声愈起愈高，那舞姿也愈舞愈急。只见那翠盘上鞋尖点点，舞袖儿回风团团；愈转愈急，也分不出人影钗光。正缤纷历乱时，忽地乐停舞止，旌扇又合。永清、念奴二人上去，把贵妃扶下盘来，走在玄宗跟前，深深一拜。玄宗扶住贵妃腰肢赞道：“妙哉舞也！逸态横生，浓姿百出，宛若朔风回雪，恍如飞燕游龙，真独擅千秋矣！”回头又唤宫娥看酒，待朕与妃子把杯。贵妃领了酒，玄宗便传旨，速把朕的十匹鸳鸯万金锦，一个丽水紫磨金步摇，取来赏与妃子，聊作缠头之赠。说着，又亲自从腰间解下一枚瑞龙璫八宝锦香囊来，递与贵妃，说：“这个助卿舞珮。”贵妃一一领受。

玄宗见贵妃脸泛桃红，微润香汗；便吩咐备下温汤，朕与妃子一同入浴去。说着，携定贵妃的玉手，迤迳向华清池来。这时那龙泉凤池中，又有安禄山从范阳进贡来白玉雕成的鱼龙鳧雁，杂浮在水面。玄宗和妃子解衣入水，那鱼龙奋鳞举翼，状似飞动；池中有银镂小舟，皇帝和妃子各各露着身体，坐在舟中，互通往来。又缝锦绣为各种花朵，浮在水面，任妃子戏弄着。玄宗游泳多时，才把妃子扶出水来。看她一搦腰肢，柔软无力，玄宗十分怜惜，便抚着进寝宫一同睡去。

这里再说安禄山，原是营州柳城地方的胡人，本姓康，他母亲名阿史德，有邪术，住在突厥国中，入轧萃山，与人野合有妊，便生安禄山。当时便推说入轧萃山在斗战神前禱子而得。禄山生时，有奇光上射天际，野兽尽鸣，望气的人说是祥瑞，报与范阳节度使张仁愿知道。张仁愿知是反叛降世，忙带领人马，亲自去搜捉。阿史德携子，遁入轧萃山中，后母再蘸胡将安延偃，禄山便冒姓安氏。在开元初年，延偃带禄山入中国，寄住在将军安道买家中，与道买的儿子约为兄弟。禄山渐渐长大，生性阴险，多智虑，善测人情，能通六蕃言语，充巨市郎。蕃人牧羊，禄山盗羊，被人捆送节度衙门；节度使张守珪，喝令杀却。禄山大呼道：“公不欲灭两蕃邪？欲灭两蕃，便不当杀我！”张守珪听他说话有大志，又见他身体高大，皮肤白净，便释放他去。禄山和史思明游手无事，每日在山巅水涯，捕捉生物；于六蕃的山川水泉，地理颇熟。他们五人骑着马，能生擒契丹兵数十人，送至节度使。张守珪奇之，便拨一小队兵马，交安禄山统带。安禄山每战得胜，升为偏将。张守珪便收他为养子，官直升到幽州节度副使。时适御史中丞张利贞到河北来采访，禄山百计献媚，多出金宝结纳左右；利贞回朝，在玄宗皇帝跟前，竭力说安禄山如何忠勇。圣旨下来，升禄山为营州都督；每有京师往来的官员，禄山深以财帛结纳。那官员们在皇帝跟前，都说禄山是好官。玄宗又升禄山为两蕃、渤海、黑水四府经略使。

天宝二年入朝，先去拜见杨国忠和李林甫两位丞相，献上金帛无数。李林甫便奏称，如今契

丹为患，宜重用蕃将。玄宗便拜禄山为骠骑大将军。玄宗退入后宫，兀自称赞禄山人物漂亮，身材魁梧，赞不绝口。杨贵妃听了，不觉心中一动。便奏道：“万岁得此大将，是国家之幸；臣妾拟明日在中宫赐安禄山宴，想他得臣妾赏宴，心中必愈知感激，愈肯为国家出力了。”玄宗听奏，连声说妙。又称妃子若为天子，定是圣明之主。

第二日，杨贵妃真的在中宫盛排筵宴，玄宗下旨，宣骠骑大将军安禄山进宫领宴。那安禄山便全身披挂，蹶进宫来；一见贵妃，便拜伏在玉墀下，口称娘娘千岁！杨贵妃见安禄山果然长得身材魁伟，面貌漂亮；最可爱的，是一身肥白，举动从容。便娇滴滴的声音，传下懿旨去说：“大将军平身，上殿领宴。”其时适值玄宗退朝回宫，安禄山上去参拜过了；皇帝与妃子二人正中同坐一桌，禄山在下侧独坐一桌。禄山谢过了恩，入座领宴。阶下乐声大作，在饮酒之间，禄山便夸说自己在幽州两蕃一带的战功，如何手擒敌将，如何追亡逐北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把个杨贵妃也听得眉飞色舞。贵妃见他口齿伶俐，语言有趣，便一句一句地问着话，安禄山也一一奏答。妃子看看禄山眉目清秀，年纪正在少壮，便不觉神往。禄山是何等灵敏之人，见了贵妃神色，岂有不知；他福至心灵，便离席拜倒在地，叩头不已。玄宗看了，很是诧异，忙问：“大将军为何多礼？”安禄山一边不住地叩头，一边奏道：“外臣罪该万死，有心腹之言，不敢奏明万岁和娘娘！”说着，不觉又流下泪来。玄宗忙用好话安慰着，贵妃也在一旁说道：“大将军有话不妨直说，俺这万岁爷，最是宽宏大量的。”玄宗也说：“恕将军无罪，有话快说！”安禄山才用袍袖拭去眼泪，奏道：“这原是臣一时孩儿之见，只因臣见了娘娘面貌，便想起臣的生母来，却与娘娘的面貌相似，是以心中万分悲伤；如今既蒙万岁和娘娘天祥宏恩，恕臣无罪，臣该万死，求娘娘收臣为养子，则虽立赐臣死，心亦慰矣！”贵妃听了，不觉掩唇一笑，却不敢说话，只向玄宗脸上看看。谁知玄宗却一口允许，说便依将军之愿，收在贵妃名下为养子便了。乐得安禄山连连叩头，口中敢称父皇万岁，母亲千岁！

从此玄宗异常宠爱禄山，禄山久住京师，自由出入宫禁，常与杨贵妃对坐谈心，十分亲昵。有时玄宗在座，禄山只拜贵妃，不拜皇帝；玄宗笑问：“吾儿何不拜父？”禄山奏道：“胡家儿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是以不拜。”玄宗大笑。只见禄山肚腹肥大，玄宗便指着问道：“吾儿腹中何物，却如此庞大？”禄山应声答道：“臣腹中更无他物，只有赤心耳！”玄宗愈觉禄山可爱，从此禄山每上朝，玄宗却待以殊礼。殿西张有金鸡障，禄山来，便赐障中坐。太子见了，便在背地里劝谏道：“天子殿前，无人臣坐礼。陛下宠禄山已甚，必将骄也。”玄宗低低地向太子说道：“此胡儿有奇相，朕以恩宠收伏之。”但安禄山得了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宠爱，却能想尽方法，得皇帝和贵妃的欢心。他见玄宗宠爱贵妃，日夜寻欢，惟恐不足，便暗暗地献助情花香一百粒。此香是以胡中药品制成，大小如米粒，色微红，娇艳可爱。皇帝每与贵妃在深宫之间，含此香一粒在口中，便能助情发兴，筋力不倦。皇帝和妃子都得了欢喜，很是宝爱它，藏在枕函中，每至清浓时，便取来应用。玄宗常说：“此亦汉宫之慎恤胶也！”玄宗不在宫中，安禄山也时时进宫去朝见贵妃；贵妃赐安禄山在华清池洗浴，浴罢，用杂色碎锦，结成一小儿摇篮，令安禄山装作孩儿模样，卧在摇篮中。数十个宫女，抬着摇篮，至贵妃跟前；安禄山口中唤着妈妈，杨贵妃看这模样，也撑不住掩唇吃吃地笑个不住。正欢乐时候，玄宗皇帝进宫来，看了大笑；忙命赏十万洗儿钱。禄山从摇篮中跳出来，爬在地下，谢恩。玄宗把禄山扶起，携着手同走到西阁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五回

### 盗美姬庆绪夺父姬 续旧欢采苹承皇恩

安禄山随着玄宗到西阁中坐下，高力士捧出棋盘来，君臣二人对局。小太监又献上美酒来，玄宗和安禄山对酌着。禄山心计甚工，每胜一着，便饮酒一杯。玄宗的棋法，远不如禄山，常为禄山所窘，禄山也毫不让步，玄宗不以为忤。每败一着，也饮一杯为禄山贺。连称吾儿真国手也！说着，不觉掀髯大笑。安禄山身体有三百斤重，原是十分肥胖的人。肥人最是怕热，他三杯酒下肚，更觉得浑身躁热。玄宗见他热得满脸通红，抓头挖耳，便命他脱去外服，袒怀取凉。谁知禄山脱去了外服，还只是汗淋如雨，玄宗命他索性把上衣脱尽，赤膊对坐。玄宗看禄山长着一身白肉，便笑说道：“好肥白的孩儿！”

道言未了，高力士报说：“杨娘娘驾到！”慌得安禄山扯住衣襟，向身上乱遮乱盖，贵妃已到了跟前，手中却抱着一头白色□儿。禄山赤着膊，爬在地上叩头说道：“臣儿失礼，罪该万死！”贵妃笑扶着禄山的肥膊，命他起来，又笑说道：“谁家母亲不见她孩儿肌肤，何失礼之有？”禄山听贵妃如此说法，便也依旧赤着膊坐下。因要在贵妃跟前卖弄他的本领，便用尽心计，和玄宗对局，着着进攻，玄宗着着失败。杨贵妃站在一旁，看看皇帝全局将输尽了，玄宗一手拈着长须思索得正苦，贵妃故意放□儿跳上棋盘去，一阵践踏，把满盘黑白棋子混乱得不能分辨。三人相视大笑，玄宗拉住贵妃，连称好计，好计！忙唤拿朕的织锦缎十端来，赏与妃子。一刻工夫，便见小太监二人，各人手托漆盘，每盘各排列着锦缎五端，望去霞光闪彩，鲜艳夺目。

贵妃谢恩毕，正要拿着这锦缎下阁去，忽然安禄山起身奏道：“臣儿请与娘娘赌彩为戏，以掷骰得重四者为胜，谁胜者，谁得此锦缎。”道言未了，玄宗便连声赞说：“妙妙！”在杨贵妃爱看禄山这一身肥白肌肤，正想多观赏一会，只怕玄宗犯疑，便欲匆匆辞去。如今听玄宗在一旁助兴，便也乐得与禄山多亲近一会，得彩不得彩，却还是小事。当下，便有宫女捧上玉碗来，当几放下，碗中有四粒骰子。玄宗命安禄山先掷，禄山便也不推让，抓起骰子一掷，得了一个重么，眼见是败了。次后轮到妃子掷了，杨贵妃徐舒玉指，抓着骰子在手，向禄山盈盈一笑，这一笑，现出万种妩媚来，禄山看了，几乎支撑不住了。回头一看，玄宗两道眼光，怔怔地望着自己的脸，吓得他忙把神魂收住。只听得当啷一声响亮，那三粒骰子已转定，全露出四来，只一粒骰子在碗心里旋转不休，倘再转出一个四来，便是重四。玄宗在一旁大声喝着说：“四！四！”那骰子奉了圣旨，果然转出一个四来。杨贵妃笑得把柳腰儿一侧，倒在皇帝怀里，却把两道水盈盈的眼光，暗递过去，望着禄山。禄山便凑趣，忙跪倒在贵妃裙下，口称恭贺娘娘得彩！玄宗笑说道：“大家得彩。”回头又命小太监去拿锦缎五端来，赐与安禄山。又取一端大红彩缎来，赐与贵妃挂彩。从此，把骰子四点染成红色，直流传到后世。

安禄山从此以后，不独在皇帝跟前常常赤膊相对，便是对着贵妃，一声嚷热，尽把上衣脱去。他这赤膊，是奉过圣旨的，对人毫不避忌的。贵妃却最爱看禄山的一身白肉，见皇帝不在跟前，便是禄山不赤膊，也要命他赤膊的。禄山得贵妃如此宠爱，他在外面便十分地骄傲起来。贵妃又替禄山在玄宗跟前说了造一高大府第，赐与禄山，名亲仁坊。雕梁画栋，异常奢华。玄宗下旨工部，只求美丽，不惜工资。亲仁坊落成之日，皇帝和贵妃二人，亲送禄山进宅。满朝文武，具来道贺。禄山平日住在府中，也是姬妾满堂，内中有一爱姬，名软红的，不但面貌美丽，且又



擅长歌舞，深得禄山宠爱。那软红也仗着主公宠爱，便百般需索。那时，朝中大吏，谁不在禄山门下奔走，时有金珠珍宝献进府来，一齐被软红藏匿起来，禄山也笑着听她去。那软红又欲去霸占民间的珍宝，打听得府后面一家，世传有翡翠砚一方，便遣豪奴去威逼着把那翡翠砚夺来。那家人去告状在司署，理司署官置之不理。禄山大怒，遣部卒十人，去把那一家人尽行屠杀。从此，不论官民，凡受禄山欺侮的，都相戒不敢声张。禄山长子名庆绪，性情尤其是强悍，在外横行不法，更不肯受乃父约束。

那禄山又因迷恋着杨贵妃，常常进宫鬼混。有一次，禄山进宫去，适值玄宗坐朝未回，禄山和贵妃杂坐一室，调笑戏谑，无所不为，满宫院只听得贵妃和一班宫女的说笑声。原来贵妃拿锦缎制成极大的襦裤，令禄山脱去衣服，睡在襦裤中，又依在贵妃怀里。那安禄山睡在襦裤中，两眼望着贵妃的脸，口中装着小儿的啼声，引得一屋子女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直待内侍报说万岁退朝，禄山才穿上衣服，候皇帝进宫来，略坐一会，便退出宫来。

禄山回到府中，又有一群姬妾们奉承。这一夜，禄山正醉酒，睡在外室书房中，到半夜时分，只听得内室中人声鼎沸，禄山扶醉惊出，手仗利剑，慌张出房。在中庭遇一家奴，问何事。家奴答称：“内室有盗！”禄山急急赶到中门看时，只见双门紧闭，门内啼哭惊咤之声，一时并作。禄山心中最爱的一位姬人，名唤软红的，此时适在门内，他急欲进门去救此姬人，便传齐家将各执利斧劈门而入，待到得内室，那强人早已远扬，只见一家妇女，脂粉狼藉。细查屋中，别无所失，只有那爱姬软红遭强人劫去了。禄山十分愤怒，把软红室中的侍女，用鞭痛打。问众妇女时，都说见一盗魁，率领三、四十人，从西垣上跳入内院，径打入软红室中。盗魁负着软红，群盗拥护着，呼啸越西垣而去。禄山问盗魁是何面貌，众女俱说盗魁以猪血涂面，不能辨认面目。禄山立召巡城御史周良臣，拍案大骂道：“禁城之中，出此巨盗，汝御史所为何事？限汝一日期捉得盗魁，送本府严办。倘有差池，待俺奏上天子，管教汝首领不保！”吓得那御史只是索索乱抖，连连碰头，口称下官该死。急急退出府来，连夜派遣差役四处兜拿。谁知查遍九城，竟似石沉大海，杳无形迹。那安大将军府中，却流星似地前来催逼，竟把这御史官捕去，押在府中，不得盗魁，便不释放。

那周御史的夫人黄氏，见丈夫禁押在府中，心中十分忧惧，他便把衙中差役传入后堂，向众人哭拜着，求众差役努力捕盗。内中有一个差班头儿名唤魏三的，他见夫人哭得可怜，便挺胸出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夫人万安！小人拼着一身碎刮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到安将军府中去保得主公无事。”黄氏听说，便向魏三深深下拜。那魏三头也不回，出了衙门，跑到安禄山府门口，口称查得劫将军姬人的大盗在此。那府中豪奴，喝令快快说出。魏三说：“事关家丑，非面见大将军不可！”豪奴进去报至主公知道，禄山吩咐把来人带进上书房去问话。魏三见了禄山，便说：“小人查得大盗踪迹在此，望大将军退去左右，容小人大胆说出！”禄山听了魏三的话，便令左右退去。魏三见室中无人，便说道：“俺主公早已查得强人踪迹，只因那盗魁不是别人，正是将军的大公子！他已劫得将军的爱姬，在那密室中双宿双飞！”禄山听了这话，不觉脸上愠地变了颜色，提起宝剑，指着魏三道：“狗奴才！胆敢胡言！”那魏三又连连叩头道：“小人若有半句胡言，听凭将军割去首级！将军若还不信，那大公子现在西城坊大屋子中住着！”禄山听他说到这里，便也不催问下去，吩咐把这魏三也一同拘留在府中。一边悄悄地打发心腹，到西城坊去探听，果然是大公子庆绪霸占住了他父亲的姬人。禄山一听，气得大叫一声，晕倒在椅上，不省人事。家人扶进卧房去，请医生来诊脉，说是急怒伤肝，须要小心调治，方保无事。从此，安禄山一病，足足有三个月不曾进宫去。

原来庆绪就是禄山的长子，生性横暴，尤过于其父。七岁时，禄山授以弓马，技术大进，麒父不备，射中禄山肩胛，禄山怒不爱之，自幼寄住外府。后来，禄山得玄宗宠任，庆绪亦拜为兵马使之职，于是别立府第，大治宫室，劫民间美女子充姬妾，群雌粥粥，日追随左右者以百计。庆绪性喜水戏，在府中多掘池沼，排列楼船，率歌女舞姬为长夜之饮。庆绪享着如此艳福，但他心中终不能忘情于软红。有时，禄山府中家宴，庆绪必早早混进府去，和软红鬼混。便是当着禄

藏

山，他两人也禁不住眉眼传情。禄山左右珠围翠绕，正目迷心醉的时候，也不曾留意他二人的行动。

后来，歌停舞息，忽然不见了他二人的踪迹，禄山才微微有些疑心到庆绪身上去。他觑着众人正在欢呼畅饮的时候，便溜出席去，正在回廊上遇到那庆绪和软红二人追扑调笑着。这时，西园回廊下灯昏月上，人声寂静，好一个幽密的所在！软红原倚在栏杆旁望月儿的，庆绪从她身后，蹑着脚掩将过去。看看快到跟前，伸着两条臂儿正向她柳腰上抱去，那软红早已觉得了，只是低着脖子不回过头儿来。庆绪快要到手的时候，只见软红把细腰一侧，避过庆绪的臂儿圈，翩若惊鸿般地一溜烟逃出回廊外去，在庭心里月光下站着，只是望着庆绪娇笑。月光下看美人，原是愈添风姿的，怎禁得她掩唇媚笑，把个庆绪急得只是低低地唤着娘，连连向软红作揖，又赶向庭心里去，那软红却又逃回廊下来了。看她一手扶住栏杆，只是嗤嗤地笑，庆绪觑她不防备的时候，一耸身跳进栏杆来，紧紧地搂住细腰，只把嘴脸向软红的粉脖子上乱送。正在这当儿，禄山闯进园中来，见了，大喝一声说：“该死的畜生！”那软红一缕烟向小径中逃去。禄山上去拧住庆绪的耳朵，直拖出大客厅来，一叠连声喊着大棍打死这畜生。后经众亲戚劝解，才把这庆绪赶出门去，从此，父子断绝来往。无奈庆绪在京中权势烜赫，党羽甚多，他自被父亲逐出府来，心中时时记念软红。在夜定更深的时候，庆绪拿猪血涂着脸，亲自带领家将三十人，爬墙打进安禄山的内宅去。庆绪熟门熟路，那软红正想得厉害，见了庆绪，便将错就错地给他抢去。两人躲在西城坊幽室里，双宿双飞，过着快乐的日子，把个安禄山气成大病。

待病愈以后，禄山便要亲自去查问庆绪。左右劝住说：“庆绪家中死党甚多，倘有一言不合，争闹起来，岂不反遭毒手？”禄山愤愤地说道：“待俺杀了这畜生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！”当有手下的谋士献计。原来庆绪左右有通儒和希德分成两党，互争宠任。庆绪却听信通儒的话，和希德疏远。希德衔恨在心，时时想报此仇。禄山府中的谋士，悄悄地去对希德说知，约他在府中为内应，杀了庆绪，自有上赏。庆绪府中护兵有三千之众，只因庆绪平日御下十分严厉，通儒生性又是刚愎，那兵士们却听希德的号令，不肯受通儒的指挥。不知怎的，事机不密，这消息被通儒探得，忙去报与庆绪知道。庆绪大怒，便假作商议机密为由，把希德传进密室去，伏兵齐起，把希德斩死。那三千护兵，见事机败露，便一哄逃去。庆绪见去了爪牙，忙也带了软红，星夜逃入卫州。

这禄山见捉不得庆绪，心中正是愤恨。只见家人报称，门外有一妇人，带一胡儿，说是大将军亲戚，求见大将军。禄山忙命传进府来，看时，不觉大喜。众人看这妇人，满身是胡俗打扮，望去虽说有三十左右年纪，却长得白净皮肤，清秀眉目。那细腰一摆，眼波一动，甚是动人。看那胡儿时，是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童儿，面貌俊美，颇有母风。禄山见了这妇人，不觉笑逐颜开，两人拉着手，叽叽咕咕地笑着，十分亲热。又吩咐陈设筵席，两人对坐着饮酒。那妇人饮到半酣时候，放出全体风骚来，和禄山亲昵着。禄山也被她迷住了神魂，酒罢，竟手拉手儿地同入罗帐去了。家中的姬妾，看了十分诧异。

后来一打听，那胡儿名叫孙孝哲，原是契丹人种。禄山在两番的时候，孙孝哲的母亲帖木氏，已和禄山私通。这帖木氏自幼长成淫荡的性格，艳冶的姿容。那左近的浮浪少年，见了这般一个尤物儿，谁不愿意去亲近她？招惹得那班游蜂浪蝶，终日为此帖木家的女儿争风吃醋，喧闹斗杀。尽有许多少年男儿，为这粉娃儿送去了性命。内中只有安禄山和孙孝哲的父亲和特，讲到这两人的身体面貌，都是魁梧漂亮，不相上下；只是和特比禄山多几个钱，因此这美人儿便被和特占据了去。和特知道这安禄山十分勇猛，不是好惹的，便带了帖木氏避到别处去。安禄山和帖木氏正勾引上手，在甜头儿上，一旦失了这心上人，岂不要气愤？他发誓要找寻帖木氏，因此在两番幽州一带地方，流浪了五、六年，中间吃尽苦楚，受尽风波，便也靠此懂得六番的言语，知道得番中的山川脉络，风俗人情，得节度使的重用，得了今日的富贵荣华。从来说的，艰难玉汝。帖木的这一走，反而成就了安禄山一生的功名！

那和特得了帖木氏，向中国内地一跑，贩卖皮毛为生，坐拥美人，享受着温柔幸福。只因他恩



爱过分，不多几年，得了一个吐血症儿，丢下这心爱的美人儿，和亲生的儿子孙孝哲，便撒手死去。这时，帖木氏已成了一个半老佳人，她失了个恩爱的伴侣，固是伤心；从此又无人赚钱管养，教她母子两人，孤苦零丁，又如何过活？她没奈何，把和特留下来的些少货物和家具，统统变卖了，充作路费，到长安城里来。无意之中，打听得她前度刘郎安禄山，官拜骠骑大将军，每日出入宫禁，十分荣宠。她正在进退无依的时候，如何不找上门去？这也是帖木氏的机缘凑巧，安禄山这时失了软红，正心中空洞洞的没有一个着落之处，忽然见了旧日的情人，勾起了往日的情怀；再加这帖木氏虽说徐娘半老，却更觉风骚，把个好色的安禄山，亦紧地迷住了。

当时，收留在府中，十分宠爱起来，那孙孝哲寄养在府中，充作假子。鲜衣美食，也得安禄山好心看待。这孙孝哲皮肤又白净，脸蛋儿又俊美，终日追随安禄山左右，屈意逢迎，深得禄山的宠任。待他年纪长大，又得他母亲在枕席上进言，到天宝末年，官作到大将军，这都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杨贵妃每日和安禄山厮混惯了，近二、三个月，忽然不见他心上人进宫来；杨贵妃身旁失了一个说笑打诨的人，顿觉十分冷清。虽有玄宗皇帝百般宠爱她，终日陪伴她；但比到安禄山，一个是老夫，一个是壮男，一个是给自己玩弄的人，一个是玩弄自己的人，两两比较，一个多么有趣，一个多么无趣。如今这有趣的人却去得杳无踪迹，一个无趣的人却终日和他厮缠着，她心中如何不恼？她不但是恼，只因每天想着安禄山，竟想出相思病来了。杨贵妃仗着半分的恼，半分的病，又仗着皇帝的恩宠，便佯羞薄怒，撒痴撒娇，处处给皇帝一个没趣。你想皇帝何等尊贵，任你如何骄法，也骄不到皇帝上面去的。况且皇帝的玩弄妃子，原为自己寻欢作乐，岂肯反受妃子的冷淡？虽说玄宗生性温存，在女人面上不计较的，谁知女人的性格却是愈宠愈骄的，你越是爱怜她，她却越是爬上你的头来，到那时候，任你男子如何好的性儿，也不由得恼怒起来了。这杨贵妃不曾遇了安禄山以前，虽明知玄宗皇帝年老，但看着一生富贵面上，便也死心塌地地拿自己的身子供皇帝糟蹋去。后来结识了安禄山，她得了少年强壮男子的滋味，便把这玄宗皇帝看作味同嚼蜡，在言语举动之间，便露出一一种骄慢冷淡的神色来，把个玄宗气得住在翠华西阁上，却悄悄地去把那住在东阁上的梅妃去召来临幸着。

这梅妃原也得玄宗一番宠幸过来的，梅妃名江采苹，原是莆田地方人，父名仲逊，世代是名医。梅妃九岁时候，便能读《诗经·二南篇》，有采蘋采芣说女子勤苦的话，梅妃便对她父亲说：“我虽一小女子，却也要学着古时女子一般勤力！”她父亲很爱她，便取名采苹。在开元年间，高力士出使到闽粤等地去，打听得江家女儿十分美丽，便选进宫去，得玄宗十分地宠幸。当时，玄宗甚是好色，在长安地方大内、大明、兴庆三座宫中，和东都地方大内、上阳两座宫中，共有妃嫔宫女四万人。自从得了这梅妃，便把这数万女子丢在脑后。梅妃又颇有文才，自己常比作谢家女儿，有咏絮之才。平日喜淡妆雅服，却愈显得姿色清秀。生性爱梅，她住在宫中前庭后院，遍种梅花。院中有一亭，玄宗亲写着“梅亭”两字的匾额。每值梅花开时，梅妃在亭中吟诗赏玩，直到黄昏月上，还不舍得离去。玄宗因她爱好梅花，便戏称她为梅妃。梅妃除吟诗外，又善作赋，曾作成《萧》、《兰》、《梨园》、《梅花》、《凤笛》、《玻杯》、《剪刀》、《绮窗》八赋，进呈玄宗御览，玄宗十分叹赏。

在开元年间，天下太平日久，深宫无事，玄宗和宗室弟兄甚是友爱，常常召弟进宫，说笑饮宴。每遇宴会，玄宗必令梅妃随侍在侧，谈笑无忌。有一次，正是中秋佳节，玄宗召诸弟兄在宫中家宴，饮至半酣，内监献上黄橙一筐，说自御园中采下，特献与万岁爷尝新。众人看时，见橙色金黄，香味可爱，玄宗便吩咐赏给众兄弟分尝之。内监奉旨，便分给每位王爷黄橙十枚。梅妃原佩有随身小金刀，当时拿金刀破着橙子，献与万岁。玄宗尝着，连称美味。又命梅妃替各位王爷剖橙，各位王爷见梅妃亲自过来替他们破着橙子，慌得他们一个个的站在一旁，局促不安，头也不敢抬一抬，大气儿也不敢喘一喘。梅妃便轮流走到每一位王爷跟前，破开一个橙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六回

### 杨贵妃翠阁争夕 唐明皇夹幕藏娇

玄宗皇帝命梅妃替众王爷剖着橙子，原是表示亲爱的意思。便是那班亲王，见梅妃走到跟前来，也个个低头躬身，让过一偏去站着。待轮到汉王跟前，这汉王原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他仗着是皇弟，皇帝又是十分友爱，凡事容忍，平时在京城地方，便令府中爪牙在外面打听得有良家美女，便强去诱骗进府来奸占着。人民吃了他的亏，只是敢怒不敢言。汉王平日打听得梅妃是天姿国色，心中已是十分羡慕，只怕不得机缘进宫一见。如今承玄宗赐宴，得见了梅妃容貌，果然秀媚动人，他时时偷渡着眼光过去，早把他看得神魂颠倒。怎经得这梅妃又走近他眼前来，亲自替他破着橙子，眼看着梅妃十指玲珑，剥着橙皮，又有那一阵一阵的幽香，度进鼻管来，早把个汉王引得心痒痒的；只苦当着万岁爷跟前，不敢抬头平视。他虽一般地低着头，躬着身体，但两道眼光，却注射在梅妃的裙下。却好一阵风来，吹动裙幅，露出那一双瘦瘦的鞋尖来，嵌着明珠，绣着鲜花，看着十分可爱。汉王原是专一留意女子裙下双钩的，在这时候，他实在被美色昏迷了，心想不在此时下手，更待何时？当下他大着胆，悄悄地伸过一双靴尖去，轻轻地踹住梅妃的鞋尖。这梅妃却是十分贞节的，她如何把这汉王放在眼中？只见她粉庞儿愠地变了颜色，那手中的橙子，只破得一半，便放了手，转身向万岁告辞，宫女扶着走下阁去。

这皇帝饮酒却非梅妃不欢的，如今见梅妃下阁去，久久不来，心中不免挂念，连连打发高力士去宣召。梅妃只因心中恼恨汉王，便推说适因珠履脱去，系钮，正在缝结，缝竟便当应召。直至席散，也不见梅妃上阁来。玄宗十分记念，亲自进梅妃宫中去看望，那梅妃提裙出迎。玄宗见她面有余怒，问时，梅妃便把汉王调戏的事说出来。在梅妃的意思，万岁听了这话，必当大怒；谁知玄宗听了，却毫无怒容，只把梅妃劝慰一番。又说：“朕为太子时，先皇赐弟兄五人第宅在庆隆坊，称作五王宅，环列宫侧。朕在东宫，特制长枕大被，召诸弟兄同睡一床，十分亲昵。先皇在宫西建一楼，名花萼相辉之楼，宫南建一楼，名勤政务本之楼，朕弟兄常在西楼谈笑作乐，赋诗戏嬉。先皇在南楼一闻乐声，便登西楼，赐金帛无数。有朕与诸弟兄在御苑中击球斗鸡，放鹰逐犬，弟兄朝朝相见，何等快乐！今朕深居宫中，每念及幼时情景，不可再得！”说着，止不住连连叹息。梅妃见玄宗皇帝弟兄之念甚深，便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

原来在唐朝历史上，这玄宗是最友于兄弟的人。《唐书》中说：“天子友悌，古无有者！”玄宗手足情深，天性使然，虽有谗言，亦无由得入。在开元十三年，有数千头鹞鸽，飞集在麟德殿前，满院满阶，见人也不惊避，欢噪终日不去。当有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献上颂辞，说是天子友悌之祥。玄宗大喜，亦作颂一篇，弟兄传观。每对诸兄弟道：“昔魏文帝诗：

‘西山一何高，高高殊无极！  
上有两仙童，不饮亦不食，  
赐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！  
服之四五日，身体生羽翼！’

但朕意服药而求羽翼，何如兄弟友爱，为天生之羽翼也！以陈思王之才足以经国，绝其朝谒，卒



使忧死。魏祚未终，司马氏夺之。岂神丸之效耶？虞舜至圣，舍弟象傲以亲九族，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，今数千载后，天下称之。此朕废寝忘食，所敬慕者也！”

玄宗平时翻阅仙录，得一神方，便传抄与众弟兄道：“今持此方，愿与兄弟共之，同至长寿，永永无极！”那时，寿春王宪，玄宗待之最厚，每到寿春王生日，皇帝必幸其第祝寿。弟兄二人，同床留宿。平时赏赐不断。宫中尚食总监新制食物，或四方有献酒馔的，每次均分，赐与寿春王尝之。每到年终，寿春王写一赐目，把皇帝一年中所赐，一一写上，付交史官，每写必数百纸。寿春王有病，玄宗便遣使御医，赐膳赐药，陆续于途。有一和尚名崇一的，治寿春王病稍好，玄宗大喜，赐绯袍银鱼，但寿春王病终不救而死。玄宗失声大号，左右皆泣下，传旨追封寿春王为让皇帝。寿春王在日，陪伴玄宗至万岁楼就宴，兄弟二人，从小路走去，玄宗一眼看一卫士把吃剩的酒菜，抛弃在阴沟中，不觉大怒，立传高力士捕此卫士至阶下，欲杖杀之。寿春王在一旁从容谏劝道：“从小径中窥人之私，恐从此士不自安，且失皇帝大体！况性命岂轻于余食乎？”玄宗不觉大悟，立止高力士不杀。叹道：“王于朕，可谓有急难也，朕几误杀卫士矣。”

又有西凉州俗好音乐，当时新制一曲，名《凉州》。玄宗召诸王在便殿同听《凉州曲》，曲终，诸王拜贺，独寿春王不拜。玄宗问兄不乐乎？寿春王奏道：“此曲虽佳，但臣闻音者始之于宫，散之于商，成之于角、徵、羽，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。今此《凉州曲》，宫离而少徵，商乱而加暴！臣闻宫君也，商臣也，宫不胜则君势卑，商有余则臣事僭，卑则逼下，高则犯上。发于忽微，形于声音，播之于歌咏，见之于人事。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，悖逆之患，莫不兆于此曲也！”玄宗听了这一番话，便命停奏《凉州曲》。

梅妃知玄宗停奏《凉州曲》，便自制《惊鸿曲》，奏来婉转动人。玄宗赐玉笛一支，每在清风明月下一吹，玄宗在一旁看着，真飘飘欲仙。梅妃又作惊鸿舞，进退疾徐，都依着乐声，玄宗大加叹赏，说梅妃事事皆能，便称她为梅精。从此，后宫一班妒梅妃的妃嫔，都取她绰号，称她梅精。宫中有斗茶之戏，玄宗常与梅妃斗茶而败，顾谓诸王道：“此梅精也，今又胜我矣！”梅妃应声道：“草木之戏，误胜万岁；设使调和四海，烹饪鼎鼐，万乘自有心法，贱妾何能与万岁比胜负呢？”玄宗见梅妃口齿伶俐，心中愈觉可爱。后来，只因梅妃一病不能供应皇帝，又值杨贵妃入宫，一个新欢，一个旧爱，在玄宗的心中，原是两面都丢不下的，常把梅妃和杨妃召在一处，亲自用好言安慰，劝她二人效娥皇、女英，同心合意侍奉一人。但梅妃有此绝世才华，杨妃又秉天姿国色，便两不相下。两人在宫中，不但不肯和好，且各避着路，不肯见一面儿。江采苹生性柔缓，杨太真却心机灵敏，见皇帝正在宠爱头里，在枕席上天天说着梅妃的坏话。自古旧爱不敌新欢，梅妃身体又十分柔弱，不能时时供应，渐渐地皇恩冷淡下来。后来，玄宗竟听了杨贵妃的话，把梅妃迁入上阳东宫，从此一入长门，永无雨露。

直到此时，玄宗念及梅妃往日的好处，便暗地里打发小黄门，灭去灯烛，捧着万岁手诏，暗地里摸索着到东阁去宣召梅妃。那梅妃自从被皇帝弃置以来，却终日静坐一楼，吟诗作画，十分清闲。忽见万岁召唤，梅妃知道有杨妃在侧，自己决不得志，便谢恩辞不奉诏。奈这痴心的皇帝，越见梅妃不肯出来，却越想起梅妃旧日的好处，非把梅妃召到不可，打发小黄门连去了三次，又把自己平日在御苑中乘坐的一匹千里驹赐给梅妃乘坐，在黄昏人静的时候，悄悄地去把梅妃驮来，在翠华西阁上相见。梅妃见了万岁，便忍不住眼泪和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挂下粉腮来。从来说的，新婚不如久别，玄宗见梅妃哭得可怜，便百般安慰，拥入罗帏，说不尽旧日恩情，诉不完别后的相思。两人唧唧啾啾的，直诉说了一夜。

这边欢爱正浓，那杨贵妃多日不见万岁临幸，自觉作娇过甚，失了皇帝恩宠，心中万分凄惶，便暗暗地遣永清、念奴二婢子到西阁悄悄地打听去。这杨贵妃平日和玄宗是片刻不离的，如今抛得她漫漫长夜，孤衾独宿，叫她如何眠得稳？到半夜时分，杨妃挑灯就妆台铺着玉笏，写下一首词儿道：

“君情何浅？不知人望悬！正晚妆慵卸，暗烛羞翦，待君来同笑言！”

藏

向琼筵启处，醉月觞飞，梦雨床连。共命天分，同心不舛，怎蓦把人疏远？”



掷下笔，上床睡去。天色微明，便有永清婢子进来报：“娘娘！奴婢打听得翠阁的事来了。”杨妃急坐起身来，连问怎么说？永清道：“奴婢昨夜奉娘娘懿旨，往翠华西阁守候着。这时已近黄昏，忽闻密传小黄门进阁。那小黄门奉了皇上旨意，悄拉御马，灭熄灯烛，出阁门去。”贵妃忙问：“到何处去？”永清答称：“是向翠华东阁而去。”贵妃连连顿足道：“呀！向翠华东阁，那是宣召梅精了。不知这梅精来也不曾？”永清答道：“恩旨连召三次，才用细马驮着那佳人，暗地里送至西阁。”贵妃忙问：“此语果真否？”永清道：“奴婢探得千真万确，倘有不真，奴婢敢要不要命了！”贵妃听着，不觉落下泪珠来，叹着气道：“唉！天啊！原来果真是梅精复邀宠幸了！”永清劝慰着道：“娘娘且免愁烦！”贵妃如何忍得，早抹着泪，在那幅诗笺儿上，接下去又写上了一首词道：

“闻言惊颤伤心痛，怎言把从前密意，旧日恩眷，都付与泪花儿弹！  
向天记欢情始定，记欢情始定，愿以钗股成双，合扇团圆；不道君心霎  
时更变！总是奴当谴，也索把罪名宣，怎教冻蕊寒葩，暗识东风面？可  
知道身虽在这边，心终系别院，一味虚情假意，瞒瞒昧昧，尺欺奴善！”

写毕，掷下笔儿道：“自从梅精触忤圣上，将她迁置东楼，俺想万岁总可永远忘了这妖精，如何今日忽又想起这妖妇来？真令俺气死也！”永清接着又说道：“娘娘还不曾知道，奴婢打听得小黄门说：‘那梅妃原也不肯来的，那晚万岁爷在华萼楼上，私封珍珠一斛，赐与梅妃不受，交珍珠原封退还，又献一首诗来。’”贵妃忙问：“那诗上字句，你可曾记得？”永清道：“奴婢也曾听那小黄门念来道：

‘桂叶双眉久不描，残妆和泪湿红绡，长门自是无梳洗，何必珍珠  
慰寂寥？’

万岁爷见她诗句可怜，便接二连三地把这梅妃召到，重叙旧情。”贵妃听了，不由得骂了一句：“这个媚人的妖狐，却敢勾引俺的万岁爷？待俺问万岁爷去，誓不与这贱妖狐干休！”说着，霍地立起身来，回头对永清、念奴二人道：“你二人随俺到翠华西阁去来！”永清道：“娘娘！这夜深时候，怎去的来？”贵妃道：“俺到那里，看这贱狐如何献媚，如何逞骚。”永清劝道：“奴婢想，今夜万岁爷翠阁之事，原怕娘娘知道。此时夜将三鼓，万岁爷必已安寝，娘娘猝然走去，恐有未便，不如且请安眠，到明日再作理会！”贵妃听永清说得有理，只得回身坐下，叹着气道：“罢了！只是今夜叫俺如何得睡也！”这一夜，杨贵妃睡在空床上，真的直翻腾到天明不曾入睡，她却不知道在翠华西阁下面，也有一个人陪着贵妃一夜不曾得好睡！

这是什么人？原来便是那高力士。玄宗皇帝，因召幸梅妃，特遣小黄门去把高力士密召到来，戒飭大小宫监，不得传与杨娘娘知道。又命高力士在阁下看守着，不许闲人擅进。高力士奉了圣旨，在翠华阁下，眼睁睁地看守了一夜，连眼皮儿也不敢合一合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又怕万岁传唤，送梅妃回宫去，因此愈加不敢离开。谁知玄宗和梅妃一夜欢娱，正苦夜短，好梦醒来，看看已是日高三丈。那高力士在阁下看看不见皇帝有何动静，也不见皇帝出阁坐朝，也不见送梅妃下楼回宫。

正彷徨的时候，忽见那杨贵妃从廊尽头冉冉行来。高力士心上不觉一跳，低低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呀！远远来的正是杨娘娘，莫非走漏了消息么。现今梅娘娘还在阁里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高力士正要奔上阁去报信，才移动得脚步，已被杨贵妃瞥见了，命永清远远地喝住。高力士没奈

何，只得转身迎上前去，叩见道：“奴才高力士叩见娘娘！”只听得杨贵妃冷冷地问道：“万岁爷现在哪里？”高力士一听声音不对，知道已不知被何人在娘娘跟前漏泄了春光，心头止不住怦怦地跳着，只得硬着头皮答道：“万岁现在阁中！”贵妃又问：“还有何人在内？”高力士连说：“没有！没有！”贵妃见高力士神色慌张，早已瞧透了，不禁冷笑了几声道：“你快开了阁门，待我进去看来。”高力士越发慌张起来，忙说：“娘娘且请暂坐，待奴才去通报万岁爷。”贵妃忙喝住道：“不许动！俺且问你，万岁爷为何连日在西阁中住宿？”高力士忙答道：“只因万岁爷连日为政勤劳，身体偶尔不快，心儿怕烦，是以静居西阁，养息精神。”贵妃道：“既是万岁爷圣体不快，怎生在此住宿，却不临幸俺宫中去？”高力士答道：“万岁爷只因爱此西阁风景清幽，不觉留恋住了。”贵妃又问：“万岁爷在里做什么？”答道：“万岁爷床上静卧养神。”贵妃又问：“高力士！你在此何中？”高力士说：“万岁爷着奴婢在此看守门户，不容人到！”贵妃听了愠地变了脸色，厉声问道：“高力士！你待也不容我进去么？”慌得高力士急急叭在地上叩着头道：“娘娘请息怒！只因俺亲奉万岁爷之命，量奴婢如何敢违抗圣旨？”贵妃道：“哇！好一个掉虚脾的高力士！在俺跟前，嘴喳喳地装神弄鬼？”高力士道：“奴婢怎敢！”贵妃也不去理他，只自说道：“俺也知你如今别有一个儿人受着万岁爷的宠爱，爬上高枝儿去，却不把俺放在心头上。也罢，待俺自己去叫开门来。”杨贵妃说着，却提着裙幅儿，亲自要奔上阁去打门，慌得高力士连连摆手道：“娘娘请坐！待奴婢来替娘娘叫门。”永清、念奴两人也上去劝杨娘娘，且在阁下坐下。贵妃又逼着高力士叫门去，高力士没奈何，只得硬着头皮上去高叫道：“杨娘娘来了！快开了阁门者！”叫了几声，却不听得阁内有人答应。

原来玄宗和梅妃久别重逢，诉说了一夜恩情，此时日上三竿，还是沉沉入睡。却不料高力士在阁楼下高叫，那守在帐前的宫女听得了，也不敢去惊动皇帝。又听得高力士在下面叫道：“杨娘娘在此，快些开门！”这一声，却把玄宗惊醒了，忙问何事。那宫女忙奏道：“启万岁爷，杨娘娘到了，现在阁下。”玄宗听了一惊，从被窝中坐起说道：“谁人多嘴，把春光漏泄，这场气恼，却怎地开交也？”接着，又听得打门声。宫女便问：“请万岁爷旨意，这阁门儿还是开也不开？”玄宗忙摇着手道：“慢着！”回头看枕上的梅妃，也吓得玉容失色，甚是可怜。这时，梅妃身上只穿一件小红袄儿，葱绿裳儿，玄宗扶着她腰肢，还是软绵绵地抬不起头来。宫女上去，服侍她披上衣儿。只因外面打门十分紧急，也来不及穿绣鞋儿，只拽着睡鞋，玄宗抱住她娇躯，向夹幕中藏去。回身出来，向御床上一倒，挨着枕儿，装作睡着模样。又命宫女悄悄地去把阁门开了。

贵妃一脚跨进门来，且不朝见皇上，只是把两眼向屋子的四周打量半晌。玄宗便问：“妃子为何到此？”那贵妃才走近榻去参见道：“妾闻万岁爷圣体违和，特来请安！”玄宗道：“寡人偶然不快，未及进宫，何劳妃子清晨到此。”贵妃恃着平日皇帝的宠爱，也不答玄宗的话，只是冷冷地说道：“万岁爷的病源，妾倒猜着几分了！”玄宗笑着道：“妃子却猜着什么事来？”杨贵妃道：“妾猜是万岁爷为着个意中人，把相思病儿犯了！”玄宗又笑说道：“寡人除了妃子，还有什么意中人儿？”贵妃道：“妾想陛下向来钟爱无过梅精，如今陛下既犯着相思病儿，何不宣召她来，以慰圣情？”玄宗故作诧异的神色道：“呀！此女久置楼东，岂有复召之理？”贵妃也不禁一笑，说道：“只怕春光偷泄小梅梢，待陛下下去望梅而止渴呢！”玄宗故意正色道：“寡人哪有此意。”贵妃接着道：“陛下既无此意，怎得那一斛明珠去慰寂寥？”玄宗摇着头道：“妃子休得多心，寡人只因近日偶患微疴，在此静养，惹得妃子胡思乱猜，无端把人来奚落。”说着，又连连地欠伸着道：“我欠精神，懒得讲话，妃子且请回宫，待寡人休息些时，进宫来再和妃子饮酒可好？”杨贵妃这时，一眼见御榻下一双凤舄，用手指着道：“呀！这御床底下不是一双凤舄么？”玄宗见问，忙说：“在哪里？”急起身下床看时，那怀中又落下一朵翠钿来，贵妃急去抢在手中；看着道：“呀！又是一朵翠钿！此皆是妇人之物，陛下既是独宿，怎得有此？”问得玄宗也无言可答，只得假作猜疑样子道：“呀！好奇怪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连寡人也不解呢。”杨贵妃忍不住满脸怒容道：“陛下怎的不知道？”高力士在一旁看看事情危急，便悄悄地去对宫女附耳说道：“呀！不好了，见了这翠钿、凤舄，杨娘娘必不干休，你们快送梅娘娘从阁后破壁而出，回到楼东去吧。”那宫女听



了高力士的话，便悄悄地去在夹幕中把梅妃扶出，一溜烟向后楼下去。小黄门帮着打破后壁，送回东楼去。

那杨贵妃手中拿着凤舄翠钿两物，连连问着皇帝，昨夜谁侍奉陛下寝来？玄宗只是涎着脸，憨笑着不答话。杨贵妃一股醋劲儿按捺不住了，把那手中的凤舄、翠钿狠狠地向地上一丢，转身去在椅上坐下，噘着珠唇，怔怔地不说一句话。屋子里静悄悄地半晌无声息，高力士上去把那凤舄、翠钿拾起。杨贵妃忽庄容对着玄宗说道：“一宵欢爱颠倒至此，日上三竿，犹未视朝，外臣不知道的，不道是陛下被梅家妖精迷住了，还认作陛下是迷恋着妾身，这庸姿俗貌，误了陛下的朝期！如今为时尚早，请陛下出阁视朝，妾在此候陛下朝罢同返中宫。”玄宗让杨贵妃催逼不过，便拽着衾儿，依旧睡倒，说道：“朕今日有疾，不可临朝。”杨贵妃见玄宗踞卧着不肯离开御床，便认定皇帝把梅妃藏在衾中，满怀说不出的恼怒，只是掩面娇啼。高力士觑着贵妃掩面不见的时候，便凑着皇帝耳边，悄悄说道：“梅娘娘已去了，万岁爷请出朝吧。”玄宗点着头，故意高声对高力士说道：“妃子劝寡人视朝，只索勉强出去坐坐。高力士传旨摆驾，待朕去后，再送娘娘回宫。”高力士喏喏连声，领着旨意，送过皇帝离了西阁。

杨贵妃便转身唤着力士道：“高力士！你瞒着俺背地里做的好事！如今只问你这翠钿、凤舄，是什么人的？”高力士见问，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劝娘娘休把这烦恼寻找！奴婢看万岁爷与娘娘平日寸步不离，形影相随，这样的多情天子，真是人间少有！今日这翠钿、凤舄，莫说是梅妃，俺万岁旧日和她有这一番恩情，久别重逢，难免有故剑之思，便是六宫中选上了新宠娘娘，也只索假装着耳聋，不闻不问，怎不顾这早晚，便来闹得万岁爷不得安睡？不是奴婢多口，如今满朝臣宰，谁没有个大妻小妾，何况当今一位圣天子，便容不得他这一宵恩爱了么？还请娘娘细细思之！”高力士这一席话，说得杨贵妃哑口无言，她一时无可泄愤，便把那翠钿来摔碎了，把这凤舄来扯破了，哭着回宫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七回

## 杨玉环醉排风流阵 李太白狂草训蛮书

杨贵妃才出西阁，那玄宗皇帝又匆匆进阁来，一眼见那破碎的翠钿、凤鸟，问高力士时，知是杨贵妃临时拉掷的。这翠钿原是昨夜玄宗赐与梅妃，亲自替她在宝髻上插戴着的，只因一夜颠倒，这翠钿又落在玄宗怀中，满拟今日令高力士送至东阁去的，不料被杨贵妃掷破了，这叫玄宗皇帝如何不恼！便立刻传旨，着高力士送杨氏出宫，归其兄光禄卿杨钺第中，一面又另拿一对翠钿去赐与梅妃。把个高力士忙得东奔西走，送杨贵妃出宫回来，又送翠钿与梅妃。

梅妃打听得杨妃已被逐出宫，便思恢复旧日的恩宠，来拿一千两黄金与高力士，要他去找一个文士，拟司马相如作一篇《长门赋》去感动圣心。高力士因怕杨国忠、李林甫的权势，只推说朝中无人能作赋的，梅妃便自作《楼东赋》一篇，呈与玄宗。那赋中略道：

玉鉴生尘，凤奁香殄。懒蝉鬓之巧梳，闲缕衣之轻练。若寂寞于蕙宫，但凝思于兰殿。信落之梅花，隔长门而不见！况乃花心颺恨，柳眼弄愁，暖风习习，春鸟啾啾。楼上黄昏兮，听风吹而回首；碧云日暮兮，对素月而凝眸。温泉不到，忆拾翠之旧游；长门深闭，嗟青鸾之信修！忆太液清波，水光荡浮，笙歌赏燕，陪从宸旒，奏舞鸾之妙曲，乘画舫之仙舟。君情缱绻，深叙绸缪，誓山海而常在，似日月而无休！奈何嫉色庸庸，妒气冲冲，夺我之爱幸，斥我乎幽宫？思旧欢之莫得，想梦著乎朦胧！度花朝与月夕，羞颜怕对春风！欲相如之奏赋，奔世才之不工；属愁吟之未尽，已响动乎疏钟！空长叹而掩袂，踌躇步于楼东！

梅妃这篇《楼东赋》献去以后，满心想望皇帝立赐召幸；但她在楼头一天一天地望着，只是杳无消息。看看已到暮春天气，梅妃独立楼头，引领远望。这时，夕照衔山，烟树迷蒙，树径下着地起，起了一缕尘土，原来是岭南驿使回来。梅妃便问身旁的宫女道：“何处驿使来，敢是岭南梅使来也！那宫女答道：“岭南梅花使者，久已绝迹！此驿使，是为杨娘娘送荔枝来也！”梅妃听了，撑不住两行珠泪落下粉腮来，只听她娇声喊道：“啊唷！”柳腰儿一折，向宫女肩头倒去。原来梅妃一时悲愤，晕绝过去了。宫女们慌慌张张扶她上床去睡，只见她悠悠醒来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止不住一阵悲啼，泪湿了罗巾。宫女们在一旁劝着。这时，黄昏冷巷，窗外淡淡的月光，映着窗里淡淡的灯光，又照梅妃淡淡的容光，一片寂静凄凉，连宫女也撑不住哭了。

原来玄宗皇帝一心还是宠爱着杨妃的，前日因一时之怒，把杨贵妃送出宫去。玄宗一人住在宫中，便觉郁郁不乐，任你后庭歌舞，声声入耳，玄宗听着，转觉心烦意乱，忙命停歌止舞。这一天，直到午后，还不见皇帝传唤御膳，高力士进去请旨传膳，满案陈列着肴馔，看看玄宗只是叹着气，不下箸。高力士奏请，把杨娘娘的一份膳儿送光禄卿杨钺府第，玄宗点着头。又传谕把御膳分一半，一并赏与杨钺。高力士知皇帝尚不能忘情于贵妃，待到傍晚，见左右无人，高力士便跪求请万岁爷下恩旨，召杨娘娘回宫。玄宗默默不语，高力士又说：“万岁若虑出一召，为天笑，奴婢请令妃子改从安兴坊门入，以避人耳目。”玄宗便点着头，高力士取金头牌，请皇帝

藏

盖上小印，作为凭证，拿着到光禄卿杨钊家中去召杨贵妃回宫。

杨钊因妹子得罪回家，心中正是惶惑，忽见高力士到，手中拿着宣召御牌，不觉大喜。杨贵妃也终日哭泣着自怨自艾，此时随着高力士重复进宫，见了万岁，急忙跪倒，只是痛哭。玄宗伸手把妃子扶起，百般劝慰着。这一晚，雨露恩深，胜于往日。次日，杨钊打听得妹子复得皇帝恩宠，便与丞相杨国忠、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一同进宫去献食作乐。玄宗大喜，便赏黄金无数，又赐三夫人脂粉钱，每岁一百万。另赐建造高大府第五座，与宫殿相连，门外列戟，府中陈设胜于宫禁。姊妹互相比赛，见有一亭一屋，胜过自己的，立刻把房屋拆毁，重复盖造。一堂之费，至千万缗。奇巧美丽，惊心动魄。

从此，五家以奢侈相尚。初时，姊妹出入乘小辘车，满饰金翠，杂以珠玉。一车之费，至数十万贯。那车身愈加愈重，牛力不胜，便各各奏请皇上，改乘马入宫，玄宗许之。姊妹各出万金，派人四出购求名马，以黄金为衔轡，锦绣为障泥。三夫人在国忠家会齐，同入禁中，时已黄昏，一路灯火照耀，街衢有如白昼，道旁观者如堵。从国忠宅门，直至城东南隅，沿途仆马喧腾，直至更深，人民不得安枕。杨国忠常笑对客道：“某起家细微，因椒房之亲，宝贵至于无极！吾今未知税驾之所，念终不能致令名，要当取乐于富贵耳。”当时，宫中府中，奢侈成风，诸王子亦竞相仿效。申王府中尤其是奢靡，每夜在宫中与诸王贵戚聚宴，非至天明不止。用龙檀木雕成童子，高与案齐，手擎灯烛，称作烛跋童子。衣以绿袍，系以锦带，立在筵席之侧，又称为烛奴。一时，三夫人与丞相府中俱用烛奴。申王每饮酒至醉，便命宫中姬妾将锦彩结成一兜子，申王仰卧在兜中，使众妾抬归寝室，宫中皆称为醉舆。这风气传至杨氏弟兄府中，每一饮酒，便都用醉舆抬回卧房去。杨国忠又在冬月风雪苦寒的时候，使府中姬妾密坐在四周，成一圆圈，抵敌寒气，称作妓围。从此，诸王府中也都用妓围取乐。那班姬妾，个个都能清歌奏乐。

玄宗知道了，在宫中宴会，也令诸宫妃嫔围坐四周。那妃嫔们个个手中抱着乐器奏弄着，又歌唱着，玄宗也命杨贵妃歌唱。贵妃能唱的曲子很多，她还有一种绝技，能打着磬子，打来轻重疾徐，十分动听。玄宗十分爱听，便命乐工采蓝田绿玉，琢之成磬，使贵妃击之。一声清磬，四座神远。又造篪簾流苏等乐器，都拿金玉珠翠珍怪之物装饰起来，听贵妃使用着。贵妃使用乐器件件都精。玄宗御勤政楼，赐诸王听贵妃奏乐。贵妃高坐上席，足下踏二金狮子，宫女们捧着各种乐器，在左右侍立着。贵妃徐徐地把乐器一样一样地摆弄，每弄一器，诸王都进酒为贵妃寿。诸王也带着各种声乐，在皇帝跟前献奏。申王献一王大娘，这王大娘原是教坊中的伎女，喜戴百尺竿，竿上雕刻成木山装成瀛州方丈模样。又令小儿手持红竿，在王大娘四周围绕着，歌舞不休。诸王看了，大为笑乐。这时，有一神童名刘宴的，年只十岁，官拜秘书正字。杨贵妃欲一见之，玄宗即召刘宴于筵前。众妃嫔见他状貌奇丑，和皇帝对答，却甚是聪明。贵妃见他身材矮小，便抱着他身体坐在膝上，笑说道：“此儿待吾为之妆饰，或可掩其丑陋。”说着，便命宫女取巾栉脂粉来，贵妃亲自替他梳妆，果然掩去几分丑相。玄宗问刘宴道：“卿为正字，至今正得几字？刘宴立刻奏对道：“天下之字皆正，唯有朋字不正！”玄宗拍手称妙。贵妃又令当筵作《王大娘戴竿》诗，刘宴索纸笔，立成一绝道：

“楼前百戏竞争新，唯有长竿妙入神！  
谁得绮罗翻有力，独自嫌轻更著人。”

玄宗连称真神童也！命赐以牙笏黄袍。刘宴披衣在身，三呼万岁而退。从此，臣下在四处去搜寻神童，送至宫中面试，但总不及刘宴一般的敏捷。

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长日无事，每至酒醉之时，便斗风流阵解闷。玄宗自领小太监百余人，令贵妃亦领宫女百余人，排成两阵，拿霞帔锦被缚在竿头，代作旗号。另有一班小黄门，在阶下击鼓鸣金，作两阵进退之号。进时，小太监和宫女互相扭结，各不相让。打败的，罚饮酒一巨杯。一顿顿冠横钗，娇声叱咤，玄宗不觉大笑。高力士在一旁看着，以为是不祥之兆，便劝皇上



停止这风流阵。时值上元灯节，贵妃命兄弟姊妹各府中举行盛大的灯会。韩国夫人在后园中立灯树，每树八十尺高，每杆有灯百余枝，共百余株灯树，竖在后园高山上；入夜望去，园内外都照耀得如同白昼。百里外地方，都望见之，满天光明，竟与星月争辉。杨国忠府中，又领少年子弟千人，手中各执火炬，环列府门左右。每到游春的时候，使用数十辆大车，上搭彩楼，每楼有女乐数十人，每府各有大车数十辆，前后衔接，在京师郊外游行着，宛如长城。许多姬妾们，列坐在彩楼上，顾盼笑乐。从此，长安地方一班富户贵族，都学着五府豪侈模样，游春观灯，各有一番热闹。虽在平民士庶之家，亦必点缀一二，不令辜负良辰。

杨贵妃又想得一种斗花之戏。所谓斗花之戏，是以各人头上插戴奇花多者为胜。贵妃生性更是爱花，往往不惜千金去购得名花来，移植庭院中。那五府姬妾，亦各各种着奇花异草，为春来斗花之用。都中妇女，一到春日，多不守闺门，女伴数人，相约野步嬉游。遇有名花，便设席藉草，各出美酒佳肴，共相劝饮。防有外人闯入，便解下红裙，连结成帏，遮蔽着，称作宴幄。这种放诞风流的情形，全是三位夫人和一班王府中的姬妾行出来的。那良家妇女，都仿着她行去。一时郊外堕钗遣舄，遍地皆是。

宫中除贵妃爱吃荔枝以外，玄宗却爱吃乳柑桔。那时，江陵地方进献乳柑桔，玄宗食之鲜美，便亲自拿柑子十枚，种在蓬莱宫中。三年后，便结实累累。皇帝大喜，特采下赐与各大臣。下手诏道：

“朕前于内庭种柑子树数株，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，取而尝之，竟与江南及蜀道所进者无别。”

当时，杨国忠便进表贺道：

“伏以自天所育者，不能改有常之性。旷古所无者，乃可谓非常之感。是知圣人御物，以元气布和；大道乘时，则殊方叶至。且桔柚所植，南北异名，实造化之有初，匪阴阳之有革。陛下元风真纪，六合一家。雨露所均，混天区而齐被；草木有性，凭地气以潜通。故滋江外之珍果，为禁中之佳实。绿带含霜，芳流绮殿，金衣烂白，色丽彤庭。”

这一道贺表，当时传诵中外。在这一百五十余个柑子之外，又采得一枚两柑合结成一个的柑子，玄宗称它为合欢柑，说是天赐他和贵妃二人的，特采入后宫，与贵妃互相把玩。玄宗道：“此柑子真知人意！朕与卿恩爱如同一体，从此当永永合欢。”便并肩儿坐在榻上剥着合欢柑，互相送至口中吃了。又传画工，把同食合欢柑的情形，画在图上，传在后世，作为佳话。这柑子除江陵所出以外，益州的亦是佳品。每年由益州进贡来的柑子，亦是不少。

当时，为益州进贡柑子的事，也曾闹过笑话。平时，益州所进柑子，因防虫咬，外部都用纸裹着。在天宝中，那承办贡物的长史官，嫌纸裹太粗劣，便改用细布包裹。但布质粗硬，在长途转运，又怕把柑子擦伤，这长史官心中时时忧惧着。这年，忽然有御史姓甘名子布的，巡查到益州地方来，长史官得了此消息，心中疑惧，必是来推问布裹柑子的事体。待那甘子布御史到益州境界，这长史官忙到驿站中去迎候，一见面，便连连申说布裹柑子，实是表示臣下诚敬之意，把这话说了又说。这甘子布只听得长史官连连唤着自己的名字，疑惑不解。后来，经长史官剖说明白，彼此不觉大笑。

当时，天下长平无事，玄宗每日在宫中除与杨贵妃戏嬉外，又召集一班文学之士，在御苑中吟咏为乐。当时，文学侍臣中有一个李太白，诗才最是清高，玄宗十分敬爱他。这李太白名白，生在四川的昌明青莲乡，因取别名为青莲居士，天资十分聪明，能辨识蝌蚪古字。用手抚摸着碑文，倒读着很快，好似读熟的一般。当时有岭南知州官名毛榆桑的，自以谓文章优胜，后来与李

藏



白相见，二人共观碑文六十余座，每座约数百字。毛榆桑只能背诵一二篇，还是十分生涩的；李太白却能完全背诵碑文六十余座，从首至尾背诵得很快，一字不误。毛榆桑见了，大惊道：“此仙才也，吾如何可及！”但李白天性豪侠，击剑，喜纵横术，轻财仗义，交友满天下。在任城作客，与孔巢父、韩准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沔，住在徂徕山中，昼夜痛饮，称竹溪六逸。李太白酒量甚大，斗酒不醉，常自称斗酒百篇。酒兴浓时，握管作文，万言立就，人又称他为酒仙。后李太白至京师，与贺知章相遇，知章读太白之文，叹道：“此谪仙才也，人间无此妙文！”同时，士大夫又称为李谪仙。

当时，有诗人杜甫，深得玄宗契重。杜甫字子美，世居杜陵，家世清贫。后中进士，诗名传四海。玄宗皇帝读杜甫所作赋，称为奇才，拜为集贤院主。后贺知章又荐李太白，玄宗读李白所作诗，叹为李杜双绝，拜李白为供奉翰林。玄宗尤爱李白之诗，时时传入内宫去，饮宴吟咏。玄宗赐李翰林食，亲为调羹。李白又时喜入市沽饮，每有宣召，太监们便骑马至长安市上四处找寻，见李翰林当门与屠贾争，饮已大醉，太监急以水喷面使醒，扶至马上，送入内廷。见玄宗时，衣冠不整，玄宗笑扶之坐。杨贵妃制《清平乐》曲，尚无词句，玄宗命李白依谱填词。李白乘醉在玉笈上写成《清平调》三阙。道：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；  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！  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；  
借问汉家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！  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；  
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！”

玄宗又命作《宫中行乐词》八首，李太白也不假思索，拂笈写道：

“小小生金屋，盈盈在紫薇！  
山花插宝髻，石竹绣罗衣。  
每出深宫里，常随步辇归；  
只愁歌舞散，化作彩云飞。”

第二首道：

“柳色黄金嫩，梨花白雪香；  
玉楼巢翡翠，珠殿锁鸳鸯。  
选妓随雕辇，征歌出洞房；  
宫中谁第一？飞燕在昭阳！”

第三首道：

“卢桔为秦树，蒲桃出汉宫；  
烟花宜落日，丝管醉春风；  
笛奏龙鸣水，箫吟凤下空；  
君王多乐事，何必向回中！”

第四首道：

“玉树春归日，金官乐事多；  
后庭朝未入，轻辇夜相过！  
笑出花间语，娇来足下歌；  
莫教明月去，留著醉嫦娥！”

第五首道：

“绣户香风暖，纱窗曙色新；  
宫花争笑日，池草暗生春。  
绿树闻歌鸟，青楼见舞人；  
昭阳桃李月，罗绮自相亲。”

第六首道：

“今日明光里，还须结伴游！  
春风开紫殿，天乐下珠楼。  
艳舞全知巧，娇歌半欲羞；  
更怜花月夜，宫女笑藏钩！”

第七首道：

“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！  
宫莺娇欲醉，檐燕语还飞。  
迟日明歌席，新花艳舞衣；  
晚来移彩仗，行乐好光辉。”

第八首道：

“水绿南薰殿，花红北阙楼；  
莺歌闻太液，凤吹皂瀛州！  
素女鸣珠珮，天人弄彩球；  
今朝风日好，宜入未央游！”

从此，玄宗每逢宴会，便命宫女唱《清平调》，或歌《宫中行乐词》，后宫八千嫔娥，都知道李太白的名儿。玄宗每有欢宴，便召李白侍坐，饮酒赋诗，君臣甚是快乐。

其时，正值黑水靺鞨国打听大唐天子沉迷声色，不理朝政，上下酣戏，国势日衰，便遣使赍表，籍探中国的虚实。平日，外番上表，先用中文，后用番字。今日黑水靺鞨国上表，满纸写的尽是鞞鞞文字，形状与鱼鸟相似，满朝文武，无有识者。当时，只有青州刘宽能辨六体文字，玄宗把刘宽宣召进宫，见这靺鞨国的表文，也瞠目不知所对。玄宗大怒，说：“满朝官员，平日食皇家俸禄，有事便不能一用耶？今蛮奴之文，百官竟无一人能辨识，岂不贻笑外人？”众大臣正慌张无法可想的时候，忽尚书裴晋奏道：“今翰林学士李白，天下超逸，此事恐非李白莫辨！”玄宗急召李白，李白大醉，左右有小黄门扶持而至。参拜毕，玄宗以靺鞨文示之，李白手捧靺鞨文，毫无疑难，朗诵一过，便即译成汉语。文中多藐视中国之言，玄宗大怒，便欲斩杀来使，兴

师征讨。李林甫上前去劝住玄宗，便宣靺鞨使臣上殿，痛痛地训斥了一番。又令李白当殿宣读靺鞨国来文，一字无讹。靺鞨使臣，见唐朝如此威严，不禁骇得汗流浹背，匍匐在地，叩首不已。玄宗叱退靺鞨使臣，传谕次日入朝。再领上谕，使者诺诺而退。

玄宗便命李白，以靺鞨文作上谕，以儆诫之。设几案在金殿檐下。李白拜奏：“臣无酒不能为文，既勉强成之，亦不能佳，幸陛下赐臣当殿饮酒！”玄宗便命赐御酒，李白连尽三爵，握着笔，久久不下。玄宗问：“李学士为何不下笔？”李白奏道：“臣闻高力士善于磨墨，今大胆求高将军为臣研墨！”玄宗便传谕，着高力士为李白磨墨。高力士在朝廷权力甚大，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如今为一翰林磨墨，心中却老大一个不愿意；只以皇上的旨意，不敢不从，没奈何上去倚定书案，为李太白磨着墨。李太白又令高力士斟酒，力士含着满腔怒气，替他斟了酒，又连尽三觥，在金殿上和群臣谈笑自如。作文至一半，李白忽翘一足，令高力士脱靴。力士在皇帝跟前，不敢不依，只得蹲下地去，为李白脱靴，李白不禁大笑。李白平日知高力士在朝中依仗权势，作威作福，今当着众文武官，有意羞辱他。两旁站着文武官员，见李太白当着皇帝如此狂放，却个个变色咋舌。看高力士时，却满面怒容，却也不敢说一句怨恨话。一刻工夫，已草成诏书，李白掷笔大笑而起。左右将诏书译文呈上，大意谓：

尔乃小邦蛮夷之辈，不识礼仪，蔑视天朝，尤属可恶。本应斩却来使，着边疆督帅加以征讨，用显天朝之刑威，正上国之纲纪。姑念尔乃荒僻小国，不胜刑戮，是以额外赐恩，赦尔罪戾，尔宜自知悔悟，来朝请罪，如或顽抗，决不尔贷，切切！此谕。

玄宗阅罢此文，不觉大喜，命李白乘御马出殿，又赏御酒八罇。

次日早朝，靺鞨使臣便领回国，果然那靺鞨国王亲来朝贡，自谢罪谴。但高力士自被李白一番戏弄以后，时时衔恨在心，只因玄宗正十分宠用李白，虽欲进谗，亦无隙可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八回

## 幸曲江寡妇承恩 返杨府宠姬逢怒

李太白得玄宗皇帝宠用，十分狂放。他每见当朝权贵，便百般戏弄，如李林甫、高力士一班大臣，都受过李太白的侮辱，只因看在皇帝面上，大家便敢怒而不敢言。玄宗知道李白爱游山玩水，便给他御牌一道，挂在襟头，在各处郡县山水佳胜的地方，留连着。地方官见了这御牌，便供应他饮食起居，十分恭敬。那李白打听是贪官污吏，便百般侮辱他。那贪官污吏，大都与李林甫、高力士通同一气的，早把李白这情形，报到京中去。高力士和李林甫商量得一条计，便在杨贵妃跟前进谗说：“李太白《清平调》，《行乐词》中，都把娘娘比做汉朝的赵飞燕！”杨贵妃听了，果然大怒，说道：“飞燕是何等轻贱淫污的人，怎将俺比她？这李白真是大胆的狂奴！”从此，杨贵妃早晚在玄宗跟前说李白如何不敬朝廷，如何侮辱大臣。因此，玄宗宠用李白的心，也渐渐地冷淡下来。李白知道自己不为玄宗的左右所容，便越是狂放不拘，与贺之章、李适之、王璵、崔宗之、苏晋、张旭、焦遂，终日饮酒，自称为酒中八仙，便上表恳求还山。玄宗赐以黄金，令回乡里。李白却遨游四方，在月下与崔宗之乘船自采石至金陵，着宫锦袍，坐舟中，旁若夫人。游并州，见郭子仪，两人甚是相投。子仪犯法当死，李白为之营救，得免。后郭子仪任大将，也竭力保全李白。李白有罪，玄宗下旨充军至夜郎，勾留甚久，这都是后话。

如今再说杨贵妃因得玄宗宠爱，杨氏一家，尽立朝堂。这时，朝中共分为三党：杨贵妃、杨国忠一党，最有势力；李林甫一党次之；高力士是宦党中首领，其势亦不在李林甫以下。玄宗被群小包围，昏愤糊涂，日甚一日。李林甫因杨氏日盛，便屈意结合杨国忠。高力士外有国忠提携，内有贵妃包庇，势力也十分稳固。

俗传贵妃酒醉一事，甚是艳美。当时，贵妃因恨李白，不愿唱《清平调》。玄宗命贵妃习《满江红》曲，贵妃每饮必歌此。《满江红》曲原是传之裴钟。裴钟是襄阳人，性爱歌曲，富有家财，因好歌曲，遍请名师传授学习，不及十年，家财荡尽，流为乞丐，在长安市上卖歌为话。高力士过长安市，闻裴钟歌声，十分赞美，便留之私第中，给以衣裳，教以礼仪，献入宫中。玄宗听裴钟之曲，心中大乐，便令教授贵妃。贵妃问此曲是何人所制，裴钟不忘高力士汲引之功，便奏说：“是高将军所制。”从此，贵妃记在心中。

一日，玄宗入长兴宫，妃独坐无聊，命高力士备酒置筵，宫中谈笑甚豪，且饮且歌，渐至大醉，忽忆高力士能制曲，必能知诗书。便顾力士问道：“吾幼时读书，有‘聾聾’一语，是在何书中？”力士见问，忙奏道：“臣未习四书，实不知也！”贵妃怒道：“你敢欺我吗？汝既能制曲，又闻万岁言汝又能吟诗，如何又说不曾读书？”力士急分辩道：“臣偶作粗俗之歌谣，非真能作诗也。”贵妃道：“汝即作歌谣，我亦爱闻之。”力士急叩头道：“臣才疏学浅，不能立刻作成，须明日出宫作就，再行献上。”贵妃已有醉意，即纠缠不休道：“万岁爷命汝作曲作歌，即顷刻作成；吾今命汝作，汝即推三阻四，岂因吾贵妃的权力不如皇上吗？”力士连连叩头道：“愚臣岂敢！”贵妃道：“汝既不作诗，今问当一诗：‘缣春万紫满园香’一诗，是何人作？汝可即朕下句！如能联此一句，即可免汝作歌。若不奉命，便当罪汝！”高力士至此，窘迫已极，奏道：“臣实不知音韵，不能联句。”贵妃道：“既不能按韵，作歌谣一句即可。”力士再三求免，说道：“臣实无才，乞娘娘恕免！”贵妃拍案大怒道：“汝敢违吾旨耶？”力士匍匐在地道：“奴婢实该死！幼不读书，

藏

于文字丝毫不解，实非敢违旨也！”贵妃道：“汝既不尊吾旨，便当受吾之罚。”力士道：“奴婢该罚！”

在高力士侍俸贵妃多年，不曾见贵妃有疾言厉声，今又在酒醉，既使受罚，当不甚重，便口口声声说求娘娘责罚。贵妃喝命宫女拿竹板来，高力士在宫中威权甚大，宫女都怕他，今见欲责打力士，彼此面面相觑，不敢动手。贵妃愤不可忍，力掷酒杯于地，大声喝骂宫女道：“汝等贱婢子与高力士结党欺吾耶？”宫女见贵妃动了真气，便不敢违拗，去取一大竹板来。贵妃传谕道：“高力士忤旨，着速掌颊五百，笞股一千。”高力士惶恐万状，伏地哀求娘娘开恩。满屋子宫女，一齐跪地代高力士求饶。贵妃道：“力士之罪，原无可饶，今看汝等薄面，改笞股一百。宫女不得已，上去把高力士按倒在地，轻轻地笞下。贵妃见宫女不肯重打，便喝道：“汝等贱婢，与高力士有私情，不肯用力责打，待我亲自打之！”贵妃说着，却真地走下席来，夺竹板在手，喝令力士伏地，双手举起竹板，用力笞在力士背上。那竹板下去，又重又快，不料贵妃在酒醉之中，气力甚大，打着不计其数，一任高力士一声声哭救着，贵妃却不肯住手，可怜打得高力士血肉斑烂。两旁宫女，从未贵妃有如此狠毒行为，大家不觉骇然。直待贵妃力竭酒醒，才丢下竹板。永清、念奴二婢，上去扶着归寝。宫女们见娘娘去了，便上去把高力士扶起，送至寝室。力士身为骠骑将军，骄养已惯，今受贵妃鞭扑，身既受伤，心又惭愧，便托病不朝。

直到三月三日，玄宗传谕与贵妃游幸曲江行宫，凡诸王妃嫔以及各公主各夫人均须陪从前往。高力士得了这谕旨，便再也躲不住了，便出宫去，先赴杨国忠、杨□、杨□诸兄弟家中去通报，又至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家去通报，再至诸亲王诸公主家中去通报。一时，亲贵妇女，和宫中妃嫔，大起忙乱，个个都斗奇争艳，要打扮得出众，在曲江边求万岁爷一看。玄宗又下谕：“乘舆游曲江，准百姓在道旁观看，以示与民同乐之意。”

那沿江一带，黄沙铺地，彩幔蔽天，哄动得一班百姓，扶男携女的，赶赴江边来看热闹。远远的舆马如云，旌旗如林，圣驾到了，六匹马驾着龙舆，缓缓地过去。后面紧跟着凤辇。杨贵妃端坐在辇中，一群小黄门，手提御炉，走在前面，一队宫女手执箫管，跟在后面，香烟缭绕，笙乐悠细。道旁观看的人，盈千累万，却肃静无声。眼看着一队队地过去，后面便是各宫的妃嫔，接着是各位公主，最后是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杨国忠骑着马在后面押道。诸位宫眷夫人的香车过时，美艳夺目，香闻十里。那宫眷夫人个个打扮得浓脂艳粉，中人欲醉；独虢国夫人，却娥眉淡扫，不施粉脂，自然娇美。路旁观看的人，见虢国夫人长得妩媚动人，个个都把眼光注定，齐声赞叹说：“好一位美人儿！”虢国夫人听了，不觉微微含笑，心中甚是得意，故意把罗帕银盒，抛出车外去，看百姓们在路旁抢着拾着。杨国忠在马上看了，不觉哈哈大笑。他兄妹两人，一个在马上，一个在车中，觑人不留意的时候，便时时递过眼风去看，相看一笑。一大队舆仗从曲江边行过，好似长蛇一般，蜿蜒不断。

待御驾过去，那一群闲看的妇女们，在道上抢拾遗物，顿时起了一阵喧哗。赵家大娘向吴家二姐道：“你拾的什么？”吴二姐回说是拾得一枝簪子！赵大娘就吴二姐手中一看，不觉大惊道：“呀！是一支金簪子！上面还嵌着一粒绯红的宝石！二姐，你真好造化也！”那壁厢，孙家姑娘问着陈家嫂子道：“嫂子，你又拾了什么？”那陈嫂子回说是一只凤鞋套儿。孙姑娘道：“好好！你就把这凤鞋儿穿了如何？”陈嫂子笑着，拿鞋儿往自己脚上一试，说道：“啊呀！一个脚趾儿都着不下呢？”孙姑娘劈手把这鞋儿抢去，说道：“待我把鞋尖儿上这粒珍珠摘下来吧。”说着，把那珠子摘下，把那鞋儿丢还陈嫂子。这陈嫂子如何肯依，两人扭作一团，把头上的髻儿也打散了。幸得走过一位富家公子，见这凤鞋儿瘦棱棱香馥馥的，可爱可怜，便出一两金子，向陈嫂子买了去。这陈嫂子见有了金子，便也不要珠子了。那边二姊儿问着三妹子道：“你拾的什么东西？也拿出来大家瞧瞧。”一群女伴围着，只见那三妹子拿出一幅鲛绡帕儿来，裹着一个金盒子。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黑黑的黄黄的薄片儿，闻着又有些香味。三妹子道：“莫不是香茶么？”二姊儿道：“待我尝一尝！”急急吐去道：“呸！稀苦的，吃它怎么？”她大哥儿走来一看，不觉大笑道：“这是春药呢！你们女孩可吃得的么？”说得众女伴羞脸通红，连骂该死。三妹子忙把药片倒去，



把金盒儿揣在怀中，急急逃出了。这一天，百姓们在曲江边拾着的珍奇玩物，却也不计其数。

一大队香车迤逦行去，看看到了曲江行宫，车停马息，妃嫔夫人，各各有侍女扶持下车，在御苑中游散。只见万紫千红，艳如织锦，那班女眷，平日深宫幽处，难得有如此放浪的一天，早已各寻伴侣，四处游玩去了。亦有登山的，亦有临水的，亦有采花的，亦有垂钓的，还有荡舟的，亦有斗草的，莺鸣燕语，花飞蝶舞。玄宗携着贵妃，高坐绛雪亭中，亭下美人环绕，顾盼生姿，心下十分快乐。众女眷玩够多时，廊上云板敲动，知道午时已到，高力士出到台阶上，传谕道：“万岁有旨，众妃嫔在万花宫中领宴，众公主夫人在迎晖宫领宴；独留虢国夫人乘马进望春宫，陪杨娘娘领宴。”这虢国夫人，正与杨国忠在树荫下切切私语，忽听高力士传旨，宣她进内宫陪万岁爷饮宴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心中正自纳闷。那韩国、秦国两夫人听了，齐来向她道贺，说：“妹妹得万岁爷另眼相看，真可喜也！”虢国夫人愈觉没意思起来。当下，有小黄门牵着一匹马，在一旁候着，虢国夫人没奈何，便离了杨国忠，坐上马去。小太监拉住马缰，慢慢地向内宫行去。

那秦国夫人年纪最轻，打扮得也最是娇艳。如今见万岁爷独召她姐姐去陪宴，却不唤自己去，心中老大一个纳闷，便拉住韩国夫人的手说道：“你看裴家姊姊，竟自扬鞭去了。她这淡扫娥眉，如何朝得至尊？”韩国夫人道：“且自由她去受裙，俺们乐俺们的。”说着，姊妹二人，上迎晖宫领宴去了。那虢国夫人平日自己仗着容貌美丽，甚是骄人。虽说是少年嫠妇，雅淡梳妆；但她每日香汤沐浴，薰衣，漱口，闺房中甚是清洁。一张脸儿，脂粉不施，自然皎美。当时，玄宗皇帝在筵前一见，真疑天仙下降，转把个杨贵妃看做庸脂俗粉，污人耳目。因此，一意与虢国夫人周旋着。虢国夫人初近天颜，未免有娇羞腴腆的样儿。谁知这位痴情皇帝，愈见虢国夫人害羞，他却愈是怜惜起来，在筵席上，口口声声唤着阿姨，问长问短。起初，杨贵妃在一旁要夸张她妹子（作者误。虢国夫人应为杨贵之姊，下同。——编者注）多才多艺，说裴家妹子小字唤作玉笋，弹得一手好箏。玄宗听了，喜之不胜，连连向虢国夫人作揖，求她弹一套箏下酒。虢国夫人深恼她姊姊多嘴，后来见万岁爷纠缠得可怜，便也不好意思违拗圣旨。内家捧过一个玉笋来，弹了一套昭君怨。玄宗听了，连声赞叹，说道：“小小年纪，怎的有如此凄凉的音儿？”杨贵妃便奏称：“玉笋青春守寡，怎不凄凉！”玄宗一听说如此美人早年守寡，便又连连拍案叹息道：“真可怜儿的了！如此丽质，闺房中却少了一个伴儿，个儿郎却也消受不起阿姨的美貌！好阿姨，快莫悲伤，待朕来替你解个闷儿。”便传旨，令霓裳乐队在筵前歌舞起来，果然仙乐悠扬，舞袖翩跹。但虢国夫人看了总是低颈愁眉的。玄宗皇帝是一个多情天子，见虢国夫人这可怜的模样儿，便命停止歌舞。待乐队退去，玄宗又命看酒，便亲自执着壶儿，去在虢国夫人面前斟满了一杯酒，双手捧着送到唇边去，低声柔气地说道：“阿姨快饮此一杯解解闷儿吧！”虢国夫人仗着自己美貌，平日很是骄傲，轻易不肯和人说笑的。如今见万岁爷如此低声下气地伺候气色，便也撑不住盈盈一笑，从皇帝手中接过酒来，谢过恩，饮下酒去。

玄宗这时贴近美人，香泽微闻，秀色饱餐，神魂儿飘飘荡荡，早已把持不住了。趁她一笑的时候，便伸手过去，隔着衣袖儿，把虢国夫人的纤指握定。虢国夫人吃了一惊，急夺手看时，见那室中静悄悄的去得一个人也没有了。那杨贵妃也不知什么时候离席走去的。虢国夫人也觉心头小鹿儿乱跳，急欲离席辞退。那玄宗皇帝如何肯舍，只把她的指尖儿握得紧紧的，两道眼光注在她粉腮儿上，露出可怜的神色来。虢国夫人的两面粉腮儿上，也跟着飞上两朵红云，那粉脖子不觉慢慢地低垂下去。静悄悄的半晌，那守在窗外的宫女，只听得万岁爷低低的一声一声地唤着美人儿。又说：“这快乐光阴，朕与美人共之！”又半晌，听得虢国夫人低低的笑声，一会儿又弹着箏，这箏声却是柔和快乐。箏声住处，接着又是娇脆的歌声，万岁爷连声称妙。停了一会儿，传谕出来，叫另备酒筵，设在望春宫月楼儿上，万岁爷与虢国夫人对酌。

起初，杨贵妃避出屋来，原指望万岁爷和玉笋妹子调笑一阵，便退出宫来。不料传谕出来，两人还要对饮细酌。她知道妹子已勾搭上了万岁爷，将来自己免不了要失却恩宠，心中一阵妒恨，她也不去辞别万岁爷，也不招呼嫔妃们，径自坐着凤辇，永清、念奴两个婢子伴着，冷清清



地回长安宫院去。那玄宗这时和虢国夫人杯酒传情，欢爱正浓的时候，谁也不敢进去通报。月楼上这一席酒，直饮到黄昏人静。虢国夫人说着，笑着，唱着，饮着，把往日人前一副矜持的态度，完全丢去了，只媚着万岁一人。这风流天子，早已被她引得骨醉心迷。直到后来，虢国夫人也饮得醉眼矍矍，柳腰倾侧，玄宗扶住她腰肢，同入鸳帐，成就了好事。

一夜颠倒，直至次朝日午，才矍矍醒来。行宫寝殿，原靠着浴恩池，池中满蓄鸳鸯。这时，众宫女几次到寝宫窗外来伺候，见万岁爷与虢国夫人香梦未醒，便大家伏在池边栏杆上，争看雌雄二鸳鸯水中相戏。玄宗醒来，把虢国夫人拥在怀中，揭起帐门来，笑对众宫娥道：“尔等爱水中鸚鵡，争如我被底鸳鸯！”众宫女齐呼万岁，把个虢夫人羞得直向玄宗怀里倒躲。宫女上来服侍梳洗，高力士进来请驾回宫。玄宗和虢国夫人一夜恩情，如何舍得，便要带她进宫去。虢国夫人再三辞谢说：“薄命人生性孤僻，享不得宫中富贵，愿留此不断之恩，为后日相见之地！且宫中有俺姊姊在着，亦不便相处。”玄宗再三相邀，虢国夫人只是不从。玄宗也不忍相强，只赏她脂粉金珠无数，又赏她御苑名马一匹，许她乘马入宫。两人在行宫中依依分别了。

玄宗自回长安宫中，因心中记念着虢国夫人，见了杨贵妃，便觉冷冷的。那杨贵妃因万岁爷分宠在妹子身上，心中又妒又恨，见万岁爷回宫来，也便冷冷的。合宫的妃嫔太监，见万岁神情冷冷的，大家也都冷冷的。长生殿中，平日总是笙歌欢笑不断的，如今皇帝与妃子反目，殿中便冷冷清清的，那宫女和太监们来来去去，也不敢高声说笑，背地里唧唧啾啾的，只是在那里谈论万岁爷和虢国夫人的事。独把个高力士弄得摸不着头路，他一个人在殿头坐着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前日万岁爷同杨娘娘游幸曲江，欢天喜地，不想次日忽然杨娘娘先自回宫，万岁爷昨日才回。看去，万岁爷和娘娘都有了烦恼，不知何故？”

他一个人正叽咕着，见永清姐远远地走来，他便上去问道：“永清姐来得正好！我问你，万岁爷这几天为何不到杨娘娘宫中去？”那永清丫头答道：“唉！公公，你还不知么？俺娘娘正和万岁爷两下里闹翻了！”高力士十分诧异道：“为什么闹翻了？”那永清一笑道：“只为了并头莲儿旁，又开了一枝花儿呢！”高力士问：“是哪一枝呢？”永清道：“说起来，此事也是俺娘娘自己惹下的。只因俺娘娘平日常在万岁爷跟前夸说虢国夫人的美貌，那日在望春宫中，故意叫万岁爷召虢国夫人侍宴，不料两下里鸳鸯牒上，已是注定了姻缘，三杯酒之后，已结上了同心罗带！”高力士道：“这事已过去了，如今万岁爷为什么又着恼呢？”永清道：“只因万岁爷回得宫来，时时想念虢国夫人，叫俺娘娘去召虢国夫人进宫来，娘娘不曾依得，万岁爷好生不快，今日竟不进西宫去了！娘娘在那里只是哭呢。”高力士说道：“这件事俺娘娘也未免小器儿了！须知道连枝同气，情非等闲，怎为这一点也难看破呢！”永清正要说话，忽听里面传永清姐，便急急走去。那高力士见左右无人，便独自叹道：“俺娘娘近日性情未免忒煞骄纵了些！那一日酒醉，却无缘无故打得老奴皮开肉绽，至今伤势未痊。如今娘娘一般也有失宠的时候？待俺在万岁跟前去挑拨几句，怕不又要把你送回杨家去呢！”正自说话间，忽听得里边又传旨宣高公公。力士连声答应：“来了！”急急奔向玄宗宫中去。

这里，杨贵妃十分烦恼，那边虢国夫人自得了皇帝恩宠，又得赏赐了许多金珠，却是十分快乐。平日，虢国夫人总是雅淡梳妆的，自从那日曲江行宫承幸过以后，便见她梅花点额，每日眉黛唇脂，红红的双颊，总是作醉颜妆，却平添了许多妩媚。那虢国府中，顿时车马喧填，文武官员齐声趋候，有献金帛的、有献珠玉的，虢国夫人给他一个倒担全收。那韩国、秦国两夫人和杨国忠、杨□、杨□三兄弟都一齐到虢国府中来道贺。韩国夫人一见了虢国夫人，便嚷道：“妹妹喜也！”虢国夫人假装没事儿一般道：“妹子一生薄命，年轻守寡，有何喜来？”那秦国夫人抢着说道：“讲到薄命，俺的命还薄似姊姊！讲到年轻，俺的年纪还轻似姊姊！如今姊姊一枝以傍日边红，如何不喜呢？”虢国夫人由不得一笑，说道：“妹妹说哪里话来？俺那日在曲江行宫，也无非是杯酒陪奉，这圣恩原不分内外的。”秦国夫人听了，把颈儿一扭，嘴儿一撇，道：“这话俺只不信！既说圣恩不分内外，却为何万岁又独赏与妹妹许多脂粉金珠？”虢国夫人道：“这原是万岁可怜俺寡妇失业的，无人照应，特赐与俺平日使用的。”她们姊妹两人正论着，韩国夫人却插嘴

道：“这种废话，不用多说了。我如今且问你，看见玉环妹妹在宫中光景如何？”虢国夫人道：“俺那姊姊的性儿，越发骄纵了！她如此性儿下去，只恐怕他日君心不测！”

一句不曾说完，只见那个骠骑将军高力士慌慌张张地进府来，见了许多宾客，他也不及招呼，只拉住杨国忠道：“不好了！贵妃杨娘娘忤旨，圣上大怒，已命俺送归丞相府中；丞相快回府去，俺还有话说呢。”这几句话，好似耳边起了一个焦雷，大家吓得目瞪口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九回

### 贵妃截发赎宠 宫女窥浴动情

高力士自从让杨贵妃酒醉毒打以后，时时怀恨在心，如今见杨贵妃一朝失宠，他便趁机报仇，在万岁跟前诉说杨娘娘在背地里如何怨恨。这时玄宗皇帝正一心迷恋着虢国夫人，叫贵妃用姊姊的名儿，去把虢国夫人召进宫来，杨娘娘不肯奉诏，听了高力士一番话，正一肚子没好气，立刻把杨贵妃传来，责罚了几句。这杨贵妃平日恃着皇帝的宠爱，从没受过大气儿呵斥；如今又有一股醋意，郁在胸头，再经万岁爷一阵呵斥，她如何忍得住气，早撒痴撒娇地哭着，拿话儿顶撞着。这索性温柔的玄宗皇帝，也不由得动起气来，立刻下旨，着高力士把杨玉环退回国忠府中来。

这是一件极大的变动，把杨家弟兄姊妹，除虢国夫人以外，都一时慌张起来，个个弄得好似没了手脚一般。他们一生的富贵，原是系在杨贵妃一人身上；如今杨贵妃忍不住一时的醋气，和万岁爷顶撞，打破了醋罐子，被万岁爷退出宫来，眼见这杨氏一门的富贵，都要坏在贵妃一人身上，他们如何不愁，如何不恨？那杨国忠、杨□、杨□兄弟们，和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姊妹们，都赶来，围定了杨玉环一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个个都抱怨她。你说：“妹妹太骄纵了！”我说：“姊姊（作者误。杨贵妃应为韩国夫人、秦国夫人之妹，下同。——编者）醋劲太大了！”说得贵妃无言可答，只有啼哭的份儿。可怜她绝代容颜，如今弄得脂粉不施，泪光满面；她哭到伤心的时候，只抱着头在左右乱撞着。虽有永清、念奴两个婢子在左右扶持着，但她一头云也似的髻儿，被她一摇晃，一齐散乱下来。杨国忠在一旁看了，也转觉可怜。

正惶恐的时候，又报说：“高力士在外面候丞相说话。”杨国忠匆匆出去，见了高力士，便道：“贵妃如今被谪出来，怎生是好！”高力士听了，冷笑几声道：“不是咱家多嘴，俺娘娘性情，原也偏急了些！如今圣上一动怒，咱家也无法可想了！”杨国忠见了高力士这神情，便知道他的来意，当即凑过耳边去，说了几句话。高力士不觉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俺们自家弟兄，莫说这钱不钱的话；丞相倘有意，便请拿出三千两黄金来，散给咱家小弟兄们，使他们大家欢喜欢喜。”杨国忠听了，连说：“有有！”当即回头吩咐家奴，去开了府库，捧出黄金来，当面对高力士带来的奴仆，用车儿载去。这里府中摆下盛大的筵席，款待高公公。在席间，杨国忠又说：“贵妃如今被谪出来，却怎生是好！”高力士思索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这事儿，丞相且到朝门谢罪，相机行事。”杨国忠连连向高力士作揖道：“下官到朝门谢罪，这其间全仗老公公成全，在万岁爷跟前，替俺说几句好话儿，才得有效！”高力士点头道：“这个咱家当得尽力，不消丞相费心。”两人说说谈谈，饮完了酒，高力士起身告别。杨国忠送至门外，力士道：“咱家先进宫去，丞相随后快来。”国忠连声称是，回进府中，急急忙忙更换朝衣，一面吩咐丫鬟，好生伺候娘娘。

那杨贵妃回得丞相府中来，总是啼啼哭哭，茶饭也无心进得；杨国忠也替她收拾起一间绣楼来，丫鬟们扶持她上了绣楼。杨贵妃在楼中，只是长吁短叹，自怨自艾。只听她说道：“我杨玉环自入宫闱，过蒙宠眷，只道是君心可托，百岁为欢；谁想妾命不犹，一朝逢怒。遂致促驾宫车，放归私第；金门一出，如隔九天。唉！天呀！禁中明月，永无照影之期，苑外飞花，已绝上枝之望！抚躬自悼，掩袂徒嗟，好生伤感人也！”她自言自语了一阵，又就那粉台上拂纸握管，写上一首词道：

“罗衣拂拭犹是御香薰，向何处谢前恩？想春游春从晓和昏，岂知有断雨残云？我含娇带嗔，往常问他百样相依顺；不提防为着横枝，陡然把连理轻分。凭高洒泪，遥望九重阍，咫尺里隔红云。叹昨宵还是凤帏人，冀回心重与温存。天乎太忍，未白头先使君恩尽！”

杨贵妃掷下笔儿，问着念奴道：“丫鬟，此间可有哪里可以望见宫中？”念奴答道：“前面东书楼上，西北望去，便是宫墙了。”贵妃便扶定念奴的肩儿，到东书楼上，凭栏站定；念奴向西北角上指道：“娘娘，这一带黄澄澄的琉璃瓦，不是九重宫殿吗！”贵妃怔怔地望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唤了一声：“万岁爷！”两行泪珠落下粉腮来。

正凄惶的时候，那永清丫鬟一手指着楼下道：“呀！娘娘快看，远远一个公公骑马而来，敢是奉万岁旨意，召娘娘回宫哩！”贵妃向楼下望去，果然见一骑马当先飞也似地跑来。马上一个内官，口称：“万岁有米面酒食赐与娘娘，快请娘娘下楼谢恩。”永清、念奴二人，急急扶着杨贵妃下楼，谢过圣恩，见外面推进小车百余辆来，满装着米面酒饌。贵妃道：“俺自从一别圣颜，茶饭滴粒也不曾进口，如今万岁爷赏赐这许多米面，却是为何？”那太监是中使韬光，便说道：“万岁爷自娘娘出宫，独坐御楼，长吁短叹，一般的也茶饭不进；中官献上御饌，具被万岁爷笞挞流血。适才高公公回宫复旨，万岁细问娘娘回府光景，似有追悔之意。是高公公迎合上意，命将这米面百余车，送来与娘娘备用。当时万岁爷也说妃子如何惯食民间的米面，快把这酒食车儿送去给妃子吧。如此看来，万岁爷一定在思想娘娘，因此特来报知。”杨贵妃听了，又不禁流下泪来，叹道：“万岁爷早已有心爱的玉笋婢子了，哪里还想着我来！”韬光道：“奴婢愚不是谏贤，娘娘也不可太执意了。倘有什么可以打动圣心的东西，付与奴婢，乘机进上，或可感动万岁的心，也未可知。”杨贵妃哭道：“韬公公，你叫我进什么东西呢！”韬光劝道：“娘娘且慢伤心，俺们慢慢想个主意出来。”说着，贵妃低头思索了半晌，叹道：“叫我拿什么去打动圣心呢？想俺一心以外，皆万岁爷所赐，算只有下眼泪千行，却不能和珍珠一般拿金线穿着，拿玉盘盛着去献与君王。”说话时候，那一缕青丝，从肩上散下来；贵妃看了，便心生一计，说道：“哦！有了！唯有这一缕又香又润的青丝，曾共君王在枕上并头相睡，也曾对君王照着镜儿梳妆；也唯有这发儿是我父母所生，可以剪下来，献与君王。”说着，便回头命丫鬟取过金剪来，一手握着发儿，一手擎着剪儿，不由地掉下泪来。叹道：“发呀！发呀！你伴着我二十余年，每晨经我轻梳慢弄，原是十分爱惜；今日只欲为表我衷肠，全仗你去在君王前寄我殷勤，我也顾不得你了，只索把你剪去一络吧！”说着，把头发分做一股来，凑在剪刀口上，飕的一声，可怜和灵蛇似的一缕断发，落在手中。贵妃一面淌着眼泪，把断发交与韬光，凄凄咽咽地说道：“韬公公！快把这发儿拿去，与我转献与圣上，只说妾罪该万死，此生此世，不能再见天颜；一身之外，皆圣恩所赐，唯发肤是父母所生，今当即死，无以答谢万岁海样深恩，谨献此发，以表终身与陛下依恋之意。”说着，竟至呜咽不成声。韬光接过发来，在袖中拢着，说道：“娘娘且免愁烦，奴婢去了！”贵妃直望到韬光去远了才回房去，倒在床上睡下。

这边杨贵妃啼啼哭哭，度着晨昏；那边玄宗皇帝，却也气气恼恼，过着光阴。也曾打发中使去宣召虢国夫人，虢国夫人却含羞不肯进宫来；也曾打发小黄门去召梅妃，谁知梅妃病了，也不能进宫来。只丢下这个玄宗皇帝，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度着晨昏。杨国忠入朝来谢罪，万岁爷也不好意思见他，连那高力士也不叫他在跟前，只留一对小太监在屋中伺候着。一会儿内侍又上膳了，一个太监战战兢兢跪下奏道：“请万岁爷上膳。”玄宗只是不应，那太监伺候了半晌，又催道：“请万岁爷上膳。”那万岁爷愠地把脸色变了喝道：“走！谁着你请来！”那太监声儿打着战说道：“万岁自清晨不曾进膳，后宫传催排膳伺候。”玄宗又喝道：“哇！什么后宫？快传内侍。”接着，廊下两个太监应声走进屋子来，玄宗指着跪在地上的太监，说道：“揣这厮去，打一百，发入净军所去！”那两个太监听听了，应一声领旨，上来揪着那太监出去了。这里玄宗自言自语恼恨



着道：“哎！朕在此想念妃子，却被这厮搅乱一番，好不烦恼人也！”玄宗皇帝正烦恼的时候，忽然又有一个太监进来跪奏道：“请万岁沉香亭上饮宴，听赏梨园新乐。”玄宗听了，把双目一弹，双脚一顿，喝道：“哇！说什么沉香亭，好打！”那太监忙叩头道：“此非干奴婢之事，是太子和诸王说万岁爷心绪不快，特请消遣则个。”玄宗又喝道：“哇！朕的心绪有何不快？叫内侍来，揣这厮去，打一百，发入惜薪司当伙夫去！”便又有两个太监进屋来，口称领旨，上去把这个太监推出宫外去了。

那高力士在宫外打听，见连捉出两个太监来，分发入净军所、惜薪司去，知道万岁爷正在气愤头上，也不敢进去，只躲在宫门外候着。远远见御史吉温走来，高力士便上前去迎住，商量如何挽回圣心。正说话时候，那太监韬光，正从贵妃处回来，三人在一处商议。韬光便说贵妃如何悲戚，又从袖中掏出一缕断发来，高力士看了，说：“万岁正在气愤的时候，纵有娘娘的头发，叫俺如何去进言？”说着，那杨国忠也到宫门外来探听消息，连连向高力士打躬，说总求高公公帮忙。这高力士被杨国忠逼得无法，只伸手轻轻地在自己额角上一拍，说道：“也罢！拼着我老高这个脑袋不要了，总得向万岁爷去把这个人情求下来呢！”

说着，高力士走在当先，杨国忠、吉温和韬光三个人跟在后面，悄悄地向宫门进去。才走到那穹窿下面，便有一群武士上前来拦住。高力士十分诧异，忙问道：“怎么连咱家也拦阻起来了？”那武士答道：“只因万岁爷十分着恼，把进膳的连打了两个，特着我们看守宫门，不许一人擅入，违者重责。”高力士又问：“万岁爷现在在哪里？”那武士答道：“独自坐在宫中。”吉温听了，便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们且在宫外候着。”又叫高力士把贵妃的头发拿出来，搭在肩上。四个人一字儿静悄悄地站在门外。

半晌半晌，忽然见玄宗从屋子里出来，走在亭心中闲步。看他长吁短叹，无情无绪地四处闲行了一回，又蹀到宫门外来。高力士悄悄地说道：“万岁爷出来了，咱们且闪在一旁，觑个机会，候万岁爷出来，用话儿打动圣心。”果然见玄宗向宫门外行来，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寡人在此思念妃子，不知妃子又怎生思念寡人呢！早间问高力士，他说妃子出得宫去，泪眼不干，叫朕寸心如割；这半日间，无从再知消息。高力士这厮，也竟不到朕跟前，好生可恶！”高力士听了，忙走上前去跪倒，说道：“奴婢在这里，万岁爷有何吩咐？”玄宗一眼见高力士肩上搭着一缕头发，便由不得问道：“高力士你，肩上搭的什么东西？”高力士奏道：“是杨娘娘的头发。”玄宗道：“什么杨娘娘的头发？”高力士道：“娘娘说来，自恨愚昧，上忤圣心，罪应万死；今生今世，不能够再见天颜，特剪下这头发，着奴婢献上万岁爷，以表娘娘依恋之意。”高力士说着，把一绺发儿献了上去；玄宗接在手中，细细地看着玩着。半晌，落下泪来，便拿着这发儿擦着眼泪，说道：“哎哟，我那妃子啊！前宵这发儿还长在你头上，和朕一个枕儿睡着，可怜你到今朝却被金剪铰了下来，不能再上妃子头去了！”吉温觑着机会，便上去奏道：“娘娘一时知识短浅，有忤圣上，罪该万死。但娘娘久蒙圣恩，便是有罪，亦当在宫中赐死；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领罪，何忍使娘娘受辱于外乎？”接着，高力士也奏道：“万岁爷休惨凄，奴婢想娘娘既蒙恩幸，万岁爷何惜宫中片席之地，却使娘娘沦落在外。”玄宗听了他二人的奏话，心中颇有悔意。便叹着气道：“只是寡人已经放逐出去了，怎好召回？”吉温奏道：“有罪放出，悔过召回，正是圣主如天之度。”高力士也说道：“况今朝单车送出，才是黎明；此时天色已暮，开了安庆坊，从太华宅而入，外人谁得知之？”到此时，杨国忠也抢步上前，急急跪倒，不住地叩着头道：“臣德薄，不能感化娘娘，请陛下赐死！”玄宗忙吩咐：“把杨丞相扶起，此事与杨丞相无干。”一面又对高力士道：“你们既如此说法，高力士，便着你迎取贵妃便了。”四人听了，不由得齐呼万岁，退出宫去。这里一班宫女，听说杨娘娘又要回宫来了，便个个高兴起来，忙着打扫寝宫，添上香儿，插上花儿，玄宗也去梳洗了一番，换上一件新袍，命御厨房备下酒席，赐娘娘回宫来领宴。又命发入净军所发入惜薪司去的两个太监，免了他的罪，召回宫来，各赏黄金一锭，彩缎两端。那两个太监便上来谢恩。

看看宫中灯火齐明，却还不见妃子回宫来，玄宗忙打发太监向安庆坊一路迎候去，自己也站

在宫门口台阶上，伸长了脖子盼望着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唉，妃子来时，叫朕怎生相见也！”正说着，那高力士匆匆进来，报说道：“万岁爷，杨娘娘到了。”玄宗听了，由不得笑逐颜开，说道：“快宣进来！”自己退入宫去。这时室中银烛高烧，盛筵罗列。玄宗站在桌旁，杨贵妃走进宫来，在玄宗跟前跪倒，说道：“臣妾杨氏见驾，死罪死罪！”玄宗忙伸手去扶着妃子，口中说着：“平身。”那眼泪便止不住扑扑簌簌地落下来，杨贵妃也□着泪，呜咽着说道：“臣妾无状，上干天谴，今得重见圣颜，死亦瞑目。”玄宗道：“妃子何出此言？是寡人一时错见，从前的话，不必再提了。”说着，两人手拉手儿，并肩坐上席去，传着杯儿，递着盏儿。这一席酒，饮得十分沉醉，吃得十分甜蜜。看看妃子粉脸儿上，洒晕儿鲜红得可爱，那玄宗洒落欢肠，也不觉多饮了几杯。只觉周身燥热，便想夜间幸华清池洗澡去，便与贵妃说知，传下旨意去，华清池宫婢，看浴水伺候。

当下看守华清池的，原有数十个宫女，只因时在夜间，料定万岁爷不用浴水了，便各自找姊妹到各宫游玩消遣去了。这时只留下一个宫女，名金儿的；一个宫女，名珊珊的。二人在那里看守浴池。那金儿长得十分丑陋，却爱搔首弄姿；珊珊却长得十分秀美，又解得诗词，往往出口成章。她见了金儿这副丑怪的容貌，常常要拿语言去讥笑她。当夜她二人坐在池边，珊珊又对金儿道：“金儿姐，俺如今有了一首好词儿，念与你听可好？”那金儿听了，忙把两手掩住耳朵，摇着头说道：“俺却不要听你尖嘴刻薄的话，你的词儿，总是编派我的。”珊珊笑说道：“我编派着自己可好？”金儿点点头儿说：“好好。”珊珊便念道：

“我做宫娥第一，标致无人能及，腮边花粉糊涂，嘴上胭脂狼藉。  
秋波俏似铜铃，弓眉弯得笔直；春指十个擂锤，玉体浑身糙漆。柳腰松段十围，莲瓣滩船半只。杨娘娘爱我伶俐，选做霓裳部曲；只因喉咙太响，嘴边起个霹雳。身子又太狼伉，舞去冲翻筵席。万岁见了发恼，打落子弟名籍；登时发到骊山，派在温泉承值。”

那珊珊还不曾念完，金儿却纵身上去，把珊珊按倒在地，数她的肋骨。嘴里说道：“你这刁钻古怪的丫头！你说不编派我，却句句在那里编派我呢！”珊珊痒得把身体缩作一团，却没嘴地讨饶。正玩笑的时候，小黄门传下万岁的旨意来，说看龙泉、凤池浴水，候万岁和娘娘洗澡。那金儿见了小黄门，便一把搂住了，和他胡缠，引得那小黄门只是嘻嘻地笑。还是珊珊，催着她快到各宫去，把各位姐姐唤回来，赶着预备浴水，万岁爷快到来呢。一句话提醒了金儿，忙提着两只大脚，向外飞跑。顿时各宫女回来，把池水放得满满的，灯烛点得亮亮的；灯光照在池水里，发出灿灿的光彩来。才预备齐全，那玄宗和杨贵妃已走近廊边来。宫女说一声：“内侍回避。”那小太监一齐退出外殿去。

一群宫女上来，服侍玄宗脱去衣服，又服侍贵妃，先把她满头珠翠一齐卸去，再脱去外衣外裙，只留一身小衣衬裙。玄宗上去，把她腰肢儿扶住，轻轻地解着衣带，脱下小衣，露出两弯玉臂，一幅猩红抹胸，遮住双乳。玄宗去替她解开抹胸，露出洁白高耸的乳房来，已把个杨贵妃羞得一个粉脸直躲向胸前去；后来宫女替妃子解去裙带，早现出肥肥的白白的双股来。玄宗忍不住伸手在上下摩挲着，那杨贵妃羞得伏在皇帝的肩头，低低地唤着万岁，又低低地笑着。玄宗笑道：“妃子，你长着这珠玉也似的肌肤，不由朕对你爱你抚你看你怜你啊！你莫害羞，朕同妃子试浴去来。”说着，便有宫女上前扶着玄宗和贵妃二人，慢慢地走下池心去。那温泉一抹齐腰，水面上浮着各色花灯，照在杨贵妃玉肤上，愈觉得珠玉光辉。

那时宫女珊珊，站在屏门外面，对金儿说道：“金儿姐，你看万岁爷和娘娘恁般恩爱，真令人羡慕！想我那万岁爷和娘娘，花朝月夕，拥着抱着，不知尝尽了多少温柔滋味；二人好似形和影一般追随着，又好似拿刀划着水一般，割不断的恩情。俺万岁爷千般依顺，百般体贴，两人合着一副肠子似的。”金儿接着说道：“姐姐，我与你服侍娘娘多年，虽睹娇容，未窥玉体；今日从



这屏门缝隙中偷觑一觑。”说着，她两人一齐俯下身去，把脸儿凑着隙缝觑见时，那金儿忍不住低低地说道：“珊珊姐，你看俺娘娘的玉体，上半截露在水面上，好似出水荷花，清洁娇艳。两个滑腻高耸的乳房，一点深深的脐眼；红巾覆处，微微映出那私处来。”金儿说着，忙又推着珊珊的臂儿道：“姐姐你看俺万岁爷在一旁觑定了眼光，笑孜孜地看得酥呆过去了。呵！你看万岁爷竟耐不住了，过去把俺娘娘的纤腰搂住了。呵！你看他不住地把嘴儿凑在俺娘娘肩窝上嘬着。呵！俺娘娘被万岁爷嘬得微微含笑，尽向万岁爷怀中躲去呢！”这两个宫女正在偷觑得高兴，忽然又来了两个，低低地说道：“两位姐姐，看得真高兴啊！也让我们来看看。”金儿道：“我们伺候娘娘洗浴，有甚高兴？”那宫女接着说道：“只怕不是伺候娘娘，还在那里偷看万岁爷呢！”珊珊道：“啐！休得胡说。你看万岁爷和娘娘出浴来也。”

宫女忙把屏风撤去，上去服侍穿衣梳妆。小黄门进来道：“请万岁爷娘娘上如意小车回华清宫去。”玄宗便携着杨贵妃的手，二辆小车，并肩推着；玄宗在车上和杨贵妃说说笑笑，一刻儿已到了华清宫里。走上台阶，只见那玉几上陈设着瓜果，炉台中炷着清香。杨贵妃猛可地记起，便对玄宗说道：“啊，万岁爷，今夕原来七夕，臣妾却不曾乞得巧来。”玄宗听了，又高兴起来，便道：“如此良夜，不可虚度；朕陪着妃子去乞巧来。”说着，便传谕在长生殿大月坛上陈设瓜果清香，待朕与娘娘乞巧。那高力士应一声领旨，便去安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回

## 占厦屋夫人营新第 调灵禽天子泣花坟

永清、念奴听说万岁爷要和娘娘到长生殿乞巧去，此时夜凉如水，清风微寒；便替娘娘加上半臂，玄宗也换上夹袍，轻衣小帽。一群宫女太监，又围随着两辆如意小车，拥护着皇帝和贵妃二人，向生长殿走来。一路花径寂静，虫声东西；那一钩明月，挂在杨柳梢头，甚是动人情趣。玄宗手指着一弯眉月，向杨贵妃道：“妃子，你看这一钩凉月，不知钩起了人心中多少情绪，也不知钩起了人心中多少怨恨。”杨贵妃答道：“但愿世间人，仗着陛下的福庇，把怨恨全消，乐事增多。”

说着话，已到了长生殿中。玄宗和杨贵妃坐下，略进了些汤果，高力士来奏说，月坛上香案已设下了。玄宗起身，携着贵妃的手，绕过后殿去；迎面矗起一座白石月坛，那座月坛，十分高峻，设着八十一级阶石。玄宗命太监和宫女留在坛下，自己扶着贵妃，慢慢地走上月坛去；到坛顶上一望，只见一片清旷，万里无云。玄宗说：“好月色也！”看贵妃时，走得娇喘细细，忙扶她在花鼓石凳上坐下。看那香案上时，陈设着果盆瓶花金盒香炉，当案设着一个蒲团，贵妃上去，炷着清香，深深拜倒。口低低地祝道：“妾身杨玉环，虔蒸心香，拜告双星，伏祈监祐；愿万岁与妾身钗盒之缘，地久天长。”玄宗上去，把贵妃扶起，说道：“妃子已巧夺天工，何须再乞？”说着，揭开那金盒来看时，只见那盒中龙眼似大的一只蜘蛛，满挂着丝儿，在盒儿中心盘定。玄宗笑说道：“妃子巧多也！”杨贵妃说了一声惭愧。

玄宗又说道：“妃子，朕想牵牛织女，隔断银河，一年才会得一度，这相思真非容易呢！”杨贵妃答道：“陛下言及双星别恨，使妾凄然；只可惜人间不知天上的事，如打听得这两位星主，决为相思成了病也。”贵妃说着，不禁落下泪珠来。玄宗慌张中说道：“呀，妃子为何掉下泪来？”杨贵妃奏道：“妾想牛郎织女，虽是一年一见，却是地久天长，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，不能够似双星一般长远呢。”玄宗忙去握住贵妃的手，把她腰肢一拢，说道：“妃子说哪里话来，那双星虽说能长远，但朝朝暮暮，相亲相爱，怎似我和卿呢。”杨贵妃道：“臣妾受恩深重，今夜有句话儿，须奏明圣上。”玄宗说道：“妃子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杨贵妃到此时，又忍不住拿罗帕□着泪珠道：“妾蒙陛下宠着，六宫无比，只怕日久恩疏，白头相守，臣妾身不免有白头之叹。若能得万岁爷许臣妾终身相随，白头相守，臣妾便是死也甘心，死也瞑目！”玄宗忙去捂住贵妃的珠唇，道：“妃子休要伤感，朕与妃子的恩情，岂是等闲可比？我和你二人啊，好比酥儿拌蜜，胶漆粘定，今生今世，总不得须臾分离。”杨贵妃道：“既蒙陛下如此情浓，趁此双星之下，乞赐盟约，莫再似今日般的放逐出宫了。”玄宗听了，便伸手搂定贵妃的香肩，移步到坛角上，凭着白石栏杆，一手指着天上双星，口中说道：“妃子听朕说誓者：双星在上，我李隆基与杨玉环……”玄宗说到此处，低头向贵妃脸上看着；杨贵妃笑着，把玄宗肩儿一推。低低地说道：“万岁爷快说下去！”玄宗接着说道：“我二人情重恩深，愿生生世世，共为夫妇，永不相离，有渝此盟，双星鉴之！”玄宗说着，又拉着贵妃，双双向双星跪下，齐齐拜着，又对扶着起来。玄宗又口赞一诗道：

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；

藏



玄宗念罢，杨贵妃又跪下去，谢恩拜着。说道：“深感陛下情重，今夕之盟，妾死生守之矣。”这一夜，玄宗和杨贵妃二人，在月坛上唧唧啾啾，深情密意地直谈到斗转参横，才双双携着手回宫，重圆旧梦去。

杨贵妃见皇帝对她恩情如旧，便也把她姊姊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、秦国夫人召进宫来，一般地宴饮游玩着。那虢国夫人，因受过玄宗的恩宠，诸事便比姊妹们娇贵些，便是玄宗，也常常把珍贵的物品，独赐与虢国夫人享受。那虢国夫人仗着天子的威力，在外面便十分放纵起来。玄宗原赐有虢国夫人宅第，与韩国、秦国两夫人的宅第，一般大小；虢国夫人却自以谓是天子的外宠，不甘与姊妹同等，便向玄宗另求宅第。玄宗便说道：“卿爱谁家宅第，便可购入，朕与卿付价可也。”虢国夫人领旨出宫。

这时京师地方，只有中书韦嗣立的宅第，最是广大。这日韦家诸子弟，饭后无事，正在庭院中闲坐着；忽然见一乘步辇，直抬进中庭停下，一个贵妇人，从辇中扶出，数十个娇艳侍婢簇拥着。看那妇人时，身衣黄罗披衫，直向各处房屋中游览，与侍婢们谈笑自若，旁若无人。那韦家诸内眷，看了十分诧异，那韦老夫人上去问：“贵夫人是谁家眷属？光降寒舍，有何事故？”那夫人也不答话，只问：“汝家的宅子，将售于人，其价如何？”韦老夫人更是诧异，忙摇手道：“夫人当是误听人言，此屋是先夫旧庐，何忍舍去。”一话未毕，忽见有工役数百人，一拥而入。韦家子侄，纷纷上去拦阻；那工役不由分说，径相登屋上楼，纷纷将屋瓦揭去，楼窗卸下，那石块瓦片，如雪点似地落在庭心里。韦老夫人见来势汹汹，不可理喻，只怕自己子女吃了工役的眼前亏，便先率领家中女眷，慌慌张张地避出。那韦家男子，也只搬出了一些琴书；那细软衣服，俱被这班工役抛弃在路旁。直到第三天上，那虢国夫人才打发人去对韦家说：“京师西城根，有空地十数亩，便赏与韦家，换此宅第。”到此时，那韦老夫人才明白，那天到宅中来的那个穿黄罗披衫的贵妇人，便是宫中赫赫有名的虢国夫人；自知势力不能相敌，便也只得忍性耐气的迁避到西城根去，草草建了一座房屋住下。

这里虢国夫人占住了韦家的房屋，便大兴土木。画栋雕梁，倍极华美。一时京师地方，便是长生殿也不及虢国夫人的宅第精美。不说别的，单说那灰粉涂壁一项，合着百花的香汁，和在泥粉中，涂在墙上，满屋子永永生香。那房屋又造得十分严密，没有一丝罅隙可寻。工成以后，虢国夫人拿钱二百万，和金珠瑟瑟三斗，赏与圻墙的工人；那圻者却不顾而去。虢国夫人十分诧异，忙打发婢子去问圻者：“二百万工资，尚嫌少乎？”那圻者笑道：“请夫人再加二百万，亦不为多。”婢子问：“是何神工，却需如此巨值？”那工人只说：“请夫人明日观吾济之神工也。”到了明日，虢国夫人便亲自去察看圻墙的工程；见细腻芬芳，墙根塑着鱼龙水怪，果然是十分工细的工程。忽见那圻者，负着一个大斛子，进屋子来；揭开盖子看时，却满满地盛着一斗螾蛄，蠕蠕乱动着。虢国夫人见了害怕，急避出屋去；那圻者随手把一斛螾蛄倒在屋中当地，把屋子所有门窗四周，密密关闭起来。这盈千累万的虫儿，顿时在满室中爬走，虢国夫人在屋外四周察看，见窗榻门缝，都十分严密，没有一个虫儿能钻得出来的。虢国夫人大喜，便又加赏了二百万钱。从此这虢国夫人的宅第，得了大名。

在这年冬天，京师忽起大风，虢国夫人宅第中的大树，被暴风连根带土拔起，直落在虢国夫人的卧室顶上，轰天价的一声响亮，直把虢国夫人从梦中惊醒过来，急急避出屋子去。第二天风停天朗，命工匠上屋去，把那大树抬下来看时，那树身竟是合抱不交的。虢国夫人忙命人上屋子去查看，屋脊可曾打坏；谁知撤去屋瓦来看时，下面满衬着木瓦，屋脊便不曾打坏。便是那屋瓦，也俱是精铜铸成的，任你重大的压力，它都不受损伤。虢国夫人造成这座宅第，玄宗在暗地却花去一千万两银子。虢国夫人受了天子这样重大的赏赐，心中如何不感激。从此常见她跨着小白骢，后面跟随着一个小黄门，大宫中进出着。那小白骢的骏健，小黄门的瑞秀，和虢国夫人的美丽，唐宫中人称作三绝。后人有一首诗道：



“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骑马入宫门；  
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娥眉朝至尊。”

便是说她这时候的情形了。

却说玄宗和虢国夫人在暗地里虽意惹情牵，但与杨贵妃自从那七夕私誓以后，两个人的情爱，便也一天一天似增加起来了。从此每年到七月七日的夜间，令京师宫廷内外，下至民间，都举行乞巧之宴。长生殿中，到了这一晚，只见天上一弯明月照着，六宫粉黛，齐在月坛四下里花间石上游戏。那月坛上排列长案，陈设着奇巧的瓜果香花；同时六宫中都供养着牛女两星，替万岁爷祈求长生不老之福。那妃嫔们各在香案上供一小金盒，捉一蜘蛛，闭在盒中，至夜午开盒，视蜘蛛网的稀密，以卜得巧的多少。一时民间妇女，都学着宫中风气，京师地方，蜘蛛大贵。在七夕前数日，便有蜘蛛市场；最大的蜘蛛，为进贡万岁用的，价值白银一百两。玄宗又命巧匠在长生殿前，用锦彩结成百尺高楼，四面用五色长线数千道，挂在树梢，宛如蛛网。入晚，那长线上依着线的颜色，挂着各色灯笼，望去好似五色繁星。楼上可容宫眷数十人，楼的最高层，供着牛女二星的座位，贵妃亲自上楼去拜祭，楼下声乐大作。

到月上的时候，各宫妃嫔都上楼来手擎九孔针，用五色线，向月穿之；穿过的，称为得巧。玄宗赐红缎两端，称为贺巧。在这时候，满园挤着五六千宫女，及各宫妃嫔，在花间草上，游嬉无忌。各宫女携着丝竹，就各处吹弹起来；满园只听得笙歌嘹亮，笑语如簞。在这时候，宫女拿彩绸掩住双目，在草地上作迷藏之戏；玄宗故意在宫女身旁走过，任宫女上去捉住，便赏小金锭一枚。玄宗也集数十妃嫔，在大草地上捉迷藏；被万岁捉得的妃嫔，须歌一曲，玄宗赐以脂粉金珠。又在各处空旷地方，设着秋千架；宫嫔身系五彩飘带，坐上架去；下面宫女，扯动绳索，直把这宫嫔送在半天里。那飘带临风吹动着，好似临虚仙子，宫中称作半仙之戏。这热闹的游玩，直到天明始散。玄宗觉得很有兴味，每到八月十五夜，玄宗与杨贵妃在太液池边祀月，绕着太液池，结着五色的灯彩；那宫女数千人，临水望月，也和七夕一般的热闹。玄宗和贵妃在摘星楼上饮酒赏月，李龟年领着歌姬舞女，在筵前酣歌恒舞。玄宗看了，十分快乐，直到月色西斜，还不肯罢休。传谕左右，在池西岸别造百尺高望月台，为朕与妃子他年望月之用。太液池中，植有千叶莲数十株，每至八月盛开，玄宗与贵戚诸王，在池边置酒宴赏。又在池边置五王帐，邀五王弟入宫，长枕大被，玄宗即晚与诸兄弟同卧起。

诸王中唯宁王最是风流放诞，王有紫玉笛一枝，终日把玩不丢手；这时也携着玉笛进宫来，玄宗命贵妃唱《水调歌头》，宁王吹玉笛和之。笛声嘹亮，歌声娇脆，甚是动人。宁王将玉笛挂在帐中，这晚五王正在池边陪玄宗宴饮，杨贵妃觑着无人，便悄悄地走进宁王帐中，偷吹着紫玉笛，但吹不成声；正把弄时，忽见宁王掩入，便与妃子并肩坐下，把着妃子的玉臂，教她掩着笛眼学着吹去，呜咽成声。妃子不觉倒在宁王肩头，嗤嗤娇笑。在这笑声里，玄宗也掩入帐来，妃子依旧与宁王并肩儿坐着，毫不避忌。玄宗相对坐下，看宁王教妃子吹着笛子嬉笑着。后人张祜诗道：“梨花深院无人见，闲把宁王玉笛吹。”便是说杨贵妃偷吹宁王玉笛的故事。当时贵妃在帐中嬉笑了一阵，又随着玄宗至池边，赏花饮酒；玄宗一手指着池中千叶莲花，一手指着杨贵妃道：“菡萏虽娇，怎如我之解语花耶！”五位王爷，都举杯庆祝娘娘娇姿，贵妃也陪饮了一杯。

玄宗性爱名花，又爱美人，常说道：“坐对名花，不可不与美人共赏。”一日，玄宗与贵妃同幸华清宫中，此时玄宗宿酒初醒，凭着妃子肩头，同看着庭中木芍药；玄宗走下栏杆边去，亲折一枝，与妃子同嗅着花味。道：“此花真醒酒妙品也！”命杨益往作岭南长史，献千叶桃花五百株，玄宗命植后苑中。明年，桃花盛开，玄宗与贵妃日逐在花下宴饮；头上繁花盛开，如张锦幕。玄宗笑道：“不独萱草可以忘忧，此花亦能消恨。”便离席去，亲折一枝，插在贵妃宝冠上着：“戴此助卿娇态百倍矣！”

杨贵妃养一头白色鹦鹉，宫中称作“雪衣女”，随贵妃已多年，甚是驯善；每随玄宗坐宫中

藏



如意小车游行御苑，必置雪衣女于小车竿头。所有宫中歌唱的《清平调》、《行乐诗》，此鹦鹉都能背诵，一字不错。玄宗与杨贵妃都爱之。此鹦鹉原是林邑国进贡的，初养在金笼中，玄宗时时把玩；这时大臣苏□，初入相，常奏劝道：“书云：鹦鹉能言，不离飞鸟。臣愿陛下深以玩物为戒。”但此雪衣女，十分聪慧，能通人意。一日，贵妃临镜梳妆，鹦鹉忽飞上镜台，对贵妃作人言道：“我昨夜做一梦，见一上飞鹰来捉依去。”玄宗命贵妃教鹦鹉念《多心经》，自度灾厄。此鹦鹉便日夜念着《心经》。后玄宗与贵妃游别殿，仍放雪衣女在小车竿上；忽有飞鹰下来，咬住鹦鹉颈子，左右太监急上前救护，从鹰爪下夺得，早已气绝而死。玄宗与贵妃皆为之流泪。在后苑中筑起一鹦鹉冢，每日令宫女取鲜鱼果实祭之。

玄宗除笙歌外，又爱挝鼓。宁王长子，汝南王璿，亦能打鼓。汝南王面如冠玉，胜于其父，玄宗甚是钟爱他，常把璿传唤至宫中，亲自传授鼓调。汝南王生性敏慧，一经指点，便能会意。玄宗每有游幸，便令汝南王追陪左右；常使璿戴研绢帽打曲，玄宗自摘红槿花一朵，置于汝南王帽沿上。三物都是极滑，久之方能安下。汝南王便奏《舞山香》一曲，花能不落，玄宗大喜，赐璿金器一橱。常对左右夸称：“真花奴姿明莹，肌发光细，非人间人，必神仙谪降人世的。”宁王在一旁拜谢。便说：“小孩子不足称。”玄宗笑说道：“大哥不必过虑，阿瞞自能相人；帝王之相，须有英特奇越之气，不然也须有深沉包涵之度，若我家花奴，但端秀过人，却无帝王之相，可不必替他担忧呢。”花奴是汝南王的小名，玄宗每与兄弟诸王讲谈，总自称阿瞞。当时玄宗又说：“花奴举止娴雅，能得公卿间令誉。”宁王又谢道：“若如此，臣乃输之。”玄宗笑道：“若此时一条，阿瞞亦输大哥矣！”宁王又谦谢。玄宗道：“阿瞞赢处多，大哥亦不用太谦。”左右见皇帝兄弟如此谦爱，便齐声欢贺。玄宗生平最不爱听琴，一闻琴声，拨弄未毕，便喝令弹琴者速去，又令内宫速召花奴，将羯鼓来，为朕挝鼓解秽。

当时乐官黄幡绰，深明乐理，玄宗时时召幡绰进宫。一日，屡召幡绰不至，玄宗大怒，便一连打发十数个太监去召唤十数次；待幡绰进宫，走至殿旁，玄宗正在殿上打鼓。幡绰停步听鼓声，知皇帝余怒未息，便止住内侍，令莫去通报。半晌，殿上鼓声停住，又改作别调，声曲和平。才打三数声，黄幡绰便走上殿去。玄宗问幡绰，何故久召不至？绰奏称有亲故远适，送至郊外。玄宗便点着头，待玄宗一曲鼓罢，便对黄幡绰道：“幸汝来稍迟，若在朕怒时来，必挝汝矣。适方思之，汝在宫中供奉已有五十日之久，暂一日出外，亦不可不放他东西过往。”黄幡绰便伏地谢恩。此时左右有相偶语窃笑的，玄宗便问：“汝辈有何事可笑？”左右便将方才黄幡绰进宫来听陛下鼓声，知余怒未已，便嘱内侍稍缓通报的情形说了。玄宗心中甚奇之，故意厉声说道：“朕心脾肉骨下事，安有待官奴闻小鼓能料之耶？今汝且谓朕心中如何矣？”黄幡绰急走下阶去，面北躬身大声道：“奉敕监金鸡。”玄宗不觉大笑而罢。

又有宋开府，名璟，性虽耿介不群，亦深好声乐，更善打羯鼓。玄宗召之入宫，论鼓事道：“不是青州石末，即是曾山花瓷，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，乃是汉震第二鼓也。且□用石末花瓷，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，是以手拍，非羯鼓明。盖所谓第二鼓，左用杖右用手指也。”又开府对玄宗讲论打鼓之法道：“头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点。”此即羯鼓之能事也。山峰，取不动之意；雨点，取碎急之意。即陛下与开府兼善两鼓也。而羯鼓偏好，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。开府之家悉传之。东都留守郑叔则祖母，即开府之女。今尊贤里郑氏弟有小楼，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。开府孙沆，亦工之，并有音律之乐。贞元中进《乐书》三卷，皇帝览而嘉之，又知是开府之孙，遂召赐对坐，与论音乐，喜甚。数日，又召至宣徽，张乐使观焉。曰：“有舛误乖滥，悉可言之。”沆曰：“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。”皇帝使宣徽使就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，然后奏二使奏。乐工多言沆不解声律，不审节拍，兼有聩疾，不可议乐。皇帝颇异之，又宣召见，对曰：“臣年老多病，耳失聪；若迨于声律，不至无业。”皇帝又使作乐，曲罢问其得失，承答舒迟，众工多笑之。沆顾笑者，忽愤然作色，奏曰：“曲虽妙，其间有不可者。”上惊问之，即指一琵琶云：“此人大逆戕忍，不日间廉即抵法，不宜在至尊前。”又指一笙云：“此人神魂已游墟墓，不可更留供奉。”帝愈惊奇，令主乐者潜伺察之，旋而琵琶者，为同辈告讦，称六七年前，其父自

缢，不得端由，即令按审，遂伏其罪。吹笙者，乃忧恐不食，旬日而卒。皇帝因此愈加知遇，面赐章绶，累逢召对，必令察乐；乐工即沈，悉惴恐胁息，不敢正视。沈惧罹祸，辞病退休。

玄宗昔年在东都时，白昼假寐，梦见一女，容貌十分美艳，梳交心髻，大袖宽袍，拜倒在床前。玄宗问：“汝是何人？”那女子答称：“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，看守宫廷，保护圣驾，妾实有功。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，乞赐一曲，以光族类。”玄宗便在梦中对女子弹胡琴，拾新旧之曲声，为《凌波曲》，龙女再拜而去。醒来，尽记其曲调，自抱琵琶习而翻之。集文武臣僚于凌波池，临池奏新曲；池中波涛涌起，复有神女出池心。视之，便是所梦之女。玄宗大悦，向丞相李林甫说知，便在池上筑庙，每年祭祀不绝。后玄宗制成《凌波曲》因梦见十仙子，又制成《紫云回曲》。二曲既成，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子弟并诸王。这时有善舞的女伶，名谢阿蛮的，玄宗与杨贵妃御清元小殿，看谢阿蛮舞，宁王吹玉笛，玄宗打羯鼓，贵妃弹琵琶，马仙期奏方响，李龟年吹笛箎，张野狐弹箜篌，贺怀智打象拍，齐唱《紫云曲》、《凌波仙子》二曲，从朝至午，酣歌不休。只有贵妃女弟秦国夫人，这时端坐在一旁静听，待歌停乐止，玄宗对秦国夫人道：“阿瞒乐部，今日幸得供奉夫人，请夫人赏赐。”秦国夫人微笑，奏对道：“岂有大唐天子阿妻无钱用耶？”便赏三百万贯为一局票。玄宗接票，命群臣谢赏。玄宗又独向虢国夫人乞赏，虢国夫人即取杨贵妃玉搔头赐与玄宗。笑道：“大唐天子阿姨，不能赏大唐天子，今代大唐贵妃赏大唐天子。”玄宗便向贵妃谢赏，合座大笑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一回

### 唐天子斗鸡 杨国舅私妹

安禄山在外任节度使时，常有奇珍异宝，献与贵妃，便是乐器一项，共有三百事。管笙具用媚玉制成，皆非世所常见者。每一奏动，便觉轻风习习，声出天表。贵妃所用琵琶，是逻沙檀寺人白季贞出使蜀地回京时所献，其木温润如玉，光可鉴人，月金缕玉文，隐约如双凤。所用弦线，是末诃弥罗国在永泰元年时进贡的，是国中涑水蚕丝制成的，光莹如贯珠瑟瑟。玄宗朝，诸王郡之妃之姊妹，皆奉贵妃为师，自称琵琶弟子；贵妃每授一曲，各郡妃均有献奉。独谢阿蛮无物可献，贵妃对阿蛮道：“尔贫无以献师长，待我与尔。”便命宫女红桃娘红粟玉臂一支，赐与阿蛮。当时玄宗尚有一虹霓屏风，赐与贵妃，称为异宝。

某日，玄宗在百花院便殿读《汉成帝内传》，不觉神往；杨贵妃从身后走来，伸手替皇帝整理衣领。问道：“万岁看何文书？”玄宗笑说道：“卿且休问，倘被卿知，便又将缠人不休，教人去寻觅了。”贵妃果然追问不休，玄宗便说：“汉成帝得美人赵飞燕，身轻薄不胜风，只怕被风吹去：成帝便为造水晶盘，令宫人托盘，飞燕在盘中歌舞；又造一七宝避风台，间以诸香安于上，恐其四肢不禁也。”说着，又向贵妃身上下打量着，笑说道：“此则卿可无虑，任风吹不动也！”因杨贵妃身体丰润，故玄宗以此语戏之。贵妃心中不乐，冷冷地道：“《霓裳羽度》一曲，可比前古。”玄宗忙揽着贵妃腰肢道：我才戏汝，便生嗔乎？卿莫恼，朕记得有一屏风，当尚藏在上方，待令内官觅出，即以赐汝。”屏风是以“虹霓”为名，屏上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；每一美人，长可三寸许。其间服玩之器，衣服皆用众宝杂厕而成，水晶为地，外以玳瑁木犀为押，络以珍珠瑟瑟，嵌缀精妙，迨非人力所能制。此屏原是隋文帝所造，以赐义成公主；随公主辗转入北朝。唐贞观初年，灭去胡国，此屏又随萧后同归中国。玄宗此时，便将此屏赐与杨贵妃。贵妃取去，陈设在高楼上。一日，杨贵妃午倦，就楼上偃息；方就枕而屏风上诸女悉下，至床前，自通所号，曰：裂缯人也，定陶人也，穹庐人也，当炉人也，亡吴人也，步莲人也，桃源人也，班竹人也，奉五官人也，温肌人也，曹氏投波人也，吴宫无双返香人也，拾翠人也，窃香人也，金屋人敢，解珮人也，为云人也，董双成也，为烟人也，画眉人也，吹箫人也，笑嬖人也，垓中人也，许飞琼也，赵飞燕也，金谷人也，小鬟人也，光发人也，薛夜来也，结绮人也，临春阁人也，扶风女也。贵妃虽开目，而历历见之。只是身体不能动，口不能发声，诸女各以物列坐。俄而，有纤腰伎人近十余辈，曰楚章华、踏谣娘也。诸美人乃连臂而歌之曰：“三朵芙蓉是我流，大杨造得小杨收。”又有二三伎人，自称是楚宫弓腰，看她绰约花态，弓身玉肌。一一向贵妃递名帖，复一一归屏上。贵妃似梦靥初醒，惶惧不可名状；急走下楼，便令将高楼封锁。贵妃以为妖异，从此不敢再见此屏。

玄宗又赐贵妃碧芬裘一袭，披在身上，可以避暑；只因贵妃身体肥胖，比常人格外怕热。这时与玄宗在兴庆宫避暑，天气十分炎热，贵妃一时娇喘细细，香汗涔涔。太宗时林氏国进贡此碧芬裘，碧芬兽是貂虞与豹相交而生，大才如犬，毛色碧绿如黛，香闻数十里，原是希世之宝。玄宗命内府官取出，赐与杨贵妃。每到大暑天，贵妃便披上这碧芬裘，顿时汗收喘止，十分凉爽。又有玉鱼一对，每至夏月，杨贵妃把玉鱼含在口中；此玉出自昆冈，含在口中，顿时凉沁心脾。一裘一玉，贵妃每至夏天，总是少不得它的。贵妃天生丽质，眼中流的泪，身上流的汗，色艳而



好似桃花。初承恩召，与父母相别，贵妃流泪登车，这时天气甚寒，泪落在地，结成红冰。在盛暑时候，衣轻绡之服，使数侍儿在两旁交扇鼓风，尚不能解热。每有汗出，红腻多香，拭在巾帕之上，色鲜艳如桃花。贵妃不能多饮酒，每值宿酒初醒，便觉肺热；每日清晨，独游后苑，依花树以手攀枝，口吸花露，用以滋润肺腑。如此娇态，玄宗见之，便愈觉可爱，皇帝宠爱愈甚，贵妃的娇态亦愈甚。

一日，正是秋深，玄宗欲与妃子游园，贵妃说秋园风景萧杀，见之令人不快。玄宗再三强之，贵妃总卧床不起；玄宗抱之在怀，低问：“妃子爱观何戏？”杨贵妃道：“臣妾久闻陛下在藩府时，每至清明节，便作斗鸡之戏，臣妾颇思一观，以解昼困。”玄宗听说，笑道：“不是妃子提及，朕几把这最有趣味的游戏忘怀了。”但这斗鸡的事，也不是轻易便可以玩的。当即下诏，在长生殿与兴庆宫间，筑一斗鸡坊；命黄门搜索安市市上的雄鸡，金毛铁爪，高冠长尾的数千头，养在鸡坊中。又选六军小儿五百人，使之调弄驯养，进退冲决，都听人号令。小儿入鸡群，如与群儿戏狎。永谷之时，疾病之候，小儿均能知之。养之百日，便可使斗。由护鸡坊谒者王承恩，率领群鸡至殿庭；玄宗与贵妃同御殿上观斗鸡，文武左右，侍从如云，分列两廊。王承恩年才十二三，为五百小儿长；冠雕翠金华冠，锦袖绣襦，执铃拂，领群鸡，兀立广场，顾盼如神。群鸡一闻号令，便竖毛掇翼，砺嘴磨爪，抑怒待胜，进退有节，鸡冠随鞭指低昂，不失常度。胜负既定，胜者在前，败者在后，随童子后，归于鸡坊。贵妃观之，不觉大乐。从此京师地方，家家都事斗鸡。诸王、世家、外戚家、公主家，以及各侯伯家，倾家破产市鸡，以偿鸡值，更以金银博彩，往往一掷千金，毫不吝惜。都中男女，以弄鸡为事。贫家弄假鸡。

玄宗一日出游，见有儿童名贾昌的，面貌俊秀，在云龙门路旁玩弄木鸡。玄宗便收入为鸡坊小儿，衣食于右龙武军。贾昌为人忠厚谨密，因此日邀皇帝爱宠，贵妃亦日赐金帛。开元十三年，玄宗封禅乐岳，使贾昌笼鸡三百随驾出发。贾昌父贾忠，恐儿年幼，便相随以行，至泰山下，贾忠病死，玄宗恤以万金，赠官上大夫。贾昌奉父柩归葬雍州，县官为葬器，丧车乘传洛阳道。十四年，玄宗幸华清宫温泉，命贾昌衣斗鸡衣冠来见。当时天下号贾昌为神鸡童。民间唱着歌谣道：

“生儿不容识文字，斗鸡走马胜读书；  
贾家小儿年十三，富贵荣华代不如。  
能令金距期胜负，白罗绣衫随软舆。  
父死长安千里外，差夫持道挽丧车。”

至开元二十三年，玄宗为贾昌娶梨园弟子潘太同女为妻，男服佩玉，女服绣襦，皆为内府所赐。昌妻潘氏，雅善歌舞，为贵妃所宠爱；夫妇在宫中供奉四十年，玄宗爱之不衰。当时人皆羨之。

玄宗一生因太平无事，在宫中日事游宴，更是爱好音乐。一日，玄宗正坐朝，以手指上下按其腹。朝退，高力士问道：“陛下顷间屢以手指自按其腹，岂圣体有小不适？”玄宗笑道：“非也，朕昨夜梦游月宫，诸仙奏上清之乐，嘹亮清越，殆非人间所得闻，酣醉久之，又令奏诸乐以送吾归。曲调凄楚动人，杳杳在耳。朕醒时，以玉笛寻之，尽得之矣。方坐朝之际，深虑或有遗忘；怀藏玉笛，时以手指上下寻之，非体有不安也。”高力士再拜贺曰：“此非常之事也。愿陛下为奴婢一奏之。”玄宗便依声吹之，其音寥寥然不可名言。力士又再拜，且请万岁赐乐名。玄宗笑言曰：“此曲名《五色云》。”次日，下诏，将曲名载之乐章。玄宗又制《圣寿乐》，令教坊诸女衣五色衣以歌舞之。

宜春院伎女，教一日，便能上场；唯□弹家弥月不成，至戏日，玄宗令宜春院人为首尾，□弹家在行间，令学其举手也。宜春院亦有工拙，必择优者为首尾；首即引队，众所瞩目，故须能者。乐将阕，稍稍失队，余二十许人，舞曲终，谓之合杀，尤要快健，所以更须能者也。圣寿乐

藏



舞，衣襟皆各绣一大窠，各随其衣本色，制纯纁衫，下才及带，若短汗衫者以笼之，所以藏绣窠也。舞人初出，乐次皆是纁衣，舞至第二叠，相聚场中，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，各纳怀中。观者忽见众女文绣炳焕，莫不惊异。凡欲出戏，所司先进曲名，上以墨点者即舞，不点者即否，谓之进点。戏曰：内伎出舞，教坊人唯得舞伊州，五天来重叠不离此两曲，余尽让内人也。垂手罗，回波乐，兰陵王，春莺半社，渠借席，鸟夜啼之属，谓之软舞。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，上必召内人姊妹入内赐食，因谓之曰：“今日娘子不须唱歌，两饶姊妹并两院妇人。于是内伎与两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，内伎歌则黄幡绰赞扬之，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誉诟之。有肥大年长者，即呼为屈突干阿姑；貌稍胡者，即云康太宾阿妹。随类名之，标弄百端。诸家散乐，呼天子为崖公，以欢喜为蚬斗，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八。凡伎女入宜春院，谓之内人，亦曰前头人，以其常在上前也。其家犹在教坊，谓之内人家。宫中酣歌恒舞，终年不休，朝廷大事，付之丞相。于是大臣弄权，日相倾轧，玄宗日被群小播弄，却冥无知觉。

当时握朝大权的，内外共有四人：一是李林甫，二是杨国忠，三是安禄山，四是高力士。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三人，俱与高力士勾结，内外呼应，高力士坐得其利。安禄山原是杨国忠一力提拔起来的，后来仗着杨贵妃的宠爱，其势几乎驾杨国忠而上之；但因杨国忠是国舅之亲，又与虢国夫人私通，夫人新得玄宗宠爱，其势亦甚盛，不可轻侮。其时最使他二人畏忌的，便是那李林甫。李林甫这时年纪已老，手段更辣；身为首相，文武都听他指挥。四方贿赂，具集丞相府中。杨国忠心怀妒忌，常与高力士勾通，在玄宗跟前说林甫罪恶。

这李林甫在开元初年，便握大权；当时宫中武惠妃有宠，妃子、寿王、盛王，与林甫结好，林甫愿拥护寿王为万岁计。惠妃亦在皇帝跟前保举林甫，丞相裴光廷夫人武氏，是武三思之女，李林甫在裴家出入，见武氏美丽，便与私通，不久裴光廷死，武氏替林甫在武惠妃前说情，玄宗便使林甫代光廷为大丞相。光廷夫人，从此与林甫双宿双飞，恩情甚是美满。那高力士，原是武三思家的奴仆，因光廷夫人是旧主，便也在皇帝跟前极力为林甫说项。林甫宠位日高，当时满朝中唯右丞相张九龄是忠义之臣，林甫令牛仙客常在帝前道九龄之短，九龄愤而退位。从此林甫独步朝堂，威福擅作。唐时有三丞相，每入朝，左右二丞相，躬身侧步，独李林甫在中昂头阔步，旁若无人；当时朝中称为一雕挟两兔。

林甫常在玄宗前说寿王贤孝，劝皇帝立寿王为太子；但玄宗因杨贵妃旧为寿王妃，欲避嫌，便立肃宗为太子。林甫恚恨，便与太子妃兄韦坚友善，使任重职，将覆其家，藉以摇动东宫。后韦坚犯法，入狱，累及太子，太子绝妃以自明。林甫又使魏林使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欲举兵拥护太子，玄宗不信，以问林甫。林甫道：“此事太子必与谋。”玄宗道：“吾儿在内，安得与外人相闻？此妄语耳！”林甫数欲危太子，未得志。一日，从容对玄宗奏道：“古者立储君必先贤德，非有大勋力于宗社者，莫若立长。”玄宗沉思久之道：“长子庆王，往年猎，为豹伤面甚。”林甫答称：“破面不愈于破国乎？”玄宗闻林甫语，心中颇动，便道：“朕徐思之。”但太子在当时以谨孝闻，内外无间言，故飞语不得入。

林甫每次奏请，必先遗赠左右金帛，先通皇帝意旨，以固恩信。下至庖夫御婢，皆得林甫厚贿，甘为丞相效奔走。其后皇帝春秋见高，怠于坐朝，便深信林甫不疑。玄宗一味沉湎酒色，深居燕适，朝廷大事，一任李林甫任意播弄。林甫心阴密，好诛杀，喜怒不现于面；初与进接，貌若可亲，胸中崖井深阻，人不可测。每兴大狱，连坐数百人。王□、吉温、罗希奭，为李丞相爪牙。前丞相李适之，为林甫排去，适之子名雪，一日盛治酒筵，在家召客，客畏林甫，乃终日无一人往者。丞相家中有一堂名月堂，形如眉月；林甫每欲兴大狱，构陷大臣，即居月堂，苦思终日。若见林甫面现喜色出堂，即其家立碎矣。林甫子，名岫，深明大义，见其父权势熏灼，心常畏惧。一日，随父游后园，见园工嬉酣林下，优游自得。便跪地泣曰：“大人居位久，荆棘满前，一旦祸至，虽欲比若人不可得也！”林甫不乐，斥曰：“势已骑虎，毋多言！”是时玄宗恩宠日隆，凡御府所贡，远方珍鲜，使者传赐相望；帝食有所甘美，必赐之。尝诏百僚，在尚书省收阅四方贡物，收阅毕，举贡物悉赐林甫，用大小辇送至其家。一日，林甫从幸华清宫，玄宗赐御马武士

百人，女乐二部。当时薛王别墅，广大美丽，在京师为首屈一指；玄宗又举以赐与林甫。李丞相平日高车肥马，衣服侈靡，最爱声伎，姬妾满房，选俊美男女五十人，出入自随。

唐至宰相，皆丰功盛德，不务权威，出入骑从减少，人民见丞相车马，不甚引避；至李林甫，因结怨日深，时虑刺客，于其出入，必以骑骑先事清道，百步传呵，人民避走，丞相府第，皆重门复壁；林甫卧室，一名数迁，即家人亦莫知所在。皇帝停朝；百官悉奔走其门，衙署一空，左丞相陈希烈，因正直不阿，虽坐守衙署，卒无人入谒。林甫未曾学问，发言鄙陋，闻者窃笑。久之，又兼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，俄兼单于副大都护。朔方副使李献忠不服，起兵反，声讨李林甫，便退还节度使。王□为李林甫私党，至是以贿败；玄宗诏李丞相治状，林甫大惧，不敢见□。因以杨国忠代为御史大夫，审问王□贿案。林甫素薄视国忠，又以贵妃故，虚与结纳。国忠至是时，权威益盛，贵震天下，二人交恶，势如仇敌。

李林甫家有一奴，号苍璧，性敏慧，林甫甚信任之。一日，忽猝然而死，经宿复苏。林甫问彼：“死时到何处？见何事？困何又得活？”奴曰：“死时固不觉其死；但忽于门前见仪仗，拥一贵人经过，有似君王；奴潜窥之，遽有数人走来擒去，至一峭拔奇秀之山。俄至一大楼下，须臾，有三四人，黄衣小儿曰：‘且立于此，候君旨。’见殿上卷一朱翠帘，依稀见一贵人，坐临砌阶，似专断公事；殿前东西立仗卫，约千余人。有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：‘是新奉命乱国革命位者，安禄山及禄山后相次三朝乱主，兼同时悖乱贵人定案。’殿上人问朱衣曰：‘大唐君隆基，君人之数虽将足，寿命之数未足，如何？’朱衣曰：‘大唐之君，奢侈不节俭，本合折数，但缘不好杀，有仁心，故寿命之数在焉。’又问曰：‘安禄山之后数人，僭为伪王，杀害黎元，当须速之，无令杀人过多，以伤上帝心虑，罪及我府。事行之日，当速止之。’朱衣奏曰：“唐君绍位，临御以来，天下之人安居乐业，亦已久矣。据世运推迁之数，天下之人，自合罹乱惶惶；至于广害黎元，必不至伤上帝心也。’殿上人曰：‘宜速举而行之，无失安禄山之时也。’又谓朱衣曰：‘宜便先追取李林甫、杨国忠也。’朱衣曰：‘唯。’受命而退。俄又有一朱衣，捧文簿至，奏曰：‘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，乃佐命大臣文簿。’殿上人曰：‘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，方得天下治，到今日复乱也！虽嗣主复位，乃至于末代，终不治也。’谓朱衣曰：‘但速行之。’朱衣奏讫，又退。及将日夕，忽殿上有一小儿，急唤苍璧，令对见。苍璧匍匐上殿，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，衣道服，戴白玉冠，谓苍璧曰：‘当即回，寄语林甫，速来归我紫府，应知人间之苦也。’放苍璧回阳。

林甫闻言，知不久于人世，从此精神懊丧，语言恍惚。林甫私党吉温，知李丞相势且倒，急投国忠，谋夺林甫政。林甫知之，大怒伤肝，呕血数升。玄宗知之，犹以马舆从御医，珍膳继至，诏旨存问，中官护起居。病剧，巫者视疾云：“见天子当少闲。”玄宗闻之，欲往丞相宅视之，左右谏止；乃诏林甫出廷中，帝登降圣阁，举红巾招之，林甫已不能兴，左右代拜。杨国忠适使蜀回，谒李丞相。林甫下床垂涕，托后事，曰：‘死矣！公且入相，以后事累公！’国忠惧其诈，不敢当，流汗被面。林甫果不食而死。玄宗拜杨国忠为右丞相，兼文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，监修史崇玄馆大学士，太清太微宫使，更兼旧时节度使、采访使、判度支，一人领四十要职，皆贵妃在帝前为之说项。一时国忠权侵中外，便穷追李林甫生前奸事，毁林甫家。帝以为功，封卫国公。

国忠与虢国夫人兄妹通奸，路人皆知。虢国夫人居宣阳坊左，国忠在其南。国忠自宫廷出，即还虢国夫人第，郎官御史白事者，皆随以至。兄妹居同第，出并骑，互相调笑，施施若禽兽然，不以为羞，道路耻骇。每遇大选，就虢国夫人第唱补；堂上杂坐女兄弟观之，士之丑野蹇伛者，呼其名，辄笑于堂，声彻诸外。士大夫诟耻之，恬不为怪。此时玄宗皇帝时临幸杨丞相家，钰、□二兄弟，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姊妹宅第，连绵相望，玄宗幸国忠第，必遍幸五家。在虢国夫人第中，欢宴最久；皇帝每一次临幸，便赏赐不计其数。驾出有赐，名曰钱路；驾返有劳，称曰软脚。远近馈遗阉稚、歌儿、狗马、金贝，门如山积，贿赂公行，毫无顾忌。国忠盛气骄悻，百官莫敢相向。

此时满朝唯安禄山仗贵妃宠爱，骄傲不相让。国忠原与禄山互通声气，禄山未得幸前，因兵



败押至京师，几至处死，幸投国忠门下，得以身免；故林甫擅权之时，国忠常与禄山同谋倾轧。及林甫卒，国忠气焰日甚，禄山在朝，有两虎不相容之势。国忠常在玄宗前毁禄山，玄宗因禄山为贵妃所亲昵，心怀疑忌，亦急欲为调虎离山之计。林甫在日，亦曾上计，谓以陛下雄才，国家富强，而夷狄未灭者，因用文更为将，畏矢石，不身先士卒；不如用蕃将，彼生而雄伟，马上长行，诚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用之，使必死，夷狄不足图也。今因国忠时时不满足于禄山，将相不和，是国家的大患，便与贵妃言之，欲遣安禄山领兵边防；那安禄山自得孙孝哲母，重续前缘，恩情颠倒，便亦不甚思念贵妃。禄山身躯日胖，两臂垂肉，终日张臂而行；入宫每多顾忌，深以为苦。非妃子宣召，亦少入宫廷。贵妃念之虽甚切，然亦不便形诸辞色；见皇帝问，亦只得唯唯承诺，却暗暗使人与禄山通消息。

禄山见国忠与己相仇，便有谋反之意，每过朝堂龙尾道，必向南北睥睨，良久方去。又筑城于范阳北，号称雄武城；招兵积谷，养蕃中子弟八千人，为假子。教家奴善弓矢者数百人，畜大马三万，牛羊五万，汲引同类，各据要津。私与胡人往还，诸道岁输财百万，大会群胡，禄山踞重床，燎香陈怪珍，胡人数百，侍左右，引见诸贾，陈牺牲，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。阴令群贾市锦彩朱紫服数万为叛资。月进牛、骆驼、鹰、狗、奇禽异物以蛊帝心，而人不知。自以无功而贵，见天子盛开边，乃给契丹诸酋，大置酒毒焉。既酣，悉斩其首，先后杀数千人，献馘阙下；帝不知，赐铁券封柳城郡公，又进乐平郡王。禄山生子十一人，玄宗以其长子庆宗为太仆卿，庆绪为鸿胪卿，庆长为秘书监。但安禄山的行为，却一天跋扈似一天。

当时有一位武将，名郭子仪的，本是华州郑县人氏，学得满腹韬略，秉性忠正，以武举出身，进京谒选。眼见杨国忠窃弄威权，安禄山滥膺宠眷，把一个朝廷，弄得个不成模样，因此他怀着满腹义愤，无处发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

## 赐御香明驼私发 辱宠臣内殿愤争

郭子仪闲住京师地方候选，每日闷坐无聊，满街听人谈论的，尽是杨国忠纳贿，安禄山谋反的话。他常常独自一人，向空叹息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似俺郭子仪，未得一官半职；不知何时，方能替朝廷出力？”他到万分无聊的时候，便走向长安市上新丰馆酒楼中沽饮三杯，以遣客愁。他饮到半醉的时候，便提笔向那粉墙上写着两首词儿道：

“ 向天街徐步，暂遣牢骚，聊宽逆旅。俺则见来往纷如，闹昏昏似醉汉难扶，哪里有独醒行吟楚大夫？待觅个同心伴侣，帐钓鱼人去，射虎人遥，屠狗人无！”

第二首词儿道：

“ 俺非是爱酒的闲陶令，也不学使酒的莽灌夫，一谜价痛饮一豪粗；撑着这醒眼儿谁瞅睬？问醉乡深可容得吾？听街市恁嗟呼，偏冷落高阳酒徒！”

郭子仪每天到这酒家饮酒，也走惯了。这一天，他向大街上走时，只见车马喧阗，十分热闹；他抓住一个酒保，问道：“咱这楼前那些官员，是往何处去来？”那酒保道：“客官，你一面吃酒，我一面告诉你听。只为国舅杨丞相，并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位夫人，万岁爷各赐造新第，在这宣阳里中；四家府门相连，具照大内一般造法。这一家造来要胜似那一家的，那一家造来要赛过这一家的；若见那家造得华丽，这家便拆毁了，重新再造，定要与那一家一样，方才住手。一座厅堂，足费上千万贯银钞。今日完工，因此合朝大小官员，都备了羊酒礼物，前往各家称贺。那各家的官役，都要打从这楼下经过，因此十分热闹。”郭子仪听了，不觉把手向桌子上一拍，叹着气道：“唉，外戚宠盛到这个地位，如何是了也！”他眼中看不进去，急回头向四壁闲看，只见那壁上也写上数行细字。郭子仪忙凑近身去看时，见是一首绝诗，便念道：

“ 燕市人皆去，幽关马不归；  
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”

下面写着李遐周题。这李遐周，是唐朝一个术士，能知过去未来。这首诗中，显藏着国家隐事。

郭子仪正逐句猜诈着，忽听得楼下又起了一阵喧哗之声，忙问酒保，楼下为何又这般热闹？那酒保拉郭子仪至窗前道：“客官靠着这窗儿往下看，便知。”那郭子仪向下看时，只见一个胖大汉，头戴金冠，身披紫袍，一群衙役簇拥着，张牙舞爪地过去。郭子仪忙问：“这又是何人？”那酒保道：“客官，你不见他的大肚皮么？这便是安禄山，万岁爷十分宠爱他，把御座的金鸡步障，都赐与他坐过；把贵妃的凤池温泉，也赐与他洗过浴哩。今日听说封他做东平郡王，方

藏



才谢恩出朝，赐归东华门，打从这里经过，是以这般威武。”郭子仪听了酒保的话，半晌说道：“呀，这便是安禄山么？他有何功劳，遽封王爵？我看这厮，面有反相，乱天下者，必此人也！你看他蜂目豺声，又是犬羊杂种，如今天子引狼入室，将来做出事来，人民涂炭，怕不与这题壁诗上的话相符合。”郭子仪长吁短叹，那酒保在一旁看了，十分诧异，便说道：“客官请息怒，再与我消一壶酒去。”那郭子仪这时，满腹的忧国忧民，如何再吃得下这酒去，便把酒壶一推道：“纵叫俺吃了千盞，尽了百壶，也难把这担儿消除！”说着，付过了酒钱，便跑回下处去。一见朝报已到，兵部一本奉旨授郭子仪为天德军使。郭子仪看了朝报，却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俺郭子仪虽则官卑职小，便可从此报效朝廷。”

他自从那日在酒楼上见过安禄山，便心中念念不忘，每日在兵部尽心供职。那杨国忠只因安禄山在四方收罗英才，储为己用，杨国忠也托人在京师内地物色英雄，兵部尚书把郭子仪推荐上去，杨国忠初见郭子仪之日，郭子仪便说须防安禄山谋反。这一句话，深深中了杨丞相之意。当下杨丞相告以天子亦防安禄山为肘腋之患，已遣之出外，率河东兵讨契丹去矣。郭子仪听了，连连跌足说道：“大事去矣！”杨国忠问是何故，子仪道：“禄山面有反骨，此去重兵在握，宛如纵虎归山，反中原必矣！”杨国忠听了子仪的话，亦不觉恍然大悟。一面表奏郭子仪为卫尉卿，统兵保卫京师；一面入宫面奏天子，说安禄山有反意，不可使久留在外。玄宗疑信参半，国忠再三言之，玄宗始下诏召禄山还朝。

安禄山在京师时，知杨丞相不能相容，便入宫与贵妃密议；杨贵妃劝禄山出外建立奇勋，再回朝来，替他在皇帝跟前进言，退去杨国忠，便可立禄山为相。禄山听了贵妃的话，又想到将来功成回朝，身为丞相，大权在握，那时出入宫廷，与贵妃早夕相见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因此他辞别玄宗，一意图功去。这时适值契丹弄兵，玄宗便命禄山率河东兵讨契丹。

贵妃自禄山去后，寂处宫中，时时想念；适有交趾贡龙脑香，有蝉蚕形状的五十枚，波斯人言老龙脑树节上方有，宫中呼为瑞龙脑。玄宗赐贵妃十枚，贵妃私发明驼史，持三枚赠与安禄山。后又私赐金平脱装具玉合，金平脱铁面碗。禄山在军中，也时与贵妃通消息。明驼是一种驼鸟，腹下有毛，夜发光明，日行五百里；唯帝王有军国要事，可遣发明驼。今贵妃因爱禄山甚切，亦私发明驼，玄宗却不知道。那禄山受贵妃宠爱，便力求立功战场；兵至土护真河，禄山传令，每兵持一绳，欲尽缚契丹兵，连夜进兵三百里，直上天门岭。忽遇大雨，弓软箭脱，败坏不可用，禄山在后催逼前进，不肯停留。大将何思德劝道：“兵士疲于奔命，宜少息，待天晴再行。”禄山大怒，欲斩思德；思德大惧，便带领士卒，奋勇下山杀敌。何思德面貌与安禄山相同，那敌营中箭如飞蝗，齐向何思德射来，可怜何思德死于乱箭之下，手下数千兵士，尽向四处逃命。禄山见势不佳，忙拨转马头，落荒而走，后面契丹兵乘胜长驱。正危急时候，只听得空中呜呜一声响，一枝箭飞来，正中安禄山肩窝，顿时马仰人翻，滚下山涧去。幸他儿子庆宗，养子孙孝哲，紧随在后，忙下涧去，把禄山扶起，乘夜逃窜。看看到了平卢地界，有安禄山部将史定方，统兵十万把守着。

这时朔方节度使阿思布，统帅雄兵，镇守边关；安禄山这时地位狭小，无可立足，见阿思布兵多地广，便令史定方带领大兵，出其不意，直攻阿思布。口称：“奉天子之命，取叛将阿思布首级。”那阿思布一时惊慌无措，便单骑出走，奔葛罗禄。安禄山便坐得数千里地方，领兵四十余万，声势甚大。葛罗禄酋长，畏唐皇加罪，便活捉阿思布，送安禄山营。当时禄山报入朝廷，说阿思布谋反，已将叛臣擒住。玄宗下旨，令安禄山解送京师。那时杨国忠和太子已知道安禄山兵败，和并吞阿思布的实情；便同进宫去，奏明皇上，玄宗不信，说且看禄山来京形状如何。

那禄山到京，已有他的心腹人告诉他，丞相和太子在天子跟前说的话。安禄山便至华清宫朝见天子，那时杨贵妃也侍坐在旁，一见禄山回朝，芳心不禁喜悦；禄山却做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来，哭拜在地。口称：“臣儿生长蕃中，不识上国文字，蒙陛下宠爱过甚，使臣儿统兵在外；朝内杨丞相，因妒生恨，必欲置臣儿于死地，求陛下见怜！”玄宗见他这副可怜的样子，便竭力拿好话安慰他。杨贵妃忙命看酒，赐吾儿洗尘。这一天，安禄山吃得醺醺大醉，从宫中出来，回到

府中，自有孙孝哲母子二人伺候。

孙孝哲见安禄山奸污了他的母亲，不但心中不愤怒，而且又百般承迎着，得安禄山的欢心。孙孝哲面貌既长得俊美，皮肤又生成白净；兼之语言伶俐，举动轻巧，禄山常常玩弄着他，拿他消愁解闷。孙孝哲的母亲作主，命孝哲拜禄山做义父，孝哲每见义父出外回家，总是寸步不离的。便是眼看着他母亲被禄山拥抱戏弄着，他也毫不觉得羞耻，反在一旁欢笑助兴。有一天，安禄山在朝门候旨，忽然衣带中断，正进退两难，孙孝哲在一旁，他衣袋中原带着针线的，便跪近身去，替他把衣带缝好。禄山大喜，回得府来，便把一个绝美的姬人，赏与孝哲做妻子。好今因孝哲在天门岭救了禄山的性命，回得府来，愈加把个孝哲宠上天去了。孝哲在禄山府中，出入内室，毫不避忌。禄山原有姬妾数十人，都和孝哲调笑无忌，渐渐地都和孝哲勾搭上手了。禄山却昏昏沉沉地睡在鼓中。

这一次，禄山进京来原为探听消息；他也曾几次偷进宫去，和杨贵妃相会。安禄山便悄悄把自己的意思对杨贵妃说了。在安禄山的意思，因贵妃深居宫闱，每次相会，颇不方便；此次禄山有兵四十余万，驻扎在边境，他想把妃子劫出宫去，同至边境，一双两好地过着日子，因此早已把府中的细软人口，陆续搬运出京，送至边境安顿。可笑满朝文武数千人，把守京城的兵士余万人，竟没有一人发觉安禄山的奸谋。这安禄山看看诸事停妥，便又偷进宫去，劝杨贵妃逃出宫去，图个天长地久。杨贵妃听了这禄山的话，便笑说道：“痴儿！人皆为天子，汝独不能为天子乎？我大唐妃子也，不能学村妇私奔。”一句话提醒了安禄山，忙叩着头说道：“孩儿领娘娘旨意。儿去矣，娘娘珍重！”说着，便出宫来。

那杨国忠却略探知安禄山的行动，便又急急进宫去，报说安禄山谋反。这时贵妃在旁，便低低地说道：“将相不和，是朝廷之大患，愿陛下乾纲独断，明察万里。”玄宗被杨贵妃一句话，便又把疑心去了。命杨丞相且退，朕自有后命。当即下旨，拜安禄山为尚书左仆射，赐实封三千户，又赐奴婢第宅；又拜为总闲廐，掌管陇右群马。禄山奉旨入朝谢恩，又保举心腹吉温为副将军。此外封将军的五百人，拜中郎将的二千人，声势大震。禄山出京的时候，玄宗亲御望亭饯行，又脱御服，亲自替禄山披在肩上。禄山大惊，急急率领他的护卫兵马，匆匆告辞，奔出了淇门，驾着百余号大船，顺流而下。召募万余人夫，挽纤而行。日三百里，至范阳，夺去张文俨马牧，便占驻了范阳城。地方官把安禄山谋反的情形，雪片也似报上朝廷；那玄宗却只是不信，反把报信的人，捆送至范阳，交安禄山监禁起来。

杨国忠打听得安禄山在外招兵买马，声势一天大似一天，便屡次入宫去劝谏，收回安禄山的兵权；玄宗又经太子几次劝谏，才稍有觉悟。欲召安禄山回京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国事官。太子劝暂把拜官的旨意留住，先打发黄门官璆琳，假着赐柑子为名，到范阳察看安禄山的情形。那禄山早知道来意，忙备下盛大筵席，款待那位黄门官；又赐璆琳黄金一千两，求他在天子跟前包瞒一二。那璆琳得了安禄山的好处，便回朝来奏知玄宗，说安禄山在范阳地方，甚是安分，并无谋反形迹。

谁知这情形，早已被杨国忠打听得明白，悄悄地去奏明玄宗，说：“安禄山如何强占范阳城池，那璆琳又如何受安禄山的贿赂。”玄宗听了，十分动怒，把璆琳传进宫去，严刑审问，那璆琳受刑不过，只得把安禄山如何谋反，如何行贿的情形，招认出来。玄宗和杨国忠商议，便推说璆琳忤逆圣上，命武士推出午朝门外，斩首。从此，玄宗心中，便时时防着安禄山，常常派遣使臣到范阳去察看禄山的动静；安禄山心中虚怯，每见朝廷使臣到来，就推病不出。那使臣奉了天子的命令，一定要见；安禄山没奈何，在堂上四壁埋伏下刀兵，才肯与使臣相见。玄宗又遣黜陟使裴士淹，到范阳去察看安禄山；守候了十多天，不得一见。裴士淹回朝去，不敢把这情形奏明，只说安禄山十分畏罪。

玄宗虽明知安禄山有反叛之意，但每日在宫中，听了杨贵妃劝谏的话，还是想望禄山回心转意；特下旨，赐禄山次子庆宗，娶宗室女为妻，宣安禄山进京观礼。那安禄山满肚子包藏着反叛的心思，如何敢再进京去；便上表推说病重，不能奉召。又献马三千匹，车五百乘；每一辆车



上，坐御卒三人。在安禄山的意思，便令这一千五百御卒，混进京师去，作为内应，暗袭京师；却被河南尹达奚珣，上了一本，说外臣兵马，非奉天子召命，不能擅入京城。玄宗便下谕，把安禄山车马留在京城外，又给安禄山手书，说道：“朕已为卿别治汤邑，十月，朕当待卿于华清宫相见。”安禄山见天子另赐他汤沐邑，得宗室女下嫁，愈觉荣宠，从此举动更是骄傲，越发不把众文武放在眼中。

到了十月之期，安禄山带领十万大兵，驻扎在骊山下；自己进华清宫去，朝见天子。玄宗留心察看安禄山的举动，依旧是十分依恋，口口声声，自称臣儿；玄宗便也不去疑心他，一般地在宫中摆下筵席，赐安禄山饮宴。那杨贵妃便把安禄山悄悄地唤到无人之处，切切地劝他，不可谋反。又说：“万岁爷待你我恩情不薄，我儿纵有心事，也须忍耐着，候皇上千秋万岁以后，那时任凭你去胡作妄为，俺再也不来阻止你了。”杨贵妃说着，不觉淌下眼泪来；安禄山见贵妃这可怜形状，便也跪着，口口声声说：“孩儿敬遵娘娘的旨意，守候着罢了！”说罢，重复入席。禄山酒饮到半醉，因有事在心头，便辞别出宫来。安禄山因得皇帝的宠爱，便是进宫来，也是摆着全副执事，剑戟旌旗，在禁地上也喝着道进出着。

今日领罢宴出来，却巧遇到杨国忠，也进宫来。那杨国忠在宫门过道儿上，遇到了老公公高力士，两人谈起安禄山的跋扈都十分痛恨。那杨国忠道：“俺杨国忠外凭右相之尊，内恃贵妃之宠；不是说一句自尊的话，满朝文武，谁不趋承？独有安禄山这厮，外面假作痴愚，腹中暗藏狡诈；不知圣上因甚爱他，加封王爵，另赐汤邑。那厮竟忘了下宫救命之恩，遇事欺凌，出言顶撞，好生可恨！俺前日曾面奏圣上，说他狼子野心，面有反相，恐防日后有变，怎奈未蒙圣上听从！今日又赐安禄山这厮在内廷领宴，待俺也闯将进去，须索要当面说破，必要皇上黜退了这厮，方快吾心头之愿也！”高力士正听杨国忠说着，远远地却听得宫内有喝道的声儿，两人十分诧异。高力士急进宫去看时，见安禄山高据鞍马，左右喝道出来；高力士怕惹祸，便急急向别路中避去。

那杨国忠进来，两个正碰个着。杨国忠忍不住说道：“这是九重禁地，你怎敢在此大声儿呵殿？”安禄山听了，却冷笑道：“老杨！且听俺念出四句词儿来：脱下御衣亲赐着，进来龙马每教骑；常承密旨趋朝数，独奏边机出殿迟。俺做贵妃娘娘儿子的，又做郡王的，便呵殿这么一声儿，也不妨！比似你做右丞相的，要在禁地上喝道，却还早呢！”杨国忠听了，把个胡须气得倒竖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好好！好个不妨！安禄山，我且问你：这般大模大样，是几时起的？”安禄山却大笑道：“下官从来如此大模大样的，却谁能管得我！”杨国忠道：“禄山，你也还该自去想想，你只想，当日来见我的时候，可是这个模样的？”安禄山把手一摇，说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，说他怎的。”杨国忠拿手指着安禄山说道：“安禄山，安禄山！你本来已是刀头之鬼，死罪难逃；那时候长跪在阶前，哀求着俺，保全你的性命，是何等一副面孔来？”安禄山也怒冲冲地说道：“赦罪加官，出自圣恩，与你何干？”杨国忠冷笑着道：“你听他倒也说得干净，可惜你全把良心昧了，把俺一番恩义，全付与流水飘萍。”安禄山说道：“唉，杨国忠！你道我失机之罪，可也记得你卖官鬻爵之罪吗？”杨国忠道：“住了，你道我卖官鬻爵，且问你今日的富贵，从哪里来的？”说着，便回顾左右道：“你们快把当年一个边关犯弁失意的模样，扮演出来与王爷看看。”

说着，便有两人跟随，搬两张坐椅过来，请杨丞相和安郡王坐下。走过一个跟随，把帽儿压在眉心，做出一副失意落魄的样子，站在当地，唱道：

“腹垂过膝力千钧，足智多谋胆绝伦；  
谁道孽龙甘蠖屈，翻江搅海便惊人。”

接着自己表白道：“自家安禄山，营州柳城人也。俺母亲阿史德，求子轧萃山中，归家生俺，因名禄山。那时光满帐房，鸟兽尽多鸣窜。后随母改嫁安延偃，遂冒姓安氏。在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投军，他道我生有异相，养为义子，授我讨击使之职。去征讨西契丹，一时恃勇轻进，杀得大败

逃回；幸得张节度宽恩不杀，解京请旨。昨日到京，吉凶未保。且喜有个结义弟兄，唤作张千；原是杨丞相府中干办，昨已买嘱解官，暂时松放，寻他通个关节，把礼物收去了，着我今日到相府中候示，不免前去走遭。”扮安禄山的那个亲随，表白完毕，又唱着词儿道：“莽龙蛇本待将河翻海决，反做了失水瓮中鳖。恨樊笼霎时困了豪杰！早知道失军机要遭斧钺，倒不知丧沙场免受縲绁。蓦地里双脚跌，全凭仗金投暮夜，把一身离阱穴；算有意天生吾，也不争待半路枉摧折！”这词儿唱毕，杨丞相身后闪出一个真的张千来，唱道：“君王舅子三公位，宰相家人七品官。”两人作相见的样子，那张千道：“安大哥来了？俺丞相爷已将礼物全收着，你进府相见。”那亲随作着揖道：“多谢兄弟周旋。”张千道：“丞相爷尚未出堂，且到班房少待。”说着，转身便至杨丞相跟前跪倒，口称：“张千禀事。安禄山在外伺候。”杨国忠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张千应一声领钧旨，转身去把那扮安禄山的亲随，带至杨国忠面前；那亲随噗地跪倒在地，拿膝盖走着路，口称：“犯弁安禄山，叩见丞相爷。”那杨国忠装作大模大样地道：“起来！”那亲随叩着头道：“犯弁是应死的囚徒，理当跪禀。”国忠道：“你的来意，张千已讲过了；且把犯罪情由，细说一番。”那亲随应了一声遵命，便唱着道：“恃勇锐冲锋出战，指征途所向无前；不提防番兵夜来围合，转临白刃剩空拳。”杨国忠故意问道：“后来你却怎得脱身？”那亲随接着表白道：“那时犯弁杀条血路，奔出重围，单枪匹马身幸免；只指望鉴录微功折罪愆，谁想今日啊，当刑宪。”那亲随唱着，又叩着头唱道：“望高抬贵手，曲赐矜怜。”那杨国忠在上面，拿腔作势道：“安禄山，你的罪名，刑书已定，老夫却无力回天。”那亲随又再三叩头求道：“丞相爷若肯教授，犯弁就得生了。可怜我这条狗命，全仗丞相爷作主！”

那安禄山坐在一旁，看他主仆三人就在殿廊下演唱了半天；又听骂他狗命，叫他如何忍耐得，早跳下座来，过去一把拉住杨国忠的袍袖，狠狠地说道：“你这老贼！装神弄鬼的半天，句句凭虚捏造，污蔑小王。俺如今与你同去万岁前讲理去。”原来这一番做作，这几句词儿，在杨国忠早已编练纯熟；如今打听得安禄山进宫领宴，便故意带领亲随，跟进宫来，原要当面搬演给安禄山看，羞辱着他。安禄山看了，果然不可当。杨国忠听安禄山说要拉他去面圣上，那杨国忠仗着自己是一代权贵，便也大声说道：“去见万岁爷，谁怕你来，同去同去！”当时，他将相二人，互扭着衣带，闯进后宫。玄宗和杨娘娘尚未能罢演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三回

### 赐婚姻杨家极宠 讨奸佞张氏遗裔

杨国忠和安禄山二人，气冲冲的，互相扭打，直闯到玄宗筵前。杨丞相先跪倒，气喘吁吁地奏道：“臣杨国忠谨奏：安禄山辜负圣恩，久藏异志，在外招兵买马，蓄意谋反；望陛下立赐罢斥，早除凶恶，朝廷幸甚，百姓幸甚！”接着，安禄山跪下，一面抹着眼泪哭诉道：“臣安禄山谨禀：微臣谬荷主恩，触怒权贵；可怜臣势孤力弱，纵有赤心，丞相不能相容，也是枉然！求陛下免臣官职，放归田里，使苟全性命，皆陛下天高地厚之恩也！”说着，他又向杨贵妃叩着头哭诉道：“孩儿承娘娘恩宠，只因杨丞相不能相容，可怜孩儿不能久依膝下了！”杨贵妃眼看着一个哥哥一个义儿，各争宠爱，心中既丢不下哥，又丢不下义子；当下便也向万岁爷跪奏道：“将相不和，非国家之福，望陛下明察调处。”这几句话，杨贵妃原是关切着安禄山，只怕安禄山吃了杨丞相的亏。当下玄宗一面把贵妃扶起，一面传谕，杨国忠和安禄山二人，且退在朝门外候旨。那杨国忠和安禄山二人，没奈何垂头丧气地一前一后，退出宫外去。在朝门口，各人背着脸儿站着，候着旨意。

停了一会，只见高力士传下圣旨来道：“杨国忠、安禄山，互相讦奏，将相不和，难以同朝理政；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，克期赴镇。”安禄山对朝门谢过圣旨；起来向杨国忠拱一拱手道：“老丞相，下官今日去了，你再休怪我大模大样！朝门内，一任你张牙舞爪；朝门外，却由得我快乐逍遥。”说着，他大摇大摆地向玉墀下走去；在到庭心中，又回过脸儿来，高声说道：“杨丞相，下官还有一句话儿：今日小王出镇范阳，想也是仗着丞相之力吗？”接着，冷笑了几声，走出宫门，跨上玉骢儿，一群家将，簇拥着去了。

这里杨国忠看他去远，半晌，才叹着气道：“这明是放虎归山，纵蛟入海！天下有这等事，叫老夫满腔块垒，怎生消得！今日满想灭那厮威风，谁知道反给他添了荣耀。但愿禄山此去，早早做出事来，到那时万岁爷方知俺有先见之明。”杨国忠一人在朝门口叹一会，说一会，里面高力士又传出谕旨来，大叫：“杨国忠听旨！杨国忠长男杨暄，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，兼户部侍郎；又赐杨暄尚延和郡主，赐杨国忠幼男杨肅尚孟春公主。”这是杨国忠几次在玄宗跟前恳求的，如今玄宗授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，深恐杨国忠心中不服，便下这道旨意，安慰安慰杨国忠的意思。杨国忠谢过圣恩，果然十分高兴，回家去便分派府中总管，分头去召募夫役，大兴土木，建造两座驸马府第，在宫东门前，与丞相府第相连接着。皇帝又下旨赐杨国忠第秘书少监杨鉴尚承荣郡主，又建筑高大的驸马府第，在丞相府左面一带。连韩国、虢国、秦国等姊妹弟兄五家，共有十座府第，楼阁崇宏，夹道相对；门前十马并行，踏直如矢，地平如镜。各有执戟武士，把守门户，平常百姓，见了这气派，早已吓得远远躲避出去。那三座宅第完工，杨国忠又派遣家人们，分头到淮扬苏杭一带去采办珍宝器皿。

一公主二郡主下嫁之日，皇上和贵妃亲自送嫁，临幸杨丞相府第。朝廷文武大臣，齐至丞相府中道贺。杨国忠以盛筵款待，又另设一席，请皇上和贵妃入座；便有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相陪劝酒。门内笙歌聒耳，门外车马喧阗。玄宗举杯笑对杨国忠道：“丞相一门富贵，位极人臣；朕今浮一大白，为丞相贺。”杨国忠忙亲自斟上酒去，陪着皇上饮干一杯。笑说道：“此皆圣天子天高地厚之恩，愚臣一生庸碌，只怕无福承当。”说罢，便跪下地去谢恩。玄宗又笑对杨



贵妃道：“你杨家一门，已有一贵妃，二公主，三郡主，三夫人；那男子高官厚爵，不计其数，岂非荣宠极矣？”杨贵妃也忙躬身谢恩道：“臣妾托庇圣光，已惧殒越，何堪一门恩宠，臣妾实不胜惶恐感激之至！”玄宗这时，酒吃到高兴，便拉住贵妃的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妃子有如此谦德，何患无福承当？朕如今只索加恩卿家。”便当筵传谕：“加杨国忠为司空，重赠贵妃父杨元琰为太尉，封齐国公，母为梁国夫人；着工部为齐国公造庙，御书碑额。拜国忠叔父元珪，为工部尚书；拜韩国夫人婿崔珣，为秘书少监；秦国夫人婿柳澄，为礼部侍郎。”

这时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肩下都有面貌姣好的小儿女陪坐着。玄宗独爱那韩国夫人的女儿，小字芹姑的，长得明眸皓齿，苗条身材。玄宗向芹姑招着手儿，韩国夫人推着她上前去；小小女儿，居然参拜如仪。玄宗大喜，把她揽在怀中，问她：“多少年纪？”韩国夫人代奏说：“十二岁。”玄宗笑说道：“却与朕家做孙同年。朕今便面求韩国夫人，给与朕家做了孙媳妇儿吧。”说着，便传旨至宫中，把长皇孙接来，与芹姑相见。那芹姑却娇羞腴腆地奔在她母亲怀中躲着，玄宗便命长皇孙过去，拜见韩国夫人；韩国夫人忙拉住他手看时，只见这长皇孙眉目俊秀身材英挺，也不觉大喜。原来玄宗皇帝，有孙儿百余，独爱此儿孙做儿。这时年才十五岁，便拜为广平王。平日常养在宫中，玄宗每宴大臣，便令长皇孙坐在御案前，玄宗每对左右大臣说道：“此儿甚有异相，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。”左右大臣，齐称万岁。这时适有鬲宾国进贡上清珠一双，珠光明亮，入夜映照一室；看那珠面，有仙人玉女，乘云跨鹤之相。玄宗便取一粒，赐与长皇孙，用红纱包裹，挂在颈上。这时当筵玄宗取长皇孙颈上明珠，与众夫人传观。果然奇彩四射，光照一室。玄宗立刻传命，去宝库又取一粒上清珠来，赐与芹姑。杨国忠见自己甥女配与广平王为妃子，又得赐上清珠，便与同在府中宴饮的大臣，齐来与皇上和韩国夫人道贺，又与广平王道贺。

玄宗见众人高兴，又见虢国夫人膝前依着一男一女；便也传旨，赐虢国夫人子裴徽，尚延光公主，女指配为让皇帝媳。虢国夫人见自己子女都得了富贵，便带了她子女二人离席谢恩。玄宗看虢国夫人，喜得花眉笑眼，平添妩媚，心中说不出的爱恋；只因碍着众人的耳目，只唤虢国夫人平身。这时秦国夫人，也携着一个儿子柳钧，一个夫弟柳潭，叔侄二人，一般地长得清秀。玄宗问他年纪，一般的十五岁。玄宗笑说道：“朕家的女儿，益发都给了你杨家吧！”又传旨，赐柳钧尚长清公主，赐柳澄尚和政公主。当时杨贵妃见母家的人，都和皇家结了婚姻，心中欢喜，便亲自斟酒，献与玄宗道：“臣妾进万岁喜酒一杯。”玄宗就贵妃手中饮了，又满斟一杯，与贵妃道：“妃子也喜。”接着，便有杨丞相领着众大臣，齐至筵前来劝酒。玄宗命取大觥来，说道：“朕今为诸大臣饮一大杯，愿诸大臣也喜。”一屋子大臣听了，轰雷也似一齐呼了一声万岁。各人陪饮一杯。玄宗此时颇有醉意，宫女扶上御辇，摆驾回宫。

时已夜午，丞相府中，歌停舞止；五家侍卫，分作五队，每队着一色衣。这时韩国、虢国、秦国三夫人，各各用细乐吹送着，红灯照送着回府去。五家合队，五色相映，如百花之焕发。一路车马行去，遗钗堕舄，沿路可拾。独杨国忠与虢国夫人，连骑并辔，挥鞭笑谑；一路行去，略无羞耻。这时路旁军士万人，手执火炬，照耀如同白昼。如此连接着三五个月，十家府第中筵宴笙歌，十分热闹，才把这各头婚嫁大礼，料理清楚。内中算是韩国夫人的女儿，福分最大；那长皇孙，便是将来的正位天子代宗皇帝，芹姑一般地也立为贵妃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那日玄宗从广平王府中饮酒回宫，忽接安北都护使郭子仪奏章一道，内夹着诗笺一纸。那纸上绝好的簪花格字写着两首五言绝诗道：

“沙场征戎客，苦寒若为眠；  
战袍经手做，知落阿随边？  
蓄意多添线，含情更著绵；  
于今已过也，重结后生缘！”

藏



原来这时郭子仪自领一军，驻扎在边地木刺山；玄宗念边军苦寒，令后宫嫔娥制棉衣万套，赐与军士。有一姓赵的军士，从棉衣领中，得了这张诗笺；知是宫女写的，不敢隐瞒，便呈上主帅。郭子仪又把这诗笺封奏入朝。玄宗见了诗笺，心中却也好笑了；便怀着诗笺，踱进后宫来，命高力士去遍示六宫。又传着谕道：“谁作此诗，不必隐瞒，朕当成汝好事也。”传至兴庆宫中，有一宫女，跪下地来，自称万岁。高力士便把这个宫女带去朝见天子，玄宗看那宫女，果然也长得白净秀美。问她名姓，那宫女叩着头，回说：“魏紫云，父亲魏卓卿，原也是士人，自幼儿传授诗书，颇解文墨。”玄宗笑道：“汝诗中说后生缘，朕今偏与汝结今生缘！”便令将此宫女送至边关，与那得诗笺的军士成婚。又加恩升那军士为帐前少校。这军士名陈回光，后来帮助郭子仪，屡立战功，官拜卫尉卿。夫妻二人，十分恩爱，留在后世，传为佳话。

如今再说安禄山离了京师，心中日夜想念杨贵妃；他和杨国忠在天子跟前一番争执，心中十分愤恨，誓欲报此仇怨，方可与杨贵妃亲近。他因玄宗皇帝恩情甚厚，原欲依杨贵妃的嘱咐，把这口气忍在心头，待皇上千秋万岁以后，再发作起来。无奈杨国忠因在皇帝跟前说安禄山必反，欲皇上信他的话，便步步逼着安禄山造反：凡是玄宗赐与安禄山的诏旨，和安禄山所上奏章，都被杨国忠扣住不发。一面打发他的门客何盈蹇昂，在京师安禄山的亲友前打听安禄山谋反的消息；又指使京兆尹李岷带领兵马，围困安郡王的府第；又捉去安禄山的好友李超、安岱、李方来、王岷，打入死牢里；买通了牢头禁子，把这几人活活地勒死。又打听得吉温是安禄山的死党，便亲自带领兵士，半夜时分，去围住吉温的屋子，把吉温捉至丞相府中，百般拷打，审问安禄山谋反的凭据。那吉温熬刑不过，晕死过几次，却不肯吐出一句话来，杨国忠便把吉温发配到合浦地方。从此京师地面，杨国忠的威权大震。

这消息传到范阳安禄山耳中，如何忍得，便立即拜表入朝，诉杨国忠有二十条大罪。一面召集大兵二十万，发令何千年为范阳镇东路将军，崔乾佑为范阳镇西路将军，高秀岩为范阳镇南路将军，史思明为范阳镇北路将军；安禄山手下，原有三十二路人马，分三十二名将官统带；本是番人、汉人并用的。自从安禄山为节度使，推说是番汉并用，易起嫌疑，奏请一律改用番将。安禄山自己也是番人，如今同谋造反，自然听从号令。又用高尚、严庄为随军参谋，孙孝哲、高邈、张通儒为参军。在范阳西城外，高立将台；安禄山全身披挂，高坐将台。二十万人马，各路统兵官领带着，排成阵势，一队一队地在将台前走过。那一千名将官，全身甲冑，齐站在将台前参拜。高声唤道：“末将们参见大元帅！”安禄山看众军士操练已毕，便杀牛宰羊，在校场上摆起千余桌酒席来，赐将士们痛饮。在饮酒中间，便走出一队番姬来，打扮得花枝儿似地招展着，在筵前舞着唱道：

“紫纒轻挽，双手把紫纒轻挽，骗上马，将盔纒低按。闪旗影云般没，揣的动龙蛇一直地通霄汉。按奇门布下了九连环，觑定了这小中原在眼，消不得俺众路强蕃。这一员身材慍悍，那一员结束牢拴；这一员莽兀喇拳毛高鼻，那一员恶支沙雕目胡颜；这一员会急进格邦弓开月满，那一员会滴溜扑碌的锤落星寒；这一员会咕叱克噼的枪风闪铄，那一员会悉力飒刺的剑雨澎湃。端的是人如猛虎离涧，显英雄天可汗！”

番姬唱到此处，那满场数十万兵士，齐声接唱道：

“振军威扑通通鼓鸣，惊魂破胆；排阵势韵悠悠角声，人习马闲。抵多少雷轰电转，可正是海沸也那河翻；折末的铜做壁铁做垒，有什么攻不破攻不破也雄关！”

唱完了词儿，接着一阵角声呜呜，鼓声通通，锣声堂堂，将台上砍下一个人头来，正中间竖

起一面大纛旗，二十万人马，拔脚齐起，浩浩荡荡，杀奔灵武关来。

就中再说那位范阳镇北路将官史思明，原是突厥种人；长成长颈驼背，深目斜鼻，生性狡猾。和安禄山自幼生同乡里，早禄山一日生，禄山称他为兄。通六番言语，亦为互市郎。欠了官钱，无力偿还，逃走，被契丹国的巡查兵捉住；见他容貌奇怪，要杀死他。史思明颇有急智，哄着巡查兵说道：“我是大唐朝使臣，谁敢杀我。你们快送我去见大可汗，便有大功；若杀唐天子使臣，汝国旦夕便有大祸。”那契丹兵听了，果然十分害怕，便送他到契丹王前。史思明直立不拜，大声道：“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，礼也。”契丹王疑是真使者，便收拾庐帐，安顿他住下；杀牛宰羊，好好地看待他。

史思明打听得契丹国有一位大将，名琐高的，颇能用兵，中国常受他的兵祸；便思活捉琐高回中国去，将功赎罪。他心生一计，一日，见契丹王，说欲回天朝，可汗亦应当遣使报聘。契丹王果然派一大臣，并番兵三百，备下牛羊礼物，欲随史思明去大唐朝见天子。史思明故意笑道：“此大臣无足与见天子者，唯琐高大名，久闻于中国，可与见天子。”那琐高在一旁听了，十分喜悦，便自请欲与史思明同去朝见唐国天子。这琐高是契丹王十分亲信的大臣，一刻也不能离开左右的；当时不许，无奈琐高再三自告奋勇，契丹王不得已，着他随史思明一同到唐朝去。一队人马，走到平卢关外；史思明又生一计，约定三百名番兵和琐高大将，在关下略候，自己匹马先闯进关去。见了平卢节度使，又打着诳道：“番兵数百，直逼关外，口称入朝，心实有变；请大将军设下埋伏，待小人去诱他进来，伏兵齐起，可杀尽番人也。”平卢节度使信了史明明的话，在府中伏下数千兵士；史思明去把琐高和三百番兵，一齐迎接进府来。堂中盛设筵席，琐高正要就席，忽然两廊伏兵齐起，史思明率武士二十人，奋勇当先，把琐高活活擒住，打入囚笼，送至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处。

张节度甚爱史思明骁通多谋，便留在帐下，表奏入朝，官拜史思明为将军。后来屡立战功，加官为平卢军事。玄宗宣召进宫，赐坐，问：“年几何？”史思明答称：“四十岁矣。”玄宗亲抚其背道：“汝贵在晚年，好自为之！”后又拜为大将军，任为北平太守。史思明自幼贫贱，欲娶妻子，无人肯嫁他。思明乡中有一豪富辛氏，膝下只生一女，长得甚是娇美；四方大族，求亲的朝暮不绝，女均不愿嫁，独愿嫁史思明。辛氏父大怒，辛女啼哭不休，必欲嫁思明；史思明闻之，大喜，在市井中召集无赖数十人，深夜时打入辛家，劫女去，远至师州，为夫妇。八年，生男儿六人，日见富贵。他任北平太守时，夫妇二人，衣锦荣归；辛氏父母，都拜倒在门外迎接。此时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造反，史思明大喜，说道：“此正大丈夫有为之时！”便统帅本部人马，去投入安禄山。安禄山拜他为北路将军，一齐杀奔灵武关来。

当时张通儒为安禄山作成一大篇檄文，说受天子密诏，特举义师，讨国贼杨国忠，列举国忠大罪二十条；又说杨国忠并非贵妃弟兄，乃是逆臣张易之孽种。原来武则天女皇，当时最宠爱张易之；易之的每次入宫，常留住宫中十余日，不放他回家。张易之的当时在京师，虽一般也建造着高大府第；但因女皇帝耳目甚长，管束甚严，易之在府中，不许召幸姬妾。武则天为张易之在府中造一座望恩楼，楼高无梯。易之每回府，武则天使派人监视着，用山梯度易之上楼，楼上一切饮食供应，童男仆役俱全，待张易之一上楼，便立刻把楼梯撤去，把荆棘满堆楼下，令人不能走远。四面又用禁兵守卫着，真是围得水泄不通。张易之的母亲，见此情形，深怕张氏绝后，便拿银钱买通仆役，俟张易之在宫中的时候，选了一个绝色的女奴，扮着童男，送上楼去，藏在夹幕上；待张易之回府来，幽居在高楼上，心中正烦闷无聊，忽见此绝色女奴，便十分宠爱，日夜缱绻。谁知不多几日，张易之失势，家破人亡；这女奴在慌乱时候，逃出府来，投入杨家。杨国忠父亲，纳为姬人；不久，便生杨国忠。所以安禄山把檄文腾榜郡县，说杨国忠是逆臣遗种，污辱贵妃门楣，誓欲杀此奸贼。

飞马报到灵武城，那灵武太守，正是郭子仪；他秉一片忠心，兼管文武两职。当时他一见探子，便吩咐把门儿掩起，悄悄地盘问，那探子便细细地报说。说安禄山驰缴各郡，欲清君侧；现在兵马，已直扣灵武关。郭子仪听了，不觉大惊失色；忙全身披挂，出至大堂，点齐人马，星夜



出城，驰上关去，把守得如同铁桶。第二天，果然蕃兵大至；关外箭如飞蝗，关上石如雨下，两下里死力攻打了三三天三夜。郭子仪也曾带领一千名校刀手，冲杀出关去；无奈那边安禄山的兵，愈来愈众，足有十万人马，把这小小关城，围困得水泄不通。郭子仪在关内身先士卒，竭力防守；安禄山督同军士，几次上关攻打，关上矢石齐下，终是不能得手。看看攻打了十天，安禄山便与史思明在帐中商议。史思明献议，此去西北路潼关，是入京师第一捷径，打听把守潼关的，是一员老将，名哥舒翰。年已八十，虽说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但因他生性刚强，部下十分怨恨；如今之计，王爷可统兵一半，前去攻打潼关，用计破了关隘，未将领兵五万，在灵武关遥为声势，使郭子仪不敢离关救应哥舒翰。一旦潼关打破，这灵武关也不攻自破了。安禄山听了，连说：“妙计，妙计！”当夜分兵五万，安禄山统领着，悄悄地离开了灵武关，杀奔潼关而来。

那潼关守将哥舒翰，果然年老昏聩；每在关中无事，便饮酒消愁。每至酒醉，便拷打士兵，为醒酒之用。那兵士们人人怨恨，每日有逃生的；待安禄山一到，打听得关中兵士稀少。又知道哥舒翰手下军心怨恨，便令张通儒写成功降书，在半夜时分，把书信绑在箭头上，射进城去。那军士们见书信上写着，献了城关自有重赏，当下便各自暗地里商量献关之法。内有一个监军内侍，平素与哥舒翰极不相能；今见报仇的机会已到，当时进帐去见哥舒翰，探听主帅的口气。哥舒翰自知将寡兵少，不愿出战；这监军内侍，却竭力怂恿开关迎战。又说：“敌至不战，朝廷养我们将士何用？”今天也催逼，明天也催逼；哥舒翰被部下催逼不过，便开关迎敌去。谁知主帅才走出关门，只听得门里一声号炮响亮，那关中军士，倒过戈来，生擒了自己的主帅，献进安禄山营中。那安禄山竟不费一矢一卒之劳，安然得了潼关。当夜进了关城，犒赏士卒已毕，他心中念念不忘杨贵妃的恩情和杨国忠的仇恨；打听得此去西京，旦夕可至，便催动大小三军，连宵杀奔京师而来。

这时玄宗皇帝，正与杨贵妃在御花园中小宴；酒到半酣，玄宗对贵妃说道：“妃子，朕与卿清游小饮，那些梨园旧曲，都不耐烦听它；朕记得那年与妃子在沉香亭上赏牡丹花，召学士李白草《清平调》三章，令李龟年度成新谱，其词甚佳，不知妃子还记得吗？”杨贵妃便奏称臣妾还记得。玄宗便吩咐内侍，取过玉笛来，亲自吹玉笛，贵妃娇声唱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